

## 毒眼龙（上）

## 第一章 血涧

阳春的三月，大地上绿草如茵，百花怒放！

黄山群山耸立，山脉连绵，崇峦起伏。山麓下一片桃林，桃林舒展娇媚嫩红的笑脸，迎着春风，宛如一位绝世美人……时值申时方过，一轮红日，奄奄下沉，夕阳照射着桃林，益显得万朵桃花，鲜艳夺目。

蓦然，一个白衫少年，从桃林边的官道上，身形如闪电似地闪入桃花林中。

那白衫少年，略一定神，便缓下身形，他此际额上汗粒如豆，气喘吁吁，神情显得极其仓惶而紧张！他放缓了脚步，嘘了一口长气，心情似已松弛了许多。无意间抬头一看，只见万树桃花，朵朵怒放，旧地重来，触景感怀，情不自禁回忆起往日的种种，坠入沉思之中。

他喃喃地低吟着：

“昔年经过此林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

吟声未落，突然看见桃林外官道上，黄沙滚滚，蔽天而来……白衫少年面色大变，正想纵身钻入桃林深处时，蓦闻几声怪啸，两条黄色巨牛，四蹄健飞如风，向桃林中闯来！紧接着，几声“咔嚓”，桃树飞起，接二连三的，几株桃树，都被两条巨牛犀利的双角拔起，向两旁飞倒！白衫少年见两条巨牛来势汹汹，吃了一惊，忙向右侧转弯闪避，可是那两条巨牛，四蹄飞起，连声怪叫，亦转弯向少年冲去。

白衫少年忙身形飘动，向左滑步闪身，两条巨牛，也向左转弯，紧追不舍！

白衫少年大吃一惊，心中忖道：“这两条牛难道通灵不成，否则，为什么会自动转弯？”

他心念一动，清啸一声，纵身而起，一跃两丈多高，身在半空，向下仔细一看，蓦然，一声惊人暴喝：“小子你往哪里逃？还不快纳命来！”

白衫少年骤闻此暴喝之声，面色陡变！

这时，他才看清两条巨牛后面，在蔽天黄沙滚滚的尘灰中，系着一辆巨大的黑色车子。

白衫少年一听那喝声，便知道那车中坐着追杀他的仇人，他立时反手向背上撤出寒光闪闪的长剑，左手一掌向车子扫了过去！

撤剑、发掌，返身便奔出桃林以外……

他后面传来焦雷似的巨喝：“小子你还想跑？”少年回头一看，身后黄尘滚滚，两条巨牛已经快要追了过来。少年猛然惊觉，自责道：“真糊涂！还向林外逃，难道牛拖车子会上山吗？”

他一方面自己怨责，同时身子一个急旋，提起一口真气，向黄山绝峰跑去！

那两条巨牛拖着黑车子，竟追踪而至，刚到黄山山麓，突闻林中响起一声震耳的娇叱：“停住！”

娇叱声中，一股强劲异常的掌风，急涌而至！两条巨牛奔驰正疾，突然受阻，立时被惊得发出一声怪叫，两双前蹄猛扬而起，车子“咔嚓”声巨响，便停了下来！牛蹄落地，车中发出粗犷的喝声道：“什么人？竟敢拦阻老爷！”

活声未落，林中一阵人影急闪，微风飒然，林缘已然并肩站定三个如花

似玉多彩多姿的少女。

只见三个绝色少女，穿了三种不同颜色的衣服衫裙，左边是个黄衣少女，右翼少女白衣白裙，中间一位全身通红。三人拦阻车子，面若冰霜，对车中叱喝之声，恍似充耳未闻。

白衫少年，突见三女乍现，拦阻追杀他的仇家，于是便缓下身形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此际，车中又传出厉喝之声道：“三个女娃娃不知死活，如不让开，老夫便对你们不客气了！”

三个少女同时发出了一声冷哼，仰首望天，不闻不理。车中突然发出一声怪啸，其声凄厉，直冲云霄！啸声之中，车前两条巨牛，突然被人一催，立时发出怪叫之声，昂首错腿。前蹄猛扬，陡然凌空跃起，直向三个少女冲去！三女见对方催牛连车硬闯，不由全皆大怒。不约而同一声暴喝，六掌齐发，迎头击去！

三人一齐挥掌，威势岂同等闲，何况又是在急怒中出手，劲力之强，似排山倒海，刚猛无与伦比！

紧接着，几声凄厉的惨叫，两条巨大的黄牛，已被三个少女的掌力击得凌空飞出丈外，撞在林边大树之上，发出“轰轰”两声巨响，命毙坠地！

在这同时，那两条巨牛拖的黑色车子，被劲风卷起两丈多高，就在黑车飞起之际，五条蒙面黑影，从车中电射而出！五个蒙面黑衣大汉，身形刚刚飘落，便听到“咔嚓”一声巨响，车子已经撞得粉碎在一块巨石上。

五个蒙面黑衣大汉，头也不回，身形如电光石火般地向三个少女面前射去！

三女见五人疯狂似地向她们冲来，左边那个黄衣少女，轻轻地哼了一声，右手罗袖略为一抬，登时发出一股强烈劲风，向冲来的五人扫去。

五人遭劲风一撞，突然刹住身形。

为首之人，立时反手自背上撤出寒光闪闪的宝剑，厉声叱道：“三个女娃娃师出何门，快报出万儿来，免得，哼！”叱喝声中，但见那三个少女，面带杀机，罩着一片寒霜，一动也不动，既未出手，也没有答话。

那蒙面黑衣大汉，见三个少女半晌没有答话，不禁大怒，暴喝道：“你们难道是哑巴？再装聋作哑，大爷要出手杀人了！”“了”字音未落，突然，红衣少女轻抬罗袖，右手五指倏地一弹，那蒙面黑衣大汉，立时闷哼一声，栽倒地上！其余四个蒙面黑衣大汉，见状不约而同一声惊呼：“遥空弹指神功！”

红衣少女此时嘴角挂了一丝冷笑，意思是：不错，你们还识货！

四个蒙面黑衣大汉，略一定神，便纷纷撤出身上的兵刃，站在左边的一个身材修长，头如巴斗的黑衣大汉，手中长剑一抖幻起一道寒光，身形陡起，人剑一齐向红衣少女攻去！红衣少女不闪不避，右手仅仅一挥，登时，便有一股狂涛劲力，从掌中涌出，与那蒙面黑衣大汉相碰，立时发出一声惨叫，叭的一声，大汉便栽倒一丈开外，口中喷出一道血箭！其余三个蒙面黑衣大汉都惊呆了！

红衣少女仅两招，便击毙两个蒙面黑衣大汉，这种惊人的武功，罕闻罕见，如何不使他们惊得发呆？

白衫少年远远站着，看见红衣少女举手投足之间，连毙了两个黑衣高手，也不禁惊愕不已！

三个蒙面黑衣大汉，略一定神，相互丢了一个眼色，转身便向林外逃奔。

红衣少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们想逃？”她向左右着黄白色衣裳的两个少女道：“把他们毙了！”

只见那着黄白色衣裳的两个少女，立时身形一晃，舞动手中彩带，一语不发，攻向那三个逃奔的蒙面黑衣大汉。

三人同时旋身，三把长剑，化成三条银虹，分袭黄、白两个少女。

黄衣少女娇叱一声，红色彩带，如似一条长虹，眨眼便攻向最左两个蒙面大汉。

银虹暴敛，顿闻一声闷哼，其中一人，庞大身躯，被彩带卷起，向外一抛，摔在数丈开外。

在这同时，白衣少女在另一个蒙面大汉面前一晃，便扣住对方的右腕。

原先逃入林中那个白衫少年，聪明绝伦，见三个少女出手狠辣，不禁暗暗吃惊，心想：这三个少女来历不明，恐怕不是好惹的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于是，双肩微晃。直向黄山山峰奔去！

少年提足一口真气，沿着山坡，向山上飞奔，他一身轻功不弱，莫约一盞热茶工夫之久，便已登上黄山山巅。

山顶上一片空旷，当中建筑一座美丽的八角小亭，亭中打扫得一生不染，中间静坐了几个人，远远望去，宝相至为庄严。

少年忖道：“那亭里盘膝而坐的几人，是干什么的？”

由于一种好奇心驱使，少年竟想多望他们几眼，哪知他穷目一看之下，立时发觉情形有点蹊跷。

亭里有四人闭目静坐，宛似老僧人定，另外一人，身子却斜依亭柱，长发散乱，面貌有些异样……

少年顿时心中起了疑云，略一犹豫。便蹑足缓缓向小亭走去。

当他走近细一瞧时，不禁使他一呆！

原来亭里闭目坐着的四人，早已死去！那个斜依亭柱长发散乱的人，乃是一个年约六旬左右的老妇人，穿着一身黑色衣服，老妇面上肌肉抽动，表情极为痛苦，显然，她已受了重伤，当她看见少年时，双唇微微启动，好像要说些什么。

少年聪明过人，忙走近黑衣老妇的身旁，问道：“老前辈莫非是受了重伤？”

黑衣老妇微微点头，眼神涣散地望了少年一眼，唇颤半晌，才从口中迸出几个字：“我们……被魔头……用遥空……弹指……”少年大吃一惊，忙抬头向其余四人仔细一看，果然每人“太阳穴”上，有一豆大般的黑点。

少年越发惊奇地问道：“老前辈是说，你们在不知不觉间被人用一种指功，从遥远的地方弹来，而震伤的吗？”黑衣老妇点点头，双目随即瞇下，身子缓缓从石柱上斜了下去。

少年见状大惊，忙扶住老妇的身子，问道：“老前辈们是遭什么人暗袭的？”

黑衣老妇又迸出一丝细微的声音：“不……知……道她略一停顿，又接道：“我……下……里……夹有一个黑布包……取出……烦交……我的……”

少年闻言，面色一红，迟迟难以出手去取。

那黑衣老妇似又极力迸出微弱的声音道：“取出……快走……迟了恐……”

那黑衣老妇面上肌肉更加抽动起来，显然，她已经不行了。

少年突然一个意念，掠过他的脑际，付道：“这老妇人要我取出那个黑布包，交给谁？”

他忙摇动黑衣老妇的身子，大声喊道：“老前辈醒一醒，你那黑布包交给谁？”

黑衣老妇经他大声一喊，全身震动一下，双目又微微一睁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南海……云……仙……徒……”黑衣老妇突然双腿一伸，全身一阵挣扎，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少年见状，忙将黑衣老妇平放倒在亭子里，伸手摸向黑衣老妇的下部，刚刚将黑布包取出，蓦然身后传来一声娇叱道：“把黑布包放下！”

少年闻言一怔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亭外丈余的地方，并肩站了三个少女。那三个少女，正是他刚才在桃林碰见过的，中间站的那个红衣少女，双目似电，逼视少年，厉声说道：“把黑布包放下听到没有？”

少年面色微变，剑眉一坚道：“不把它放下，又怎么样？”红衣少女怒道：“你不想活了吗？”

少年怒哼一声，道：“不见得就会死！”

红衣少女怒不可遏，转身面对站在右边的白衣少女，手指着少年，厉叱一声道：“三妹宰了他！”

白衣少女星目向少年扫了一眼，心中不觉微微一怔，忖道：“这少年长得多英俊秀拔呀！他死在掌下，未免太可惜了！她忖思至此，迟迟没有出手。

红衣少女，见白衣少女竟一时呆呆地望着少年，没有立刻出手，心中不禁大怒，喝道：“立刻杀死他，三妹听到没有？”少年将黑布包纳入怀中，心想：“这三个女子武功高绝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！”心念一动，身形晃动，便向亭外泻去。他刚想跃动身形，突然一声厉喝，道：“站住！”少年忙停步转身，冷冷道：“你们真要找我打架吗？”红衣少女一挥手，说道：“三妹快出手！”

白衣少女身形一晃，便向少年的怀中抓去！

她伸手之间，奇快绝伦，少年忙侧身闪避，蓦然传来一声暴喝道，“住手！”

那声音恍似焦雷，闻之使人心惊胆颤！

白衣少女吃了一惊，抓去的一招，忙收了回来。少年循声放目一看，登时，心中大惊失色！原来，有七个绿衣蒙面大汉，站在他身后一丈开外的地方，那七个绿衣蒙面人，也正是追杀他的仇家！他忙反手“唰”的一声，从背上抽出长剑！

红衣少女不屑地扫了那七个绿衣蒙面大汉一眼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们要怎么样？”

为首的绿衣蒙面大汉道：“我要那个娃儿！”“他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仇人！”

“什么仇人？”

绿衣蒙面大汉怒道：“仇人就是仇人，多问什么？”“我如果要问呢——？”

“呢”字拖得非常悠长，斜目对那为首之人浅浅一笑。为首的绿衣蒙面大汉暴怒道：“女娃儿，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！”

红衣少女一阵格格冷笑，转面对白衣少女说道：“二妹，给这家伙一点

苦头吃！”

黄衣少女衣袖微动，伸出晶莹如玉的右手，便向那为首的蒙面大汉面上抓去！

她的身法奇快，使对方暗暗吃惊，绿衣蒙面大汉哪敢怠慢，忙滑步闪身，避过黄衣少女抓来的一招。黄衣少女一抓落空，心中也微微吃了一惊，知道对方身手不凡，忙变换招式使出奇学。

五招走过，站在一旁的红衣少女粉腮微变，她估计不到，对方的身手，的确不同凡响，黄衣少女并没有战胜的把握。她忖道：“武林中人，能在我们姊妹三人手中，走过十招八式的，尚不多见，这绿衣蒙面大汉是谁？”

她正忖思间，猛然抬头一看，便不见了刚才那个白衣英俊少年。

红衣少女忙放目四望，只见他已向山顶西南方向，急奔而去。

原来白衣少年机智绝伦，他见黄衣少女与绿衣蒙面大汉打斗之际，场中的人都注意二人时，便趁机溜出亭外，施展轻功，向山顶西南方向急奔而去。

红衣少女衣裙微动，便展开上乘轻功，向少年追去！眨眼间，便追上白衣少年，口中娇叱道：“站住！”白衣少年如惊弓之鸟，哪里敢停，竭尽全身气力，拚命向前逃奔！

蓦然，奔到一座绝壁边沿，他忙刹住身形，向下一看，只见万丈深壑，云雾燎盖，深不见底！

少年回头一看，红衣少女，已经追近。

前有绝壑，后有追兵，绝处求生，只有硬拚了，他想着左手长剑一抖，准备出手，突然看见红衣少女停了身形，后面那白衣少女也跟了过来。

红衣少女忽然缓缓伸出右手，中指突然暴长若一倍，指上冒出一层黑雾般的气体，遥遥向少年弹去！

白衣少女突然高叫道：“小心‘遥空弹指神功’！”少年闻言大吃一惊，蓦然想起黑衣老妇人惨死“遥空弹指神功”下的一幕，全身顿时颤抖起来。

他吓得向后直退，可是他却忘了后面是绝壁深壑，陡然一脚踏虚，口中登时发出一声惨呼，人便摔下万丈深壑里去了。

少年的身子急速地向下沉！沉！沉……

一个意念，倏然地掠过他的脑际，摔下去，非粉身碎骨不可！

耳旁风声呼呼，万念俱灰，他脑中如一片白纸，完了……突然他意识到落在两条软绵绵的东西上面，接着似乎感觉被一只毛茸茸的手，扣住了他的右腕穴道，顿时全身一麻，劲力尽失。

少年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当他睁开双目立时吓得全身颤抖，汗毛竖起，说不出话来。

原来，他被一个巨大的黑猩猩抱在怀中，黑猩猩紧扣住他的右腕脉门，它口中发出嘿嘿狞笑，张口像血盆似的，向他咽喉咬去。

少年见状，惨叫一声，猛力一阵挣扎！

可是，黑猩猩抱住他，像铁箍似的，越抱越紧！蓦在此刻，背后传来一阵声音：“大师兄，且慢杀他！”黑猩猩闻声，转头一看，点了点头。

少年心中甚感奇怪，循声望去，只见黑猩猩附近，站了一只高大的鹦鹉。

鹦鹉侧目向少年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大师兄，我们把他带回去见见师父吧！”

黑猩猩又点点头，口中咕噜了一阵，随着鹦鹉后面，向深涧里飞奔而去！少年在黑猩猩怀里，感觉像腾云驾雾似的，没有好久，便来到一块草坪

边，突然，黑猩猩把少年向地上一丢。少年忙从地上挺身而起，试运功力，甚喜功力并未消失，他抬头一看，眼前的一切，不禁使他大吃一惊！原来，他面前有一块大草坪，那块草坪大约有十多丈方圆，草坪的对面，崖下便是一座黑黝黝的山洞。草坪的中央，背向少年坐着一位身着宽大灰袍的怪老头，发长尺许，披在肩后。

由于那怪老头，是背向少年的，所以无法看见他的面貌长相。

坪里有虎有狮，有象有狼，各形各色的飞禽野兽都有……怪老头口中唱着奇怪的歌，那些飞禽猛兽，随着歌声，摇头摆尾地跳着，吼着，形极欢愉！

少年看得呆了，他不知道眼前这怪人，用什么方法能驾驭这许多飞禽猛兽，而使其能和谐地在一起？他想眼前这位怪人，一定是位武功高绝的奇人，或者是一位擅长邪术的魔术大师。……

这时，天色渐渐地暗下来，少年心念未毕，蓦然，听得怪人仰面怪啸一声，那啸声直冲云霄，震撼山岳，顿时，在草坪里所有的飞禽奇兽，立时都匍伏在地上，场中立刻便静下来，静寂得落叶可闻。

怪人咕噜了一阵，双手拍了三下，坪中的飞禽奇兽，便走得无影无踪。

少年看得暗晴称奇不已。正在此时，突然怪人冷哼一声说道：“何方来的小娃儿，竟敢斗胆窥探老夫的秘密，难道不要命了吗？”

少年正要说话时，旁边站的鸚鵡忙道：“他从崖上坠下，被大师兄救起抱回来的。”

怪人“喔”了一声，随即嘿嘿几声，说道：“娃儿，你为什么要跌下崖来，是想自杀吗？”

少年闻言苦笑一下，答道：“我要自杀，也不会跑到黄山来跳崖呀！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少年深深一叹道：“仇家追杀甚急，不慎从崖上跌了下来。”

怪人嘿嘿几声道：“能逃过仇家那一关，还是逃不出这‘血涧’，嘿……嘿嘿……”

少年闻言，心中陡然一惊，不禁脱口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那怪人冷冰冰的声音道：“这是‘血涧’，的规矩！”“什么规矩？”

“老夫初入此涧时，便定下规条，凡是进入‘血涧’的人，不准一人活着出去的。”

怪人发出一阵得意的长笑之后又说道：“五十年来，进入‘血涧’的人，有谁能出去的？”

少年闻言大吃一惊，心中暗暗地想道：“这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立下这种绝毒的规矩呢？……”

“娃儿，你在想什么？”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不说话了？”

“无话可说。”

少年此际的心情，既紧张，又沉重，而且又在想如何设法逃走！是以，他便没有出声回答什么。

过了一会儿，怪人似乎耐不住沉默，冰冷冷的声音又响起道：“娃儿，你就甘心死在这里吗？”

少年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当然不甘心！”

怪人又是一阵嘿嘿怪笑，笑声撞在绝壁之上，回音缭绕历久不绝。

怪人收敛笑声后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娃儿，你既不甘心，老夫也不愿落个

以老欺小的名誉，现在先准你拿剑在我背上刺三剑，然后只要老夫看你一眼就行了。”

少年听得又是一惊，暗暗地想道：“三剑刺过去，莫说你是血肉之躯，就是钢铁之身，也经不起，莫非这怪人有神经病？”

怪人见少年又不说话了，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个条件你都不肯答应，娃儿你太不知足了。”

少年摇头道：“这样不公平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刺了你三剑，你还能活着看我一眼吗？”怪人又哈哈大笑地说道：“公平！公平！只要我看一眼，你便活不成了呀！”

少年暗暗奇怪，忖道：“邪门！邪门！他难道练了种什么‘移魂出窍’之术吗？不然怎么会看了一眼，我就会死去呢？”怪人停了一会儿听少年没有回答，又道：“娃儿，你害怕了吗？”

少年忽然哈哈大笑道：“人生百年，只不过是弹指光阴，总要死的，何必害怕呢！”

“你真的不怕死？”

“有什么怕的！”

怪人嘿嘿狂笑，笑了一阵以后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小娃儿，先就刺我三剑吧！”

怪人右手反手一掷，一柄长剑向少年飞去，少年伸手便接住长剑！

少年手中握住长剑，顿时心中不觉一阵犹豫。怪人冷喝道：“怎么还不出手呢？”

少年剑眉突然倒竖，右手一抖长剑，弹身而起，便向坪中坐的怪人背后刺去！

怪人不断点头，口中喃喃地说道：“这才够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！”

少年长剑出手，登时泛起一缕寒光，眨眼间，便刺近怪人背上，在剑尖接近怪人背上尚有三寸距离时，少年忽然撤剑，口中发出一声长叹！

怪人奇道：“娃儿，怎么不刺下去？”

少年叹道：“这样还是不公平，就算我刺过了，请你就看我一眼吧！”

怪人仰面大笑，说道：“娃儿，你心地倒很善良，在老夫看你一眼以前，你有没有求老夫的事？”

“用不着求你。”“只要你肯求老夫，老夫或者一时高兴，网开一面，也未可料！”

少年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！

“你哼什么？”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生有何欢，死又何惧，何必为了生，去求人家，况且我就不相信你看了我一眼以后，就真会死！”怪人阴森的嘿嘿一笑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倒蛮有骨气嘛！”少年剑眉一竖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没有骨气也能算是人吗？”“对！没有骨气就不能算是人，娃儿有此骨气，而且心地善良，倒颇难得！”

少年笑道：“过奖！过奖！你倒底还看不看我一眼，不看的话，恕不奉陪，我要走了！”

怪人突然又冷冷地说道：“娃儿！你自信能逃出老夫看一眼吗？”

“我就不相信，你眼睛会吃人！”

怪人猛然一声厉啸，那啸声有如虎啸龙吟，震撼山岳！少年被啸声震撼得汗毛竖起，额上汗如豆般涌出。突然，怪人暴喝一声道：“娃儿，看看老夫！”怪人蓦然一转身，面上三道不同的光线，像电一般地射向少年！

少年大惊失色，立时毛发惊然，全身颤抖，不由自主地向后直退。

原来那怪人，黑面大疤，凸凹不平，简直找不出一块原来的皮肉，手如鸟爪，指甲曲卷，看样子，如果伸直怕有一尺多长。身上的衣服，是一袭宽大的灰袍，已经是破烂百结，尘土沾满了衣襟！看起来简直不像是一个人，宛如地狱厉鬼！最使少年可怕的是那怪人面上的三只眼睛！除了左右各一只外，两眉的中央上方，多了一只绿光闪闪的大眼睛。那只绿光闪闪的大眼睛，比一般眼睛，要大两倍以上，而且绿光从眼睛中射出，宛如一柄利刃射入人的心腑。少年双目与那只绿光闪闪的眼神接触一下，身上便不由自主地打了几个寒颤！全身顿时麻木起来。

他心中暗暗想道：“哪有三只眼睛的？那只绿光闪烁的眼睛，一定是……”

少年正想问，突然听到怪人啞牙一笑道：“娃儿！你看老夫这个样子，心里害怕了吧！”

少年镇定了一下，摇摇头道：“不！我觉得你很可怜！”“可怜！”怪人忽地纵声哈哈一阵大笑道：“可怜你自己吧！老夫看了你一眼，你最多能活三个时辰！”

少年闻言一怔！但马上又恢复了镇定，竟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只能骗三岁儿童，哪有看了一眼，便只能活三个时辰，天下竟有这样怪事？”

怪人面色一沉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谁骗你？你现在不妨解开你身上的衣服查看，同时运气一下就明白了。”

少年信疑参半，忙解开身上的衣服，只见全身都有无数豆大般的黑点，密密麻麻，布满在皮肤之上。

少年见状大惊失色，忙坐下调息行功，立刻便感觉气血翻腾，有中毒的现象，而且全身劲力均尺消失！

少年证实自己中毒，不禁万分惊惶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怪人喋喋几声：“你不配知道！”

少年忽然想起什么：“你莫非是五十年前出过江湖的毒……”

怪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娃儿！你知道更好，不过老夫念你心地善良，在你死前，要求什么事，老夫尽量通融……”

少年深深一叹道：“在下身负血仇，尤其使我死后心有不安者，我曾经答应‘南海梅花剑端木静波’婆婆，将她的黑布包送给她的弟子云仙，可是，我死在这里，对人失信了，唉怪人闭目沉哦一阵后，突然缓缓睁开两只眼睛，道：“娃儿临死仍重信诺，老夫佩服，这也是老夫五十年来……”

怪人说到五十年来这一句便微微一叹，突然住口。少年突然听到怪人发出叹息，不禁产生一股奇异的感觉，他聪明绝伦，问道：“老前辈叹息什么？”

怪人冷喝一声道：“谁要你问这些！”

少年吓了一跳，便默不作声。

怪人阴悻悻地一笑问道：“怎么不说话了，还有遗言要交待吗？”

少年冷哼一声道：“没有，请动手吧！”

怪人纵声一阵长笑，那笑声宛如洪钟，直冲云霄，四山回应。

少年面色俱变，双目如电，扫向怪人，冷冷问道，“有什么好笑的，士

可杀而不可辱，老前辈放尊重一点！”怪人更加大笑不止，足足地笑了一盏热茶之久，才收敛笑容，道：“小子，你也有老夫一样的怪僻，你真愿意死在血洞里还是想出去呢？”

少年笑道：“老前辈，问的完全是废话，你不是说过，我只能活过三个时辰吗？谁愿意死？何况我身负血仇！”

怪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好一个有骨气的孩子，老夫在此‘血洞’挨了五十年悲惨痛苦日子，真是没有白费，哈……哈哈

怪人的笑声，震撼了苍穹，动摇山岳，“血洞”之内的回声，久久下绝，敢情是这位老怪物五十年来心中的积郁哀愁，大大地发泄着！

怪人突然收敛笑容，面色忽然肃穆起来，转头看着崖上，少年见怪人突然转头，注意崖上，他也向崖上凝目望去，只见两来人影，闪电似的掠过崖的另一端，眨眼间，便不见了。

怪人略一皱眉，口中登时发出一声怪啸，啸声宛同狼嚎。刺耳已极，啸声刚落，洞中便跑出一只大黑猩猩。怪人指着少年道：“伟灵，你看守他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黑猩猩点头，便坐在少年一丈开外的地方，虎视眈眈地看着少年。

怪人回头对少年冷冷道：“小子如果想动一下，便没有命了，诚不诚实，这就是考验！”怪人身形一晃，如似一缕淡淡的轻烟，便消失在苍然夜幕之中。

少年一想到只活三个时辰时，一股豪情，顿时消失，颓然地坐了下来。

这时，一轮明月，渐渐西斜，凉风阵阵，顿觉有点寒意、两个时辰已过，突然，听到他背后传来一缕凄凉的歌声，那歌声中，充满了哀怨与忧郁……

少年侧耳倾听，越听越感觉凄怆，尤其在这夜色沉沉的“血洞”里，更增加几分凄凉与哀怨。

白衫少年本来是一个性情中人，一身惨遭变故，身世已够凄凉了，现在再听到这种凄切的歌声，怎能不勾引他血淋淋的往事？他不知不觉间，竟低低地辍泣起来！

突然！凄凉的歌声，戛然而止。紧接着听到一阵苍老的口吻：“想不到小子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情种，小小年纪，难得！难得！”

少年被这阵突然传来的声音蓦然一惊，忙回头一看，只见他背后丈许，不知何时竟坐了一个灰衣老者，那老者双目炯炯，扫向少年！

怪人不知何时无声息来到少年身后，这份已臻化境的武功，并不使少年吃惊，最使他惊奇的是，怪人现在只有两只眼睛，还有一只眼睛到哪里去了？

少年忙擦干眼泪道：“晚辈同情刚才那位唱歌的人……”

怪人突然断喝道：“住口！谁要你同情？”怪人话声甫落，灰袍一拂，便向少年面前欺了过来，少年惊讶地问道：“是老前辈唱的吗？”

怪人点点头，似乎不高兴，冰冷地问道：“你觉得他唱得好不好？”

“味儿太凄凉了一点！”少年喟然一叹，头低了下去，好似在擦眼泪。

怪人幽幽一叹道：“谁的遭遇如此不幸，都会……”

少年截断怪人的话说道：“世界上还有人比我更不幸的吗？”“你要人家同情？”怪人阴森森地，逼问了一句。

少年面上陡然泛起一隈坚强的形色，说道：“不！我已经对你说过了，不要别人同情！”

怪人不断点点头说道：“有骨气！好孩子！”

少年摇头道：“我不要别人夸赞，因为我的生命只能再活一个时辰了！在一个时辰之后……”

怪人面上突然变成慈祥的颜色，缓缓地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师承何派？”

“我叫保坤，保国的保，乾坤的坤，没有拜过师父。”

“老夫见你武功不弱，大概都是你父母教的是吗？”

“晚辈自幼读了些诗书，学武不过三四年而已，连基础都没有，更谈不上好了。”

怪人微笑道：“老夫见你一身骨格为练武上乘之选，如果有人传授你的武学，将来定可为武林放一异彩，你想不想学？”

保坤摇头叹息道：“晚辈还只能活一个时辰，不想学了。”怪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娃儿！你只要答应老夫两个条件，便可给你解药。”

保坤又不断地摇头道：“有条件的事，晚辈恕难答应！”怪人微微一叹道：“其实说起来也不是条件，只要你帮我找到一个人和杀了一些恶人就可以了。”

保坤点点头：“只要晚辈能活着出去‘血涧’，当然可以照办！你说吧！找什么人？杀些什么恶人？”

怪人打开手里一本手册，道：“恶人的像，都绘在这本册子上面，其中包括我的妻子在内，要找的人，是我唯一孙女。”怪人深深一叹，接着又道：“我的儿子早已死去，听说留下一个女儿，算起来，已经是双十年华了，但她现在却不知流落何方……”

保坤闻言惊讶道：“老前辈的尊夫人，我怎么能去杀她？”提起怪人的妻子，怪人表情立时激动起来，良久良久激动的表情才平静下来。

保坤见怪人一时之间，表情如此愤恨激动，已窥出怪人与他妻子，以往一定有一段不平凡的恩怨纠缠。怪人沉默片刻，才缓缓道：“老夫五十年来，几乎死在这‘血涧’之内，完全是妖妇的恩赐，说起来话长，老夫简单地告诉你，那妖妇在五十年前，为了要夺取老夫的武林至宝——‘龙眼’，不惜使用最卑鄙的手段，害得老夫几乎死在荒山绝谷……”

保坤听得叹道：“老前辈的遭遇太不幸了，那妖妇该杀！”怪人面色突然严肃起来，道：“你既然答应了，很好！很好！孩子随我来吧！”

保坤略一迟疑，便挪动身子，随着怪人向前走去。怪人双肩微微一晃，便像一缕轻烟似的直向“血涧”的尽头一座黑黝黝的洞边飞去。

保坤随怪人走到洞边，他探首向洞里一看，只见洞里毫光闪闪，保坤正在探视，忽然洞里，一只黑色的庞然大物，向他扑来。

保坤见状大吃一惊，忙反手从背上，拔出长剑。怪人双手一拍喝道：“伟灵！不得无礼！”

保坤定神一看。原来是只黑猩猩，黑猩猩听怪人叱喝，便忙低下了头，然后缓缓走近怪人身旁，安静地坐了下来。鹦鹉吱吱喳喳地说道：“师父饿了没有？”

怪人点点头。

鹦鹉立时转身走进洞里，没有好久，便用口衔了一大把水果出洞来。

怪人对保坤道：“五十年来，如果不是这些小伙伴觅食送来，老夫恐怕早已饿死在这洞里了！”

保坤闻言叹惋惊异不已！

怪人对黑猩猩道：“伟灵！到对面石崖下取那包红绿色的纸包来！”

黑猩猩立时蹦蹦跳跳，走到对面一块大岩石下，掀起那一块巨石，取出那个红绿色的纸包。

保坤见黑猩猩推动那块巨石，至少有一千多斤重，心中不禁暗暗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这只黑猩猩的力气好大呀！”怪人打开纸包，取了一颗红绿色的药丸给保坤道：“服了这颗药以后，你腹中的剧毒便可以解了。”

保坤拱手一礼，接过药丸，纳入口中。

药丸服下，果然有一股凉流，直入丹田，体内翻腾的气血，立刻平息下来。

保坤抱拳一礼道：“多谢老前辈的恩赐！”

怪人突然满面严肃地说：“孩子你入洞以后，老夫要教你几手倾绝千古的绝招，使你不久成为武林第一高手。”他转面突然唤了一声：“伟灵！”那只黑猩猩忙走到他的身旁，怪人手指着保坤道：“把你师弟送进洞里，绝招没有学会前，不准出来！”

黑猩猩依言，双手一探，便把保坤抱起，往洞里奔去！

怪人见黑猩猩抱保坤没入洞中，突然纵声一阵大笑道：“想不到五十年以后，老夫找到衣钵传人，武林中又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浩劫了……哈哈……”

## 第二章 泰山七怪

时光荏苒，三个月过去了……

这天，狂风怒吼，大雨倾盆。雷声隆隆，电光闪闪……整个宇宙，都被狂风、暴雨、雷鸣、闪电所笼罩！夜，是那么凄凉，是那么黑暗，是那么恐怖……黄山下的“血涧”里，有一条黑影在踟蹰而行！突然，“血涧”的东端断崖边，发出了无数声怪啸！紧接着，叱喝打斗之声，隐隐约约地不断传来。蓦然，天际一道电光闪过，划破了黑沉沉的天幕，在电光门烁的一刹那，看见一条巨大的黑影，由东端断崖边，向“血涧”飞驰而来！

那条巨大的黑影，刚飞入“血涧”便急促的呼叫：“坤儿！坤儿！”

在“血涧”踟蹰而行的黑影，忙停下脚步，回答道：“徒儿在这里，师父有事吗？”

“把东端断崖上那些恶人，悉数杀绝！”

“徒儿遵命！”

保坤双肩一晃，便往“血涧”东端的断崖上飞去！突然，他又听到师父的声音道：“坤儿，先穿上师父的灰袍，戴上那副狰狞的面具，发出啸声，要快！”保坤依言穿上灰袍，戴上面具，引吭高啸！那啸声如龙吟虎啸，直冲云霄，震撼苍穹，动摇山岳，在黑夜沉沉的“血涧”里，更增加几分恐怖……

“血涧”东端断崖上的怪啸停止了，他们被这阵突然震撼山岳的厉啸而震慑！

一条巨大的灰影，由远而近，眨眼间，便飞上断崖。那断崖上打斗之人，停止了，他们都盯住飞上断崖的巨大灰影！

保坤飞上断崖，仔细向站着的人群打量，只见左边站了七人，有僧、有道，服色不一，右边站着一个人白衫公子服的少年。

那白衫少年，手摇折扇，丰神如玉，剑眉星目，潇洒不凡……

白衫少年见保坤闪电似地飞上断崖，再瞧他那副奇丑的面目，和一身宽大的灰袍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这人的面貌好丑呀！大概也是恶人吧！”

保坤虎目扫了在场诸人一眼，心中略略一怔！

原来，左边所站七人的像貌，师父交给他的册子上面都有，保坤在洞里三个月，早把册上的人像记熟了。保坤见这些坏人，心中怒火顿起，指着那七人，一步步欺近，喝道：“你们是不是‘泰山七怪’，来此何干？”左边七人中为首的老道，嘿嘿冷笑道：“在下正是‘泰山七怪’，灰袍丑人！你想干什么？”

保坤哈哈大笑，笑声恍如龙吟虎啸，声音震得在场人，双耳欲聋。老道大怒道：“丑鬼！你不要故意卖弄，报出个万儿来，道爷不杀无名小卒！”

保坤收敛笑容道：“老夫的大名，牛鼻子你不配问，既入‘血涧’，今夜你休想出去！”

说着，跨前三大步，右臂一圈，闪电劈出！

一股惊涛骇浪的掌力，直向老道击去！

老道嘿嘿一声厉笑，咬牙恨声说道：“丑鬼，敢在‘泰山七怪’口上持须，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说毕，右掌猛力推出一道狂飚，蓬然一声大响，闷哼一声，老道身形一阵踉跄，连退几个大步！

呆了，所有在场的几人，俱被这穿宽大灰袍，奇丑怪人惊世骇俗的掌力

惊得呆了！

老道踉跄几步，刚一定神，突地，眼前灰影一晃，便失去人影！

老道大吃一惊，忙想转身，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冷哼，老道的身子便被抓起，抛向崖下飞去！

叭！老道惨叫一声，死在崖下。

正在这时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喝：“丑鬼！佛爷与你拚了！”喝声中，人影一闪，“泰山七怪”中的老和尚，已欺身至保坤身前，抡动手中的方便铲向保坤攻来！

保坤听到他们喊他丑鬼，心中更加动怒，于是暴喝一声，立演“云海幻踪”步法，身形一闪，便躲过老和尚抡来的一铲。

老和尚一击未中，气得哇哇怪叫，一声怒吼，铲势立变！只见铲带风声，有如惊雷掣电般向保坤罩去！保坤身形飘起，闪过铲风，厉喝一声：“滚下去吧！”吧字甫落，老和尚闷哼一声，肥胖的身体，像滚皮球似的，向崖下滚去！

保坤伸手投足之间，便打发了两个，其余五人，都惊得面色如土，毛骨悚然！

保坤指着其余五人喝道：“你们怎么不上来？‘泰山七怪’，平素的威风到哪里去了？”

突然，几声厉叫：“丑鬼！纳命来！”

厉叫声中，“泰山七怪”的“双剑惊龙”，兄弟二人同时撤下背上长剑，两道寒光，闪射而至！

站在一旁一直沉默观战的白衫少年，这时突然惊叫：“双剑惊龙’！当心那两柄剑的厉……”

害字还没有出口，便被保坤怒喝之声打断，保坤口中一边怒喝，身形陡起，在两道如似蚊龙的寒光中，穿来穿去，恍似天际流星！

蓦然！一声惊天动地的喝声：“躺下吧！”

顿时寒光暴敛，两声似狼嗥的怪叫，紧接着，叶通连响，“泰山七怪”中的“双剑惊龙”，同时一东，一西，栽倒地上，口中喷出鲜血！

这时，“泰山七怪”已死了四人，其余三人，见风使舵，互相丢了一个眼色，同时厉声道：“丑鬼！‘泰山七怪’，十年以后的今日，当报这笔血仇！”

言讫，三人转身便跑！

保坤仰面发出一声狂笑！

狂笑刺耳难闻，声震山野，令人听来，不寒而慄！保坤收敛狂笑，厉叱一声道：“你们自信能逃出‘血涧’吗？”

腾身而起，便追了过去，“泰山七怪”剩下的三人，没跑几步，便被保坤追上，保坤双掌同时推出，掌风如涛，立时卷向三人。

三人自知难逃厄运，于是，存心硬拚，三人同时撤出身上兵器，采三角鼎立之势，把保坤团团围住。

一时之间，尽展绝学，锤影如山，刀光冈闪，笔芒点点要知道，“泰山七怪”的武功，本非泛泛之辈，再加以他们存心硬拚，所以招招凌厉，式式紧逼。

保坤在“血涧”怪人洞里，虽然苦修三月，尽得怪人武功的真传，可是火候还是不够，此时，突遭三人拚命围攻，招式上，渐渐陷入被动！

在一旁观战的白衣少年，见状大惊，忙道：“喂！丑面人，你还不用剑对付他们，真是傻子！”

保坤听了白衣少年说他又丑又傻，心中很不高兴，怒道：“你说谁丑？谁傻？我偏不用剑！”

白衫少年气得小脚在地上乱跺，心里骂道：“这小子真浑！人家关心他，他反而以怨报德，真气人！”

就在此刻！突然一阵怪啸，入耳心悸，一条灰影拔起三丈多高，冲出“泰山七怪”锤影刀光之下，“泰山七怪”见状正在一愕之下，灰影双手向下一抡，绝招陡出，立时泛起满天掌影，向三人罩下！

三人突见满天巨掌罩下、心中大骇，忙想向后逃奔，紧接着，几声刺耳惊心的悠长惨叫，三人连头带肩，俱被巨掌劈了下来！

保坤从空际轻飘而下，一扫地上惨死的三人，口中不禁发出一阵狂笑！

白衫少年冷哼一声，转身便走！

保坤冷叱一声道：“站住！”

白衫少年停步转身，冷冷地问：“有事？”

保坤冷笑一声，打量白衫少年一眼，心中暗暗奇怪，忖道，“好面熟呀！”

白衫少年面罩冷霜，哼了一声：“死盯住我干什么？”“刚才是你在骂我？”

“骂你又怎么样？丑鬼，傻子！”

保坤心想：“我真丑吗？可是我本来面目并不丑呀！但是师父一再训示，在与仇人见面时，一定要穿上这套衣服，戴上这副面具，这是师父的化身，多么光荣……”他心忖至此，自慰地笑了，情不自禁地，又发出了一阵得意的狂笑。

白衫少年心中暗暗奇怪，心想：“我骂他，他反而狂笑，这人大概是个瘟神吧？”

保坤不屑地看了白衫少年一眼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与‘泰山七怪’结下什么梁子？为什么赶到‘血涧’来拚命？”白衫少年道：“我本来是到‘血涧’悼念一个死了的朋友，途中遇了他们，他们硬要抢我的宝物，所以追到这里来。”保坤一皱眉头道，“悼念一个已经死了的朋友？”“不错！”“看到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保坤摇头道：“这里死的人太多了，无法找到的，快走，等一会，你便没有命出‘血涧’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快走！你不听我的话，后悔便来不及了！”白衫少年点点头，转身便向“血涧”外缓缓走去。保坤双肩微晃，便向洞里飞奔而去，一抵洞口，便觉有异，他高叫：“师父！师父！”

可是，空洞回音也是：“师父！师父！”保坤遍觅洞里洞外，都没有发觉怪人和黑猩猩、鸚鵡。

这时保坤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，在洞里转来转去，突然，石床下一道绿光闪闪的东西，映入他的眼帘。保坤心中一动，忙推开石床侧面一块大石，取出那个绿光闪闪的东西，托在手心一看，不禁使他惊叫：“‘龙眼’，这不是师父的‘龙眼’奇宝吗？”

原来，这件奇宝，竟是他师父戴在面上那双比眼睛大二倍的绿眼“龙眼”！

绿眼上面放了一张纸条，上面道：“别时容易，见时难！孩子，忘了师父吧！丑面、灰袍，临敌前必须穿上！‘龙眼’，非万不得已时，不能使用，切记！切记！毋忘师训，毋负师望，孩子，多多珍重，再见！”

师父。”

保坤看完条子上的字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师父走了，何日才能看到他老人家？唉！三个月师徒情深，相依为命……”往事，历历如画，又一幕一幕地，在他脑海中叠出……三个月来的相处，情如父子，从他师父面上忧郁的表情猜想，他一定有着不平凡的身世，和不幸的遭遇……可是倔强的怪人，连他的姓名，身世，都没有告诉自己，自己一时疏忽，也没有问明，真对不起恩师了。

保坤自责了一阵以后，才走出洞来。

他跪在洞前，立下重誓：“恩师，弟子要走了，您老人家放心吧！三年以内，弟子一定杀光师父所有的仇人！”他发誓完毕，缓缓起身，脱下灰袍面具，捆在背上，换上白衫公子服，展开轻功，向“血洞”外飞泻而去！没有好久工夫，他便飞出“血洞”，这是五十年来出“血洞”的第一人！

乌云已散。明月中天，他一路大步飞奔，只见他身形恍如奔马，在月影下，宛如一缕白烟！

他奔驰得兴起，一路只顾狂奔，不知不觉便出了黄山，这时已近四更时分，月影西斜，他贮立在黄山附近的官道上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我现在该先去哪里？去找那妖妇？妖妇在哪里？找他的孙女？连姓名都不知道如何找法？而且我也没有见过她，就是碰到，也不认识呵！”

“那么还是先回我的故乡——‘云山坡’，说不定杀害我父亲的仇人，还在那里监视呢！”

提起“云山坡”故乡，又使他想起那夜仇人对他家里赶尽杀绝的惨状，他亲眼看见仇人杀死了他的父亲，母亲被仇人捆起来，全家数十人，悉为刀下之鬼，只有自己侥幸抓了一匹千里良驹，总算是逃了出来……这些，血淋淋的往事，一幕一幕地又在他心头叠出……伤心的泪珠，从眼眶滚了出来，他情不自禁地，仰天发出几声凄厉的啸声！

由于他内力无比的雄厚，发出来的啸声，有如龙吟虎啸，响彻云霄，震荡长空，回音绕耳，久久不绝！

突然，听到几声惊喧，接着有人道：“这小子好雄厚的内力！”

保坤此刻功力已臻化境，耳目之灵聪无以伦比，稍一凝神谛听，已辨出那声音是发自路旁的几棵大树上。保坤朗声道：“何方朋友，请下来说话，何必在树上躲躲藏藏？”

停了片刻，保坤仍不见有人下来，他怒道：“再不出来，在下可不客气了！”

“你敢出手试试看！”

保坤只听其声，不见其影，心中大怒道：“有什么不敢的！”他双掌同时推出！登时如狂涛般的劲力，卷向那几棵大树上，陡然数声巨响，几棵大树，连根拔起，卷到一丈开外！就在大树拔起的同时，树上射出五道人影！

保坤看得愣了一下，他作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么大的掌力。那五道人影身形一晃，便飘落在保坤面前。十道冷寒的电光，疾速瞥射到保坤的面上，不禁同时惊呼道，“这娃儿不是教主要火速追捕的人吗？”

保坤星目暴射出一股奇异的寒光，扫了五人一眼，然后冷冷地问道：“你

们教主是谁？”

五人中有僧、道、俗，其中有位黑面虬髯，秃头云鞋的和尚，冷哼一声道：“教主是谁你不配问。现在贫僧要问你，小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保坤冷笑一声道：“小爷的大名，秃贼也不配问！”左边站的一位青衫长髯的老头道：“这小子就是教主要追擒的人，担保没有惜！”

另外一个身着道袍的中年大汉，手执拂尘，口中微笑道：“咱们五人在黄山已守候了三个月，没有见那小子出来，现在管他是不是，抓回这小子去复命再说！”

保坤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有此能耐吗？”

身着道袍的大汉，阴凄凄地长笑一声道：“贫道想要试试看！”

话声中，手中的拂尘倏然地向保坤拂来！

拂尘刚动，便起了一种锐啸之声，狂飚从每根马尾中涌出，宛如江海中的层层巨流，卷向保坤全身三十六大要穴。保坤虽然尽得怪人真传，可是对敌经验缺乏，此刻一见这种凌厉诡异的招式，不禁一呆，竟忘记了躲闪。身穿道袍的中年人，见保坤不闪不躲，以为保坤托大，蔑视自己，那双骇人的怪眼，暴射出两股狠毒的凌光。立时把拂尘上的劲力，加了三成，登时，劲风陡盛，啸声如雷，恍如山崩浪涌，洪水决堤，刚猛无俦的卷向保坤。保坤猛然如梦中惊醒，但已经迟了，凌厉的劲风，已经扫到周身百骸，保坤暗叫一声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此念刚如闪电般掠起的当儿，保坤募觉丹田深处，泛起一股热流，充满全身，就在道人发出劲风，拂尘扫向他身上的刹那……

那布满周身的真气，立刻由万千毛孔，绵绵地泛透出去！

道人的拂尘像扫拂在一团棉絮上，立时那团棉絮，产生一种反弹之力，把道人震弹到一丈开外！

道人惨叫一声，便栽倒地上！

保坤看得呆了，心想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其实他何曾知道，是他身上的一身“正气”所产生反弹之力的作用。要知道，保坤在“血洞”洞中，怪人曾传给他一种“乾坤虚柔正气”。

这种正气，充塞于保坤四肢百骸，当保坤身上遭遇外在压力时，这种正气，自然产生一种反弹作用，压力愈大，反弹力愈强。

五人中以这位道人功力最高，其余四人没有想到仅在一招之间，道人便栽倒地上，他们就是见多识广，也看不出保坤用的什么招式把道人打倒的。

黑面虬髯秃头的和尚，低沉一阵阴森森的冷笑，道：“小子真是邪门！贫僧来会会你！”

保坤这次有了警觉，他忙反手从背上撤下长剑，右手长剑一抖，口中喝道：“报上名来，小爷手中不杀无名小卒！”秃头和尚嘿嘿两声说道：“说出来你会亡魂丧胆，贫僧乃‘空空教’五大护法之一！”

保坤怒问道：“云山坡保家霸的血案，是你们‘空空教’干的吗？”

“不错！数十人只有一个娃娃儿漏网，大概就是阁下？”原来，“空空教”乃是二十年来崛起江湖的一个大教，位于东海空空岛，教主为了要清算过去二十年前武林一桩血案，所以亲自率领高手西来中原。

这五人，乃是“空空教”下五大护法。

黑面虬髯秃头的和尚，名叫“狗肉和尚”卜爱成，因为他爱吃狗肉，不守佛门清规，所以被少林派逐出门墙。卜爱成虽然嗜狗肉如命，可是他一身武功却不同凡响，手中一把戒刀，从东海到中原，罕逢敌手。

那个道袍的中年大汉是“七好道人”，吃喝嫖赌，样样都爱，不过他手中的拂尘凌厉无比，若不是保坤身上有正气产生反弹之力，“七好道人”这一招，保坤不死也非重伤当场不可！

五人中第三个是瘡头鼠目的矮老头，他名叫“丧气魂”阴文煞，手中双斧，有独到之处。

第四个细如竹杆的瘦高个子，名叫“探天星”成渔隐，背插双剑，剑术上的造诣极深，为人亦正亦邪。

第五人是一个麻面老太婆，雅号为“花面雌虎”江一珊。这个麻面婆子手中的“红尘十丈软索”捆人百发百中，在东海一带，人人畏惧她三分。

保坤得知面对的都是仇人，胸中怒火高烧，不屑地一声冷笑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贫道等五人，等你三月之久，想不到没有白费气力！”

保坤哈哈大笑道：“小爷正要去找你们，想不到你们这些魔鬼竟送上门来。”

说罢，手中长剑一抖，斜斜地向“狗肉和尚”右腕刺去！

卜爰成见保坤出手平庸，不觉哈哈大笑，心想：“七好道人，怎么那样脓包，一招之间，便丧在这小子手中，其实这小子的手法太平庸了。”

他心念未毕，手中戒刀一挥，拦腰便砍了过去。保坤见戒刀光华闪闪，疾如电光石火般地砍来，心中一惊，手里的长剑，毫无章法地乱挥起来。

陡然，寒光暴涨，紧接着听到“狗肉和尚”惨厉的惊呼：“啊！‘云海星幻’，吾命休矣！”

“狗肉和尚”正惨叫间，“探天星”成渔隐，和“丧气魂”阴文煞，二人同时出手，两股劲力，将保坤一招“云海星幻”绝学的掌风托起，算是救了“狗肉和尚”的老命。保坤嘿嘿几声冷笑，不屑地说道：“二人一齐上，最好不过，免得小爷又费些手脚！”

“狗肉和尚”惊魂未定，吁吁地喘气，站在一旁发呆。“丧气魂”阴文煞鼠目一翻，一声人喝：“对付你这狂徒，大爷一人足够了。”

声落人至，双掌疾挥，漫天掌影，挟着呼呼风声，向保坤全身罩至。

保坤厉声喝问道：“为问不亮出你的‘绝命双斧’？”说着身形一闪，横飘两丈开外。

“丧气魂”阴文煞，以为保坤惧怕他的“绝命双斧”，不禁豪性大发，立即怒声说道：“小子！你能接得住大爷这双肉掌，百招以上，大爷立即举掌自毙！”

说着身形未停，继续扑向保坤保坤纵声哈哈大笑，身形一闪，双掌疾出，一招“赤手缚龙”伸缩间，已将阴文煞双腕扣住。“丧气魂”阴文煞，面色大变，嗥叫连天，暴跳如雷，用尽全身劲力，仍不能撤出双手，只急得豆大汗珠，倏然如雨。

一声暴喝，银虹闪电而至，“探天星”成渔隐，向保坤振剑刺来。

保坤一声冷笑，双手一推，“丧气魂”阴文煞的身形，直向“探天星”成渔隐的长剑上撞去。

“探天星”成渔隐登时吓得曝叫一声，撒剑顿身，连连向后暴退几丈！

“丧气魂”阴文煞，魂飞胆裂，面如上色。

保坤大喝一声，说：“丧气魂阴文煞，快亮你的‘绝命双斧’！”

说着，傲然挺立场中，并未撤出兵刃，显然，他是准备以一双肉掌，去接阴文煞的“绝命双斧”。

“丧气魂”阴文煞，略一定神，突然大声高呼：“我们一起上，这小子太狂妄，决留他不得！”

高呼已毕，反身从背上撤出双斧，直向保坤劈去。“探天星”成渔隐，一声不响，振腕吐剑，剑上幻起一道银虹，暗向保坤身后刺来。

“狗肉和尚”仍站原地，犹有余悸，他似在运功，并未出手。

“花面雌虎”江一珊，站在一旁，冷笑未动，她似有点幸灾乐祸的心理，看他们打斗。

保坤冷哼一声，立展“云海幻踪”身法，身形一晃，便闪避过二人的夹攻。

“探天星”成渔隐大喝一声：“小子想跑吗？”

喝声中，身形一闪，又追至保坤身前，手中发剑，迎空一击，一道耀眼光华，闪电击下！

保坤身形又是一闪，奇快绝伦，便欺近对方身后，右手迅速捏住“探天星”成渔隐握剑的手。

“探天星”成渔隐，突觉右手一麻，手中长剑便掉落在地上。

保坤举起左手正欲击向“探天星”成渔隐的脑袋时，突见斧影罩下，他忙一旋身，闪避“丧气魂”击来的一斧。

“丧气魂”阴文煞，双斧立时迎了过去，二人斗了三个回合，保坤已感到不耐，怒哼一声，身形又是几闪，便飘开两丈以外，心中忖道：“阴文煞手中的‘绝命双斧’，果有几下子，必须用剑去对付他！”

他心念一动，忙撤出长剑，在手中一抖，立即幻起一道银虹，直向“丧气魂”阴文煞刺去。

“丧气魂”阴文煞，双斧立时迎了过去，二人斗了三个回合，保坤已感到不耐，怒哼一声，身形拔起三丈多高，阴文煞追了过去。

保坤身在半空中，一声巨喝，身如飘凤级，闪电似地已落在阴文煞身后。

“丧气魂”阴文煞，倏然不见保坤人影，吃了一惊，正在此时，忽听得“花面雌虎”江一珊厉声急叫：“注意身后‘丧气魂’阴文煞，骤然一惊，急转身形，抡动手中双斧迎战。

骤见眼前光芒一闪，直向他手中的双斧削去！喳！的一声，“丧气魂”阴文煞手中的双斧斧柄立被削断，寒光熠熠，斧头直向半空飞去！

“丧气魂”阴文煞顿失双斧，不禁惊得面色如土，站在原地发呆！

保坤傲然地站在场中，双眉一竖，冷笑道：“你们手中俱无兵刃，小爷也不屑用剑来对付你们，在下再用掌来打发四个恶徒归天！”

说着，将手中长剑反手插入背上剑鞘中。

这时，“狗肉和尚”卜爰成，惊魂甫定，运功双掌，蓄势待发……

“花面雌虎”江一珊，一直站在一旁，口中发出冷笑，并未出手，因为她手中有一根“红尘十丈软索”百发百中，有恃无恐，所以，她一直在看热闹。

其余三人，已领略过保坤的掌力剑法，心中除恐惧外，还有一种想法，那就是，眼前的保坤，决不能让他活下去，活下去的话，对他们是一种大威胁。

此刻，场中沉寂下来。

一种恐怖可怕的气氛，窒压着“空空教”高手的心头上突然，保坤大喝一声道：“你们想拖延时间，运功调息，办不到！”大喝声中，身形一闪，便向“狗肉”和尚欺去。原来，保坤已见“狗肉和尚”正运功势待发，他便先发制人。

“狗肉和尚”卜爱成，睁眼大喝道：“小子来得好，佛爷和你小子拚了！”了字一出！双手同时推出两掌，登时幻起漫天掌影，向保坤扫去！

“狗肉和尚”募见满天巨掌罩下，心中骇然，口中发出惨呼：“追魂掌！”惨叫方落，“狗肉和尚”连头带肩，被削了下来，血花四溅！

在场其余三人，看得大惊失色！保坤更是愣愣地站着，不是“狗肉和尚”叫出“追魂掌”他根本就不知自己已施展开那老怪人教他的旷古绝招是“追魂掌”！

“花面雌虎”江一珊，略一定神，面上麻子陡然胀大一倍，怒叱道：“小子身手果然不凡，接老娘几招试试！”说着右手一圈，呼的一掌，振腕打出——

立时一股巨大掌力，势如骤雨狂风，向保坤狂卷而至！保坤冷冷一笑，剑眉一竖，厉声应好，急上两步，迎了过去，一声暴喝，右掌猛吐，闪电似地还击过去。保坤掌势一出，一道势若山崩海啸的劲气，卷起滚滚砾沙，疾向“花面雌虎”江一珊卷至。

“花面雌虎”心中大骇，一声暴喝，立将掌力又增加了二成！

轰隆一声巨响——

风声大作，砂石呼啸……

一阵蹬蹬急剧的脚步声，“花面雌虎”一连退后五个大步，内腑血气竟被震得有些浮动。

保坤衣袖飘动，依然屹立原地，面不改色。

“花面雌虎”江一珊，面色苍白，做态尽逝！

突然“花面雌虎”眼露凶光，头上长发倒竖，一声厉喝：“再来接老娘一掌——”

叱喝声中，急向前跨了几步，两臂一圈，双掌运十成真力，同时疾如电光石火般的推出……

这一掌是“花面雌虎”毕生功力所聚，加之怒极而发，威势之后，可想而知。

但见一道排山倒海的狂陇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，直向保坤卷去。

保坤纵丙一笑，怒声说道：“人言‘花面雌虎’一双铁掌，所向无故，在下再接一掌，看看有何惊人之处！”说话间，双手一抡，呼呼声中，两股劲风，脱掌推出——紧接着，一声轰然震耳欲聋的巨响——

沙石冲天尘土弥漫，地面颤动，震撼山岳。

道是两人毕生功力的一掌，威力凌厉，骇人已极，可想而知！

尘土飞扬中“花面雌虎”的身形蹬！蹬！蹬！踉跄向后退去。

终于，“花面雌虎”拿桩不稳，扑通一声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保坤依然屹立原地，虽然全力对了两掌，内腑血气竟没有见翻腾迹象，知道自己功力，较前又进步不少。“花面雌虎”忙调息制压腑内气血翻腾，双目射出骇人的光芒，面呈杀机……

保坤扫了“花面雌虎”一眼，做然道：“老太婆，给你一分钟调息的机会，等你功力恢复以后，再拚几招。”“花面雌虎”吁了一口气，心中暗暗

想道：“这小子过于狂做了，决留他不得……”

她心念一动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根红光闪闪的东西，口中恨声喝道：“小子不要卖狂，接几招老娘手中的‘红尘十丈软索，试试！”

“试”字出口，只见她右手倏挥，一道红光闪闪的东西，脱手飞出——

那道红光闪闪的东西，在空中飞行的速度，似乎极缓，保坤不明白“红尘十丈软索”的厉害，举手一招拍去，那软索在掌风中飘动一阵，并未被击落，突然，闪电似的向保坤全身罩下！

保坤顿时大吃一惊，忙滑步闪身，可惜为时已晚，四脚全被捆了起来。

保坤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上。

“花面雌虎”突然弹身而起，口中发出嘿嘿冷笑，手握长剑，一步步向保坤身旁欺近……

### 第三章 柳暗花明

保坤四肢全都被红索捆住，见“花面雌虎”面带杀机向他走来，心中骇然，暗想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

心念未毕，突见“花面雌虎”，骈指如戟，向他头上三大要穴戳来！

蓦在此刻，保坤眼前白影一晃。陡闻一声娇叱道：“住手！”紧接着，一声惨叫，“花面雌虎”的身子竟栽倒在丈许以外。这样突来的变化。使保坤看得呆了。

他根本没有看清那条白影，用什么手法，把“花面雌虎”击伤，其身手之快，罕闻罕见！

正在这当儿，突然看见“丧气魂”阴文煞，挥动双掌，“探天星”，成渔隐，舞动双剑，攻向白影。

白影在斧影剑光中，飘忽不定。三招过后，蓦闻娇叱一声道：“躺下吧！”

紧接着，一声闷哼，“丧气魂”身躯“蹬！蹬！”连退数步摔在地上，喷出一道鲜血！

“探天星”成渔隐见状，心胆皆裂，忙撒剑逃走，白影银铃般地笑了起来，冷森森地说道：“想逃？真做梦啊！”身形一晃。如似一缕白烟，追了过去，眨眼间，便追上“探天星”，白光一闪，惨叫一声，“探天星”便一命呜呼了。保坤见白影几闪，又赶回场中，眨眼间，白影过处，受伤者已人头落地，出手之快，手法之狠，使保坤惊骇不已。“空空教”五个高手，须臾之间，便断魂黄山脚下。保坤定神一瞧，只见站在他面前的是位倾国倾城的美人！保坤想不到一位美若仙子的少女，她的心竟如此毒辣！那白衣少女，轻移莲步，姿态婀娜，掩口对他妩媚地一笑！她这一笑，真是百媚俱全。

保坤心中一动，忙闭上双目，心中暗暗想道：“这少女怎么这样妩媚美丽？”

突然，他感觉一只软绵绵的手指，在他身上划了几下，保坤全身捆的红索，随手寸断脱落。

保坤挺身而出，忽然一声娇滴滴的声音：“你不谢谢我吗？”

保坤目光与白衣少女双眸一接触，只见她一双水汪汪的明眸，迷人极了，保坤心中又是一动，忙定神回答道：“如何谢法？”

“随便！”

保坤微微一笑道：“随便是什么？”

白衣少女粉腮突然一寒道：“姑娘守候黄山三个月了，为的什么？”

保坤陡然吃了一惊：“你也在此守候三个月？黄山最近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，值得你们守候？”

“为一件东西！”

保坤心中更加奇怪，看了白衣少女一眼，问道：“为一件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不要装糊涂，在你身上！”

保坤觉得惊奇，忙问道：“在下身上白衫一件，长剑一把，并没有什么银两珠宝呀！”

白衣少女厉喝道：“到底拿不拿出来？痛痛快快拿出来，免得姑娘动手！”

保坤怒道：“你说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龙眼！”

保坤大吃一惊，面色陡变，心中暗忖道：“她怎么知道我身上有‘龙眼’？”

他心念未毕，又听到白衣少女冷冷地道：“怎么不知道？三个月前你被打入‘血洞’没有死，我们便一直监视你，判断那老鬼会把一身绝学教给你，而且‘龙眼’也会交给你。”保坤略为一镇定后，故意追问道：“不错，他一身绝学都传了给我，恩师真有奇宝吗？”

白衣少女冷笑一声道：“我师父命我们三妹妹到黄山‘血洞’，来先杀死绰号‘毒眼龙’的裴云海，然后夺取他身上的‘龙眼’。”

“是千真万确的事，怎会没有？”

保坤这时才知道他师父名叫裴云海，他忽然想起师父曾被一个女子所害，这女子可能是这白衣少女的师父，于是他问：“你师父是不是叫韩娟娟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不配问我师父的大名，你愿不愿意交出‘龙眼’？”

“你有种去找我师父，我懒得和你啰嗦！”

白衣少女格格地笑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自信武功比‘七大掌门人’如何？”

保坤略吃一惊，道：“七大掌门人是你们杀死的……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保坤突然回想起三个月前，在黄山遇见三个少女，一红一黄，另外一个白衣衣裳的少女，他仔细向眼前这个少女一瞧，便认出正是那个白衣少女。

保坤咬牙恨道：“你们有位红衣女子把我打下绝壑，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的姐姐，你要找她？”

“嗯，找她报仇！”

白衣少女哈哈大笑道：“凭你这点武功，也想找她报仇？别作梦吧！”

二人正说话间，陡然空中出现一道绿色火焰，直冲云霄，白衣少女面色突然大变，急忙道：“快把‘龙眼’，交给我，你藏起来！”

保坤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的姐姐来了！”

“是那个红衣少女？”

“是呀！快藏起来！慢一点便没有命了。”

保坤剑眉倒竖，一脸不屑之色道：“她有什么了不起，来得太好了，我正要找她！”

白衣少女粉腮大变，急忙说道。“你真不要命了吗？”吗字未落，二人面前人影一晃，多了一个少女，保坤怔了一下，仔细向那女子一瞧，在夜色中，仍然可以辨出那女子是身着黄色衣裳，长发披肩，长得很美，不过没有白衣少女秀丽。

白衣少女见黄衣少女现身，面色突变，双目不断注视黄衣少女。

黄衣少女见白衣少女微微一笑道：“东西到手没有？”白衣少女满面肃穆，一副失望的样子摇摇头道：“没有在他身上！”

黄衣少女满面怀疑之色，注视保坤良久，转面问道，“三妹！打入‘血洞’那小子就是他吗？”

白衣少女双手一摊，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：“可是他身上没有呀！可能还在他那老鬼师父身上呢！”

保坤闻言，满腹疑云，他想：“这白衣少女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黄衣少女摇头道“我不太相信！”

保坤怒道：“不相信又怎么样？”

“我要搜查你身上！”

保坤暴喝道：“你也配？”

黄衣少女突然面罩杀机，向保坤面前走去，口中冷冷地说道：“三个月前姑娘亲眼看见你小子被打入‘血洞’，没有死，今夜出来，就是没有带‘龙眼’，也应该知道它藏的地方呀！”

原来，这红、黄、白三个少女，是奉命来黄山做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杀害正在山上研究绝学的七大门派掌门人。第二件事是进“血洞”夺取“龙眼”。这三个少女杀了七大掌门人以后，因慑于“血洞”怪人武功高奇，以及“龙眼”的厉害，所以不敢贸然进入“血洞”。几经研究，只有守候“血洞”洞口，相机下手。

三个月前，保坤被红衣少女打下“血洞”，没有死，白衣少女便一直守在“血洞”外面未离一步，故保坤身怀“龙眼”黄衣少女略知大概，白衣少女却知之最详。至于这三个少女姓名及来历，以后在各章中，自有详细交待。

保坤怒叱道：“我就是带了‘龙眼’你又岂奈我何？”黄衣少女面上杀气更浓，突然伸出右手，五指箕张，叱道：“我要毙了你小子！”

指风似剑，直向保坤前胸戳去！

白衣少女惊叫一声道：“二姐住手！”

黄衣少女把戳出的手指，收了回去，冷笑一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他身上确实没有‘毒眼龙’，我刚才已经搜查过了。”

白衣少女暗暗给保坤示了一个眼色，意思是教保坤圆了她的谎言，哪知保坤乃是宁折毋弯的个性，他明知眼前这两个少女身怀绝技，可是他没有丝毫畏惧。

黄衣少女满面冷峻之色，粉腮绽开一丝冷冷的笑容道：“我必须亲自搜查才信！”

保坤怒道，“‘龙眼’在我身上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”白衣少女粉腮一阵白一阵红，暗暗跺脚骂道：“这小子怎地有这么傻？唉！”

黄衣少女对白衣少女冷笑了一声，讽刺地说道：“人家不领情哟！可惜辜负你一番苦心呀！”保坤冷哼一声：“谁的情我也不领，有种的敢过来搜搜看！”

“我看你这小子活的不耐烦了吧！”

黄衣少女话声甫落，一弹身便向保坤右肩抓去，她这一抓去之势，快如闪电，距离又近，保坤要想闪避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保坤的右肩登时一麻，全身劲力顿失！黄衣少女忙举起左掌向保坤的“灵台”穴拍去！

黄衣少女的掌风快扫到保坤“灵台”穴时，突然有一股柔劲，把黄衣少女的掌风卷起，紧接着扣住保坤的右腕，突被一股力量扣住。黄衣少女吃了一惊，忙转头一看，只见白衣少女满面冷峻之色道：“二姐放手！”

黄衣少女作梦也想不到白衣少女会对她出手，于是她暴喝道：“三妹！你疯了吗？”

白衣少女厉声道，“你到底放不放手？”

“不放手又怎么样？”

白衣少女冷哼一声：“别怪我不念姐妹之情了！”黄衣少女心中一怔暗想道：“她扣住我的‘腕脉’穴，动起手来，多有不便，现在放了这小子，量他也跑不了。”黄衣少女松开保坤肩上的手，白衣少女才放下她的右手。黄衣少女转身怒叱道：“你这鬼丫想叛教了吗？”“没有这个意思！”她莲步款移，向一侧走了几步，面上有几种不同的变化。

“那你刚才为什么吃里扒外？他到底是你什么人？”白衣少女面上突然不屑地冷笑道：“看不惯你那样欺人太甚的举动！”

黄衣少女大怒道：“今夜不教训你这鬼丫头一顿，你也不知厉害！”

白衣少女格格大笑道：“你要找我打架吗？输了不许哭！”白衣少女边说边给保坤作了个鬼脸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黄衣少女气得肝肺爆炸，粉腮红似猪血，杀机顿露，保坤见状大惊，忙低声说道：“白衣姑娘小心了！”

白衣少女不屑地哈哈笑道：“母鸡斗架，脸先红！嘻嘻……”

笑声未落，黄衣少女双掌陡然同时推出！两股凌厉的掌风，似排山倒海卷向白衣少女！

白衣少女粉腮微变，忙也推出一掌，两股劲力碰在一起，顿时发觉劲气激流，白衣少女衣袖拂飘，双脚向后移动一步，黄衣少女则踉跄地向后退了三大步才稳住桩！

白衣少女略一定神，厉叱一声：“二姐！也接我一招试试！”

她右手缓缓伸出，看去似轻描淡写，其实一股凌厉绝伦的掌风，从她掌中发出，这种劲力是属阴柔之性，在没有击中时，看去好像无影无形，一旦击到人身上时，功力之强，无与伦比！

黄衣少女一向自持武功比白衣少女要高，所以处处不把白衣少女放在心上，现在她一接白衣少女拍来的掌力，发觉有异，闪避已经来不及，不禁骇得惊叫一声！蓦在此刻，另外一股劲力，撞向白衣少女击去的柔力，解救了黄衣少女的危险。

白衣少女吃了一惊，定神一看，只见红影一闪，一个红衣红裙的少女电射而至，白衣少女见红衣少女突然来到，不由大惊失色！红衣少女的武功和她在伯仲之间，再加上黄衣少女，她便没有把握胜她们了。

红衣少女，星目扫向在场之人，满面迷惘之色道：“二妹，你们怎么一回事，自己互相打了起来？”

白衣少女忙抢着说：“二姐欺侮小妹，请大姐罚她！”黄衣少女呻了一声道：“不要脸！为了一个小白脸，吃里扒外，还说我欺侮她！”

白衣少女怒道：“你骂谁不要脸！”

“骂你！臭婊子！”

白衣少女粉腮大变厉叱道：“再骂我就撕烂你的嘴！”红衣少女娇叱一声，道：“不要再吵了，你们两个丫头到底为了什么事？”

黄衣少女气呼呼地说：“三妹不准我搜查那个臭男子，帮着别人来打我！”

红衣少女转面看了旁边站的保坤一眼，心中不禁一动，她暗想到：“这小子果然长得英俊潇洒，仪表出众，无怪三妹……”

红衣少女正忖思之间，白衣少女反驳道：“二姐完全是捏造事实……”

红衣少女问道：“二妹！你为什么要搜查这小子？”黄衣少女忙道：“这小子身怀武林奇宝——‘龙眼’！”此语一出，红衣少女吃了一惊！她转面端详保坤一会，正要说话，突闻保坤冷冷说道：“死盯着我干吗？难道一辈子没有看过男人？”红衣少女粉腮大变道：“小子不是被姑娘打下了绝壁，怎么没有死？”

“一掌之仇，正要找你！”

红衣少女格格地笑道：“干脆再补你一掌！”

说着，轻移莲步，缓缓向保坤一步步走近！

白衣少女闻言，芳心一急，双肩微晃，一弹身便阻挡红衣少女的去路。

因为她知道这位红衣大姐，武功奇高，心黑手辣，往日杀人不眨眼，说到做到，所以她忙阻挡红衣少女的去路！红衣少女停步，眼皮翻了一下，怒叱道：“鬼丫头！你想干什么？”

白衣少女哀求道：“求求大姐，不要杀他！他身上确实没有‘龙眼’，小妹已经……”

红衣少女冷哼一声，打断白衣少女的话，向前跨了几大步，说道：“我偏要杀他！”

“不能！不能！你一定不能杀他！”白衣少女道：“我求求大姐，只要你不杀他，叫我做什么都可以……”红衣少女板起面孔，暴叱一声：“他是你什么人？快说！”白衣少女讷讷地说道：“他是小妹的未婚夫！”保坤面色陡变，红衣少女也微微一怔！

黄衣少女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才不是，他们是一对野鸳鸯……”

保坤突暴喝一声，截断黄衣少女的话道：“你再胡说八道，在下便要打脱你的脏牙！”

红衣少女冷哼一声道：“小子！你敢！”“有什么不敢的！”保坤怒喝一声，一弹身便向黄衣少女推出一掌！黄衣少女根本没有把保坤放在眼里，但等保坤强烈的掌风扫近时，闪避已经晚了，一击闷哼，便被掌风卷起，摔出丈许，栽倒地上！

他一掌便打倒黄衣少女，不仅出乎红白二女的料想之外，就是他自己也是一愕！

红衣少女怔了一怔，冷哼一声说道：“小子身手不凡，接姑娘一掌试试！”

白衣少女心中大急，忙道：“大姐不要打！我求求你，放了他吧！”

红衣少女阴恻恻的几声冷笑道：“你不求我，还可以留他一条狗命，你求我，我偏要杀他！”

保坤傲然地仰面大笑道：“你自信有此能耐吗？”

“小子不要狂妄！”

妄字声音未落，掌风已经扫到，红衣少女这一掌已用了十成真力，她企图一掌便把保坤击毙！

就在掌风将扫近保坤身上时，突见白影一晃，一股柔劲，把红衣少女打去的掌风托起。

红衣少女怒不可遏，叱道：“贱丫头，先超度了你！”白衣少女粉腮一青，双目似火，拳掌齐出，每一招都是指向红衣少女的要害，形同拼命！

红衣少女粉腮大变，也是用最凌厉的招戒，攻向白衣少女周身各大要穴。

二人功力悉敌，五十招过后，仍然难分胜负。此刻黄衣少女坐在地上，吃了一颗丹药，闭目调息了一会，已经复元，她缓缓睁开双目，见大姐三妹，此时打得难分难解，三妹似越战越勇，她心中暗暗吃惊，想不到三妹的功力竟不输大姐，她平日本极恨白衣少女，因为她师父最疼爱白衣少女，此时不乘机除了她，更待何时？

黄衣少女心念及此，杀机顿生，趁白衣少女与红衣少女打得正激烈的时候，她突然跃身而起，一掌拍向白衣少女的背上“灵台”穴！

她这一掌是偷袭，而且还用了八成真力，所以威力甚强，白衣少女惨叫一声，身子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向空中飞起！

保坤见状惊叫一声，一弹身形飞掠过去，伸手接住白衣少女的身子，白

衣少女口中突然喷出一道鲜血，溅在保坤面上，保坤面上登时全身鲜血淋淋，活像一个血人，状极骇人！

保坤见怀中的白衣少女气若游丝，星目紧闭，显然受了严重的内伤，心中怒不可遏，放下白衣少女，双目似电扫向黄衣少女，一步步向她欺近道：“我要以牙还牙来对付你！”

黄衣少女虽然凶狠恶极，可是看了保坤那副血面狰狞的样子，心中也不禁汗毛悚然，双腿颤抖地向后暴退！

保坤暗想：“对付这两个心狠手辣的少女，只有先下手为强！”

他心忖至此，杀机顿萌，缓缓伸出右手，施出他师父授他的“追魂掌”绝学，向黄衣少女一掌拍去！

黄衣少女突然见满天巨掌，向她罩下，不禁大惊失色，紧接着一声惨叫，黄衣少女便栽倒下去！

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惊叫道：“追魂掌！”

保坤闻言循声望去，只见右侧方一棵大树旁，斜依一个蓬头垢面，百结大褂的老叫化子，那老叫化子一双小眼睛，开合之间，精光闪闪，看上去约有古稀之年。

红衣少女听老叫化子一叫“追魂掌”三字，猛然一惊！但她机智绝伦，略一定神，便弹身向保坤肩头抓去！

老叫化子突然厉声叱喝道：“女娃儿！你不要命了！”

红衣少女，聪明绝顶，她闻老叫化子一声叱喝，忙刹住身形，问道：“你这个老叫化子是在对我说话吗？”

老叫化子哈哈大笑道：“女娃儿！你不知天高地厚，还想去尝尝‘追魂掌’的味道吗？”

红衣少女冷笑一声道：“我就不信他的掌有什么邪门！”

说着，双掌同时向保坤推出，保坤已恨透了红衣少女，大喝一声，一招“追魂掌”向红衣少女扫去！他这一掌，用了十二成真力，宛如巨浪排空，撞向红衣少女，红衣少女闷哼一声，便栽跌五尺开外。

老叫化子微微一叹道：“我今夜算是第二次大开眼界了，没有看见‘追魂掌’屈指算来，已有五十年了！”

保坤闻言，心中暗暗惊奇，忖道：“这老叫化子莫非为‘四海义乞’曾国麟？”忖念及此，开口问道：“前辈莫非是‘四海义乞’曾老前辈？”

“四海义乞”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娃儿小小年纪，能知道老叫化的姓氏，真是难得！难得！”

“四海义乞”曾国麟，为武林中一代豪侠，他驰名中原武林，已达五十多年之久了，远在五十年前，他便以一手“流星双锤”饮誉武林，此人行侠仗义，一身武功高深莫测，正邪各派，莫不敬畏他三分。保坤知道是“四海义乞”忙走过去，又躬身深深行了一个礼，道：“老前辈侠名四播，晚辈久仰，只恨无缘拜观尊仪，今日何幸……”

“四海义乞”曾国麟忙摇手道：“娃儿不要再说下去了，老叫化最不拘小节，不吃这一套，免了！免了！”保坤被“四海义乞”抢白一阵，两颊登时红了起来。“四海义乞”忙又道：“娃儿不要介意，我老叫化生来的脾气如此，不要见怪！”

保坤微笑道：“晚辈哪敢见怪老前辈！”

“这样便很好！很好！”

“四海义乞”目光扫了躺在地上的白衣少女一眼，忙走到她跟前，探手入怀，取了一颗白色药丸，纳入白衣少女口中。此际，黄衣少女及红衣少女都栽在地上，气息奄奄了。“四海义乞”缓缓走到黄红二女面前，伸手从怀中取出两颗药丸，塞入二女口中。

“四海义乞”微微一叹道：“老叫化见此二女，不是短命之相，娃儿冲在老叫化面子，放过她们一次吧！”保坤闻言，忙点头答应。这时，白衣少女服了“四海义乞”一颗药丸，已经醒转过来，缓缓从地上站起来，看见场中情形，不禁一呆！

“四海义乞”走到她的面前，缓缓地道：“快带走你两位师姐，她们已服下老化子这两颗解药，稍停便可以痊愈了。”白衣少女盈盈一礼道：“谢谢老前辈了！”

“四海义乞”哈哈大笑道：“不要谢我老叫化了，去谢你的心上人吧！”白衣少女转面对保坤妩媚地一笑。

保坤目光与白衣少女明眸一接触，心上像触电似的，他忙收回视线，对“四海义乞”一拱手道：“晚辈尚有要事，先走一步，就此告辞了！”

言讫，双肩微晃，展开“八步赶蝉”轻功，正要奔泻时，突然背后传来微微喝声：“站住”

保坤忙刹住身形，转身问道：“姑娘还有事吗？”白衣少女双眸含情脉脉地说道：“少侠贵姓大名，可否见告？”

“在下保坤，保国的保，乾坤的坤，今夜姑娘一番盛情，在下定永铭于心！”

白衣少女深情款款地说：“坤哥哥预备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先报家仇，后雪师恨！一身孤伶，行踪未定！”白衣少女娇声滴滴道：“你满口不是仇便是恨，哪来这么多仇恨？”

“在下一时也说不清，姑娘如无别的事，在下便要告辞了！”

白衣少女幽幽一叹道：“我们何日才能再见？”说罢，凤目中是晶莹的泪珠，如泉水般地涌出。保坤看得心中一动，忙别过头去，道：“今夜与姑娘一番际遇，在下永远不会忘记，但愿后会有期！彼此珍重！”言讫，衣袖飘动，保坤已到数丈开外，眨眼间人影便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白衣少女望着保坤消失的背影，怅然若失……

## 第四章 云幻山庄

保坤放开脚程，向前飞奔，群山尽向他脚下倒逝！他仰面望望天色，黑夜过去，东方已经发白，他在一条小溪旁，将面上血迹洗净，然后施展开轻功，向黄山东北奔驰，中午时分，保坤走入一座镇上，此刻，他已感饥肠辘辘了。这天，正是镇上赶集，行人接踵，熙熙攘攘，商店林立，酒肆比邻，好不热闹，保坤选了一座较雅的酒楼，昂首而入！

酒楼之上，几乎是客满，酒保一见上来一位白衫少年，丰神如玉，气宇轩昂，不用说，定是富家显贵们的公子爷。

为了争取一份小帐，蹬蹬蹬，一连跑上三个酒保来，其中一个酒保躬身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少爷请，那边有上等雅座，临窗靠河，风景幽雅，观景漫饮，百斛不醉！”

说着，做了一个肃客之势，转身前导，保坤跟在酒保之后，走到临窗一张桌前坐下，果然，远眺黄山，绵绵山势，隐约可见，近看河景，白帆点点……

突然，听到一阵衣袂之声，保坤一望，只见酒楼之上，走进来一个白衫少年，手摇折扇，态度潇洒，正朝着他走来，就在他对面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。

保坤仔细一看那白衣少年，身材不高，却潇洒不凡，堪称为男子中最美的男子！一双似秋水的眸子，直射向保坤，一眨也不眨。

保坤忽然想起，似曾哪里见过此人，可是一时之间，又想不起来，此刻，保坤看那白衣少年，白衣少年手中折扇不断轻摇，也一直盯着保坤，保坤虽对这白衣少年颇具好感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略带一些脂粉气。

这时，酒保恭声问道：“少爷，你要点什么？”

保坤毫无江湖阅历，顺口说道：“随便好了！”

酒保诺了一声，躬身走了。

这时，酒楼上纷纷谈论“空空教”五个护法高手昨夜死在黄山的事。

有的人说“空空教”五个护法是被五十年前的“毒眼龙”打死的，有的说，打的手法虽然像“毒眼龙”可是火候不够，他们互相争论，绘影绘形，口沫横飞，有如亲见。

保坤听了觉得很奇怪，昨夜山中之事，今午此地为何尽知，这时那些人，还是在纷纷谈论，他侧耳倾听，突然有人深深一叹道：“空空教主，率领不下数百名高手，现在住扎‘云幻山庄’，教下五个高手惨死黄山，岂肯罢休，看来黄山附近，难以太平啦！”

可是又有人道：“如果是‘毒眼龙’再度出现江湖，还怕什么空空教主？”

保坤暗想道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他既然住在‘云幻山庄’，今夜有他好瞧的了。”

保坤此刻面上起了几种不同的变化，吃过了饭便问酒保道：“云幻山庄，距此多远？在哪个方向？”

保坤此语一出，全楼的客人，目光一齐集中到他身上。他对面坐的那位白衫少年，尤其用惊讶的目光注视保坤，意思是说：“你要去‘云幻山庄’？”

酒保见保坤问起“云幻山庄”，不禁惊讶地说道：“少爷要去吗？距此约五十余里，向东走过了‘七星河’便快到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！”保坤付了酒钱，大踏步走出酒楼。

他刚下酒楼时，突然听到一声微细的声音，但听来却清晰异常。

“这些虱子好多呀！一不小心，也会咬死人的！”保坤聪明绝伦，他已听出弦外之音，忙回过头来一看，只见一个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的老头，斜依在酒楼梯边，脱了破衣在抓虱子！他每抓到一只虱子，便咬紧牙齿，用两个大拇指把虱子挤死，然后弃入口中，吃得津津有味，那样子和动作，滑稽极了。

保坤正要上前发问之际，忽然看见一个酒保向那脏老头子走去。

酒保凶狠狠地叱道：“脏老鬼还不快滚！客人见了你这副脏相，都要作呕了！”

蓬头垢面的老头子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嫌我脏吗？”说罢右手一挥，一把虱子脱手弹出，正打中那酒保的脸上，酒保登时发出一声惨叫，双手掩住面上，狂叫道：“打人了，救命呀！”

保坤见酒保面上的鲜血如泉水般地涌出，不禁暗暗吃惊，心想：“这老头好雄厚的手劲呀！”

他正要走过去与那怪老头打招呼时，只见那怪老头又哈哈大笑道：“虱子还能打伤人，真是怪事！怪事！”

说罢，拍拍衣衫，起身竟扬长而去。

保坤见那蓬头垢面老头去后，突然悟出刚才老头那些话的用意与玄奥。于是，决定在镇上住下，入夜才去“云幻山庄”较为安全。

保坤在客栈里打坐调息，入夜以后，便着一身夜行装束，背插长剑，穿窗而出，纵上屋顶，直向“云幻山庄”方向飞泻而去！

他此刻的武功已达登峰造极之境，所以飞行的速度，恍似空中飞星，一泻数十丈，群山屋宇，在他脚下迅速飞驰倒逝，他越奔越起劲，感觉自己体内，似有绵绵不绝的内力，他此刻得意忘形，内心在呐喊道：“我已成为武林第一高手了……我成功了！我要为父亲报仇，我要为师父雪恨……”

这时，他没有注意后面，有三条不同的人影，正在尾随他飞驰着！

五十里的路程，保坤一个时辰便已奔到，渡过“七星河”越过云山峰，“云幻山庄”便已在望了。

保坤渡过“七星河”，见高耸入云的“云山峰”横亘在他的眼前。

突然，一阵捷速的衣袖带风声，由他后面响起！保坤急回头一看，只见一道娇小白影，从他身旁擦身而过，直向峰上飞去！

保坤哪肯示弱，忙尽展轻功，尾追而上，那道白影，恍如一缕白烟，已飞上峰顶，正向峰下的“云幻山庄”里泻去！

保坤追到峰上，只见“云幻山庄”在峰下，而峰下尽都是绝壁断崖，至少有七八十丈高，“云幻山庄”恍似在云雾中一般。

那道白影双袖一抖，身形宛如陨星坠地，直向峰下云雾中泻去。

保坤毫未考虑，衣袖微拂，人已跃入峰下云中。紧接着又有两道黑影，在保坤后面，跃入峰下，不过保坤没有发觉罢了。

就在保坤一跃的同时，他惊得几乎叫出声来，因为他骤然发觉自己，身轻如棉，衣袖飘飘，缓缓下降，片刻之间，已达峰下。

他不解地问自己，心想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自己的功力已达‘驭气凌云’之境吗？”这时他才明白，三个月之中，已经尽得他师父裴云海的真传。

此时初更已过，天上乌云密布，大地一片漆黑，看来暴风雨即将来临！

保坤关心那道白影，举目四望，只见峰下隐约出现一片屋脊，并断断续

续飘出一阵悦耳的音乐！

那道白影，已越过高墙，进入庄院！

保坤心中突然起了一种奇想：“‘云幻山庄’乃卧虎藏龙之地，为何如此轻易让人进去？”

于是，双袖连拂，身形如电，飘至庄前，腾身飞上高大红墙，猛然看见庄院中现出四个斗大红字：“云幻山庄”！在夜色中，红光闪闪，使人看了不寒而栗！

保坤纵上屋脊，正在他双脚刚落瓦之时，突然，有人在背后低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紧接着一颗银光闪闪的东西，向他闪电似的飞奔而来！保坤大吃一惊，正欲闪躲时，蓦然，眼前黑影一晃，接着听到“啷”一声，瓦屑横飞，火光四射，那飞来白色的光体，已击在侧面一道屋脊上面。

保坤暗叫一声道：“好厉害！”

再定神看那道黑影，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。

这时，那道白影，仍然伏在前面屋脊之上未动，突然，全庄火光骤息，悦耳的声音也停止了，眼前立即一片漆黑！就在这当儿，前面小楼之上，蓦然掠出一道黑影，向白影处闪电似的扑来！只见白影手中折扇开合之间，一股凌厉的劲风，便把那黑影弹起，扑通一声，那条黑影，竟由屋脊跌落地下。

保坤心头一震，他万没有料到那白影手中的折扇，劲力如此之强！

心念间，忽然听到一阵微细之声，传来道：“喂！你身上怎么绿光闪闪，难道不怕死吗？”

保坤闻言一惊，问道：“你在说我？”

白影略转螭首，掩口一笑道：“这里除了你，还有别人吗？傻子！”

保坤这时想起他怀中的“龙眼”所以发出绿光，不觉心中暗暗叫苦！

他忖思至此，抬头又向白影看去……

蓦见白影惊呼“小心暗器！”

保坤心头一震，本能的将头一低，立时一道白光，从头擦过，白影手中折扇一张，向飞来的白光物体一拍，白光物体立时飞了回去，带起呼啸的风，眨眼间，便没入庄院之中。停了处刻，保坤突然听到一阵微细的声音：“娃娃！还不赶快移动位置，在那里等死吗？”

保坤吃了一惊，正想挪动身子时，突然一声巨响，四面八方高楼之上的利箭向他密如风雨的射来！

保坤见状，万分惊骇，正在这时，蓦然两道黑影一闪而至，保坤似觉被人抓起，闪电似的通过密如风雨的利箭，直泻入庄院的里面。

几乎在这同时，那白影也泻入庄院之中，和他会集一起。他惊魂甫定，心想：“黑影是谁？他的轻功，已臻出神入化之境！他为什么要救我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此刻，庄院中突然沉寂下来！出奇的死寂！落叶可闻！天上乌云很低，滚滚飞腾，遥遥的天际，闪着划破空幕的电光，传来隆隆沉闷的雷声。

这正是暴风雨的前奏，因此，这座卧虎藏龙神秘的庄院，愈显得阴森，恐怖！

保坤仔细向身旁那白影一瞧，不禁惊叫一声问道：“白天在酒楼上，不是碰见阁下吗？你来干什么？”原来，那白影人，正是日间在酒楼上保坤遇见的白衫少年公子。

白衫少年笑道：“我就不能来吗？”

“当然能来！”

保坤沉思一会又道：“你是来探这……”

白衫少年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是来看热闹！你半夜三更一个人偷偷摸摸的跑来这里干啥？”

保坤听到偷偷摸摸四个字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冷冷道：“我来报仇！”

“庄院住的‘空空教主’和你有仇？”

保坤点头说道：“杀父之仇！不共戴天，为人子者，不应该报吗？”

“空空教主刚踏入中原，便杀了你的父亲？”

“不错！”保坤神色黯然双目滚出两行清泪！

白衫少年黛眉一竖，接道：“在下愿助你一臂之力，完成你报仇的心愿，好吗？”

保坤摇摇头道：“在下不需要别人帮忙，更不需要别人同情和可怜！”

二人正说话之间，庄院前一幢院落，灯光通明，两扇红漆大门忽然呀然一声，霍地大开。

保坤举目一看大厅之中，走出来一俗一道、走到阶前，并肩而立，四目精光闪射，全盯在白衫少年及保坤的身上。左立者，是一个中年大汉，鹰鼻鹞眼，猴腮短须，葛衣长衫，背负双手，傲然而立。

右立者，是个老道，黑袍长髯，白袜云鞋，手执拂尘，看来年龄在六十开外。

黑袍老道，一扫二人，朗声说道：“两位施主，夤夜入庄，定然有事，就请进厅详谈如何！”

保坤剑眉一竖道：“在下为父报仇，特来找‘空空教主’！”右立者中年大汉，鼻中冷哼一声道：“娃儿好大的口气，敢找我们教主？”

白衣少年突然冷冷地接道：“有什么不敢的？”

道俗二人，同时冷哼一声，四目凶光闪闪，一直望着白衣少年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一声暴叱，掠空传来！

“哪里来的两个野小子，竟敢深夜跑来撒野？”喝声未毕，一道黑影，闪电射下，保坤本能地退了半步，举目望去，竟是一个破衣跛脚的秃头僧。

白衣少年黛眉微皱，双目含威，轻瞟了秃头僧一眼，一撇小嘴道：“在下前来撒野，与你何干？要你这个糟秃头跛子和尚来管吗？”

破衣跛脚秃头僧，怪眼一瞪，凶光闪闪，厉喝一声道：“哪个敢说我是一个‘糟’和尚？”

喝声未了，掠身而起，一抡手中铁拐，呼的一声，一招“秋风扫落叶”直击白衣少年的腰际。

白衣少年双眉一竖，不屑地连声说道：“我偏要说你‘糟’，‘跛子’难看，像个厉鬼！”

说着，身形一闪，轻轻让过和尚凌厉的一击！

和尚被骂得怒火陡起十丈，一击落空，气上加气，暴喝一声：“小子找死！”

暴喝声中，飞舞手中铁拐，挟着风雷之势，宛如怪蟒出洞，恶恨恨地再向白衣少年扫来，声势凌厉，触目心惊！白衣少年一声冷叱，怒声说道：“跛子！你真不知死活！”说着，身形电闪，右手中折扇一开，扇风如涛，立时扫去，拍的一声，拐杖脱手，直向大厅之内飞去，其势之快，如离弦之箭，

跛足秃头僧顿时一惊，嗷叫一声，闪身暴退！就在秃头僧怪叫暴退之际，哗啦一声大响，厅内桌翻椅倒，断木横飞……“拍”的一声，那根铁拐杖，竟有一半射入厅壁之中。

白衣少年望着惊得发愣的跛子秃头僧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跛子秃头和尚，还不去找你的三脚腿？站在这里发什么呆！”跛脚秃头僧，惊得一身冷汗直冒，脸面铁青，这时一定神，突又怪叫一声道：“小子！佛爷与你拚了！”说着！疾伸双臂，十指如钩，腾空而起，直向白衣少年扑来，形同拚命！

白衣少年见跛子秃头和尚，形同拚命，不由大怒，于是，面露杀机，身形一闪，已至秃头僧的后面，右手折扇一合，向秃头上一敲，道：“躺下去吧！”

“吧”字刚落，一股劲风从秃头僧后脑袋罩下，跛子秃头僧闻言火速转身，但已晚了一步，跛子秃头僧口中发出闷哼，扑通一声，身子栽倒在地下。

黑袍老道，和中年大汉二人想出手抢救，已来不及，他们都看呆了，一时之间，说不出话来。

保坤气定神闲，双手反背，看看发呆的黑袍老道和中年大汉，又看看惨死地上跛脚秃头和尚，俨然像是一个前来观战，今夜闯入“云幻山庄”的事，似乎与他毫无关系。白衫少年看了保坤那副悠闲样子，心中微微生气，不禁嗔道：“喂！你还有事吗？没有事我们该走啦！”保坤正要说话，忽闻中年大汉一声怒喝道：“好小子，‘云幻山庄’，来时有路，去时——哼！”

保坤不屑地也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去时怎样？”“去时无门！”黑袍老道冷冷地补了一句。

白衫少年嘻嘻两声道：“莫说你们这几块废料拦阻我们不住，就是你们教主出来又待怎样？”

就在白衫少年的话刚落之际，突然一声震撼峰谷，划破夜空的狂笑，骤然由厅后高楼传出！

保坤心头微微一怔，白衫少年面色略变……

黑袍老道精神突然一振，口中发出嘿嘿之声。

中年大汉望着保坤二人，阴森森地说道：“不出片刻，就要叫你们二人惨死当场！”

保坤听了不由生气，正待叱问，忽然一阵风声，大厅之上，烛光微动，一道如烟人影，由大厅内疾射而出！

保坤和白衫少年同时吃了一惊，二人心想：“这人必是‘空空教主’了！”只见黑袍老道，中年大汉，俱都恭身而立，面带肃容。

保坤仔细一瞧，只见来人是一个头如笆斗，身子奇矮，手如鹰爪，双目深凹，猴耳阔口的糟老头子。

保坤心想：“此人不像那夜杀父亲的人，难道是弄错人了？”

原来，“空空教主”去杀害保坤父亲时，带的高手甚多，而且都是黑布蒙面，保坤当时虽然看不清“空空教主”面貌，可是个子，体型、背影，他记得很清楚，所以，他能一眼看出，闪入厅外这个老头子，不是“空空教主”。

白衫少年一脸不屑的样子看了那奇矮的老头子一眼，然后又看了保坤一眼，噗哧一笑，他的意思是：想不到名震东海的“空空教主”竟是毫不起眼的糟老头子。

奇矮的老头子双目似电，扫向二人，又望望地上惨死的秃头僧，对黑袍老道问道：“是谁打死疯和尚？”他盛气凌人，来势汹汹，一双鹰目，向在

场的人扫视一眼。

黑袍老道上前一步，躬身道：“启禀坛主，是那个手拿折扇的小子！”

保坤一听，顿时一惊，心想道：“原来这矮老头子果然不是教主，只是教中一个坛主而已，看来‘空空教’中，高手如云……”

心忖未毕，只见那矮老头子，对黑袍老道叱道：“你们二人为什么不早点把两个娃儿拿下，冤枉死了一人，该死！该死！”白衫少年冷哼一声道：“他们有这份能耐吗？”矮老头怒道：“你们二人还不出手把这小子毙了！”黑袍老道忙又躬身道：“是！”

保坤反手从背上撤出长剑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们三人一齐上吗？”

黑袍老道、中年大汉一齐亮出兵器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小子不要卖狂，接老夫一招！”

正当这时，突然空中白光闪闪，发出破空之声，来势似箭，直向黑袍老道及中年大汉脸上射来！二人一怔，忙撒招闪避。

矮老头子，一弹身，双手一探，便将飞来之物接住，放在手中一瞧，只见是两根狗骨头。

不知何时，右侧屋面上，竟坐着两个怪人。

左边坐着一个是百结大绽，背插双锤，手握打狗棒的老叫化子……

右边蹲着一个蓬头垢面，破衣赤足的糟老头子……二人同时拿着一双狗腿在大吃大笑，那糟老头子，不时还抓着虱子，口中不断嚷着：“小子，你往哪里跑！”二人狼吞虎咽地吃完手中一只狗腿，又哈哈大笑，狗骨头顺手向矮老头子掷来！二人好像若无其事，是赶来看热闹的人似的。

原来那个老叫化子，正是“四海义乞”曾国麟。抓虱子的破衣脏老头子，乃是“五湖虱仙”朱寇武，此人不仅武功超凡入圣，而且为人放荡不羁，义胆慈肠，见义勇为，好打不平，又爱管闲事，看不顺眼。便要出手管管，平素无事，便抓虱子，所以有“五湖虱仙”之雅号。

此二老，号称为“武林二奇”，来去不定，黑白两道，莫不敬畏他俩三分。

保坤一见，便认出“四海义乞”，可是在酒楼上碰到的老头，他想不到也会在这里出现。

矮老头一见是“武林二奇”，面色陡变，按住怒火，忙叱道：“你们二人还不出手超度这两个小子！”

“五湖虱仙”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叫化子，我们蹲久了，活动一下身骨如何？”

从身上摸了一把虱子，向下一挥，便打到黑衣老道及中年大汉面上，二人双手登时蒙面发出凄厉的惨叫！鲜血如泉水般从二人面上流下来。

矮老头怒喝道：“二人不要卖狂，老夫并不怕你！”

“四海义乞”哈哈大笑道：“虱子大仙，人家就是不吃你这一套！”

“五湖虱仙”嘿嘿几声：“干吗那么凶，难道‘云幻山庄’连虱子都不准我老不死的捉吗？”矮老头厉声叱道：“二位不要装疯卖傻，有本领尽管下来，‘云幻山庄’里的人，并不是好惹的！”

“五湖虱仙”大笑道：“你不准我捉虱子，我老不死的偏要捉，矮子接住这一把！”

话声甫落，一把虱子向矮老头面上打去！矮老头子知道利害，忙闪身躲避，可是那些虱子，似被“五湖虱仙”遥遥控制似的，矮老头子闪在一侧，

那些虱子也尾追而至，硬如钢珠似的，嵌入矮老头身上肉中。

矮老头惨叫几声，鲜血涌出，顷刻之间，染红了衣襟。

矮老头子，一咬钢牙，暴喝道：“武林二怪！我和你们拼了。”话落，腾身向屋上二人冲去！

“四海义乞”右腿一抬道：“老叫化右腿蹲麻木了，想活动一下！”

只见他右腿抬起，便出一股劲风，撞向冲去的矮老头，矮老头的身子，被劲风一撞，像一个皮球似的，被踢下屋去！

保坤见状，不禁失声一笑道：“云幻山庄，怎么都是些脓包？”

言犹未了，突然听到后面大楼上，怪啸响起，紧接着，破空而出，飞来三条人影，来势似箭，眨眼间，便落在保坤面前。

保坤仔细一看，只见中间站的，是一个中年书生，儒巾儒服，手摇褶扇，左边站的，是位黑面虬髯的老头，背插双剑，右边是一位青袍长髯的老道。

六只眼睛，扫了一下全场，那个中年书生，忙对“武林二奇”拱手道：“不知两位老前辈仙驾光临，失礼之处，望多包涵一点！”

“五湖虱仙”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还像人说话嘛！”中年书生目光如电，射向保坤，问道：“两位夤夜闯进庄来，有违本教禁规，本堂主恕你二人无知，先说出师承何人，出身哪一派，本堂主酌情，禀告教主放了你们！”保坤见中年书生口气托大，而且老气横秋，不禁好气，怒道：“你不配问这些！”

黑面虬髯老头，闻言大怒，反手撤下背上双剑，在手中一抖，道：“这家伙配不配？”

中年书生叱喝道：“刘香主，把这小子拿下！”应声老头抖剑欺身，向保坤咽喉刺去！

保坤大喝一声道：“你找死！”他手中长剑一挥，恰似一道白练，有如划空银虹，指向对方的眉心。

黑面虬髯老者的剑术确也不凡，一招四式，快如闪电，势若雷奔，幻起一片光雨，向保坤罩下！

保坤几招过后，有些不耐，长啸一声，模仿他师父传授的“云海星幻”剑法，手中招式一变，顿时光芒暴涨，劲力万钧，剑光如雪片纷飞，直向黑面虬髯老头各大要穴点去！黑面虬髯老者心神一凛，立取守势，抱元守一，无奈对方剑势凌厉，身形奇妙，只觉头晕眼花，虚实莫辨！保坤又是一声厉啸，手中剑力加了三成，登时银芒如雨，剑气弥天，立将黑面虬髯老头，罩在重重光幕之中。黑面虬髯老头，顿感手足无措，心神紊乱，硬着头皮，掌剑齐飞，乱舞一阵，突然剑光一旋，嗤的一声，白影闪处，闷哼一声，黑面虬髯老头的脑袋连肩，一齐被保坤劈下，血溅当场！

“五湖虱仙”呵呵大笑道：“好一手‘云海星幻’！老不死的有五十年没有看了，故人不知是否无恙？”

保坤闻那抓虱子的怪老头子说出他使出绝招的名词，不禁暗暗惊奇！白衫少年不断以惊奇的眼光望着保坤，意思是说：看不出你还是使剑的圣手。

“四海义乞”也拍掌大笑道：“要得！要得！三招不到，黑子便见阎王！”

说着，两手抱着一条狗腿，拼命地吃着！

“五湖虱仙”又笑道：“你们‘云幻山庄’的人是怎么搞的？都是些酒囊饭袋！”

中年书生气得面上一阵红，一阵青，站在原地说不出话来。

他右边站的那个青袍老道，一时按捺不住，向前跨了三大步，凶凶地说道：“贫道来会会你这小子，看你有多大能耐？”他气得须发俱张，两臂伸出，格格发出声响……

保坤反手将长剑插入背上剑鞘中，冷冷地道：“在下赤手来会会你就够了！”

中年书生勃然大怒道：“小子有多大本领，竟敢在虎口捋须，本堂主也来领教你几招！”

二人四掌，同时向保坤推出！四股劲风，像巨浪似的卷向保坤！

保坤略吃了一惊！正想挥手之际，突闻“四海义乞”哈哈大笑道：“狗骨头啃久了没有味儿，赏给‘云幻山庄’的人吧！”只见他轻轻向青袍老道掷去，青袍老道惨叫一声，右手立时便被打断脱了下去！青袍老道左手握住断脱的右手，纵声狼嚎。

中年书生把推出的掌风，忙收了回去，暴喝道：“老要饭的，老夫如此尊敬你，你还要怎么样？”

“四海义乞”脑袋一晃，怪眼一翻，嘿嘿一阵冷笑道：“你要群殴，违背常规，我老叫化早已看不顺眼了。”中年书生面现狰狞，眼光光芒一射，喝道“你想趟这一次混水？”

“五湖虱仙”纵声大笑道：“天气太闷热了，想趟一次，清凉一下身子也好！”

中年书生冷笑一声：“你们两个怪物，在中原目空一切，可是你没有看看我们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四海义乞”高声朗笑，笑得前俯后仰，说道：“你们都是海里爬出来的癞蛤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“五湖虱仙”突然冷冷道：“小子再不滚，我老不死的要赏你几只大虱子了！”

“很好！很好！那你不妨试试！”

“小子，接住吧！”

中年书生突见眼前黑点密如风雨般地疾射而来，中年书生忙用十成真力打出一掌，可是那些虱子像钢珠似的，带着锐厉的劲风，透过中年书生的掌风，向中年书生的身上打来。

中年书生大惊失色，这时才知道“五湖虱仙”掌力之雄，无与伦比！眼看就要伤在“五湖虱仙”的虱子下，突然，大厅飞出来一条人影，打出一掌，托起那些虱子，飞行偏了方向，纷纷落入大厅之中，一阵哗啦声响，虱子尽嵌入大厅壁上，入壁三分！

保坤定神一瞧来人，只见那人白髯垂胸，年约七旬开外，身形魁梧，青衣儒巾，方面大耳……

中年书生一见那青衣儒巾的老者，便拱手肃立。保坤忖道：“此人莫非就是‘空空教主’？”青衣儒巾老者一睹保坤，欺身而上，一把抓向他的右肩。保坤大怒，滑步闪身，反手撤剑，暴喝道：“你就是‘空空教主’吗？纳命来！”

长剑一抖，登时寒光暴射，圈向那青衣儒巾老者。中年书生忙道：“这小子剑术不凡，副教主须要小心！”青衣儒巾老者不屑地一声冷笑道：“不是那两个老不死的帮忙，这小子和那个女娃儿早已作阶下囚了！”此语一出，保坤与白衣少年同时一怔！保坤知道这青衣儒巾老者不是杀父仇人“空空教

主”，他感觉失望。白衣少年的秘密被别人道破，心中暗暗吃惊不已！

保坤一收手中长剑，厉声问道：“云山坡保家霸杀人烧庄之事，你参加没有？”

青衣儒巾老者讶道：“你是保成龙的儿子？”“不错！你一定是参与那次灭绝人性的屠杀了？”青衣儒巾老者嘿嘿几声道：“连日以来，我们派出高手四下搜查你这小子，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嘿……嘿嘿……”

保坤复厉声叱道：“我在问你参与那次惨案没有？”叱喝之声，使青衣儒巾老者怔了一怔，冷冷道：“参与了又怎么样？”“血债血还！”

保坤突对屋上“武林二奇”拱手道：“血债由在下索还，请两位老前辈不要动手！”说完向青衣儒巾老者面前跨了三大步。

“五湖虱仙”拍掌哈哈大笑道：“老不死的，眼力果然不错！龙父虎子，难得！难得！”

青衣儒巾老者嘿嘿两声冷笑道：“小子！不要卖狂，接下老夫这一招！”

说毕，右手缓缓伸出，五指如钩，向保坤抓来！

“四海义乞”突然干咳两声道“娃儿！小心那猫脚毒爪！”

保坤闻言，暗暗吃惊，哪敢怠慢，他忙将宝剑一挥，刺了过去，青衣儒巾老者功力确也不凡，他一双肉掌，竟与保坤搏斗二十余合，未见败迹。

保坤暗暗心惊，心想：“空空教”的副教主，武功都如此了得，那教主的武功，一定是高深莫测了。

白衣少年越看越心寒，因为保坤剑上的招式虽然奇奥，可是火候不够，而且对敌经验缺乏，所以无法发挥威力。那青衣儒巾老者，招式熟练，进攻闪避，经验老道，相形之下，保坤确难持久！

青衣儒巾老者，越打越强，步步进逼，迫得保坤险象环生。正在此时，大厅之上，飒飒风声，烛影微动，又闪出五道人影来！

那五道人影，恍似一缕轻烟射入大厅之外，拔下兵器，有刀有拐，有笔有剑，同时向保坤合围！保坤微微一怔后，立时奋起精神迎战，毫无惧色！一时之间，剑影如山，拐风似涛，刀光重重，笔芒点点……保坤被困在核心中，说也奇怪，保坤愈战愈强，他体内似有绵绵不绝的内力，用之不竭！

蓦在此刻！突然一声暴喝：“住手！”

那暴喝恍似雷鸣，震撼山岳！在场所有的人，都为之一怔！他们不由自主退步停手。

大家循声望去，只见两道黑影，从屋上飞掠而下，一个是老叫化子，一个是蓬头垢面的老者，二人并肩站在丈许开外的地方。

青衣儒巾老者冷冷道：“两个老不死的预备怎样？”“五湖虱仙”怒道：“你们用车轮战，我老不死的早已不满，现在你们又用群殴，武林规矩何在？”

青衣儒巾老者正欲答话之际，保坤突然大声道：“两位老前辈盛情，在下心领，血债由晚辈自己讨还，乃天经地义之事，如果晚辈不幸丧生此地，请劳两位老前辈为晚辈收尸，埋在‘云山坡’上，晚辈虽死无憾……”

白衣少年急忙道：“坤哥，你疯了！”他一时情急，竟喊了保坤一声“坤哥”，事后想想，两颊不禁红了起来。“四海义乞”连连点首赞许道：“有志气！好孩子！好孩子！”

保坤手中长剑一抖，剑尖指向青衣儒巾老者等六人道：“你们都是参与

‘云山坡’惨案的人？如果没有参加那次惨案的人请闪开，咱们恩怨分明！”

他此语一出，在场诸人，不明语意，竟没有一人闪开，保坤突然厉喝一声道：“血债血还，你们都该死！”双手一抡，奇招突出，向青衣儒巾老者六人扫去！青衣儒巾老者，立时惊呼“追魂掌！”

他见情势不妙，急忙闪身躲避，但强烈的掌风已经扫到。

其余五人，根本不知“追魂掌”的厉害，仅心中暗暗惊奇，想到：这小子出手的招式怎么不对劲？等到青衣儒巾老者惊呼再想闪避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他们都感全身被劲风一扫，立刻栽跌一丈开外。“四海义乞”闭目一叹道：“云幻山庄又多添六个冤魂！”保坤一晃双肩，剑光起处，六个人头，立时滚落大厅之前！出手之辣，使白衣少年看得打了一个寒颤！“五湖虱仙”深深一叹道：“杀孽过重，岂能……”他叹了一口气便悠然住口。

保坤慨然叹道：“父仇不能不报！”

正当这时，突然大厅闪出来五道人影，向保坤等人一扫，为首的黑袍长髯老者喝道：“小子与本教结下什么梁子？为何夜闯本庄，杀死本教许多……”

黑袍长髯老者话声未毕，保坤断然厉喝道：“住嘴！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小爷今夜要把这个鬼庄毁掉，方雪心头之恨！”

黑袍长髯老者闻言，怔了一下，接口笑道：“小子就是保成龙的儿子？本教正在找你这小子，想不到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，莫怨老夫手辣了！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保坤怒道：“老匹夫有多大能耐，接小爷几招试试！”“试”字刚一出口，身子向前一掠，右臂一圈，猛力劈出一掌，一道狂飚，直向黑袍长髯老者卷去！

黑袍长髯老者冷冷一笑，倏然跨步，右掌闪电迎出。蓬的一声，沙石疾射，劲力激荡，两人衣角飘拂，竟然屹立未动。

保坤暗暗一怔，忖道：“这糟老头子能接得起我一掌，功力果然不错！”他心念未毕，突听到黑袍长髯老者暴喝一声：“小子也接老夫一掌！”

暴喝声中，双掌运足功力，同时猛力推出！

登时，一阵山崩地裂，如似倒海的劲风，挟着震耳的啸声，直向保坤滚滚击去。

保坤不闪不避，嘿嘿一声怪笑，咬牙切齿，双腕一翻，两掌闪电迎出，这一次保坤用了八成功力。

轰然一声震耳大响，尘土弥漫着庭前，劲力疾旋，呼呼风生，端的凌厉惊人。

尘土飞扬中，保坤身形一阵摇晃，仍屹立原地，黑袍长髯老者，身子蹬！蹬！蹬！一阵暴退，才稳住身形。双方两次对掌，功力立判，站在大厅前的其余四个老者，俱都看得一愣，触目心惊，冷汗油然。

要知这黑袍长髯老者，乃是“空空教”五大老者之首，功力高深莫测，今夜两掌之下似已招架不住，怎不使他们大惊失色。

黑袍长髯老者略一定神，口中发出比哭还难听的笑声，突然神情如狂，倏伸双臂，十指箕张，迳向保坤的胸前抓去，同时厉声道：“小子，老夫今夜不杀了你，誓不为五大老者之首！”保坤冷笑一声道：“糟老头子，只怕你缺乏这份能耐！”话声未落，立展“云海幻踪”，身形一闪，已至对方

身后。黑袍长髯老者，似早已料到对方这套步法，一个闪电翻身，暴喝一声：“小子，以为我杀不了你吗？”

喝声中，如钩十指，已抓到保坤左右“肩井”大穴！

保坤略吃一惊，一声暴喝，疾步旋身，几个闪电似的转动，黑袍长髯老者，只觉得眼前人影晃动，眼花撩乱，保坤突在此时，一声大吼：“倒下！”

吼声未落，双掌倏分，“后山打狼”立即施出，碰——的一声，右掌已闪电击中对方的后背上。

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入耳胆战心惊，黑袍长髯老者，两手抚胸。

“哇”的一声，张口喷出一道血箭，身形一个踉跄，翻身栽倒，两腿一蹬，再不动了。

“空空教”其余四个老者，面色大变，保坤剑眉一立，星目射电，一扫四人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四人一齐上吧！”站在右边的两个老者，一位是葛布短衫，花白胡子，一位是身材瘦长如竹杆的青衫老者，两人年纪均在六旬开外。两人互相丢了一个眼色，闪电似的扑向保坤，其快无比，保坤忙一闪身，嘿嘿一阵冷笑，不屑地说道：“狼狈为奸，一丘之貉，你两人一起来更好，免得小爷多费手脚！”“五湖虱仙”突然厉声道：“你们‘空空教’五大老者，早是江湖上成名露脸的人物，难道用群殴，来对付一个后辈吗？”站在左边未动的蓝袍老者这时冷哼一声道：“谁要你这个虱子老鬼多管闲事？”

“五湖虱仙”怒道：“老夫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卑鄙的手段！”

蓝袍老者也怒道：“看不惯又怎么样？”

“五湖虱仙”暴喝一声，一掌向蓝袍老者劈去，他这一掌劈出陡然，而且蓝袍老者距“五湖虱仙”又近，所以一掌便把蓝袍老者打得栽倒一丈开外。

蓝袍老者旁边站的青衣虬须老者见状大怒，双掌同时向“五湖虱仙”推出！“五湖虱仙”一闪身，便避过拍来的掌风，正要发掌时，突见白衣少年闪电欺身而上，一拳击中青衣虬须老者脑后。

青衣虬须老者没有注意后面，突然遭击，闷哼一声，便栽倒下去。

正在与保坤打斗激烈的两个老者，突见又有两人死亡，不觉心中一寒，招式顿时缓慢下来，保坤大喝一声：“滚回去吧！”一招“追魂掌”向二人扫去。

两人突然立足不稳，被劲风一推，暴退到大厅之中，跌坐在地上，保坤正欲向前发掌，突见厅内人影一晃，闪出一人。

来人向保坤众人拱手一礼道：“教主已知两位老前辈驾到，在后面大厅之上候驾，特请诸位赴宴！”

白衣少年摇首道：“自古宴无好宴，会无好会，还是不去为上策！”

保坤一阵犹豫，“四海义乞”忽然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叫化已登古稀之年，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大风大浪，还未把‘云幻山庄’放在眼里？”

他转身向那条人影道“告诉你们教主，老叫化四人立刻就到！”

那条人影，转身一晃，便没入大厅之后不见。

“四海义乞”转面对“五湖虱仙”道：“走吧！老叫化肚里的酒虫早已在打架了。”言讫，身子一晃，进了大厅。

“五湖虱仙”一摸身上的虱子，纵声大笑道：“这些鬼家伙在老不死的身上养了五六年，今夜可要用上你们了！哈哈……”

保坤和白衣少年，默默地跟在两位怪杰后面，步入大厅。

这时庄院，突然传出金鼓号角之声，全庄院所有的楼台屋宇，灯光齐亮，照得“云幻山庄”如同白昼，同时隐隐传来悦耳乐声。

“四海义乞”等四人步入前院大厅以后，厅里便走出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，替他们四人引路。

他们穿过前院大厅，便进入一道长长的走廊，那走廊之上，两旁壁间，每隔五步，便嵌着一盏水红色的玻璃宫灯，壁间尽挂些古今名贵书画，地上铺着大红毛毯，富丽堂皇！

四人走过长长的走廊以后，便进入一座耀眼生辉，香艳已极的大厅，那座大厅，横宽约有二三十丈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

四人一入大厅，全厅景色，不禁使他们看得一呆！

那大厅之内，四周壁间天花板上的粉红色带有诱惑性的玻璃灯，照红了全厅！地上完全都是红色地毯铺垫，厅正中央悬了三个斗大红字：“温柔宫！”

厅正中央摆了一张银红锦缎的大象牙床，床上斜依着一位绝世美女，那女子全身赤裸，仅白纱裹身，晶莹洁白的皮肤，宛如珠玉，曲线之美，姿态之佳，气度之高华，胜过月中嫦娥。那绝世美人四周，有十二位云裳彩衣的美女，在缓缓起舞，如同众星捧月。

“四海义乞”忙微闭双目，口中连道：“罪过！罪过！”

“五湖虱仙”见状，忙低着头，一边走一边抓虱子，嘴里不停地嚷着“你这些小东西，往哪里躲？嘿嘿……嘿嘿……”

二人对眼前这些香艳肉感的美女，连瞧也不瞧一眼。保坤见厅中的景象，初时一呆，继之怦怦心动，欲火缓缓上升……大厅没有走过一半，便有点支持不住了。白衣少年见了这些香艳之事，双颊登时红了起来，他忙伸出一只软柔柔的手，紧紧握住保坤的手，低声问道：“坤哥，你感到如何？”

保坤吁了一口气道：“我有点承受不了，你呢？”

“我？也是一样……”

二人跟在“五湖虱仙”后面，经过厅中大象牙床时，突然那十二个美女，手牵手围在中央，象牙床柱上斜依的那个绝世美女，缓缓向保坤走来。

这时十二个云裳美人，慢慢把身上的彩衣，一件件脱去，随着悦耳的音乐，婆娑起舞……

渐渐地，她们都脱光了身上的衣服，一个个现出丰满诱人的胴体，在保坤面前扭动！保坤眼花撩乱，越发按捺不住。那身裹白纱绝世美人，一伸似玉的手臂，抱住保坤，妩媚一笑道：“小冤家，一刻千金，我们来尽情享受吧！”

保坤恍恍惚惚，情不自持地正欲倒入玉人怀抱里时，突然一声暴喝，风声“霍霍”，疾若闪电的一掌向保坤肩头击来！

保坤大惊失色，转头一看——

## 第五章 奇宝惊世

保坤正欲倒向玉人怀抱里时，突然有人暴喝一声，在他肩头上拍了一掌，保坤大吃一惊。忙定神一看，只见“五湖虱仙”，站在他背后，满面怒容喝道：“娃儿大仇未报，岂可沉迷于女色？……”

保坤猛然一惊，一掌推开那如花似玉的美人，急忙双手抱拳道：“多承老前辈指点途径！”

他满脸尴尬之色，跟在“五湖虱仙”之后，走过大厅。四人出了大厅，来到另一座美妙绝伦的楼阁，那所楼阁，陈设更为美丽，宛如瑶池皇宫，人间仙境……四人步入那所华丽的楼阁以后。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有三个毫光闪闪的大字：“藏宝楼！”

三个大字，完全是珠宝嵌成的，字上毫光闪闪，耀眼生辉。

四人放目向楼内一看，不禁使他们一呆！

原来那楼阁之上，两旁排满了天下的珍珠奇宝，那珠宝之上，发出许多奇特的光辉，五彩缤纷，使人目不暇接……

“四海义乞”心想道：“老叫化走了半辈子江湖，从来没有见过这许多珍奇珠宝，可惜老叫化不爱财，纵然珠宝如山，也打动不了老叫化的心……”

“五湖虱仙”看见这许多珍奇宝物，怪眼连翻，沉哦有顷，忙用传音入密法对保坤道：“娃儿千万不可动手，那些奇宝之上，不是有毒，便藏有暗器。”

保坤点头道：“晚辈知道！”

二人正说话间，突然响起轧轧之声，那声音虽然极其细微，但仍然被“五湖虱仙”听到，他形色大变，转身一看，只见白衣少年在一座莹光闪闪的“玉塔”前面，准备去取，右手刚触及“玉塔”时，“五湖虱仙”急喝道：“那里面藏有暗器，快闪开！”

喝声未落，白衣少年大惊，身子忙向地上一滚，就在这同时，只听到“卡嚓”一声，“玉塔”里面，有五把削铁如泥的小剑，同时飞出，从白衣少年身上擦身而过，轰隆一声巨响，没入对面墙壁之上！

白衣少年，惊得面如土色，同时感到右手一麻，五指立成黑色！

“五湖虱仙”见状叹道：“娃儿的右手算是报废了！”白衣少年吓得额上汗如泉涌，叫苦连天！

“五湖虱仙”转面对保坤道：“快去断了他的右手，迟则剧毒浸入内脏，便没有救了。”

保坤深锁双眉，心想：“一个练武之人，如果没有右手，这个人便算残废无用了。”

他在情急之下，突然想起“龙眼”的妙用来。

原来他的师父，曾经告诉过他，“龙眼”的正面，发出的白光，可以吸毒解毒。

他想起这种妙用以后，忙从怀中取出“龙眼”将正面白光，射向白衣少年的右手，转眼之间，白衣少年的右手，黑色便已退除。

白衣少年挺身而出，向保坤拱手一礼道：“坤哥救命之恩，在下永铭五内！”

“四海义乞”忽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娃儿不要穷酸俗礼了，如果老叫化没有看走眼的话，这杯喜酒算是喝定了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白衣少年两颊立时红了起来，低姿不语，可是他心里却是甜甜的。

保坤听了心中莫名其妙，他看看白衣少年，又看看“四海义乞”不知他们说话的用意何在。

“五湖虱仙”，也嘻嘻哈哈地说道：“还傻愣愣地站着干嘛，我们走吧！”说罢放开脚程，首先迈出大楼，三人跟着出了这座万宝交辉的楼阁。

“四海义乞”突然纵声长笑道：“温柔之宫，万宝之楼，我们都跨过来了，看这座鬼庄还有什么把戏耍耍？”

保坤暗想道：“人生道路上，‘财与色’，两关最难突破，古今多少英雄豪杰，丧身于二者之中，这两位风尘大侠，对‘财色’，视若无睹，真使我佩服已极！”

保坤心念未毕，即已随着三人之后，经过一段照眼生辉的长廊，来到一座大广场上。

广场之上，遍植奇花异草，修竹矮松，东侧是一座练武场。

“五湖虱仙”仔细向那些花草树木一瞧，道：“这些花树奇草，都按照五行奇术而植，里面暗藏着机关，桩卡重重，步步杀机……”

“四海义乞”仰面哈哈大笑道：“区区‘云幻山庄’，还能困住我老叫化吗？”

言讫，首先纵入广场之上，保坤、白衣少年跟在后面，“五湖虱仙”殿后，四人正行之间，突然一声巨响，广场上所有的花树之上，射出锋利无比的短箭来！

一时之间，万箭齐发，密如风雨般地向四人射来！保坤、白衣少年，均微微吃了一惊！

“四海义乞”、“五湖虱仙”二人，则同时纵声大笑喊道：“空空老鬼！你如果再故弄玄虚，莫怪我们毁了这座鬼庄！”二人同时打出去凌厉无比的掌风，那些锋利的短箭，碰着掌风，便纷纷被击落在地上。

一时虽有万箭射来，也无法接近四人。

“四海义乞”、“五湖虱仙”二人用掌风扫了一阵，渐渐感到真力大耗，可是，那些箭并没有停止，仍然不断地射向四人。

保坤见状暗暗吃惊，他心思：“这样决难持久，他们完全是消耗战略，等我们精疲力竭时，俯首就擒。”他心忖至此，忙对“四海义乞”道：“这样用真力挡下去，决难持久，到时我们力竭气衰，只有被擒。”

“四海义乞”点头皱眉道：“娃儿所见，老叫化亦有同感，可是，利箭密如风雨，前进不能，后退不得，奈何？”保坤本来是绝顶聪明的少年，他略一沉哦，便道：“我们都脱下身上衣衫，权作挡箭牌，既可以节省气力，又可以阻挡利箭，便可以迅速冲出这片花树了。”

“四海义乞”哈哈大笑道：“娃儿真聪明，我们试试看！”保坤、“四海义乞”、“五湖虱仙”都脱去身上外面的长衫，白衣少年俊面一红，迟迟没有脱下，“四海义乞”微微一笑道：“女娃儿，你还假装什么，老叫化早已看出你是‘梅花剑端木静波’的传人，快跟随老叫化的后面走吧！”

白衣少年面上更加红了起来，低声问道：“老前辈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四海义乞”朗笑道：“你手中的宝扇不是有力的证明吗？”云仙姑娘竟嫣然一笑。

原来那白衣少年，竟是云仙姑娘乔装，她乃南海掌门人“梅花剑端木静波”的传徒，自黄山她师父遇害以后，她一直乔装白衣少年，明察暗访，寻

找害死师父的仇人。保坤突然想起“梅花剑端木静波”死前交给他的黑布包，他从怀中取出，说道：“这是你师父去世前的遗物，叫我转交给你。”

云仙姑娘讶道：“你在黄山见过我的师父，她老人家死前还说些什么？”

保坤把在黄山遇见端木静波，前后的事说了一遍，云仙姑娘接过黑布包道：“谢谢你了。”

这时，利箭射来虽密如风雨，但经保坤等人用衣衫前后左右拂动，果然把射来的利箭，纷纷击落！

“四海义乞”冷哼一声道：“惹起老叫化动了真火，把你们这些东西都毁掉，寸草不留！”

他转身对云仙姑娘道：“久闻你师父的‘梅花剑’有独到的妙用，带在身上没有？”

云仙姑娘从黑布包里，抽出一柄长约三寸的“梅花剑”来，她右手握住将剑一抖，登时暴长三尺多，而且看去似有五把寒光闪闪的长剑，幻影颇似梅花形。

“四海义乞”赞道：“宝剑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云仙笑道：“多谢坤哥把它从黄山师父那里带来，不然便落在敌人手中了。”

保坤笑问道：“你怎么谢法？”

云仙妩媚地对他一笑说：“随你的意好了。”

“四海义乞”冷冷道：“现在不是你们眉来眼去的时候，快用你手中的‘梅花剑’，把这些鬼树毁掉！”

云仙手中的长剑一挥登时又暴长了许多，她倏地向左右一扫，顿时听到哗哗的声音，四周一丈方圆的花树，尽被拦腰砍倒，宝剑的威力，的确不同凡响。

那些射来的利箭，登时稀疏了许多。

就在此刻，突然一声巨响，广场前的五角大厅，两扇朱红漆的大门，忽然向外大开！

一阵悠扬悦耳的乐声，立时从大厅里飘送出来！四人同时向大厅里一看，里面的景色，不禁使他们一呆！原来，大厅之上，两旁摆了两条长长的酒席，席上放满了佳肴美酒，佳肴热气腾腾，香味四溢……

中央有十六个美若仙子的少女，身披云裳白衫，随着音乐，在婆娑起舞……

这时大厅里屏风的后面两旁，鱼贯地走出来八人，他们纷纷走向两旁酒席的桌子边坐了下来，这八人乃是“东海八蛟”，八人都是青袍长衫，年龄都在六十以上。

按：“东海八蛟”，他们的名字叫：“金蛟成龙”、“木蛟成虎”、“水蛟成志”、“火蛟无法”、“土蛟孙燕”、“天蛟国泽”、“地蛟田中”、“鲸蛟水浪”，也就是“东海空空教”护法。此八人水上功夫极佳，在东海纵横数十年，罕逢敌手。继“东海八蛟”之后，走出来四个衣衫不同的人，此四人为“东海内四堂堂主”。

他们坐在“东海八蛟”的上首席上。

“东海内四堂堂主”，第一堂堂主‘呼风魔君’刘大恨，此人黑袍长髯，头尖眼小，又矮又瘦貌不惊人，但双目精光闪闪，开合之间，使人望之生畏！

第二堂堂主，“地狱魔君”尹森，这人绿袍短须，鹰钩鼻，血盆嘴，彪

形大汉，威容无俦。

第三堂堂主“阴阳剑客”余喜义，一身青衫，背插双剑，色分红黑，瘡头鼠目，塌鼻小口，一脸怪相。

第四堂堂主“追魂手”王大彪，葛衫草履，高额秃头，圆目虎鼻，满面傲然之色。此四人武功在八蛟之上，手上的功夫，各有独到之处。

紧跟着四个堂主后面，便是十二个坛主，二十四个香主，三十二个高手……他们都依次列坐。

“四海义乞”、“五湖虱仙”看见了这许多高手，心中也不禁略略一怔！云仙姑娘看得黛眉深锁，怦怦心跳！

保坤在注意他们一个个面孔，好似都非常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忽然，他想起师父交给他那一本小册子，这些人不都是他册子上的画像都有的吗？

一时之间，他双目射出怨毒的火焰，他恨不得立刻飞入大厅，把他们杀光，以雪师父之恨！

他正忖思间，突然，厅上金鼓大作，一共敲了二十一响！原先那些歌舞的美女，都停止下来，恭立着，两侧酒席上所有的高手，都肃然起立，一时鸦雀无声，落叶可闻！一个意念掠入保坤的脑际——“空空教主”要来了！忽然他灵机一动，身子晃了几下，便消失在花丛之中。此际，“五湖虱仙”等人，都在厅外留意大厅里的变化，谁也没有注意保坤的行动。

突然，大厅之中，屏风大开，有十二个手提宫灯身着彩裳的少女，簇拥着一个五十开外，浓眉圆目，身着锦袍的老者，缓缓走出。

老者后面跟着一个红衣红裙徐娘半老的艳妇，那艳妇浓装之上，珠宝光华闪闪，莲步轻移，姗姗而来。那锦衣老者，正是“东海空空教主”。浓装艳服的妇人，乃是“勾魂仙女”刘娟娟！

“勾魂仙女”刘娟娟，虽然年近半百，但驻颜有术，看去似三十年华的女子，她身上经常带着“勾魂迷药”任何人一旦嗅了她的“勾魂迷药”立刻失去理性，欲火上升，非要性交不可，栽倒在她手中的人，何止千万。

“空空教主”步入大厅之后，神目向厅内厅外一扫，然后缓缓地坐在首席虎皮太师椅上。

“五湖虱仙”在厅外不屑地一笑道：“臭架子倒不小！”话声未落，便听到“空空教主”笑道：“武林二奇难得光临敝庄，请到里面痛饮三杯如何？”

“五湖虱仙”和“四海义乞”互相看了一眼，便昂首而入！“空空教主”咳了一声道：“那位手持‘梅花剑’的姑娘，想必是‘南海端木’的传入，一并请入大厅。”云仙姑娘跟着“五湖虱仙”之后，也进了大厅。“空空教主”神目向厅外广场扫了几眼，惊噫一声道：“还有一个娃儿呢？怎么不见了？”

云仙姑娘回头一看，果然不见保坤，心中一急，但一时也不便开口说话。

“空空教主”对左手坐的第一堂主耳边吩咐了几句，便起身举杯哈哈大笑道：“贵宾莅庄，本教主表示敬意起见，略备几杯水酒，务请开怀畅饮，现在欢宴开始。”

“五湖虱仙”等三人坐在客位之上，也举杯点头微笑。大厅一时之间，热闹异常，悦耳的音乐，又缓缓地奏起，原先那些美女，一个个随着音乐，载歌载舞起来。酒至三巡，突然远远传来隆隆的雷声！

漆黑的天际，一道电光闪烁，紧接着，便是哗啦啦的雨声响了起来。

在雷雨声中，蓦然一阵凄厉的啸声，隐隐传来。

那啸声由上远而近，悽厉惊悚！

这时，厅上众人听到这悽厉的怪啸，面色俱都一变，他们都屏息静听着！即是武功高绝的“武林二奇”和“空空教主”，也不禁神态愕然。

怪啸，愈来愈近了，似乎是向庄内飞来！厅上众人，心情顿时紧张起来，每人心中，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厅内空气，也显得异常沉闷。

此刻，大雨倾盆，势如泻瀑。

就在这狂风大雨倾盆泻下的时候……

一阵沙沙的怪诞声音，愈来愈听得真切了。

“四海义乞”瞪着一双小眼睛，侧耳凝神，似在细听这种沙沙的怪音！

突然，他大声说道：“来了！这是衣袖冲破风雨的声音！”“五湖虺仙”也侧耳细听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喇！好快的身法！”

就在这时，怪啸倏然停止了。

一道巨大的灰影，突破狂风暴雨，挟着扑扑沙沙的声音电射而来！巨大灰影，在一片栉比的屋面上，几个闪电飘身，已到大厅的屋脊上。

夜空中，骤然一个长长的闪电，大厅上，顿时一阵骚动，传出一片惊呼：“毒眼龙！”

接着，一个暴雷，把一切声音掩没了。

巨大的灰影，看了厅上众人惊骇惶然的神色，不禁仰天发出一阵狂笑！

笑声沙哑悲壮，震慑人心，充满了杀机！

笑声未毕，巨大灰影，一展双臂，飘然落在雨水盈尺的庭院中。

就在灰影落地的当时，厅上又响起一片惊呼：“‘毒眼龙’！的确是五十年前的‘毒眼龙’！”

傲然立在雨中的灰袍丑面人倏敛狂笑，双目倒竖，目光如电，指着“空空教主”厉声道：“不错！老夫就是五十年前的‘毒眼龙’！毒如蛇蝎的教主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五十年前的老帐，今夜你我也该算算了！”

说着，面含杀机，双唇紧闭，目光似火，一步步向厅里走去！

又是一个长长闪电，灰袍丑面人的面目，看得更真切，双眉中间那眼睛，射出骇人的绿光，奇丑的面貌，显得狰狞可怕极了。

厅上又掀起一阵不安的骚动！

“空空教主”双目如电，一声暴喝：“站住——”

这声暴喝，声震厅瓦，宫灯摇动，实不亚于刚才天空中那声霹雳。

这时，厅上“空空教”所有的高手，都同时站起，功贯双掌，蓄势以待……

“勾魂仙女”也由椅上站了起来，手中抓了一把“勾魂迷药”，待机挥出！

灰袍丑面人嘿嘿几声冷笑，满不在乎地继续向前走去……

“空空教主”厉声道：“我‘空空教主’，数十年来未履中原，谁记得与你之间一笔烂帐，看你这副丑脸，必是本教主掌下的游魂，把你的万儿报上来，让厅上的群豪听听。”

灰袍丑面人又发出一阵狂笑道：“老夫的名字，就是双目中间的那大眼睛！”

“空空教主”暗暗吃了一惊，心忖：“他真是五十年前的‘毒眼龙’？”

这时，灰袍丑面人距大厅阶前，已不足二丈了。

厅上气氛愈来愈紧张……

“空空教主”电目一扫全厅厉声喝道：“东海八蛟何在？还不与我将这

丑鬼拿下！”

灰袍丑面人哈哈大笑道：“你死在眼前，还摆什么臭威风！”风字刚出口，厅上连声暴喝，接着青影晃动，射出八人。

灰袍丑面人仔细一瞧，竟是号称为“东海八蛟”的八个老人，他们一律青袍长衫，年龄均在六十以上。

这时，厅里酒席上的“四海义乞”，见“东海八蛟”同时动手，不禁大怒，竟欲起身发作，突然“五湖虱仙”拉了他一把，低声道：“不用急，静静地看吧！不出盏茶功夫，八蛟都会……”

“五湖虱仙”的话声未落，便被灰袍丑面人的喝声淹没了。

灰袍丑面人暴喝一声道：“你们八人一齐上来，好极！好极！在没有与老夫动手前，敢看老夫一眼吗？”

“金蛟成龙”冷嘿一声，接道：“有什么不敢看的，丑面只能吓唬三岁小孩，还吓唬我们？”

八人同时向灰袍丑面人看去——

只见灰袍丑面人，不仅面上奇丑难看，而且多了一只又圆又大的眼睛，嵌在两眉中间，射出一道强烈的绿光，八蛟目光与那只绿光闪闪的眼睛接触，身上便感觉触电似的，如像一柄利刃，插入心窝上！

灰袍丑面人仰面纵身一阵狂笑。

八蛟突然有异样的感觉，心知不妙，忙欺身而上，八人同时推出一掌……

灰袍丑面人，不闪不避，傲然而立，对八人击来的掌风，视若无睹。

八蛟见同时拍出一掌，都没有伤到对方一根汗毛，不禁大吃一惊！

“五湖虱仙”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八人身上已中剧毒，劲力均失，还不快逃……”

此语一出，全厅骇然！“八蛟”同时大惊失色！灰袍丑面人冷哼一声道：“怕死的‘空空教主’，你要龟缩不前，可不要怨我心狠了！”

说着，怪啸一声，双掌同时向“八蛟”扫去！

立时有两股凌厉的劲风，扫向八人，紧接着，几声闷哼，八道横飞的人影，直向厅前飞去！

数声暴叱，人影闪动，厅上一连纵下八人，飞身将“八蛟”的身子接住。

众人定睛一看，八人眼睛紧闭，张口喷出一道血箭！呆了！全厅的人都惊得呆了！以“东海八蛟”八人的功力，灰袍丑面人竟一招便把八人同时击毙，这份武功，怎不使人震惊呢？

这时，“空空教主”长眉一动，正欲从虎皮椅中站起，突然大厅里，几声怒喝，射出四道人影，向灰袍丑面人扑去！灰袍丑面人立演“云海幻踪”，闪避四人扑来的一招。仔细一看，只见是“东海内四堂堂主”，他心中火起，指着“空空教主”厉声道：“空空教主，怕死惜命，算什么英雄，让我再杀了这四个家伙给你看看！”

“东海四堂堂主”齐声喝道：“丑鬼！老夫四人和你拚了八只巨掌，同时飞起，汇成一股排山倒海的劲力，罩向灰袍丑面人。

灰袍丑面人忙腾身而起，升空三丈多高，闪避了四人拍来的掌风，然后电光火石般的闪了下来，厉呼道：“你们敢看老夫一眼吗？”

四人毫不由自主地，向灰袍丑面人脸上看去！“五湖虱仙”低声微道：“四人又完蛋了！”果然，四人望了灰袍丑面人脸上那只绿光闪闪的大眼睛，不约而同地，身上打了一个寒颤，四肢立刻麻木起来……灰袍丑面人突然仰

面发出一阵得意的长笑！

笑声未落，只见灰影一晃，双手同时向四人抡出！就在这时，“空空教主”忽然站了起来，惊叫道：“十二个坛主快出手抢救！”

“空空教主”叫声未落，随之响起几声凄厉刺耳的惨叫！四个堂主的身子，被凌厉的掌风卷起，宛如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直向厅前花树中撞去！

厅里连声叱喝，人影闪动，十二道疾速的人影，向四个堂主横飞的身形，闪电扑去，但已经晚了！

只听到叭！叭！叭的几声，四个堂主，便栽倒花树里，头盖横飞，血浆四射……

登时，花树下的积水，染成了一片红色！这时，抢救的十二个坛主，都傻愣愣地站在惨死的四人身旁，厅上所有的高手，俱看得心头大凜！尤其是云仙姑娘，她紧咬住嘴唇，黛眉深锁，心想：“这灰袍丑面人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有三只眼睛，他与‘空空教主’到底有什么血仇，竟连杀十二个高手。”这时，雨渐渐地停了，暴雷，仍一个接一个……

灰袍丑面人，又是一阵狂笑，指着“空空教主”厉声喝道：“你如果不愧为一个教主，便快点出来，难道要老夫进厅去杀你吗？”

“空空教主”面色苍白，浑身直抖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，他正要挪动身子时，旁边坐的“勾魂仙女”一拉“空空教主”衣角，道：“让妾去会会那个丑鬼！”

“勾魂仙女”双手扣着一把“勾魂迷药”，站了起来，挪动莲步，向厅外走去！

暮在此刻！突然一声巨喝：“站住！”

这声大喝，恍如空中焦雷，直震得全厅颤动，瓦木横飞，宫灯摇晃……

正走向厅外的“勾魂仙女”突被这一大喝惊得站立不动了。

灰袍丑面人循声望去，竟是“五湖虱仙”。

“五湖虱仙”怪眼一翻，脏脸一绷，怒声道：“你们群殴，已经违反常规，如今又要用迷药，嘿嘿……”

“勾魂仙女”顿时大怒，未等“五湖虱仙”说完，厉声道：“用迷药你又怎样？”

“五湖虱仙”嘿嘿一笑道：“那我就赏你这把虱子！”“子”字未落，“五湖虱仙”右手一挥，好似一把黑沙，向“勾魂仙女”射去！“勾魂仙女”弹身一避，一掌击向“五湖虱仙”。“五湖虱仙”忙站起，右手五指一弹，登时五股凌厉的劲风，向“勾魂仙女”打去！

“勾魂仙女”惨叫一声，便被劲风弹起，横身向厅外射去！

“空空教主”突然拍桌而起，怒声道：“本教主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两位？”

“四海义乞”一掌打翻了面前的桌子，喝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“空空教主”怒喝道：“你们两位不要卖狂，须知本教主并不怕你们……”

“五湖虱仙”厉声断然大喝道：“哪个要你怕？”这时，全厅“空空教”的高手，都同时站起，撤出身上的兵器，怒目而视，蓄势待发……

突然，厅外响起一阵狂笑，笑声慑人，入耳惊心！蓦地，暴喝一声：“你们向这边看看！”

大家不约而同地，转头向外一看，只见灰袍丑面，已傲然地一步步走向大厅，他面上那只又圆又大的绿眼，发出闪闪绿光，扫向厅里每一个高手身上。

“五湖虱仙”忙低声对“四海义乞”和云仙姑娘说道：“快走！晚了便没有命了！”

三人一阵急奔，片刻便出了“云幻山庄”。

“五湖虱仙”仰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险呀！”

“四海义乞”摇摇头道：“毒眼龙真够厉害！”云仙姑娘满面茫然之色，问道：“在场的高手，都会死去吗？”

“五湖虱仙”摇摇头，看了“四海义乞”一眼，问道：“老叫化子，你看清没有，‘空空教主’那老家伙好像也溜走了？”

“四海义乞”“唔”了一声，怪眼翻了几下，似在回忆道：“大概也跑掉了吧！”

云仙姑娘似不太相信，她疑信参半，转身奔回“云幻山庄”，去看明一下。

当她奔入庄院一看，果然见大厅之上，满地都是尸首，鲜血染红了阶前的积水，每个人都死得很惨……

她仔细一个个瞧看，单独不见了“空空教主”和“勾魂仙女”，敢情是“空空教主”，抱起受伤的“勾魂仙女”溜走了。

这时，灰袍丑面人也不见了，全庄一片死寂，可怕……

云仙姑娘突然感觉一阵恐怖，她身上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，汗毛竖起……

她忙退出庄院，一路上一直在想到那件事：“保坤跑到哪里去了？他好像很神秘？……”

## 第六章 魔洞良缘

云仙姑娘满腹疑云，正飞出庄院之际，突然，一条白影，向她追了过去，拍拍她的肩头道：“姑娘慢行，等小弟一等！”云仙姑娘怔了一下，忙刹住身形，回头一看，不禁心中惊喜交集。

原来拍她肩头的白影，正是丰神如玉，英俊挺拔的保坤。云仙一见是保坤，真情流露，芳心难抑，急步走到保坤身前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方才你跑到哪里去了？”这声音，关切中含有娇嗔。

保坤略一定神，故意做了一个神秘的微笑，说道：“我趁‘空空教主’出来的时候，便到后庄看了一番。”

云仙姑娘略皱一下秀眉，问道：“你不是要找‘空空教主’报仇吗？为什么见了反而……”

保坤忙截断云仙的话，摇头道：“他们人多，报仇谈何容易，我们不谈这些，刚才那个抓虱子的怪老头，和那个老叫化子都走了？”

云仙姑娘道：“他们都走远了。”

保坤趁机拉住云仙姑娘的手，觉得她的手，软嫩如棉，保坤心中一动，右手捏得更紧，云仙对他妩媚地一笑。保坤痴痴看着云仙，缓缓地说道：“你真是绝美美人儿！”

云仙姑娘微嗔道：“讨厌！谁叫你说这些俗不可耐的话。”

保坤笑道：“姑娘芳龄多少？在下是称呼你姊姊？抑是妹妹？”

云仙姑娘掩口微笑着说道：“总比你大，叫我姊姊！”保坤突然一本正经，恭恭敬敬向云仙姑娘拱手一礼道：“姊姊在上，受小弟一礼，刚才言语太俗了，请姊姊指正！指正！”

云仙大笑道：“你这股酸劲，我才不认你这个坏弟弟！”保坤哈哈大笑道：“不认也罢！说正经的，姊姊芳名，难道是云仙吗？”

云仙突幽幽一叹道：“我自己姓什么也弄不清楚，我生下来不久，父母便被仇人杀害了，把我丢在荒山，三天三夜没有死，后来‘南海梅花剑端木静波’婆婆路过，把我收养，授我武功，至今已经悠悠二十年了。”

保坤惊讶道：“你是不是我师父的孙女儿？”

云仙姑娘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不要胡猜乱说。”

“裴云海。”

云仙摇摇头道：“恐怕不是吧！我从来没有听师父说过。”云仙歇了一下又道：“如果我不是你师父的孙女，你还喜不喜欢我？”

保坤听得心里甜甜的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我的好姊姊，弟弟当然爱你，喜欢你，有了你，我便有勇气，有活力，失去你，我……”

他一面说，右手搂抱云仙姑娘的纤腰，两片如火般的嘴唇，便凑了过去。

云仙姑娘格格地笑道：“弟弟，你坏死了！”她星目微闭，双手也情不自禁地抱住保坤的腰际，二人深深地吻着……

二人越抱越紧，吻着，吻着，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突然，一道毫光，在“云幻峰”的绝崖上一闪而逝！保坤被这道毫光一闪，猛然一惊！便推开怀里的心爱人，仰首注视那“云幻峰”绝崖之上。

云仙姑娘正沉浸在爱河里，突然被保坤一推，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“弟弟，你怎么啦？”

保坤拉着云仙姑娘一边向“云幻峰”的绝崖下飞奔，一面说道：“刚才

我看见绝崖之上，毫光闪闪，我们赶快过去看看。”

二人一阵急奔，眨眼间已到绝崖之下，仰首一看，万丈绝壁，陡削矗立。

蓦然，绝崖的中央毫光又是一闪！

保坤左手突然挟起云仙姑娘，清啸一声，腾空而起！一跃七八丈高，他脚在绝崖上一点，再度跃起，已接近毫光闪闪的地方。

云仙姑娘，见状心中骇惊不已，她想不到保坤的轻功如此之佳，保坤右手一探，便一把抓住那毫光闪闪的绝崖上。仔细向那个地方一瞧，只见有一块突出五尺的崖石，上面生长了一株不知名的奇花，花高约二寸，毫光便是从花蕊中发出的。

保坤聪明绝顶，悟性超人，顿时想起怪人师父曾经说过，佛经上载有一种稀世奇珍“千年夜光灵芝”，这种灵芝，据说千年开花一次，在开花时，便发出毫光，花蕊中的果子，有无法想像的神奇功用。

心念间，涌身一跃，便飞上那块突出的崖石上。伸手一探，便在那株白叶奇花上，摘下两颗果子，一颗纳入口中，一颗送给云仙，同时低声轻呼：“姊姊快吃下去！”云仙姑娘被这一种连串的紧急变化，惊得呆了，两眼依然痴痴地望着那毫光闪闪的一花，不知所措！

保坤忙伸手拿起云仙手中托的白果，纳入云仙口中，立即说道：“姊姊，快坐下来行功！”

说着，二人就坐在那块宽约五尺突出的崖石上，闭目运起功来。

但觉一股奇热激流，分窜四肢百骸，忍不住全身剧烈颤抖，牙齿格格直响。

没有好久，突然，周身又受奇寒无比冷得手脚僵缩，无法忍耐……

又过了片刻，冷热全消，但觉精力充沛，神清气爽。保坤一定神，顿时又惊出一身冷汗，只觉体内真力汹涌而动，宛如长江大河流窜四肢，直通百骸……

保坤心中大骇，他忙看云仙姊姊，只见她仍然在浑身打抖，牙齿格格直响。

他忙又盘坐运气行功，瞬息一周天。

保坤一连运功十二周天，体内汹涌而动的真力，渐渐平复下来。

他睁开双目，见云仙姑娘红光满面，精神奕奕，行功已经完毕，不禁微笑道：“姊姊，感觉如何？”

云仙姑娘笑道：“精神充沛，百骸从未有的舒畅！”保坤哈哈大笑说道：“我们的功力，至少要增加三十年。”二人正说话间，突然崖石上毫光一敛，紧接着一阵轧轧响声。

保坤机警绝伦，他忙挟起云仙姑娘，腾身跃起！二人刚离开那块突出崖石，但听到一声地裂山崩的巨响！突出的那块崖石，立即崩塌，顿时现出一个大洞口来。保坤身在半空，他脑筋反应极快，忙一提真气，往上一跃，便落在那洞口边。只见那洞里，出现一条很长的石级，直达洞底。

保坤放下云仙，略一定神，拉住云仙的手，沿石级而下。二人走到洞底，再向前看，只见有一个圆门紧闭着。保坤伸手一推，圆门随手而开。

他探首向里一看，不禁使二人一呆！

原来圆门里面，是一座大厅，厅里陈设各种颜色不同的珠宝，耀眼生辉……

厅里除了珠宝以及华丽的装饰以外，却空无一人。穿过大厅，便是一间

摆设精致的小圆室，那圆室里淡淡的红光闪耀着，云仙首先走入。

室内的景色使她不禁惊嚷着：“弟弟快来看，好漂亮呀！”保坤急走进去，只见圆室四周悬着淡红金纱，金纱上挂满了各种颜色发光的宝石，毫光闪闪……

再看脚下，尽是如银锦缎，重重折叠，形成鳞状，反射着金纱上红宝石的毫光，幻成一片粉红色彩。室内奇香扑鼻，使人嗅了，沉沉欲醉，绮念顿生……

保坤看后笑道：“豪华倾绝千古，大概是这洞中主人结婚的洞房吧！”

保坤说者无心，云仙听者有意，顿时粉腮通红，轻啐了一声道：“乱说，快坐下来歇歇吧！”

保坤脱下鞋子，跃入锦缎之上，只觉上面柔软如绵，保坤躺了下来，吁了一口长气道：“但愿我将来结婚的洞房，有这样豪华舒适！”

云仙缓缓地靠近他，妩媚的一笑，道：“弟弟想将来布置这样漂亮的洞房，那一定要找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呀！”保坤翻身便抱住云仙，嘻嘻哈哈的笑着：“我现在不是找到了吗？”

云仙姑娘早已爱上保坤，她想将来保坤是她的丈夫该多幸福，想到这里，芳心不住的急跳……

保坤见云仙星目微闭，脸上泛起一丝甜笑，高高鼓起的酥胸，在不停的起伏……

他不禁绮念丛生……

这时，云仙姑娘一直在往幸福的地方想……

她想：坤弟永远这样抱住自己，我该多幸福……假设今夜这间豪华的小圆室，是我们的新婚洞房，又该多好……

可是坤弟该会对我怎样呢？

他会紧紧抱我在怀里，然后亲我，吻我，然后……她吁了一口气，她不敢再想下去了……

她粉腮通红，一股羞涩，怯意，充满了她的心头！突然！她的思维被现实打断了！

她娇躯一颤，真的，坤弟弟已经紧紧地抱她在怀里！

开始吻她，双手缓缓地由上至下，在她身上抚摸着……她已经是一位双十年华的少女，男女之事，虽未经过，可是她已懂了，她渴望有一个如意郎君，现在她得到了。云仙虽然心中有些害怕，可是她没有拒绝，她的心剧烈地狂跳着，几乎由口腔里跳出来。

渐渐地，她的坤弟弟，解开她的衣裙，她在颤慄中，几乎要昏迷了。

突然，她感觉另一种皮肤，贴向她的皮肤，滑滑的，她的坤弟弟全身已压在她的身上，鼻息是那么急促……云仙遭保坤全身一压，由昏迷的神态中，又清醒不少……她想挣扎，她想反抗，可是，她感觉全身被坤弟弟压得软绵绵的……

她觉得，她的下体已经被她的心爱人……

出于她意想之外，她的坤弟弟，动作是那么小心，谨慎，一切都是轻轻的……

这时，圆室金纱帐里，不断发出婉转的娇啼声，片刻之间，落红点点，尽染银缎之上，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保坤滑下身来，二人便沉沉入睡，当保坤一觉醒来时，他感觉一脸惶愧之色，忙搂住怀里的云仙姊姊，替她理着乱

发，拭着她额上油油的香汗。

此刻，云仙双目微闭，樱唇微张，仍不断娇喘吁吁，吹出如兰的气息。

保坤第一次享受人生新的而且是真正的快乐，他在此以前，没有想到，人生还有一种新的境界！

他忽然发觉怀中楚楚可怜的云仙姊姊，他内心极感不安，他要发誓永远爱她，永远不离开她。

于是，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香唇，爱怜的呼道：“姊姊……”

云仙星目缓缓睁开，看了保坤一眼，叹道：“小冤家，你……”

话没有说充，便被保坤嘴唇堵住了。

他疯狂地吻她……

二人又紧紧地搂……

这一次，保坤如似一只猛虎，云仙也不闪避，二人越搂越紧，双双跌入温柔的爱河里……

云仙如像被钩起来的一条金丝鱼，身子紧贴着保坤，随着他的狂风暴雨，口中发出梦吃般的嚤呻声！一翻云雨过后，二人不知不觉间，又睡着了。当保坤再度醒来时，是被一阵喝喊打斗之声惊醒的。保坤听到圆室隔壁，传来阵阵打斗叱喝之声，他忙挺身而起，推醒了正在甜梦中的云仙姑娘，穿好衣服。圆室隔壁，叱喝打斗之声，愈来愈大，保坤忖道：“已经有许多高手进洞来了，他们是敌？是友？……”正忖念间，突然，圆室左侧小门被重重的东西撞击一下，小门立刻被撞塌下来！

紧接着，一老一少两个女子，冲了进来！

保坤怔了一下，随即大喝一声道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保坤话声未落，又闯进来两个少女。一个全身红衣红裙，另一个一身黄衫。

保坤一见这两个少女，心中便大感惊异！

原来，这两个少女，正是保坤在黄山碰见的那两个女煞星。

红衣少女一跨进圆室，并没有留心保坤，便一掌向那个青衣老妇拍去！老妇登时面色大变。

保坤大喝一声，拍出一掌，撞向红衣少女，并暴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红衣少女突被一股凌厉的掌风，把她的掌风逼了回去，心中大吃一惊！

定神一瞧，不禁惊呼了一声：“是你！”

保坤嘿嘿两声：“不错是我！想不到又碰见了？”云仙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瞪着红衣少女，又看看保坤，问道：“弟弟你认识她？”

保坤冷冷道：“不但认识，而且还拼过命……”

“不要脸！”红衣少女冷哼一声：“掌下游魂！”

保坤不禁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牛皮不要吹炸了，那日不是小爷手下留情，恐怕黄山早已添了一个新鬼！”红衣少女气得粉腮大变，娇叱一声，伸出洁白如葱的右手五指，向保坤抓去！

保坤忙展开“云海幻踪”身法，闪过了她抓来的一招。

红衣少女一抓落空，面前人影杳然，不禁吃了一惊！

保坤突像鬼魅似的，出现在红衣少女背后。

黄衣少女急叫道：“姊姊小心你的后面！”

红衣少女面色大变，急忙转身，定神一看，只见保坤双手背在后面，口中哈哈大笑道：“不要紧张，不会像你，说打就打，我先问明白你两件事！”

红衣少女叱道：“你不配问！”

保坤收敛笑容，面带严肃道：“如果我赢了你一招半式，愿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？”

红衣少女生平自视甚高，只见她黛眉一挑，说道：“小子能胜我一招，姑娘酌情回答一句，但不准逼问！”

保坤忙点头道：“一言九鼎！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用掌，还是用剑？”

云仙忙插嘴道：“弟弟最好用剑，姊姊的‘梅花剑’借你！”说着，反手撒出一柄长约三寸的短剑，云仙在手中一抖，登时寒光暴涨，只听到“嗡”的一声，三寸长的短剑，突然暴伸为三尺长的长剑！

红衣少女盯住云仙手中的宝剑，双目不断转动，一个意念，迅速从她脑中掠过！

保坤豪情勃发，道：“以宝剑取胜，岂算英雄本色！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用掌？”

保坤点点头。

红衣少女冷笑一声：“非我逼你，掌下丧生，不要怨姑娘手辣！”

保坤纵声一阵长笑道：“在下一定会栽在你的掌下吗？言讫，首先发难，右手一挥，一掌便拍了过去！”

红衣少女已经是第二次和他交手，哪敢怠慢，忙滑步闪身，右臂一圈，登时一股劲风，撞向保坤“天突”，“华盖”，“气海”三大要穴。保坤展开“云海幻踪”身法，在她掌风如涛中，旋转起来。

红衣少女一连拍了三掌，踢了两腿，均落了空，心中不禁暗暗吃了一惊！

保坤突然飞起一脚，向红衣少女的“灵台”穴踢去。红衣少女忙侧身一闪，保坤迅速跟进，右手一探，便抓住红衣少女的裙子，紧接着“撕”的一声，红衣少女下半截裙子，撕破了一半在保坤手中。

登时，红衣少女雪白的大腿，暴露了出来！

红衣少女见状顿时粉腮大变，正要发作，保坤忙道：“不要赖，这一招算不算？”

红衣少女气得哇哇乱叫：“小子问吧！什么事？”

保坤缓缓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追杀这老少两个女人？”

“因为她们叛教！”

“叛教一定有罪吗？我判断她们必定是脱离黑暗，去寻光明！你们是什么教？”

红衣少女立刻叱道：“我输你一招，只能回答一件事！”保坤笑道：“算你厉害！”他顿了一顿，问道：“现在该用什么比试？”

“用指！”

保坤怔了一下，他很清楚红衣少女“遥空弹指神功”的厉害，连七个掌门人都死在她的指下，自己如何接得起？可是，他生来个性倔强，不肯在别人面前示弱认输，他虽然知道红衣少女指功厉害，可是，他却答应用指比试。红衣少女暗暗忖道：“这小子真傻！你就是用铁铸成的金钢之身，也经不起我的‘遥空弹指神功’一弹！”

红衣少女心念未毕，便听到保坤大喝道：“试试在下的指功！”

喝声未了，只见他右手食中两指并直如戟，向红衣少女戳去！

红衣少女一闪身，便跃出圆室，保坤追了过去，红衣少女缓缓伸出右手，五指指向保坤一弹！

此时，黄衣少女突然在保坤身后冷哼一声。

保坤聪明绝伦，他一听黄衣少女冷哼之声，心知有异，忙定睛向红衣少女看去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觉一股排山倒海的劲力，向他前胸冲撞而来！

保坤大吃一惊，忙想闪避，但已经晚了！此际保坤突然感觉丹田一股热流波波地升起。

他便闷哼一声，栽倒下去了。可是，在这同时，红衣少女也惨叫一声，身子飞起，撞跌在一丈开外。这个突然的变化，使在场的人，看得呆了！

除了黄衣少女以外，她们都没有看清红衣少女用什么手法把保坤打倒在地上。

黄衣少女也没有看清保坤用什么方法震飞红衣少女。原来，保坤在“血洞”洞里，他师父教他练成一种“乾坤虚柔正气”在体内，这种正气，受外力压迫时，便产生一种反弹之力，压力愈大，反弹力也愈强。

红衣少女便是受正气反弹震伤的。

云仙忙走过扶起保坤，问道：“弟弟伤得很厉害吧！”

保坤挺身而出，拍拍后脑袋说道：“奇怪，我没有受什么伤！”

真是奇怪！

保坤感觉奇怪，黄衣少女、红衣少女，更感到奇怪！

红衣少女自出道以来，在“遥空弹指神功”之下，还没有人能逃生的。

黄衣少女扶起红衣少女问道：“姊姊受伤了？”“不要紧，给我一颗疗伤药！”

黄衣少女忙从怀中取了一颗白色药丸，纳入红衣少女口中，红衣少女坐下团目调息。

保坤缓缓走近红衣少女，黄衣少女突然一声厉叱道：“你要趁我姊姊之危……”

黄衣少女喝声中，弹身而来，阻挡保坤的去路。保坤嘿嘿几声道：“你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在下要问她，这一招她输了算不算？”

黄衣少女冷冷道：“算又怎么样？”

“答复我询问的事！”

“说吧！”

保坤剑眉一动，一个字一个字的问道：“你师父是不是一个女的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她的丈夫没有死？”

“五十年前死了！”她瞪着一双大眼睛，又道：“你问这些废话干什么？”

保坤一怔，续问道：“你师父怎么知道‘毒眼龙’在‘血洞’？”“因为她老人家知道……”

红衣少女突然睁目断然喝道：“二妹谁要你答这些问题？”黄衣少女大吃一惊，便倏然住口。

红衣少女挺身而出，指着保坤道：“小子，你是那‘血洞’怪老人的什么人？”

保坤怒道“你不配问！”

红衣少女厉叱道：“姑娘的拳掌，配也不配？”说着，双手同时推出两掌！

保坤怒不可遏，右臂一抡，硬接红衣少女拍来的两掌。红衣少女自服了那颗白色药丸，不但伤已疗愈，而且内力倍增，越打越勇。

保坤招式虽没有红衣少女熟练，但内力绵绵，奇学陡出……

二人打斗之间，眨眼五十招已过，分不出胜负。红衣少女愈打愈心寒，她忖道：“这小子似比前几天在黄山时，功力又增进不少，今日要想取胜他，确实不易……”黄衣少女站在一旁，似已看出红衣少女的心意。她突然身形暴涨，向云仙姑娘手中的“梅花宝剑”抓去！事起仓猝，而且距离又近，云仙大吃一惊，宝剑脱手而出，被黄衣少女抓去！

黄影一晃，便消失在厅外。

云仙大怒，身形一晃，便追了出去。

这时，保坤正与红衣少女打得难分难解，目睹黄衣少女抢去云仙的宝剑，也无法脱身助她去夺回。

他心中不禁一急，掌法略一迟钝，便失去主动。红衣少女既获主动，连续向保坤抢攻，逼得保坤节节后退。

保坤此刻念及云仙安危，突然大喝一声，奇招陡出！红衣少女见状大惊失色，忙喝道：“住手，我有话说！”保坤不知红衣少女是计，硬把拍出一招，收了回去。傲然而立，问道：“有话快说！”

“要不要知道你未婚妻，白衣少女……”

保坤怔了一下，忙急问道：“她怎么样了？”

红衣少女故意深深一叹，道：“可怜她已经死了！”

“胡说！”保坤背后响起一声苍老的声音，保坤忙转头循声一看，只听那青衣老妇道：“她完全是胡说八道，白衣少女没有死！”

就在保坤转头望那青衣老妇时，红衣少女乘机便溜走了。保坤追出洞外，红衣少女已走得无影无踪。

保坤转身进洞，只见青衣老妇和绿衣少女已经走了出来。青衣老妇一见保坤，便忙躬身一礼，道：“今日多蒙少侠出手援救，盛情我母女永铭不忘！”

保坤连忙答礼，笑道：“路见不平出手相助，乃武林中人应尽之事，何足挂齿，何况在下与红衣少女也有仇恨。”青衣老妇摇头犹有余悸道：“那红衣少女乃心黑手辣的人，而且武功高奇，黑白两道，死在她手下的人，真不知有多少。”

保坤略为沉哦，突然想起青衣老妇乃与红衣少女同为一教，从青衣老妇口中，或许可以探听出红衣少女师承以及是不是他师父的仇人。

于是，保坤剑眉一轩，问道：“老前辈何故被红衣少女追杀到这里来的？”

青衣老妇叹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我本来与红衣少女的师父，是骨肉至亲，二十年前我的丈夫死了以后，我便去找他母亲，那时我这个女儿只有三个月……

谁知找到我那婆婆以后，她要我去参加她们的教——‘天邪教’，我那婆婆便是‘天邪教’教主，二十年来，我不满意她们的倒行逆施，所以受尽她们师徒的折磨……

‘天邪教’，一共收了三个女徒，便是少侠见过的红、黄、白三个少女。三人中，白衣少女心地善良，红衣少女最毒辣，黄衣少女极机诈……”

保坤心中暗暗吃惊，插嘴道：“天邪教主是不是‘韩娟娟’？”

青衣老妇惊奇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保坤笑道：“韩娟娟五十年前把丈夫毁容，打落‘血洞’，一段往事，老前辈该知道吧！”

青衣老妇摇头说道：“这件事我不大清楚，不过我的丈夫生前似对他的

母亲不满，始终没有去找过他的生母。”

保坤点头道：“韩娟娟害怕是千真万确的，老前辈最近为什么要脱离‘天邪教’来到这里？”

青衣老妇幽幽一叹道：“最近盛传‘血洞’还活着，还活着一位‘毒眼龙’怪人，便是这个孩子的爷爷，我想把这孩子交给他的爷爷，然后来云幻峰‘天魔洞’里找我的师父‘天魔姥姥’。想不到我这苦命的孩子爷爷没有找到，却在黄山碰到那两个女煞星……”保坤笑道：“这便是‘天魔洞’？‘天魔姥姥’，还在这洞中吗？”

青衣老妇道：“家师一年前，已去浙江的落雁峰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”

“老前辈现在准备去落雁峰，不去找我师父了？”绿衣少女一直站在旁边没有说话，此刻突然问道：“你的师父是谁？”

保坤哈哈大笑道：“就是你爷爷！你该叫我叔叔了。”

绿衣少女粉腮立红，轻啐道：“讨厌！”其实这绿衣少女，见保坤气宇轩昂，丰神如玉，对他早存好感，此时口中虽说保坤讨厌，但却轻抬罗袖，对保坤妩媚一笑。

青衣老妇见状微笑道：“论年纪，她可能还比你大几岁。”保坤面上一红，忙对绿衣少女拱手一礼道：“刚才言语多有不当，请姊姊多多原谅！”他话说完了，双手再度作揖打拱，状极滑稽。

绿衣少女掩口扑哧地一笑，道：“谁要认你这个坏弟弟。”青衣老妇淡淡一笑道：“你这个孩子，就是爱顽皮任性！”保坤忙摇头道：“不要紧，老前辈准备往浙江落雁峰去找‘天魔姥姥’老前辈吗？”

绿衣少女深情款款地说道：“是呀！弟弟几时来看我们？”保坤笑道：“时间无法确定，不过见到师父时，我会告诉他老人家，他的孙女长得如花似玉，现在住在落雁峰，我也算是完成了他老人家交给我的第一件任务。”

青衣老妇浅浅一笑道：“我们走了，再见！”说着，便拉着绿衣少女向洞外走去。保坤忙问道：“请问老前辈，韩娟娟妖妇住在何处？”

青衣老妇回头答道：“她教址在‘冥谷’。”

绿衣少女忙关心补充说道：“那地方太可怕了，弟弟千万不要去！”

“谢谢姊姊的关心。”

绿衣少女边走边回头问道：“弟弟什么时候来落雁峰？”

“很快就会去！”

“一定要来，我等着你！”绿衣少女说出“你”时，人已出洞，可是，她还频频回头看着保坤。保坤呆呆站在洞里，看见绿衣少女的背影消失，心中顿起一阵茫茫之感……保坤走出洞外，飞下绝崖，这时，已经是第二天夜里了。明月中天如洗，光华似练，保坤一路急奔，同时高呼：“云仙”的名字。

可是，“云幻峰”空山回音，哪儿有云仙半点人影呢？保坤飞行如矢，恍似天马行空，眨眼间，便已离开“云幻峰”。

他正奔行间，蓦然听到几声断喝，遥遥自左侧传来。此刻的保坤，耳目异常灵活，尤其在夜阑人静之际，声音更清晰可闻。

保坤听了，便刹住身形，侧耳倾听，那喝声愈听愈清晰，中间夹杂着女人格格的笑声……

保坤心中顿起疑云，双肩微晃，便向那发声的方向射去！几个起落，便来在一堆乱坟前，只见几条黑影，围着一个女子，他们都蓄势待发，谁也没

有出手。由于距离太远，看不清那些人的面貌，保坤蹑足而进，飞上坟旁一棵大树上，用树叶遮身，向场中窥去。

居高临下，而且距离又近，所以场中的人看得非常清楚。

场中自左至右，一共七人，两个和尚，一个道士，两个中年书生，一个青袍老者，他们都身配武器，满脸仇杀之气。中间站着一个蓝衣蓝裙的少女，长得美丽绝伦，风仪脱俗……

只见她螭首轻抬，仰视天上的明月，一副悠闲的样子，根本没有把在场的七人，放在眼里。

保坤仔细向那在场的七人一瞧，不禁非常惊异，他好似在哪里见过他们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。

蓦然，他想起了师父交给他的册子上，不是有这些人的像吗？

心念间，突然听到那蓝衣少女发出格格的一阵长笑。那笑声，恍如银铃，又似珠走玉盘……

声音摇曳在空际，久久不绝，使人听了，既悦耳，也心悸……

在场七人面色略变，七人脚步缓缓向蓝衣少女身前移动。蓝衣少女突敛笑声，断然叱道：“血魔七凶，你们要把姑奶奶怎么样？”

只见那为首的老和尚，浓眉一动，手捋胸前长须，嘿嘿两声道：“女娃娃，快把你的‘血潭图’交出，否则，哼！”保坤闻言一怔，心想“血潭图！这张风靡武林达数十年之久的图，为何会在这蓝衣少女身上？”

保坤从前便听到他母亲经常谈及“血潭图”的事，谁能拿到“血潭图”，便可以进入“血潭”，因为“血潭”藏有武林三宝——奇书、飞霞神剑、长生果。

谁能得到这三件奇宝，便可以主宰武林，君临天下。那蓝衣少女又格格大笑道：“我初来中原，根本就不知什么图不图，你们如果硬逼我，便不要后悔……”老和尚冷笑一声道：“贫道知道你们从西域远来中原，便是带着‘血潭图’，来‘血潭’取宝的，还要骗我们！”说着，一步步向蓝衣少女欺近。

这时，保坤突听到一阵细微而急促的声音：“坤儿，快以师父的身份出现，把‘血魔七凶’悉数杀绝！”保坤闻声大吃一惊，忙向四周打量，可是没有看见半点人影。

那急促的声音又响起：“孩子！不要找我了，快！先发啸声！”

老和尚一步步正向蓝衣少女欺近，突然，空际响起一阵怪啸之声！

啸声，沙哑悲壮，高亢激昂，充满了忿怒。

啸声，响彻云霄，震撼苍穹……

在这半夜更深阴森森的乱坟里，这声音如同鬼哭，又似狼曝，令人听来毛骨悚然，胆战心惊！

场上几人，骤闻这声惊心长啸，俱都用惊异目光，望着由大树上射下来的一条宽大灰影。

在月光照耀之下，宛如一缕轻烟直射入坟地中！那几声悠长的怪啸，仍在夜空中飘忽不散，回音久久不绝！场上几人，突然看见半空中飞下一个身着灰袍丑面人，同时惊啊一声：“毒眼龙！”他们身不由主地向后退了半步！灰袍丑面人对正走向蓝衣少女的和尚，厉喝道：“站住！”老和尚闻声一惊，转身一看，不禁暴退一步惊呼：“你是裴云海‘毒眼龙’？”

灰袍丑面人嘿嘿两声，道：“不错，老夫正是！五十年前一笔血债，连

本带利，我们该算一算了。”

老和尚吓得浑身颤抖，讷讷地说道：“丑鬼！你还没有死吗？”

灰袍丑面人怒道：“秃贼你骂我丑，今夜要把你的面孔毁得比我更丑！”

说着，弹身便向老和尚面上抓去！此时的保坤，武功已臻化境，他抓去的这一招，奇快绝伦，老和尚要想闪躲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只听惨叫一声，老和尚的五官，俱被保坤五指抓下，鲜血淋淋！

老和尚登时倒地狼曝般地惨叫。

蓝衣少女怔了一怔，心想：“这丑鬼的身法好快呀！”

“血魔七凶”，其余六人，见状都呆了！因为七人当中，以老和尚“赛智深”阮大成的功力最高，可是仅在一招之间，便栽在丑面人手中，怎不使他们惊呆了。

灰袍丑面人喝道：“你们六个恶贼，是一齐上还是一个一个来？”

“血魔七凶”的两个中年书生，略一定神，便大喝两声，同时跃身扑击。灰袍丑面人冷笑道：“来得正好，先超度你这两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！”

两个书生同时嘿嘿几声道：“丑鬼！你有此能耐吗？”灰袍丑面人纵声一阵长笑，双掌同时向两个中年书生推去！

登时两股狂飚，分袭两人，两个中年书生，面色陡变，忙挥动右手，硬接硬对，左手挥动，一掌袭向保坤“气海”要穴。

紧接着，蓬的一声巨响，两个中年书生暴退了七八步，才稳住身形，灰袍丑面人仅衣袂飘动。

突然几声暴喝，一僧、一道、一个青袍老者，同时向灰袍丑面人走来。

灰袍丑面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最好六人一齐上，免得老夫多费手脚！”

青袍老者冷冷道：“毒眼龙你不要卖狂！五十年前一掌之仇，还记得吗？今夜我们来清理一下那笔旧帐！”说着，反手从背上撤下长剑，长剑一抖，登时暴射一道寒光，疾如石火似的，指向灰袍丑面人“璇玑”、“巨阙”、“丹田”三大要穴。

灰袍丑面人厉啸一声，身形晃动，便没入剑光之中。青袍老者的剑术，确有不凡的造诣，只见他施展起来护身、击敌，毫无空隙可乘。

十招过后，灰袍丑面人在剑光中飘忽，找不到机会反击。突然，一击怪啸！一道宽大灰影，向空中直冲五丈多高，登时冲出青衣老者剑光之外。倏然，怪啸之声再起，半空中一道巨大的灰影，直向青衣老者冲来！

人未至，劲风已先扫到，这时灰袍丑面人展开绝学，掌中奇招陡出……

紧接着，便听到惨叫一声，青衣老者的身子，被排山倒海的掌风卷起，向坟场外飞去！

“叭！”栽跌在坟堆上，血花四溅，脑浆溢出……灰袍丑面人飘然落地，双目向四周一扫！

这时，几声叱喝，“血魔七凶”残余的五人，都撤下兵器，有剑、刀、铲、锤、笔……纷纷向灰袍丑面人攻到！灰袍丑面人长笑一声，施展“云海幻踪”身法，在刀光剑影，挣风笔芒中，飘忽翻腾，毫无惧色！

突然，一声威力无俦的娇叱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

众人如像焦雷击顶似的，不由自主停了下来。

灰袍丑面人循声望去，只见蓝衣少女厉叱道：“你们轮战一人，姑娘已经看不顺眼，现在又要群殴，武林的规矩何在？”“血魔七凶”中的一个老道士，怒道：“我们清理五十年前旧帐，谁要你管？”

“我偏要管！”

灰袍丑面人突冷冷地说道：“我不领你这份薄情！”蓝衣少女气得哇哇乱叫，粉腮一沉，怒道：“你不领情，谁稀罕？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！”她缓移莲步，向灰袍丑面人面前走去，口中发出格格的笑声。

灰袍丑面人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问道：“你要怎样？”蓝衣少女格格不停地笑，双目像两柄利刃似的射入灰袍丑面人的眸中，一瞬也不瞬，看了片刻，突收笑容道：“我要看看你的丑面，就不信天下竟有如此奇丑的人？”“你不相信？”

蓝衣少女点点头道：“我起初便怀疑，现在看清了你一双美丽的眸子，更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！”

说着，缓缓伸出右手，向灰袍丑面人面上抓去！灰袍丑面人怔了一怔，忙暴退了几步，喝道：“你要和我动手吗？”

蓝衣少女摇摇头说道：“我不会武功，只想看看你的真面目，我想你一定是位俊美可爱的少年！”

灰袍丑面人暗暗吃惊不小，心想：“她怎么知道我是伪装的？”

他略一镇定后，便暴喝一声说道：“再动手动脚，在下可不客气了！”

蓝衣少女突面罩寒霜，停住莲步问道：“你还敢动手打我吗？”

灰袍丑面人怒道：“有什么不敢？”伸出右手，劈拍一掌，便打在蓝衣少女的左颊上。

登时，便红起了五个指印。

蓝衣少女突然口中发出一阵长笑，道：“有胆量！有种！你会后悔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打了蓝衣少女一耳光，心中果然有些愧咎，心想：“去打一个不会武功的女人，多么有失身份呀！”

心念未已，突然听到“血魔七凶”同发出不屑的笑声。

灰袍丑面人转身怒道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？再笑，哼！”“血魔七凶”同声说道：“偏要笑，打一个不会武功的女人，不失你‘毒眼龙’的身份吗？”

灰袍丑面人怒不可遏，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双目暴射两道冷芒……

蓦然，双掌同时推出！他这两掌，仓卒出手，含怒而发，足足用了十成真力，而且距离又近，所以“血魔七凶”中便有三人的身子，被掌风弹起，直向坟场以外射去！紧接着，惨叫连天，三人栽倒下去，口喷鲜血，惨死地上。

灰袍丑面人余怒未熄，又向其余二人又推出一掌，二人如同惊弓之鸟，哪敢去接，忙闪身逃命，向场外飞泻。灰袍丑面人嘿嘿两声道：“你们想逃？往哪里逃？”一弹身追了过去，双手一抡，奇招陡出，几声闷哼，二人便弹跌一丈开外。

灰袍丑面人见“血魔七凶”都丧生掌下，仰面一阵长笑，双肩微晃，便向场外飞奔去，突然听到一声娇叱：“站住！”灰袍丑面人略为一怔，转身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“揭开你的真面目给我欣赏你的……”美字未说出，蓝衣少女便倏然住口。

灰袍丑面人怒道：“我明明是个丑老头，你偏要胡猜！”蓝衣少女微愠道：“你的真面目不给我看一眼，今夜休想离开这里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纵声一阵长笑道：“你有此能耐吗？哈……哈哈……”灰袍丑面人笑得前俯后仰。

蓦然，空际传来几声怪啸，啸声震撼山岳……蓝衣少女口中突然发出银

铃般的笑声……

蓦在此刻！场中射入四人！

一高、一矮、两叟，另外一个中年书生，还有一个白发萧萧的老太婆。

蓝衣少女一见白发萧萧的老太婆，便高叫“云姥姥快来，吓死我了！”

白发萧萧的老太婆，手持龙头拐杖，缓缓地走近蓝衣少女，慈祥地问道；  
“孩子，你怎么深更半夜跑出来，急死我们了，哪个欺侮你？”

蓝衣少女手指保坤，娇声道：“云姥姥！杀掉那个丑鬼！”白发萧萧老太婆闻言大怒，举起龙头拐杖，便向灰袍丑面人一步步欺去。

## 第七章 西域一姣

灰袍丑面人见白发萧萧的老太婆，向他一步一步欺近时，他忙将功力贯注双手，蓄势待发！

白发萧萧的老太婆，走到距灰袍丑面人面前不到五尺，正欲举起手中的龙头拐杖向他打下时，突然听到蓝衣少女惶急地喊道：“云姥姥住手！”

云姥姥收了手中的龙头拐杖，向后退了几步，转身一脸迷惘之色问道：“孩子怎么啦？？”

蓝衣少女向灰袍丑面人妩媚一笑，噘着小嘴道：“他一定打姥姥不过的！”

云姥姥哈哈大笑说道：“真是孩子气，打不过不是很好吗？杀他更容易了。”

灰袍丑面人冷笑一声道：“不见得就打不过你们这几块料吧！”

云姥姥怒道：“这丑鬼出口伤人，先教训教训他再说？”说着，手中拐杖一挥，便扫了过去。

蓝衣少女急声道：“云姥姥！你不能杀他！”云姥姥经她这一喝，忙将扫出劲力，硬生生收了回来。

云姥姥收了拐杖，缓缓地走到蓝衣少女面前，慈祥地说道：“孩子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灰袍丑面人冷哼一声，转身向场外走去。

蓝衣少女气得粉腮惨白，颤声道：“不要放走那个丑鬼，把他……”

云姥姥插嘴道：“孩子，看你气成这个样子，把他怎么样？”

“把他捉回去受五毒惨刑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闻言，便停了脚步，转身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们自信有此能耐吗？”

旁站的青衣矮叟，向灰袍丑面人面前跨了三大步，忍喝道：“为什么没有？”

蓝衣少女一见青衣矮叟要出手，知道非他敌手，忙喝阻道：“土行一叟，不要贸然出手，你一人非他敌手，最好……”

“最好是你们四块废料一齐上！”灰袍丑面人说着，竟仰面哈哈大笑不止。

这时，中年书生，手摇折扇，一派悠闲气概，向灰袍丑面人走了过来，口中发着冷笑道：“老夫想来领教阁下几招绝学！”

站在一旁从没有开口说话的长人，齐天野叟，一晃大脑袋，也走过去，嘿嘿冷笑两声道：“丑鬼，你真有什么通天本领，竟敢如此狂妄？”

灰袍丑面人收敛笑容，手指着三人道：“你们都是西域什么教的门下，报出个万儿来！”

中年书生冷笑几声接道：“老夫乃‘西域喀嘛教’门下的大弟子，丑鬼是何人？与我们圣教有何恩怨？”

灰袍丑面人听了“西域喀嘛教”五字，便略皱眉头，心想：“喀嘛教曾在三十年前，来中原一次，那一次造成了武林的大浩劫，后来，还是七大门派，联合派高手数百名，围攻七昼夜，才把‘喀嘛教’驱逐出中原，想不到事隔三十年，又重履中原，这一次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正忖间，忽听土行叟大喝一声道：“丑鬼，接老夫一掌试试！”

“试”字刚一出口，一股强烈的劲风，便向灰袍丑面人扫来。

灰袍丑面人滑步闪身，让过土行一叟五招，土行一叟嘿嘿两声道：“丑

鬼的轻功果然有两套，再接老夫几掌！”

土行一叟拳掌齐飞，腿影如涛，眨眼工夫，便向灰袍丑面人拍出五掌，踢了四腿。

灰袍丑面人对这般人，早存戒心，哪敢怠慢，他忙展开“云海幻踪”，只见闪避，并没有出手。

土行一叟，打出五掌，踢了四腿，并没有伤对方一根汗毛，心中不禁一愕！

他暗付：“这丑鬼，真是邪门，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身形如烟，飘忽不定，到底用的什么身法？”

土行一叟，心念未及，突听到蓝衣少女道：“矮叟，你傻想什么？他用的是‘云海幻踪’，你就打一百掌，也沾不到他的边呀！”

灰袍丑面人闻言，暗吃一惊，盯着蓝衣少女，心想：“她能识破我这份神秘身法，定必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手……”

蓝衣少女面罩寒霜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死盯住我干吗？还想找我打架吗？”灰袍丑面人点点头。

“我是不会武功的，你打了我一记耳光，还嫌不够吗？”蓝衣少女娇嗔地说。

灰袍丑面人被说得面色登时羞红，低下头去。

云姥姥闻言惊讶道：“他竟敢打你？”

“可是我已经打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灰袍丑面人剑眉一竖，冷冷地说。

“我就要宰了你！”云姥姥气得哇哇大叫，举起手中的龙头拐杖，便横扫过去！

蓝衣少女见杖风已经快扫到灰袍丑面人身上，面色大变，忙叫道：“丑鬼！你不想活了？”

她这句话明明是关心灰袍丑面人的，因此他立刻警觉，忙展开“云海幻踪”身形一闪，可是仍慢了一点。

灰袍丑面人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拐风已经扫掉了他脚上一双靴子。

由此可知这白发萧萧的云姥姥，拐风的快速和强烈！灰袍丑面人飘然落地，赤着一双脚，站在地上发呆。云姥姥也不由一愕，她想：“我一拐用了九成真力，只扫脱了他一双靴子，这丑鬼功力确实不弱……”

云姥姥心念未毕，突听到暴喝一声道：“老太婆的拐力不弱，现在接我一招试试！”

喝声未了，只见灰影一闪，一股凌厉的劲风，便扫了过来！

云姥姥刚才已和灰袍丑面人交过手，她那股以老卖老，狂傲之气，已扫除了一半，忙将左手一挥，硬接灰袍丑面人拍来的一掌，右手龙头拐杖，在手中一抖！

红光闪闪，向灰袍丑面人罩去！

灰袍丑面人已知那拐杖的厉害，哪敢硬接，忙闪身，又是一招拍去。

二人功力悉敌，眨眼工夫，便斗了三十多合，完全是快打硬拼。

原来，云姥姥在“西域喀嘛教”的地位甚高，她当然不愿在几个门人后辈面前现露败绩。

灰袍丑面人一审眼前情势，如果败在云姥姥手中，自己便休想离开这里。因此，只有快打硬拼了。

二人都存有夺胜之心，所以愈打愈剧烈，双方招式越来越凌厉……

突然，灰袍丑面人招式一变，一招“松树盘根”在地上扫了过去。

蓝衣少女忙大叫道：“姥姥，快施展蛟龙出海！”云姥姥立时察觉，腾身而起，一跃三丈多高。紧接着，便听到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云姥姥刚才站的位置，被灰袍丑面人凌厉的掌风，击了一个大洞。云姥姥身上不由冒了一阵冷汗。

灰袍丑面人此刻感到内力似绵绵不绝，精神愈打愈旺，云姥姥的招式虽猛，经验老到，可是精力似已不继。瞬息二十合又已过去。

蓝衣少女突喝道：“土行一叟，齐天野叟，二人把姥姥换下来，要不然，她不出五招便……”

土行一叟、齐天野叟，一高一矮两叟，齐齐跃向灰袍丑面人。

云姥姥退了下來，这时，她额上已渗出许多冷汗，面色苍白，喘息不止。

两叟武功不弱，两人四只手，同时向灰袍丑面人推出……四掌恍如电光石火，直扑向灰袍丑面人。

灰袍丑面人狂笑一声道：“老夫倒要看看你们‘喀嘛教’，有多大能耐，怎样奈何于我？”

说着，双臂一张，两股劲风，登时从手中发出，宛如长江大河之水，卷向二叟！

二叟功力不同凡响，在西域仅次于云姥姥及教主，数十年罕逢敌手，今夜双战灰袍丑面人，二人心想必胜无疑，所以不把对方放在眼中。

十招过后，事实大谬不然。

这才使他们吃惊，对方不但招式诡奇凌厉，而且闪身奇快，身形飘忽，难以捉摸……

他们大战了六十多合，仍难胜保坤，双方愈战愈激烈。蓝衣少女始终盯住灰袍丑面人那炯炯发光的眸子，满怀疑云……

蓦然，传来一声暴喝：“丑鬼！接老夫一扇试试！”喝声中，中年书生，手中折扇一张，登时扇影似山，向灰袍丑面人头上罩来……

灰袍丑面人暗暗吃惊，心想：“对付两叟，尚能勉强撑持，如果再加上一个中年书主，就没有必胜的把握了！”心念未毕，扇影已罩了下来，灰袍丑面人忙展开“云海幻踪”身法飘出重重如山的扇影。那中年书生，功力不弱，灰袍丑面人感觉四周压力愈来愈重。

此时，他突然面罩杀机，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两叟、中年书生，同时略略一怔，仁立，停手，中年书生问道：“可有遗言交待？”

灰袍丑面人怒道：“老夫与你们‘喀嘛教’，素无恩怨，你们如果再用车轮战，可别怪老夫出手杀人了！”土行一叟嘿嘿笑了两声道：“丑鬼！有本领尽管施出来！”“你们自作孽，不可活，可别怨老夫……”

言讫，缓缓举起右手，喝道：“矮子，你识得此掌否？”土行一叟，闻言猛然抬头一看，只见对方高高举起的右手掌心中，绿光闪闪，而且指缝之间冒起一层薄薄的绿烟……土行一叟心中骇然，他一生哪里见过这样的掌式？就是站在一旁的云姥姥、中年书生、齐天野叟，都呆呆地看着，没有一人认得出此掌的名称。

灰袍丑面人得意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半晌才收了笑容，道：“量你们蛮荒之人，也识不得此奇掌！还是接下这一掌，到阎罗殿前，阎王告诉你们吧！”突然一阵格格似银铃般的笑声响

起……

灰袍丑面人一望，只见蓝衣少女大笑不止。

灰袍丑面人怒道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，量你这个鬼丫头，黄毛未退，还能识得老夫这种奇掌？”

蓝衣少女收敛笑容，冷叱一声道：“丑鬼，你说话可得有分寸一点，什么黄毛丫头，你能比我大几岁？手上那些绿光，有什么稀奇的，亦不过是‘追魂掌’而已！”灰袍丑面人闻言怔了一下，其余的人，都大吃一惊！

因为，他们都知道蓝衣少女不会武功，怎么会认识此掌名称，这样如何不使他们吃惊！

灰袍丑面人向蓝衣少女面前跨了三大步喝道：“你既认得此掌，敢接老夫一掌否？”

就在灰袍丑面人喝声迈步的同时，云姥姥、中年书生，同时弹身而起，一齐阻挡他的去路。

蓝衣少女突然厉叱道：“你们闪开！看他敢不敢打我！”云姥姥急得老泪纵横道：“孩子，你疯了吗？”

“我好好的，云姥姥快闪开！”

云姥姥、中年书生，仍然不闪开，挡住灰袍丑面人。蓝衣少女，突然面罩寒霜，暴怒喝道：“叫你们走开就走开，看他敢不敢打我！”那个“敢”字说得很重，这是第二次说。

中年书生急道：“公主你……”

“不要你们管，快走，快走呀！”

云姥姥，中年书生，无可奈何地闪开，灰袍丑面人冷冷地说道：“有什么不敢的。”竟缓缓地向蓝衣少女的头上拍下去！

蓝衣少女对灰袍丑面人妩媚地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用极毒的掌法，去打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子，传到江湖上，不觉有损你一生名誉吗？”这时，蓝衣少女已缓缓闭上双目。灰袍丑面人怔了一怔，右手便停在空中，没法打下去。半晌，蓝衣少女缓缓睁开双目，笑道：“怎么不打下来？”灰袍丑面人突然放下右手，就在他放下右手的同时，云姥姥、中年书生，同时吁了一口气。

灰袍丑面人转身向场外走去。

蓝衣少女高声道：“大侠今夜手下留情，盛意永铭五内！”她转身对云姥姥道：“我们该走了啦！”

中年书生道：“公主，我们不去追那丑鬼了吗？”

“你们打他不过的，何不卖个人情！”蓝衣少女感慨地说着。

灰袍丑面人走出坟场，一路之上，心中非常纳闷，只顾飞奔，田园山河，尽在他脚下飞逝……这时，他没有决定是先去“冥谷”救出云仙姑娘，还是回故乡“云山坡”保家霸，抑是去“东海空空岛”救母亲。

他正忖思间，已来到官道上的交叉路口，他在水塘边脱下面具，洗了一个脸，换好衣服，这时，他忽然迟疑不定，到底是先去哪里好？

蓦在此刻，突然他眼前人影一晃，从道旁大树上飞下两条人影。

保坤定睛一看，只见一个是穿着百结大褂，背插双锤，颔下花白胡子，手持打狗棒。一个是蓬头垢面，满身槛楼的老人。

这两人正是“武林二奇”：“五湖虱仙”朱冠武和“四海义乞”曾国麟，一对宝。

“五湖虱仙”一见保坤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娃儿昨夜辛苦了一夜，替武

林又除了……”

“四海义乞”没有等“五湖虱仙”说完，便插嘴道：“老不死的啰嗦什么，咱们去前面大镇上喝上两杯，娃儿，你去不去？”

保坤忙拱手道：“晚辈一定奉陪！”

“五湖虱仙”仍然大笑不止，一边走，一边抓虱了，口中嚷着：“娃儿你请不起我们两个老怪物的，老叫化子，一口气可以喝五斤，你有多少钱去付？我看还是老叫化作东吧！”保坤微微笑道：“只要两位老前辈不嫌弃，喝两杯酒的钱还有。”

“四海义乞”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人家才没有你老不死的小器，快走吧！老叫化肚里唱空城计了，哈……哈哈……”他这一阵大笑，连“五湖虱仙”和保坤也逗得笑了起来。“武林二奇”展开轻功，拼命向前飞奔，保坤跟在后面，也展开“八步赶蝉”轻功，随着前进。

片刻功夫，便走过一座大镇，这时，日已三竿，镇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常。

三人走到一座壮观而华丽的酒楼前，停了下来。“五湖虱仙”道：“这座酒楼，是镇上第一家，酒好菜佳，就在这一家吧！”

“四海义乞”点头道：“依老不死的，反正都有理由。”三人走上酒楼，酒保一见，前面走着两个衣衫褴褛的老怪物，身上臭气薰天，后面却跟着一个白衫公子，心中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，竟没有上来招呼。

“五湖虱仙”见酒保站在一旁不说话，怒道：“怎么样？你们卖不卖酒？是不是怕我没有钱？”

酒保不理睬“五湖虱仙”的话，对保坤拱手道：“对不起今天本店的酒席，完全被人包去了，不再卖酒，请你们到别家吧！”

“四海义乞”浓眉一皱道：“酒席包了，连楼都包了吗？你们酒店中所有的酒都包了吗？”

保坤忙道：“我们喝几杯就走，加倍给钱，不碍你的事。”酒保斜看了“武林二奇”一眼，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不瞒你三位说，本镇今天所有的酒店，都被人包了，谁也不敢卖酒，恐怕上下百里买不到酒。”

“四海义乞”怒道：“是谁？快说！”

酒保不屑地一笑道：“劝你不要问吧！给他们知道了，恐怕连你要饭都成问题！”

“四海义乞”面色大变，正要发作，保坤忙道：“酒保你说话须要小心点，到底是谁在捣鬼？”

“‘鬼王庄’，今夜要阻止潘家霸潘老爷的女儿出嫁，他们要摆下百桌酒席，夜间去抢亲，‘鬼王庄’的人，谁敢去惹？”“五湖虱仙”听了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什么鬼王庄，谁怕那些龟孙子，快拿酒来，有事我老不死的担当！”酒保摇头道：“恐怕你担当不起，我们如果开罪‘鬼王庄’的人，生意便要关门大吉了。”

“四海义乞”怒喝道：“少啰嗦，快端酒来，鬼王庄的人是什么东西，叫他们来找我好了。”

话声甫落，便听到一阵破风之声，楼梯微响，飞上一人影喝道“谁说鬼王庄是什么东西？自己报出名来！”“四海义乞”小眼一翻，斜视了对方一眼，只见对方是一位浓眉黑面，虬髯，塌鼻的劲装大汉。

浓眉黑面大汉后面陆续又上来四个劲装大汉。酒保吓得浑身发抖，跑了

下来，拱手道：“他们不是骂贵庄，是谈别的，大爷求求你……”

“四海义乞”冷哼一声喝道：“酒保，快起来，谁说不是？是我老叫化骂的，你能把我怎样？”

浓眉黑面大汉冷笑一声道：“臭叫化子胆子不小，竟敢骂我们，不给你一点苦头吃，你也不晓得鬼王庄的厉害。”他说完，向后面站的四个劲装大汉一挥道：“把这三个臭东西拿下！”四个劲装大汉，同时跃上，围住“四海义乞”。“五湖虱仙”突然仰面大笑道：“且慢，你们先尝尝老不死的虱子味道，再拿人不晚！”

说罢，右手在身上抓了一把虱子，向浓眉黑面大汉打去！虱子一出手，登时便听到一声惨叫，浓眉黑面大汉立即双手掩面，痛得在地上打滚狼嚎！

四个劲装大汉见状，忙拔下背上刀剑，准备出手。“四海义乞”暴喝一声：“滚下去吧！”

吧字方落，只见身形一晃，那四个劲装大汉身子，便穿窗而出，接着便听到惨叫几声，立时跌死在楼下。呆了！酒保看得呆了，他想不到鬼王庄一个香主，四个功力极高的巡值，一招之间，便被一个老叫化子丢下楼去，这是他作梦也想不到的事。

“五湖虱仙”冷哼一声道：“就是鬼王庄主亲自来，能够在老不死的手上走上三招，那才是怪事呢？”

酒保听了更发呆了，他心想：“这两个怪老头是谁？怎么连名震江湖的鬼王庄都不怕呢？”

“四海义乞”突飞起一脚，把那个浓眉黑面大汉，踢出窗外，厉喝道：“酒保还站着发什么愣，快把酒拿来！”酒保连声诺诺道：“老爷要多少酒？”

保坤道：“尽量端来！”

“娃儿真聪明，是个孺子可教的小子！哈哈哈哈哈！”“四海义乞”捋须大笑着说。

“听到酒多便忘形了，你这个老叫化子就是没有出息！”“五湖虱仙”笑骂着。

“四海义乞”越发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叫化虽然没有出息，但总没有像你老不死的，终日抓虱子脏兮兮的！”“五湖虱仙”纵声长笑说道：“你老叫化子嫌我脏，吃了这只虱子，看脏不脏？”

话声未落，一只黑虱子，从“五湖虱仙”手掌上弹出！宛如一颗铁球，发出呼啸之声，向“四海义乞”口中射去！

“四海义乞”一瞪眼，忙唾出一口口水，登时发出劲力，把那只虱子，撞击偏了方向。

这时酒保正端着三壶酒走上楼来，突地，呼啸一声，一颗黑色的东西，正撞向他手上端的盘子，立即哗啦一声，盘里三壶酒，便翻倒在楼上。

酒保大惊失色，全身一阵颤抖，暴退了三大步。保坤忙道：“不要紧，两位老前辈开玩笑，打翻的酒，算我的帐就是。”

武林二奇同时鼓掌大笑。

三人开怀畅饮，竟酒至黄昏，“五湖虱仙”早已酩酊大醉，躺在椅子上，鼾声大起了。“四海义乞”小眼连翻，对保坤道：“鬼王庄今夜抢亲的事，由你一人去已足够了，记住，鬼王庄里都不是好人，悉数杀绝，知道吗？”

保坤点头问道：“潘家霸和老前辈有什么交情？”“四海义乞”小眼一闭，缓缓道：“和老叫化谈不上什么交情，不过和娃儿倒有点关系……”

“ 什么关系？请老前辈先告诉晚辈一下。 ”

“ 四海义乞 ” 双臂一伸，哈欠连天，口中含糊地回答道：“ 到时你就晓得了，快去吧，明天在这里见！ ” 说罢，便躺在椅子上，鼾声连天了。

保坤见武林二奇都已醉了，便起身吩咐酒保，注意照顾，自己双肩一晃，穿窗而出，没入夜色之中。

## 第八章 蛛面逼魂

保坤尽展轻功，向潘家霸飞去！

潘家霸距镇上大约五十华里，保坤一个时辰不到，便已飞奔到潘家霸庄院外不远的地方。

只见潘家霸这时已警戒森严，五步一卡，十步一桩，巡值穿梭不绝……

保坤提起一口气，一跃七八丈高，越过桩卡，身形如烟，直向庄院扑去。

距庄院不远的地方，有一棵参天古树，保坤身形一晃，便跃上那棵大树上。

正在落足未稳之际，突然背后传来一声惊心动魄的叱喝：“谁？站住！”

保坤闻声一怔，转头一看，只见是一位身着青衣的丑面人，那丑面人，身形俏小，双肩一晃，便向保坤站的大树上飞来！

保坤心忖：“这人好一副奇丑的面孔！”

他正要发招时，突然听到那丑面人指着保坤惊呼：“你是谁？”

保坤冷冷地回答道：“是我！”

“你是不是最近江湖上盛传的‘毒眼龙’？”丑面人看到保坤那副面孔和衣服声音似乎有点儿发抖。

保坤嘿嘿两声道：“不错！阁下眼力不凡！”丑面人更加惊惶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是替‘鬼王庄’助拳抢亲，还是……”

“不一定，也许是看热闹，也许是帮助某一边！”保坤回答的口吻非常轻松。

青衣丑面人忙问道：“你预备帮助哪一边？”

保坤微笑道：“说不一定了，谁有理，就帮谁！”

青衣丑面人微微一笑，身形一闪，便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保坤向庄内外四周一打量，只见庄内热闹异常，高朋满座，张灯结彩，洋溢着一片喜气……

但是庄外四周，却暗布弓刀剑枪，密似森林，人人面带严肃，似大敌将临的气氛。

保坤暗忖：“潘家霸的潘姑娘，一定是位绝世美人，不然鬼王庄为何要来抢亲？”

保坤正忖思间，突闻远远传来金鼓号角之声，于是若隐若闻渐渐接近潘家霸了。

保坤定神仔细向通往潘家霸的官道上一瞧，只见数百人手执各式各样的旗帜，乐器前导之下，簇拥着一顶八人抬的大红花团的大轿，缓缓向潘家霸而来。

保坤心想：“这大概就是来迎亲的喜轿了吧？”心念未毕，大红彩轿已经进了潘家霸大门，这时，爆竹声、锣鼓、人声……闹成一团。

紧接着，便是新娘拜了祖宗，由八个身穿大红锦缎的姑娘，簇拥之下上了花轿。当花轿刚刚抬出潘家霸大院时，突然几声怪啸，破空传来！

那啸声怪诞而凄厉，由远而近，眨眼间，便见几条黑影，电射而下，落在花轿的附近：

此时，花轿前后所有的乐声，戛然而止！

簇拥花轿的人，个个从身上拔出长剑，功贯剑上，蓄势待发……

蓦在此刻，远远又传夹一阵怪啸之声！片刻间，又有数十条黑影，闪入

场中。

一时之间双方剑拔弩张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保坤此刻屏住呼吸，隐身在大树之上，准备待机以动……突然，潘家霸大门咿呀一声，两扇大门大开，从厅里走出一位年约七旬开外儒巾儒服的老者来。

这老者白髯垂胸，方面大耳，一脸正气，他手持龙头拐杖，缓缓地一步步向场中走去。

老者后面跟了三个中年儒生，年纪均在四十开外，他们赤手空拳，面色凝重……

保坤瞧来瞧去，就是没有看见那青衣丑面人。他心想：“那青衣丑面人，到哪里去了？他是鬼王庄的探子，还是和我一样来打抱不平的？”

保坤正在默默忖思之际，突然，听到刚由大厅里走出来的儒服老者，已经站在场中，开口说话：“老夫便是潘家霸的庄主潘可人，请鬼王庄的庄主答话！”

射入场中的数十条黑影中，立时走出来一个彪形大汉，那大汉身着锦袍，虎目猴腮，短须阔口，一副高傲神色……锦袍大汉不屑的一声冷笑道：“对不起，办这点小事，还用不着我的父亲驾临！”

潘可人面色略略一变，但迅速恢复常态，问道：“如此说起来，阁下就是少庄主了。”

锦袍大汉哼一声道：“明知故问，都是废话！”

潘可人见对方如此狂傲，不禁火起，不过他是位涵养极深的人，勉强压低心头怒火，微温道：“少庄主夤夜来此，适逢老朽小女出阁，请先至寒舍喝几杯水酒如何？”

锦袍大汉，浓眉一竖，阔口中发出一阵阴恻恻的冷笑说道：“不用喝了，本庄已下聘金，鬼王庄与潘家霸联婚，天下英雄尽知，今夜你们所作之事，是何用意？”潘可人冷笑一声问道：“贵庄所下聘金是比别人早，还是晚？”

锦袍大汉冷哼一声道：“早晚我不管，只要是下过聘金，便要新娘！”

潘可人怒道：“你们强人所难，毫不讲理，公道何在？”锦袍大汉冷嘿几声道：“公道有多重，武力就是公道！”他歇了一歇，又厉声道：“潘老头，鬼王庄你是清楚的，惹得起吗？”

保坤在树上听了他们的对话，心中燃起一股无名之火，尤其看见锦衣大汉所带来的人，高高矮矮，年老年小，十之五六，在师父册子上，都有他们的画像，更激起保坤的怒火。此时潘可人气得须发俱张，叱喝道：“你要怎样？”

“我要新娘！”

潘可人哈哈大笑道：“你有此能耐吗？我潘某年事虽高，可是潘家霸个个并非弱者……”

锦袍大汉暴喝一声，截断潘可人的话，问道：“潘老头你到底同不同意？”

“谁同意？有本领尽管施出来，好叫我潘某见识见识！”

锦袍大汉冷冷道：“潘老头子，你不要后悔！”

“潘某一生经过多少大浪，做事从不后悔，有能耐，尽管施出来，我就不相信你们有三头六臂，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保坤见锦袍大汉满面狂傲之色，正想出手之际。

锦袍大汉口中忽然吹了一声长哨，蓦然间，空中传来“哇哇”的怪叫之声，眨眼间，便闪入场中。

像迅雷闪电似的，速度之快，震惊了全场的人！“蛛面追魂魔！”全场一齐惊呼！

保坤怔了一下，仔细向场中看去，只见那怪物，人身、双腿，但却有八只手，四只眼睛面貌形同蜘蛛……保坤看了暗睛发笑，心想：“这怪物，比我还多了一只眼睛，真有趣！且慢出手，看这怪物如何对付潘可人。”锦袍大汉狂笑一阵道：“现在相信有三头六臂的人了吧！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潘可人乍见怪物，心头一凛，面色大变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

“蛛面追魂魔”呵呵大笑说道：“花轿中，坐有新娘吧？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，嘻嘻……”

这怪物说话模糊不清，有如含了一口浆糊，但他中气奇足，直震得功力稍差之人，掩耳不迭。

怪物一边说，一边向花轿走去。潘可人后面突然走出来一个中年书生，大喝一声叱道：“站住！怪物不得无礼！”

说着双手，同时推出，两股劲风，卷向那怪物！怪物连续哇哇怪叫一阵，突然见他一转身，疾如石火似的，欺近中年书生面前，伸出一只手，立即将中年书生抓起，向场外丢去！

中年书生立即发出一声惨叫！

紧接着，两条人影如流矢似的射去，接住将跌落的中年书生！

中年书生登时喷出一道鲜血，面色苍白，气息奄奄了。呆了！全场的人都惊呆了！

中年书生乃是潘家霸的第一流高手，竟在一招之间，便栽在怪物手中，怎么不使全场的人惊愕？

怪物口中忽然又咕噜了一阵，转身向花轿走去。突然！几声暴喝，潘可人身后人影闪动，又飞出两人。那两人青袍长髯，年龄均在六十开外，两人出场后，反手从背上撤出长剑，同时向怪物欺近！

怪物耳目极为灵活，他听到剑出鞘之声，便霍然转身，四只大眼睛，盯住两位青袍老者，意思是说：“你们又要来送死吗？”

两位青袍老者，突然一抖手中长剑，顿时暴射两道寒光，射向那怪物！

怪物立刻发出哇哇大叫之声，腾身而起，在剑光中飘忽起来。

十招过后，怪物似乎不耐，咆哮一声，右腿倏然飞起，像条带鱼似的，“蓬”地一声，扫在左边那个青袍老者跨骨上，在这同时，他左腿也踢出，正踢在右边那个青袍老者手上。只听到同时发出惨曝之声，左边那位青袍老者，滚出两丈多远，竟无法爬起来，敢情胯骨已被扫得粉碎。右边那个青袍老者，手中长剑脱手飞出，“叮”一声，长剑掉在地上。

这时，潘可人见状，气得面上一阵青，一阵白。锦袍大汉哈哈大笑道：“潘老头！有能耐自己下场，何必要别人替你卖命？”

潘可人怒不可遏，正欲出手之际，突然他身后射出三人，拱手道：“卑职三人来收拾这个怪物！”

众人一看，只见闪出来的三人，正是潘家霸内三堂堂主。这三人的功力仅次潘可人，他们均可列为武林一流高手，三人缓缓向怪物走去。

怪物又见有三人向他走来，不觉又“哇哇”地叫个不停，挥手踢足，大肆咆哮。

潘家霸三个堂主，功力虽高，但对眼前怪物，早存戒心，他们互相丢了一个眼色，突然大喝一声，联手向怪物拍去一掌！

登时，如响焦雷，声震山岳！威力之强，无与伦比。三人满以为这一掌，非重创怪物不可！可是，事实大谬不然，怪物怪叫一声，便飘身而起，只见他在掌风如涛中，手舞足蹈地，滚了几滚，便避开劲风，飘飘落地，毫没有受伤。三人掌风劲力如此之强，都没有击伤怪物，顿时使全场之人，又是一惊！三人见没有伤了怪物，互相又丢了一个眼色，欺身而上。怪物突又怪叫一声，根本不理三人向他欺身，他转身向花轿走去，等到三人拍来的劲风快扫近时，他身形突然骤转，一闪而上！

潘家霸三个堂主，只觉眼前一花，右手脉门有如加上一道铁箍，痛彻心脾，热血逆行冲心，血管有如爆裂一般。

怪物三只手扣住三人后，同时一抡，三个堂主身形登时飞起，一摔三四丈远，立时便摔昏在地上。

三个堂主同时被怪物摔全，验场诸人更加惊骇和惶恐。潘可人额上直冒冷汗，心中怦怦直跳……

连站在树上的保坤都看呆了，这时他才深知，那怪物不但功力过人，而且身负奇学，身份特殊……

正在这时，鬼王庄的少庄主锦袍大汉又仰面大笑道：“潘老头！还是乖乖的把美人儿送去鬼王庄吧！要不然便自己出手，何必再叫别人替你……”

潘可人年逾古稀，哪里曾受过这样大的侮辱，只见他急得牙齿咬得格格大响，暴喝一声：“住嘴！”他说罢便缓缓向怪物面前走了过去。

他边凝视着那八只手，四只眼睛的怪物，边慢慢走过去，将真力全贯注在右手的龙头拐杖上，准备作孤注一掷……

这时，怪物兀立不动，四只目中，红光暴射，熠熠生辉！全场所有潘家霸的高手，都剑出鞘，手握刀，贯注功力于手上，准备接应他们的霸主。

此刻场中紧张绝伦，充满了恐怖，静寂落叶可闻！潘可人面色非常凝重，他每迈一步，心即狂跳一下！死！到底是一件可怕的事啊！

可是，他身为一霸之主，怎么能畏缩不前？

十步！八步！四步！

突然，他背后传来一声尖锐惊惶的呼声：“站住！”潘可人怔了一下，便停住脚步，全场的人，循声一望，不禁同时惊呼道：“青衣丑面人！那人的面貌多么的奇丑呀！”保坤也惊噫了一声，心想：“这青衣丑面人想干什么？”青衣丑面人身形如烟，闪入场中，立时探手一拉，便把潘可人拉到他的身后，对怪物厉叱道：“喂！怪物，你还不快滚，想干什么？”

怪物似懂得他的话，口中哇哇乱叫一阵，手指着花轿，意思是要花轿里的新娘。

青衣丑面人会意后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要那个新娘子，就把她抬走吧！”

此语一出，全场一阵哗然！潘可人惊惶地突指着青衣丑面人叱道：“丑鬼！你是什么人，竟敢擅自替老夫的女儿作主？”青衣丑面人又格格大笑道：“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？”就在这时，那“蛛面追魂魔”怪物，转臂一探，便揭花轿轿门，把新娘从花轿里拉了出来。

全场的人，目光都集中到新娘身上，大家一看，不禁同时一呆！

原来，那怪物拉出新娘，揭开新娘的面纱，新娘的面貌长得竟无比的奇丑，根本就不是潘可人的女儿。此时，潘可人老眼一翻，惊讶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！”鬼王庄的少庄主锦袍大汉冷笑道：“好呀！你们潘家霸做出

这样欺骗天下人的事，脸面何在？”

怪物一阵哇哇乱叫，一步步向潘可人走近，口中不断咕噜。

青衣丑面人忙挡住潘可人的身子，厉声喝道：“怪物你要怎样？”说着，向怪物推出两掌，两股凌厉的掌风，如浪涛般地卷向怪物。

怪物根本不理青衣丑面人的掌风，仍一步步向潘可人走去。

保坤在大树上见状大惊，他忖：“如果再不出手，青衣丑面人和潘可人，必同时毁在怪物手中。”

于是，他仰面发出骇人的长啸之声！

啸声：震撼山岳，动人心弦……

啸声：悲壮激昂，惊天地而泣鬼神……

啸声：恍如千军万马，奔赴沙场……

总之，他这一声长啸，震撼了宇宙，震骇了在场的每个人！

在场之人，连怪物在内，听了这一声怪诞的长啸，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，倾听啸声传来的方向……

啸声方落，一道宽大的灰影，由空际闪电似的射入场中！在场数百名高手，同时惊呼道：“毒眼龙！”潘可人见了灰袍丑面人，忙走过去握住他的手，老泪纵横地说道：“大哥！五十年没有见面了，找得愚弟好苦……”余音被他自己泣声所淹没。

灰袍丑面人，双手紧握潘可人的手，目光如电，扫了在场众人一眼！

潘可人泣道：“大哥！你怎知小弟今夜有难？赶来援救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点头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不过愚兄来迟，使贤弟受惊了！”

鬼王庄的少庄主，早几日便闻“毒眼龙”复出江湖的事，现在目睹亲见，更是相信“毒眼龙”果然没有死。他镇定以后，便向“蛛面追魂魔”道，“快把‘毒眼龙’杀了！要快！”

“蛛面追魂魔”向灰袍丑面人看了一眼，口中发出哇哇乱叫，一步步向灰袍丑面人走去。

灰袍丑面人冷哼一声道：“怪物你不要装模作样，报出个万儿来，老夫不杀无名小卒！”

怪物仰面咕噜了一阵，突然八只手一齐向灰袍丑面人抓来！

怪物抓来的这一招，不但诡异而且奇快绝伦！灰袍丑面人早存戒心，他忙展开“云海幻踪”身法，飘然而起，便失去踪影。

怪物一抓落空，而且面前不见了人影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忙转身滑步。

他的身子转动也异常飘忽，几招一过，全场骇然！原来，怪物招招都已落空，灰袍丑面人，忽左忽右，虚幻莫测……

潘可人不断点头说道：“五十年来大哥的武功已修至化境，愚弟心中折服。”站在他面前身材矮小的青衣丑面人问道：“这三只怪眼的人，你为何称呼他为大哥？”

潘可人微笑道：“他就是五十年前失踪的裴云海大侠，是老夫当年结拜的弟兄。”

二人正谈论间，怪物和灰袍丑面人已经打得难分难解，方圆五丈之内，黄尘蔽天，风云变色。

五十招过去，灰袍丑面人已感到不耐，暴喝一声，腾身而起，拔起五丈多高，右手忙把“毒眼”上发光的地方一按，登时发出一道闪闪的绿光。

他落下身形，大声叫道：“怪物，你看我面上是什么？”怪物略怔了一

下，不由自主地抬头一看，只见灰袍丑面人，两眉之间，那只又圆又大的眼睛，这时已发出一道强烈闪闪的绿光。

怪物四目与那道绿光一接触，登时，便感觉全身一麻，劲力尽失……

怪物聪明无比，他感觉不对劲，便发出哇哇乱叫之声，转身便往场外飞去。

灰袍丑面人厉喝一声道：“怪物！你想逃？”弹身而起，如似老鹰抓小鸡，便扑了回来，“扑通”的一声，把怪物摔在地上。

全场的高手，又一次惊呆了！

武功高奇的“蛛面追魂魔”想不到竟逃不脱“毒眼龙”之手，那么“毒眼龙”的武功，又高深到什么程度？灰袍丑面人，长臂一探，便向“蛛面追魂魔”的面上抓去！只听到惨叫一声，灰袍丑面人便抓了一件东西在手中。全场的人，看得又是一呆，原来“蛛面追魂魔”面上戴了一副蜘蛛形状的面具，他本人面上，尽是赤红的大疤，奇丑无比！

灰袍丑面人喝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蛛面追魂魔”颤声回答道：“我姓保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闻言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“保什么名字？快说！”

“蛛面追魂魔”幽幽一叹道，“我叫什么名字，自己不敢……因为，我不能说，我如果说出来，便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更加惊疑，急又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受一个人控制，快说？我帮助你，不用怕，快说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控制我的人，耳目遍地皆是，我如果说出来，便没有命了。”“蛛面追魂魔”歇了一歇，又道：“我求求你放了我，因为我不能死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我还有一个儿子活着，我必须看了儿子一眼死才瞑目！”他幽幽一叹，便结束他的话。

灰袍丑面人心中一怔，似有一种不寻常的感觉。

于是，他从怀中取出了一颗白色药丸，纳入“蛛面追魂魔”口中，送还他的面具，道：“我今夜饶了你，尔后不得再行凶杀害无辜的人，知道吗？”

“蛛面追魂魔”点头躬身一礼道：“谢谢你了！”言讫，戴上面具，身形一晃，便消失在夜暗之中。灰袍丑面人见“蛛面追魂魔”身形消失不见，心中顿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之感！

这时，鬼王庄的人，见“蛛面追魂魔”败在灰袍丑面人手中，心中早已胆颤心寒，乘灰袍丑面人与“蛛面追魂魔”说话之际，便开始一个个溜去，等灰袍丑面人发觉时，已溜去了大半，连鬼王庄的少庄主也不见。

灰袍丑面人见状大怒，暴喝一声道：“鬼王庄的龟孙子们，自信能逃得了吗？”

说着，腾身而起，便追了过去！

## 第九章 鬼王庄主

鬼王庄的人响起一阵哀嚎惨叫之声，不绝于耳。原来此刻，灰袍丑面人正用“毒眼”中的绿光，扫射着每一个高手，那些高手被绿光一扫，便立刻中毒，失去身上的功力。

灰袍丑面人，身形矫捷若风，双手不停的乱扫，劲风随着双拳，狂涛般的涌出……

一时之间，死伤遍地，血流成河……

灰袍丑面人正在追杀之际，突然间，听到如同闷雷似的暴喝之声道：“住手！”

灰袍丑面人闻声怔了一下，便停手循声一望，只见夜色中飞来两条人影，那两条人影，来势奇快绝伦，眨眼间，便闪入场中。

灰袍丑面人定神仔细一瞧，心中不禁一呆！

原来，那闪入场中的两条人影，前面那人，个子奇矮，一身白袍，白鞋，面色惨白毫无半点血色，好似僵尸一样可怕……

灰袍丑面人看清那人以后，心中忖道：“江湖上哪有这号人物？他真像活人中的死人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再看那似僵尸人的后面，跟着一个儒巾儒服的中年儒生。

那中年儒生，手摇折扇，嘴角挂着一丝冷笑，眼睛高傲地望着天上……

这两人一现身，场中活着的鬼王庄高手，全部精神一振，一齐高呼道：“庄主驾到！”

灰袍丑面人这时才明白，那一脸惨白，形同僵尸的矮老头子，竟是名满江湖的鬼王庄庄主。

鬼王庄主李希高，一双像死人似的眼睛，扫了会场一眼，心中不禁暗暗吃了一惊，因为他庄上来的高手，已惨死十之八九。

但他表面上仍不动容，冷笑一声，伸出惨白无血的手指，指着灰袍丑面人说道：“这些人都是阁下杀的？”一股奇寒的劲风，立时随指头而出，袭向灰袍丑面人。灰袍丑面人身上不禁打了一个寒颤，随即冷哼一声道：“不错！”

鬼王庄庄主李希高，嘿嘿两声道：“阁下身手不凡，请教大名！”

灰袍丑面人怒道：“老夫面上那只又圆又大的眼睛，便是答案！”

鬼王庄庄主李希高，闻言面色陡变，暴退一步问道：“你就是失踪了五十年的‘毒眼龙’？”

“明知故问，浪费时间！”灰袍丑面人竟仰面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你我在五十年前，还有一段不平凡交情，阁下总该不会忘记吧！”鬼王庄庄主，说完右手略略一抬，一股奇寒的冷风，又向灰袍丑面人身上袭去。

灰袍丑面人不禁打了一个寒颤，立时心知不妙，忙运功喝道：“鬼王庄庄主，五十年前的事，我们不谈也罢，今夜阁下既然赶来，决不使你失望，接老夫一招试试！”

鬼王庄庄主李希高忙道：“阁下虽然毒眼倾绝古今，但招式和剑术上，瞒不住老朋友，却平凡得很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叱道：“住嘴！今夜老夫不用毒眼，一样可以超度你这个老鬼！”

鬼王庄庄主冷笑道：“阁下名满天下，一言九鼎？”

灰袍丑面人怒喝道：“谁骗你？你先说，用剑还是用拳？”

“用剑用拳，俱非阁下所长，两者随便，哈……哈哈……”李希高不觉仰面长笑起来。

灰袍丑面人，因为初涉江湖，毫无经验，他剑眉一竖，怒不可遏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接老夫一招试试！”

说着双手同时推出，登时如狂涛般的掌风，从双掌涌出……

鬼王庄庄主李希高冷哼一声，不屑地一笑说道：“老朋友，你潜修了五十年，掌力不过如此！”

说着，右手一挥，便硬接了灰袍丑面人推来的双掌，同时左手一圈，一招抡出，口中喝道：“毒眼龙！也接老夫一招试试！”

鬼王庄庄主李希高左手一抡，一股奇寒，由他掌中发出，灰袍丑面人登时便感到奇寒难耐。

他身上不由自主地又颤抖几下，这时，李希高的掌风第二次又拍了过来。

灰袍丑面人忙运气抵住奇寒，同时向李希高连续拍出三掌，踢了两腿。

李希高不愧为一庄之主，轻功不弱，他接了第一掌以后，例知道面前这位灰袍丑面人，功力高于自己，所以，他采用游斗方式，乘机向灰袍丑面人施下杀手。

二人战斗了二十余合，灰袍丑面人感觉自己出手的劲力，渐渐减弱，而对方掌上的寒风，压力愈来愈重……一旁站的潘可人霸主及青衣丑面人，均替灰袍丑面人捏了一把冷汗。

突然，李希高举起右掌，厉声道：“毒眼龙！你识得老夫此掌否？”

灰袍丑面人猛然一惊，向李希高举起的右掌瞧去，只见李希高的右掌，掌心白如一块冰雪，五指之间，冒着一层薄薄的白雾……

那白雾渐渐的扩大……

灰袍丑面人，阅历较浅，他不知道李希高是一种什么掌法，一时之间，竟愣住答不出话来。

李希高冷笑道：“量你也不识得此奇掌，这名叫‘阴寒鬼掌’！”

灰袍丑面人，听了是“阴寒鬼掌”心中顿时怔了一怔！原来他早听人说过，“阴寒鬼掌”奇毒无比！灰袍丑面人正在惊愕之际，蓦然间听到李希高暴喝道：“你敢接老夫这一掌吗？”

灰袍丑面人剑眉一竖，叱道：“有什么不敢！”李希高嘿嘿两声道：“阁下豪迈不减当年，老夫佩服！”说着，他右手便缓缓向灰袍丑面人拍来。

灰袍丑面人立即感觉如一座冰山向他压来，奇寒使他难以忍受……

他忙展开“云海幻踪”飘动身形。

可是，李希高掌上的白雾范围愈扩愈大……

他心中不禁暗暗吃了一惊，自悔不该同意李希高不用“毒眼龙”。可是，他的性格是宁折不弯的，钢牙一挫，便运起身上的真力相抗。

突然，李希高口中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，笑声中充满了得意，狂傲、恐怖、杀机……直笑得灰袍丑面人心惊魂动！李希高收敛笑声后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：“毒眼龙！你已满身侵入剧毒，最多只能活过三个时辰……”灰袍丑面人听了大吃一惊，暗忖道：“我身上带了不少解毒之药，服下几颗，试试效用如何。”

心念未毕，便探手入怀，摸了几颗药丸纳入口中。李希高哈哈大笑道：

“朋友！你就是有大罗仙丹，也是回天乏术了。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服下药丸，片刻便感丹田中产生一阵热流，缓缓上升，立刻充塞四肢百骸，原先浑身奇寒，迅速解除，精神不觉一振！

李希高此刻注意灰袍丑面人面色的变化，渐由苍白转红润，精神振奋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这个老毒物，果然有解毒之药，看来今晚……”

他正忖念之间，蓦然一声巨喝道：“老鬼看看这是什么掌？”李希高猛然抬头一看，只见灰袍丑面人，高高举起的右手，手心中绿光闪闪，五指之间，绕起一层绿烟……李希高大惊失色，暴退了三大步！

灰袍丑面人厉声道：“你认得此掌否？”

李希高五十年前，便知道“毒眼龙”练了这种奇掌，所以他略一定神，便道：“区区‘追魂掌’，何足为奇？”灰袍丑面人嘿嘿几声道：“老儿既识得此掌，敢接老夫几掌吗？”说着，右手缓缓向李希高拍去！

李希高深知此掌的厉害，连忙闪避，同时也推出一掌“阴寒鬼掌”！

就在这同时，空际突然闪射过来四条黑影，那四条黑影，刚一着地，便联手向灰袍丑面人拍去一掌！

登时发出一声“轰隆”，紧接着，便听到两声惨叫。全场的人，同时一惊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两条黑影，栽倒在一丈开外，李希高额上汗如泉涌，面色苍白，显然亦重创在“追魂掌”下。

灰袍丑面人仍在原地，衣袖仅微微飘动一下。原先同鬼王庄庄主同来的那位儒巾儒服的中年儒生，扫了栽在地上的两条黑影，才知道刚才闪入场中的四条黑影，乃是鬼王庄中的四大护法。

鬼王庄两位护法，惊魂甫定，不禁大怒，同时反手在背上撤出长剑，手中一抖，便指向灰袍丑面人周身十二大要穴。灰袍丑面人见剑光奇快绝伦，便罩向自己周身，忙展开“云海幻踪”身法，闪出剑光之外。

同时朗声道：“阁下二人报出大名，老夫与你们素昧平生，为什么一语未发，倏然闯场，暗下毒手？”

鬼王庄两大护法闻声便收剑同声道：“老夫两人，乃是鬼王庄护法，周天蓝、周天凤是也！匹夫杀死本庄许多人，这笔血债难道不索回吗？”

灰袍丑面人闻言后，仰面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是一丘之貉，老夫就一同打发你们上路吧！”

周天蓝怒道：“丑鬼不要狂妄，接老夫几招试试！”周天蓝手中长剑一抖，登时剑上暴射一道寒光，射向灰袍丑面人。

灰袍丑面人，双肩微晃，身形飘忽，没入剑光之中。周天蓝从“伏魔九式”开始，一直将“伏魔七十二式”剑法，一口气施出，剑法纯熟，不疾不徐，他剑法的造诣上，确也不凡。

灰袍丑面人在剑光中，忽左忽右，飘忽不定，始终没有出手，口中不断发出笑声。

等周天蓝施完“伏魔七十二式”剑法以后，他不禁大笑道：“阁下剑术造诣不凡，为何屈居于鬼王庄中？”周天蓝闻言面色一红，怒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丑鬼何必说些废话？”

灰袍丑面人冷哼一声道：“老夫惜才方说出肺腑之言，你应该识相一点！”

周天蓝浓眉一皱，说道：“丑鬼何人，与老夫有何关系？”“如果你立刻改邪归正，老夫今夜饶你这一次！”灰袍丑面人说完，面色非常严肃。

周天蓝见灰袍丑面人，所答非所问，不禁大怒暴喝一声，手中长剑不疾

不徐地又向灰袍丑面人刺去！

灰袍丑面人见周天蓝执迷不悟，不禁心头火起，杀机顿露。

他左手一挥，一股劲力阻住剑光，右臂一圈，斜斜一股劲力向周天蓝击去！

周天蓝暗叫一声道：“不好！”便忙撤剑暴退。灰袍丑面人身法奇快，闪电而至，长臂一探，便扣住周天蓝的右腕。

周天蓝突感右臂一麻，劲力顿失，“叮”一声，手中长剑便掉在地地上。

蓦在此刻，突然灰袍丑面人背后人影一晃，立刻便有一柄长剑向他刺来。

这时，灰袍丑面人因为距离太近，要想闪避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眼看便要伤在剑下，突然又有一条人影闪电而至，刺向灰袍丑面人的长剑被那人拦腰一撞，便偏了方向。灰袍丑面人立即一转身，左手拍出一掌，便逼退刚才用剑刺来的那个人。

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周天夙，同时原先站在潘可人附近那个青衣丑面人，此时已在他的身旁。

这时他才明白是那青衣丑面人出手救了他。

周天夙见一剑未刺中灰袍丑面人，心中大怒，长剑一抖向那青衣丑面人身上刺去。

灰袍丑面人这时扣住周天蓝右腕仍然没有放，立时飞起一脚，把周天蓝身子踢起，飞起一丈多远。叭！一声巨响，周天蓝栽倒地上，惨叫几声，便昏死过去。

这时周天夙与青衣丑面人，展开搏斗。

灰袍丑面人大喝一声道：“住手！”

周天夙与青衣丑面人同时一怔，情不自禁的都退步停手，四只目光，一齐投射到灰袍丑面人身上。

灰袍丑面人冷笑道：“偷偷摸摸，还算鬼王庄的大护法吗？”

周天夙老羞成怒，暴喝道：“老夫和丑鬼拚了！”说着，长剑一挥，便向灰袍丑面人刺来，剑法凌厉，招式狠辣至极。灰袍丑面人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夫三招之内不叫你躺下，永不再踏江湖！”

说罢，双手同时推出两掌。

这两掌是他含怒而发，足足用了十成真力，掌风似海中巨涛，立时卷向周天夙。

周天夙只觉眼前一花，闷哼一声，身子便扑飞而起！“扑通”一声，栽倒三丈开外，脑浆四射，立时惨死当场。站在一旁的潘霸主、青衣丑面人，不禁怔得皱了一下眉头。心想：“这灰袍丑面人手段也太狠了一点。”灰袍丑面人见周天蓝、周天夙都惨死当场，神目向四周一扫，立时发觉不见了鬼王庄庄主，和他同来的那位儒巾儒服的中年人。

原来，鬼王庄庄主见灰袍丑面人与周天蓝，周天夙打斗之际，便溜走了。

他仰面发出几声嘿嘿冷笑道：“你们这些龟孙子想逃到哪里去？”

笑声中，弹身而起，向场外追去。

灰袍丑面人正追间，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呼叫道：“站住！”灰袍丑面人忙刹住身形，回头一看，见是青衣丑面人赶来，问道：“你是叫我？”

“这里除了你还有谁？”

灰袍丑面人见对方答话不太客气，心中有点不悦，冷冷地又问道：“有

事？”

“没有什么事！”

“既没有什么事，阁下对我开什么玩笑？”灰袍丑面人更加光火起来。

青衣丑面人冷笑一声道：“像你长得这样丑，我能叫你一声，你还不感觉高兴和光彩吗？”

灰袍丑面人冷哼一声道：“你的长相好看？自己去照照镜子！”说着转过面去。

“我长得难看？世界上还有比我更难看的……”青衣丑面人忽然感觉自己的话头有点不对，便忙倏然住口。灰袍丑面人又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嘿嘿几声道：“比你好看的人没有吗？嘿嘿，假如世界上都像你这副尊容，女人都宁愿去做尼姑了！”

青衣丑面人厉声道：“我起初看到你那双眼睛很漂亮，以为你还有点人味，哪知道你是一个十足的怪物丑八怪，滚！快滚！”

灰袍丑面人转身向青衣丑面人跨了几大步，怒喝道：“我偏不走！”“干嘛那么凶？丑鬼！”

灰袍丑面人听到老骂他丑鬼，心中更加怒火大炽，又冷哼一声道：“不但凶，而且还要揍你！”

“你敢！”

“有什么不敢的！”灰袍丑面人欺身而上，一掌向青衣丑面人面上打去。

“劈拍”一声，从青衣丑面人面上打掉一件东西掉下来。灰袍丑面人定睛一看，登进使他不觉一呆！

原来，他这一耳光，竟打掉了一副面具。

站在他面前的，竟乃是一位风华绝代，赛过西施，美若仙子的少女！

就在这同时，灰袍丑面人眼前人影一晃，多了一位白髯垂胸，手持龙头拐杖的老者，那人正是潘可人。潘可人一见场中两人，不禁讶然道：“孩子是你？你在搞什么鬼？”他同时用惊讶的目光，扫向着一旁的灰袍丑面人。那位风华绝代的少女格格地笑道：“爸爸！这样闹一下不是蛮好玩的吗？”

灰袍丑面人忙对潘可人拱手道：“刚才不知是令媛，失礼之处，望多多海涵！”说着便想挪动身子要走。潘可人的女儿小娟又格格地大笑道：“伯伯！你现在看我丑不丑？”说罢，对灰袍丑面人妩媚地一笑。灰袍丑面人尴尬地一笑连声道：“不丑！不丑！姑娘长得美极了。”

潘可人微愠道：“你这孩子越闹越不像话，还不给我回去！”灰袍丑面人淡淡地一笑说道：“武林儿女，不应拘泥小节，令媛有巾帼英雄气概，可贺！可贺！”

潘小娟又嫣然一笑道：“本来嘛，武林儿女还拘什么小节，可是我的爸爸太古板，太俗……”

潘可人突然厉喝道：“还不给我走！在长辈面前尔敢……”潘可人停了一下，对灰袍丑面人道：“今夜承蒙大哥远来援救愚弟，恩重如山，敝庄特备几杯水酒，敬请大哥去痛饮几杯！”

灰袍丑面人拱手道：“不用了，愚兄身有要事，须立即起程，就此告辞了！”

言讫，转身几个起落，便消失在夜暗之中。

保坤回到镇上，东方刚放曙光。

他忙在镇外脱下灰袍，和面具捆好，在溪旁洗了一个脸，便大摇大摆的

回到酒楼之上。

走上酒楼，偏寻不见“武林二奇”，心中顿觉纳闷。于是，叫了一些酒菜，在楼上慢饮缓酌。

朝曙上窗之际，酒楼上的客人越来越多，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谈到昨夜潘家霸鬼王庄去人抢亲的事。

有的说：“毒眼龙”有三头六臂，把八只手的怪物打跑了。有人说：“毒眼龙”早已死了，昨夜那个三只眼睛的家伙是冒牌的。

他们争辩得很厉害，保坤抿口而笑，低头缓酌。

在争论中突然有一个白发老头说道：“你们讲的都不对，昨夜鬼王庄的人，不是‘毒眼龙’本人，是他的徒弟！”有人问道：“你有什么凭据？”

那白衫老者说道：“杀人的手法、招式，完全与‘毒眼龙’如同一辙，不过就是在手法上火候不够，所以老夫猜想是他的徒弟没有错！”

保坤听了，暗暗佩服那老者的心细，不觉多看了那白衫老者几眼。

那白衫老者目光与保坤接触，便朗声道：“你们所谈的‘毒眼龙’，便在这所酒楼之上！”

白衫老者此语一出，全场皆惊！

甚至有些胆小的，即溜下楼去了。

保坤听了忙伸首窗外，故意看窗外的景色，以作掩饰。这时，白衫老者哈哈大笑道：“‘毒眼龙’出道江湖，是一件可喜的事，‘冥谷’妖妇蠢动在即，能否消弭这场武林浩劫，就看‘毒眼龙’了，老夫拭目以待……”

说罢，起身离桌，飘然而去。

保坤闻言暗暗心惊，忙转头一看，只见老者白色背影，脚不沾尘，片刻之间，便消失在酒楼人丛之中。

保坤忖道：“这白衫老者，不但身怀绝学，而且对武林大事，了如指掌，年纪可能在百岁以上……”

白衫老者最后的几句话，更使保坤惶恐不迭，奈难寻味，他想：“‘冥谷’妖妇蠢动在即，能不能消弭这一场武林浩劫，全在自己一人身上，这……”

保坤当然早已知道“冥谷”妖妇是谁，可是，他师父的孙女要他不要去，说那地方太可怕了，难道“冥谷”真是死亡之谷吗？”杂乱的思维，充满了保坤脑中，他心中非常纳闷，正欲起身下酒楼时，突然一声似黄莺的声音响起：“不再喝一杯吗？”

保坤大吃一惊！原来，他对面不知何时，已来了一位青衫少年。

保坤定神向那青衫少年一瞧，只见那少年俏小身材，青衫儒巾，丰神如玉……

保坤一见这青衫少年，心中便不感觉讨厌，忙微笑道：“不喝了，兄台慢酌吧！在下要走了。”

青衫少年淡淡一笑道：“兄台好似满怀心事似的，在下虽然与兄台萍水相逢，但愿一见如故，能否赏脸，坐下来再喝一杯？”

保坤笑道：“兄台如有兴致，在下当然奉陪。”

于是，二人叫了几盘佳肴，几斤美酒，开怀畅饮起来。青衫少年如神似的双目，不时注意保坤一双眸子，不断微笑着。

保坤觉得这位青衫少年谈吐脱俗，声似银铃，而且态度和蔼诚恳，心中不觉起了一种爱慕之感。

酒至三巡，保坤笑问道：“兄台贵庚多少，大名能否见告？”青衫少年

笑答道：“在下姓方单名雨，今年十八，兄台呢？”保坤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天下巧事多，在下也是单名，姓保名坤，虚长阁下一岁。”

方雨起身拱手道：“保兄受小弟一礼！”说罢拱手恭恭敬敬，行了一礼，然后端然就坐。

保坤连忙起身回礼，微笑道：“阁下如不嫌弃保某俗庸，我们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？”

方雨点点头道：“今天良辰吉日，你我就在此酒楼之上，当天发誓结拜，好吗？”

二人便在酒楼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买了三牲礼品，跪拜结为兄弟。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不知不觉中保坤已感酒力上涌，心有所感，不禁发出一声幽幽长叹！

方雨停杯问道：“大哥心中可有抑郁不欢之事吗？”保坤点头道：“父仇师恨，积在心中，年华似水，虚度岁月，宁不愧对泉下父亲和期望的师父？”

方雨摇头道：“大哥千万不可悲观，既要报仇雪恨，必须要访求名师，习得绝技，才可……”

保坤打断方雨的话问道：“名师何处去求？”方雨笑道：“五十年前的‘毒眼龙’，已经复出江湖，大哥何不求之？”

保坤故作惊讶状，忙问道：“‘毒眼龙’？是五十年前打败七大门派，主持武林正义的‘毒眼龙’？”方雨点头笑道：“正是此人，昨夜一度现身，杀得鬼王庄那些兔崽子，抱头逃窜，丢盔抛甲，哈哈！真杀得痛快！”方雨话声方落，便听到酒楼一角，突然一声巨喝，紧接着，便见一蓬银光闪闪的东西，疾如电光石火似的，向方雨、保坤面上飞来！

二人大惊失色——

（请看中集）

## 第十章 死约

青衫少年方雨，突见一道银光闪闪的暗器向他射来，他不慌不忙，用手中的筷子，对准那道暗器，轻轻一点，只听到“扑”的一声，便倒飞回去！

紧接着，便听到对面酒楼一角的桌上，“哗啦”一阵响声，那桌子上的酒杯碗筷，立时便乱飞起来。

那桌上坐了三个彪形劲装大汉，面色顿时变色，为首的，一个黑衣大汉，拍桌而起，冷喝一声道：“小子莫非瞎了眼睛，敢在虎口捋须！”

青衫少年方雨，这时与保坤仍然谈笑自若，对那黑衣大汉喊喝之声，充耳未闻。

这时，全酒楼上的人，莫不惊异，数十只眼睛，都集中到青衫少年和保坤二人身上。

那黑衣大汉见青衫少年没有理会他的喊喝，心中大怒，复厉声喝道：“小子报出名来，大爷剑下不斩无名小卒。”喝声，恍如空中焦雷，入耳心悸！

全楼吃酒的客人，都为这两个少年捏了一把冷汗，顿时都沉寂下来，楼上没有一点声音。

青衫少年方雨对保坤道：“酒楼之上，何时来了几只恶狗，在这里狂吠，赏给他们一根肉骨头吧！”说罢，用筷子从碗中挟了一根肉骨头，顺手向那三个黑衣大汉面前一挥。

只见，那肉骨头带起呼啸风声，去势如电，射向那喊喝的黑衣大汉口中。

接着便听到黑衣大汉惨叫一声，口中便喷出血来！全楼之人更是大惊失色，不约而同地忖道：“看不出那个弱不禁风的书生，竟有这样雄厚的内力！莫非这小子有点邪门吧？”

其他两个黑衣大汉，均纷纷拔剑而起，离席向青衫少年方雨的桌位上跃来，其中一人冷笑一声道：“两个小子的身手不凡，有种出来接老夫几招！”

保坤向那两个跃近身旁的黑衣大汉扫了一眼，只见左边那个是瘡头鼠目，塌鼻阔腮，体形高大，一脸凶光。右边那个是头如南瓜，突眼隆鼻，面如青色，一脸阴沉怪气……

保坤一见他们便不顺眼，口中轻轻冷哼了一声。青衫少年方雨笑道：“看那几个煞星干什么？坤哥，咱们喝酒吧！”举杯一饮而尽，一副悠闲毫无其事的样子。左边那个瘡头鼠目，塌鼻阔腮的大汉，见状大怒，暴喝道：“小子不要卖狂，试试老夫的宝剑利也不利！”说道，右手长剑一抖，顿时暴射一道白虹，向青衫少年方雨头上刺去！全场之人，看得不禁同时一声惊噫，酒保吓得缩在酒楼一角打颤。

当那道白虹飞快到青衫少年方雨的头上距离一寸许时，突见方雨手中酒杯往后一扬，接着一声轻哼道：“回去！”立时，白虹暴敛，那黑衣大汉踉跄地向后暴退七八步，身子几轻晃动，拿不住桩，终于一屁股跌坐在酒楼之上！全场之人看得都呆了！

他们根本没有看见青衫少年如何出手，只见白虹暴敛，黑衣大汉便一直暴退，这份袭人于无形之中的武功，如何不使他们惊愕？

那黑衣大汉跌坐在酒楼上，面色苍白，额上汗如泉涌，显然受伤不轻。

右边那位头如南瓜突眼隆鼻的黑衣大汉，忙走过去扶起跌坐在地上的黑衣大汉，问道：“大哥，受伤很重吗？”“不要紧，我们赶快走，约那小子今夜到镇外‘雪霞湖’边决战！”

那位头如南瓜突眼隆鼻的黑衣大汉，转身对着青衫少年方雨，恨恨地问道：“小子身手不俗，想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，如果不愿龟缩，则报出名来，今夜子时，在‘雪霞湖’等你！”青衫少年方雨闻言，纵声一阵长笑答道：“恶徒！你们可听到江湖上最近出现一位名叫‘黑燕一叫翻江湖’之名否？哈……哈哈……子时准到！”

那三个黑衣大汉，一听“黑燕一叫翻江湖”之名，登时惊得面如土色。

那个头如南瓜突眼隆鼻的黑衣大汉，忙挟起其余二人，纵身下楼，几个起落，便没入镇上人潮之中。

全楼之人，一听青衫少年报出他的绰号，他们同时都以极惊奇的目光，投向青衫少年。

保坤微微一笑，对酒保道：“看你们吓成这个样子，打坏的东西，由我来赔，再添些酒菜来。”

保坤又转头对方雨举杯大笑道：“小兄幸会‘黑燕一叫翻江湖’大侠，特以此杯，贺贤弟刚才的武功！”方雨浅浅一笑道：“刊兄过奖了，小弟最近在江湖上不过薄有声誉，算不得什么。”

原来，“黑燕一叫翻江湖”最近两年来，崛起江湖，行侠仗义，杀了许多恶徒，此人来去无踪，极为神秘，而且武功高深莫测……

青衫少年方雨喝了不少的酒，两颊微红，颇有醉意，斜倚椅上，一双秋水似的明眸，不时望着保坤微笑。保坤一双精光闪闪的眼睛，不时与青衫少年的明眸相触，淡淡一笑，问道：“贤弟有些醉意了！”

青衫少年方雨神秘的一笑道：“不，我没有喝醉，而是坤哥俊美迷人的英姿，使小弟看得有些陶醉了！”

保坤被说得面色一红，羞得抬不起头来，良久，缓缓地问道：“你以为我长得好，真正喜欢我吗？”

“不但长得帅，如小弟判断不错的话，坤哥而且是身怀绝技，小弟不只是喜欢，而且已经爱……”

青衫少年下面的“爱”还只说了一半，发觉不对，便倏然住口。

这时，酒保已端菜过来，保坤问道：“雪霞湖在什么地方？”酒保答道：“雪霞湖在本镇正西南方向，距此约有三十华里，在雪霞峰下，是本县犯人执行死刑的地方。”青衫少年拿着酒杯笑问道：“怎么，坤哥想今夜去替小弟助拳吗？”说罢一双秋水似的眸子，瞅着保坤。

保坤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愚兄微末武功，恐帮不上忙，不过愿与贤弟前往共生死。”

青衫少年方雨摇头道：“谢谢坤哥，小弟出道江湖，从不愿劳动好友帮忙，这是小弟的性格。”

保坤微笑点头，二人酒罢，步下酒楼，便住在镇上。

这天夜晚，二更左右，方雨见保坤已熟睡过去，他悄悄地穿好夜行服装，一弹身便穿窗而出。

抬头一看，只见明月中天如洗，大地照耀如同白昼，青衫少年方雨一展轻功，恍如天马行空，直往西南方向的“雪霞湖”飞泻而去。

他奔行约有两盏热茶工夫之久，突闻后面传来飒飒风声，倏然一道灰影，如烟似的，从他旁擦身而过，那灰影施展“凌空虚渡”轻功，宛如流星，晃眼间，便起出他前面甚远，一直没入夜幕之中，便不见人影了。

方雨暗暗赞道：“这人好快的身法，看来江湖上奇人异士，多如恒河沙

数，自己一点微末武功，真是微不足道了。”

心念至此，一股豪情，顿时消失一半。

三十里地的行程，方雨只消半个时辰，便已抵达。

他走到一座峰下，便停住身形，向四周一打量，只见峰下果有一口荒凉的湖地，那口湖，是由峰上泻下来的水，积淤而成。

全湖宽约十丈方圆，四周古木参天，湖之四侧，有一块二十丈方圆的平坦草地，方雨感觉一阵阴森，身上不由泛起一股寒意。这时，湖上风平浪静，月亮映在水上，又圆又大，静悄悄地，并没有看见半点人影。

青衫少年方雨创览四周一会儿叹道：“这口湖四周荒凉之极，并没有半点雪景存在，徒虚有‘雪霞湖’之诗名……”他正微喟间，突然听到空际，传来几怪怪啸之声！那啸声听去似很遥远，可是眨眼间，便接近了“雪霞湖”。

方雨微微一怔，暗忖，“来人好俊的轻功，看来今夜必有一场凶险的狠斗……”

心念未毕，便听到飒飒风声，紧接着，唳！唳！唳！从空际射下九条人影。

方雨举目一看，只见那九人从左自右，二僧、二道、一个中年儒生、一个老太婆，其余三个，则是日间在酒楼遇见的三个黑衣大汉。

僧、道、俗六人中，除中年儒生外，其余五人的年纪，看去均在七旬以上，他们都是太阳穴高高隆起，双目精光闪闪，一望便知是内外兼修的高手。

其余三个黑衣大汉，武功平平，方雨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。

九人十八双眼光一齐射向青衫少年方雨身上，一瞬也不瞬。

为首的一个灰袍白髯的老和尚，口中轻哼了一声，指着方雨问那三个黑衣大汉道：“你们所讲的就是这小子吗？”言下颇有轻视不屑之意。

其中一人忙答道：“大师，不错，他就是自称‘黑燕一叫翻江湖’的那个小子，日间在酒楼……”

站在第六位的那个青衣老太婆，冷笑一声道：“这样一个浑小子，还用得着请我们‘中原六杰’吗？”

“中原六杰”一语由老太婆说出，不禁使方雨身上打了两个寒颤。

原来，“中原六杰”就是武林中所称的“中原六邪”此六邪在黑道上，已纵横数十年，无恶不作，武功也高深莫测，各大门派，也礼让三分。

以前本来是各行其事，但在二十年前，这六人突然连结在一起，于是力量更加雄厚，横行江湖，造孽无数。

青衫少年方雨，早就听他父亲说过“中原六邪”的事，此刻面对着他们，怎会不感到惊惶失色呢？

他略一定神，便叱道：“各位是江湖有名有姓的人物，为何一点礼貌都不懂，开口小子长，闭口小子短的。”

青衣老太婆冷寒地一笑，接道：“我们‘中原六杰’的眼光中，你当然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，你的师父叫什么名字，快说出来给老娘听听！”

方雨怒骂道：“臭老太婆，你不要以老卖老，在下恩师的大名，你还不配问！”

青衣老太婆，个性急躁，她一听方雨骂她是个臭老太婆，心中怒火陡起，眉发俱张，口中大喝道：“老娘三招以内，不叫你浑小子血溅当场，便永不再踏江湖……”

方雨看见青衣老太婆气得哇哇大叫，不觉又好笑起来，缓缓地答道：“臭

老太婆，你自己说的三招，如果三招打不过我，我要问你三件事……”青衣老太婆点头道：“小子，咱们一言为定，输你一招，便回答你一个问题。”

方雨挺然地立着，冷冷道：“你先出手吧！”

青衣老太婆哈哈大笑道：“还是小子先出手吧！如果老娘先出手，一招你便没有命了，那时落得个以老欺小的臭名。”青衫少年方雨暗忖道：“‘中原六邪’之名，早已噪响南北，我根本摸不清他们武功的路子，如何能先出手？不如先挨她一招，好在我自幼奇遇一个和尚授过一种‘佛门正气’或许还能挨得起一二拳……”

他心念未落，突然听到青衣老太婆冷冷道：“小子害怕了吧？如果是害怕，还是乖乖地……”

青衫少年方雨怒叱道：“害怕？有能耐出手试试！”青衣老太婆被他一叱喝，不禁大怒，寒声道：“小子少……”少字甫落，掌风已经扫出，疾如电火般，向方雨卷去……

方雨不敢硬接，忙滑步闪身，想避过她的一掌，可是他的身法竟慢了一步，一掌竟结结实实地打在方雨身上。方雨被一掌打得一栽便是五六尺远，在地上滚了几滚，便爬了起来，一身都是尘土，身上青衫，也被撕破了几个大洞，口角挂着血迹，一步步向青衣老太婆走去。

青衣老太婆，由怒而发的掌力，已用了九成真力，可是打出去，突然感觉不对，好像如击在一团棉絮上，而且产生一种反弹之力。

她经验老到，忙将身子跃开，故没有伤在反弹之力上面。

这时，她一脸狂傲之色，已经尽逝。方雨被打得一身狼狈，口中发出冷笑，突然脚步一加快，对准老太婆，双手同时推出两掌……

这两掌，也是毕生功力所聚，登时响起如雷的声音，像海啸般地卷去！

青衣老太婆面色微变，忙将左臂一圈，硬封对方这两掌，右手一挥，一股劲风冲出，指向方雨胸脯三大要穴！刹时间，一声巨响，飞沙走石……

方雨向后紧退七八步，才稳住桩。

青衣老太婆，衣袖飘动，向后也退了两步。

方雨面色苍白，汗如雨下……

青衣老太婆，面色惊讶，两眼睁得大大的望着方雨，意思是说：“这小子怎么经得起我两招而没有死呢？”方雨略为调息，又欺身而上，这一次他由劈变为抓，一长身形，便向青衣老太婆面上抓去！

他抓去这一招，快如石火，一眨眼，便已抓到对方面上，青衣老太婆一偏头，右手一招劈出。

方雨本来是以虚避实，他仅在对方面上晃了一下，便飘然而过，所以这一招，双方都没有怎么吃亏。方雨身形飘忽得很快，青衣老太婆并没有扫中他，他飘然落地后，面色肃穆地说道：“三招已过，在下没有伤在你手中，你该答复我一个问题了吧？”

青衣老太婆面色一红，道：“浑小子你问吧！”青衫少年方雨道：“你们‘中原六邪’与‘鬼王庄’有无交情？同潘可人曾经是否结下梁子？”

青衣老太婆冷笑道：“‘中原六杰’，自立门派，与‘鬼王庄’本无交情，不过到利害关头时，还是唇齿相依。至于潘可人那老头子，五十年前有一点恩怨，不过最近听说他的结拜大哥‘毒眼龙’复入江湖，我们对那一段恩怨……”方雨插口说道：“‘毒眼龙’复出江湖，你们大概不敢同潘可人算那段恩怨了，是也不是？”

青衣老太婆，冷哼一声接口道：“谁怕‘毒眼龙’，我们正要找他了结五十年前那段恩怨。”

方雨道：“你们六人以往积恶如山……”

方雨话未说完，为首的灰袍白髯老和尚厉声断然喝道：“她只能答复你小子一个问题，谁叫你小子再问？”方雨怒目扫了那灰袍白髯老和尚一眼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谁和你这个秃贼说话，不守佛门清规，积恶造孽……”方雨的说声未落，那灰色僧袍的老和尚，手中禅杖，便横扫了过去！

他这举手突然，而且距离又近，方雨事先没有运起“佛门正气”，受对方力逾千斤的禅杖一击，登时惨叫一声，身子横飞而起，向右面的古树边飞去！

蓦在此刻，突然，那古树上发出一声悠长的厉啸，紧接着一道灰影，疾如石火似地飞泻而下，双手一捧，便接住方雨的身子。

方雨张口哇的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！

他喷出来的鲜血，刚好喷在抱起那个人影的面上。那个灰色人影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颗药丸，纳入方雨口中，然后把他平放在地上。

一步步向“中原六邪”走去！

在皓月的照耀之下，那人身着一件宽大的灰袍，面貌奇丑，脸上染着被方雨刚才喷的鲜血，看来更加恐怖，两眉之间，多了一只又圆又大的眼睛……

这灰袍丑面人一现身，“中原六邪”中有五人，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呼：“‘毒眼龙’！”

“中原六邪”中的中年儒生忙问道：“这丑鬼便是五十年前名震江湖的‘毒眼龙’吗？”

那为首的着灰色僧袍白髯的老和尚，低声道：“正是他，有五十年没有出现江湖了。”说着一脸惊惶之色，一步步向后移动。

灰袍丑面人一步步向他们九人走去，每一落脚，响起“嚟嚟”之声陷地寸许，他口中嘿嘿道：“不错，老夫就是五十年前的‘毒眼龙’，中年人，你不相信吗？”

他顿了一顿又冷冷道：“那时老夫纵横江湖时，你可能还没有出生，所以咱们谈不上什么恩怨，你可以站远一点，‘中原六邪’其余五人，我们今夜也该算一算，五十年前一笔旧债！”

那中年儒生纵声一阵长笑道：“我李人超，人叫我‘勾魂一魔’见了仇人便要超渡，老匹夫与我李某虽无恩怨，但是与我四位大哥，一位大姊结下梁子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！”

灰袍丑面人阴寒地一笑，接道：“阁下自己找上门来，大概是以往积恶如山，今夜也该恶贯满盈，因果报应了。”

中年儒生厉喝一声道：“老夫就不相信你有什么真才实学，接老夫一尺试试！”

“试”字甫出，“勾魂尺”黑影一闪，便劈了过去。他的手法之快，招式之狠，内力之雄厚，确不愧为“勾魂一魔”之名，灰袍丑面人阴恻恻地一声长笑，道：“在劫难逃，老夫今夜又要杀人了！”

只见灰影一晃，便展开“云海幻踪”身法，中年儒生面前，便失去灰袍丑面人的影子。

中年儒生大惊失色，忙收招转身，突然听到背后传来冷喝之声：“滚下湖去！”

中年儒生刚转了一半，蓦然一股狂涛般的劲风，卷起了他的身子，横飞而起，向“雪霞湖”里摔去！

站在一旁的灰袍老和尚，蓝袍的老道士，二人同时弹身抢救，但已晚了一步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中年儒生便摔入湖里，只见水波晃动，便无声无息的沉寂了。

呆了，在场的八人，都看呆了！

以中年儒生李人超，武功之高，竟在一招之间，便栽在对方手中，如何不使他们惊愕！

“中原六邪”其余五人定神以后，迅速彼此丢了一个眼色，运功于掌上，蓄势待发……

三个黑衣大汉，见灰袍丑面人一招便打死李人超，又看“中原六邪”的五人，面色凝重，他们不觉惊惶起来。青衫少年方雨，这时因为服了丑面人的药，已经清醒过来，盘坐地上，看见灰袍丑面人，不禁轻轻地发出奇异的惊叫，心想：“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他是……”心念未已，突闻灰袍丑面人大喝一声道：“你们五人再加上三个黑鬼，是一齐上？还是单打独斗？”那着灰色僧袍的老和尚，浓眉一皱，一脸茫然之色，他忖道：“看他出手的火候，不如五十年前‘毒眼龙’的老练，他的声音，更没有七八十岁人的苍老，可是，他的服装，他面上的那三只眼睛，都没有错……”

正忖思间，又听到灰袍丑面人焦雷似的声音，又喝道：“你们再不答腔，老夫就要出手了！”

“中原六邪”五人中，突然一位身着蓝色道袍的老道士，向前跨了两步，口中冷笑道：“裴云海！你休要卖狂，贫道海云，并不怕你！”

灰袍丑面人重重地哼了几声，接口道：“谁要你怕？五十年前的血债，今夜一了百了！”说着，右手一抡，奇招陡出……海云真人见状，心头微凛，立即闪身一侧，左手护胸，右手推出一掌！

两股劲力一碰，轰然一声巨响，海云真人暴退六七步，才稳住桩。

灰袍丑面人，则衣袂飘拂，屹立原地。

在场的人，见二人对了一掌，便分出胜负，以海云真人掌力的雄厚，仍然不能与灰袍丑面人对抗，由此可见他的功力高深莫测了。

灰袍丑面人嘿嘿几声冷笑，向海云真人欺近。

突然，一声巨喝：“站住！”

灰袍丑面人微微一怔，转身一看，只见一位着青色僧袍的老和尚，手提方便铲向他一步步走来。

那青袍老和尚冷笑道，“裴云海，五十年不见，你的功力果然有不少进步，老衲志尘，想领教老友几招！”

灰袍丑面人沉声说道：“志尘和尚，五十年来，我没有一刻忘记你的恩赐，明年的今夜，也就是你的忌辰！”说罢，反手从背上撤出长剑。

长剑在手中一抖，立即幻出一道寒光，击向志尘胸前三大要穴！

志尘大师方便铲一抡，幻起一片耀眼光华，拦腰扫去！

灰袍丑面人，突然张口吭起一声怪啸，啸声倏起，剑化银龙，身形如烟，疾演“云海幻踪”。

这声怪啸一起，人影立即消逝，“中原六邪”各人面色骤变！志尘大师急忙旋身，仍不见人影，他心中一寒，突见银虹乍现，立感冷焰刺骨……

志尘心中暗叫一声“不好”，正想举铲硬封时，可是剑光已经扫下！

紧接着，便听到惨叫一声，志尘大师，连头带肩都劈了下来。

在场的人看了，莫不大惊失色！

青衣老太婆略一定神，暴吼一声，向灰袍丑面人冲过去，厉声道：“丑鬼！你好狠的心，老娘和你拚了！”

灰袍丑面人正要出手，忽听穿灰色僧袍白髯的老和尚，喝阻道：“五妹，你打他不过，快回来！”

青衣老太婆气得口中冒出青烟，怒不可遏地喝道：“我就不相信这丑鬼有什么邪门，我也不想活了，大家同归于尽……”

喝声未落，人已腾身而起，手中握着拐杖，人同拐杖，一齐向灰袍丑面人冲来。灰袍丑面人面色骤变，心忖：“这个老太婆，完全用拚命的打法，自己不得不留心才好！”他心念未落，青衣老太婆人已经冲了过来。

拐风如涛，先人而至，杖影纵横，惊风呼呼……灰袍丑面人，长剑一挥，划出精华剑式，寒光万点，剑啸慑人，硬封住青衣老太婆冲来之势。

青衣老太婆尽施银杖绝学，杖影如山，势若山崩海啸，越打越震慑，越打越心惊！

灰袍丑面人，剑术精绝，艺冠武林……

青衣老太婆，杖法诡异，劲力似涛……

五招过去了。

青衣老太婆，连声怪叫，越战越胆寒，手中拐杖越挥越缓慢……

灰袍丑面人连声怪啸，剑似蛟龙出海，势如奔雷闪电，道道寒光，紧紧裹着青衣老太婆。

突然，灰袍丑面人口中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啸，身形陡然腾空而起，一跃数丈——

青衣老太婆周身寒光暴敛，她抬头一看，暴喝道：“裴云海，你想逃吗？”

暴喝声中，疾挥手中拐杖，身子腾空而起，紧迫过去！灰袍丑面人身在空中，冷笑一声，一挺腰干，剑势倏变，一招“苍龙入海”闪闪寒光，化作千朵梨花，宛如一道泻地银虹，挟着慑人心神的剑啸，向疾迎而上的青衣老太婆，闪电击下。

青衣老太婆阅历丰富，见多识广，这时一看，只惊得面如土色。

于是，怪啸一声，聚集毕生功力于拐杖之上，尽全力施出，向着漫天击下的银锋，奋力迎去！

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登时火花四射……

两团如云人影，在漫天耀眼光华中，向着地上，闪电下泻。

两道人影，刚刚落地，双方马步尚未立稳……

突然，灰袍丑面人身形一旋，已抄至青衣老太婆身后，一声暴喝，一招“后山打虎”，击在对方背上！

青衣老太婆立桩未稳，还击无力，只觉如千斤巨石似的，在背上一撞，登时狼嚎一声，身子被掌风卷起，直射入湖中去了。

站在一旁观战的一僧二道，心头不禁大凛，他们看见灰袍丑面人，在几招之间，便杀了三人，这份超凡入圣的武功，怎么不使他们惊骇？

这时，一僧二道、三个黑衣大汉，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两个问题：第一是逃，第二是合六人之力，围攻他一人。灰袍丑面人，挺然立在场中，神目如电，射向六人，然后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是想逃，还是一齐上来？不过，想

逃，别作梦，一齐上老夫倒很同意！”

海云真人与其余五人互相丢了一个眼色，冷哼一声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反手一探，从背上撤出长剑，一弹身，便向灰袍丑面人击去！

身穿灰色僧袍的白髯老和尚至乙大师，手中铁禅杖一挥，口中喝道：“老衲来会会五十年不见的老友！”禅杖带起呼啸之声，拦腰扫去！

着黑色道袍的悟净真人，一抖宽大的道袍，冷冷道：“裴云海，五十年不见了，贫道领教你几招深山苦研的绝学……”

双掌一合，同时向两边分开，两股排山似的劲力，登时撞向灰袍丑面人。

其余三人黑衣大汉，同时口中发出怪喝之声，撤出身上的兵刃，纷纷向灰袍丑面人……

灰袍丑面人，长啸一声，立展“云海幻踪”身法，在他们六人合围之中，忽东忽西，飘忽不定。

“雪霞湖”畔，冷月凄凉，一时之间，剑影如山，掌风如涛，杖光纵横，笔芒点点……

杀声阵阵，怪啸频传，震撼了整个“雪霞湖”，也震撼了整个武林……

六个人围攻灰袍丑面人，十招过后，只见灰袍丑面人，毫无败形形象，反之，他愈打愈勇，内力绵绵不断涌出。灰袍白髯至乙大师忙用传音入密之法对为首的黑衣大汉道：“咱们六人围攻他，尚无把握取胜，你现在迅速放出信号，叫你们‘穷邪帮’的大小头目，统统赶来……”那黑衣大汉依言，忙跳出场外，探手入怀，取出一个绿色火弹，用指弹入空中，登时，空中爆射一道绿色火光。灰袍丑面人，见状怪眉一皱，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怒道：“恶徒还要找替死鬼来，可恶！该杀！”

“杀”字一出口，一招向那黑衣大汉身上狠狠拍去。那黑衣大汉惨叫一声，身子横飞而起，直向湖中飞去。“扑通”一声，便摔入湖水之中，口中喷出的鲜血，染红了湖水一大片。

灰袍白髯至乙大师，见状口中嘿嘿一阵冷笑道：“裴兄的手法，好似比五十年前更为狠辣，不知老兄这次出道江湖，是否是为‘冥谷’的……”

至乙大师说至“冥谷”二字，便倏然住口，故作神秘之态。

灰袍丑面人突闻“冥谷”二字，心中微微一怔，忙注意听下去，岂知对方说了一半，便住口不言了。

灰袍丑面人怒道：“至乙和尚，你卖什么关子？‘冥谷’怎么样，干脆爽直说出来，老夫今夜酌情饶你一……”至乙大师阴恻恻地长笑道：“裴云海，你不要卖狂，老衲不愿说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灰袍丑面人怒喝道：“至乙和尚，你别忘了，老夫的杀手戏还没有上演，如果现在肯说，我可以网开一面……”此语未落，突听到湖畔四周传来许多怪啸之声！紧接着，“雪霞湖”畔，飞泻出来许多黑影……在月光照耀之下，那些黑影，快如闪电，眨眼间，便射入场中。

灰袍丑面人心中暗暗微吃一惊，忖道：“在场几人武功都不弱，我还可应付，如果再加入些高手，恐……”他心念未毕，四周已站了不下三四十个黑衣劲装高手，灰袍丑面人仔细向那些人一打量，心中不禁一寒！原来，那些人包括“鬼王庄”、“穷邪帮”以及“中原六邪”手下弟子，还有西域“喀嘛教”的土行一叟，齐天野叟……

灰袍丑面人，一扫四周群豪，略一定神，沉声喝道：“你们都赶来‘雪霞湖’，目的何在？”

“鬼王庄”的少庄主李赛民，一撩身上锦袍，冷冷接口道：“阁下武功确也不凡，但眼下被数十位群豪团团围困，你自信能闯得出‘雪霞湖’吗？”

灰袍丑面人一看“鬼王庄”的少庄主，不禁心头火起，口桀桀地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掌下游魂，今夜你别想逃走！...说罢，举手一掌“泰山压顶”拍了过去！

少庄主李赛民，一旋身，便闪避对方一掌，向四周的人大喝道：“你们一齐上，谁抢到他身上的奇宝——‘龙眼’，便居首功！”

此语一出，四周群豪，一齐拔出兵刃，向灰袍丑面人围攻而来！

冲得快的，已有四人接近灰袍丑面人，突然一声如雷的巨喝，紧接着，四周飞沙走石，狂涛涌至.....

那四人一齐惨叫，身子横飞一丈多高，摔进“雪霞湖”中！众人都呆了！

灰袍丑面人，仅一掌，便打得四个高手滚入湖中，这种震撼乾坤的掌力，如何不使他们看得惊呆呢！

灰袍丑面人收掌，傲然卓立场中，神目环扫一周，然后冷冷道：“谁有种再过来试试？”

一时之间，群豪中，竟没有人敢出手，一百多道目光，都集中到灰袍丑面人身上。

这时，“雪霞湖”畔，出奇的沉寂.....死亡、恐怖的气氛，窒压着在场的每一位高手.....

灰袍丑面人一衡量眼前情势，心中暗忖：“如果他们真一齐动起手来，威力实无法估计，不如利用他们现在恐怖的心理，骤施奇宝.....”

他心念一动，疾速地用手一按“毒眼”的机关，只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，那只又圆又大的“毒眼”，立刻便射出一道强烈的绿光！

全场的人骤然看见灰袍丑面人双眉之间那只大眼睛，发出闪闪绿光，不觉一怔！

至乙大师突然高声惊呼道：“龙眼，所射出来的光，其毒无比，你们快逃呀！”他口中一面发出惊叫，人影一晃，已去了数十丈之远。

在场的群豪，经至乙大师这一声惊叫，都胆颤心寒起来，各人只顾逃命.....

灰袍丑面人腾身半空之中，口中发出阴恻恻的长笑.....他双手不断往地上横扫，掌风所过之处，一片哀号.....刹时间，“雪霞湖”畔，明月失色，湖水染红.....惨叫连天，死伤遍地.....

在此恐怖、杀声乱成一片的当儿，突然“雪霞湖”彼岸，射来三条娇小人影。

他们来势无比的奇快，在皓月照耀下，如似三缕轻烟，闪入场中！

灰袍丑面人见来人身法如此奇快，心知有异，忙舍弃追杀众人，返回场中。

可是，当他飘落场中时，突然发现地上插了一面小小白旗，迎风招展，而那三条娇小人影，已经飞上对面那座“雪峰山”去了。

## 第十一章 武当山上

灰袍丑面人，拔起地上插的那面小白旗一看，只见上面写了几个黑字。

他凝目在皓月下一看正中央有三个大黑字：“招魂旗”，左下角写了：“明年七月十五冥谷招魂”等字样。

灰袍丑面人把白旗卷起纳入怀中，他仰首望着天色，沉哦一阵，正欲展开轻功往外奔驰时，突闻一声低唤：“大侠救在下一命，能否脱下面具，一睹风仪？”

灰袍丑面人闻言一怔，忙转身一看，只见青衫少年方雨，不知何时已来到他的身后不远的地方。

灰袍丑面人淡淡一笑道：“娃儿要看老夫庐山真面目不难，明年七月十五日，冥谷里自然可以看到！”言讫，长啸一声，身形一晃，便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青衫少年方雨经灰袍丑面人早在一个时辰送服一颗药丸，此时腹内气血不再翻腾，他见灰袍丑面人飞奔而去，心中顿起疑云，忙展身形，尾随而去。

可是，他的轻功，较灰袍丑面人相差甚远，一眨眼，便不见灰袍丑面人的影踪了，他一面向来路奔驰，一面想道：“灰袍丑面人如何知道自己今夜三更死约湖畔，难道他就是保坤？保坤具有这样高深莫测的武功吗？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，确有点像保坤……”

方雨一阵乱猜，不知不觉间，已回到镇上客栈窗下。

他慑足穿窗而入，只见房子里，桌上豆大般的灯光，昏黑而摇曳着。

保坤仰卧床上，仍熟睡未醒，室内一切依旧，静悄悄地，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，顿使他怀疑灰袍丑面人是保坤的想法，又否定了。

他悄悄地上床，睡在保坤身旁，这时，月华似水，从窗户射入他的房子里，对刚才所发生的事，始终在方雨脑海中萦绕，他不时看看保坤，只见保坤鼻息均匀，他的面貌在月光的沐浴之下，显得出奇的俊美……

方雨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我将来能获得他的青睐，永远伴在他的身旁，这一生该是多么幸福……”

想到这，他内心顿时泛起一阵娇羞，双颊顿感觉热辣辣起来……

思绪如潮，良久，他才倦然入睡。

二人直睡到朝曙上窗才起身伸了一个懒腰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夜来与贤弟共枕而眠，精神倍爽，一睡竟忘记醒来了。”

方雨正欲接腔，突见床前桌上，插了一面小小白旗，旗杆入木三分，方雨探手一把取过那面小白旗一看，面色立即大变忙道：“坤哥，‘招魂旗’，你看！”

保坤接过一看，面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平淡的问道：“弟弟看了一片小小的白旗黑字，为何如此大惊小怪？”说着，把旗交还给方雨，方雨惊讶道：“坤哥，难道真不知道这面小小白旗的厉害吗？”

保坤摇头道：“愚兄涉历江湖不久，愿听弟弟说明一番吧！”

方雨面色犹有余悸，缓缓道：“小弟曾听家父说过，三十年前，这面白旗，曾出现江湖一次，那一次凡是接到白旗的人，无一人幸免……”

保坤插口问道：“真的吗？持这面白旗的人是谁？武功竟如此高深莫测吗？”

方雨绘影绘形地说道：“相传是一个女子，那女子的武功，当今武林，

恐无出其右者……”

“他顿了一顿又道：“那一次，凡是接到她所下白旗的人，一定要按时赴约，在那一次赴约的人，包括江湖上七大门派，竟无一人还……”

保坤笑道：“不赴约不行吗？”

方雨摇头道：“不行，没有去赴约的人，不出半月，完全惨死了。”

保坤哈哈大笑道：“武林中竟有这样穷凶极恶的女子？那时令尊去赴约了没有？”

方雨叹道：“那一次是家父的师父接到这面白旗，他老人家没有去如期赴约，后来竟惨遭毒手，唉……”

保坤笑说：“这样看来，你我这一次非赴约不可了。”方雨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不去赴约也躲不过的，反正是祸不是福。”

保坤沉哦一阵，突然道：“最近有几个掌门的高手，被一种‘遥空弹指神功’击毙在黄山绝峰之上，大概与此事有关吧？”

方雨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错，听家父说，有许多高手，竟无声无息的惨死黄山，大概都是那女子的杰作。”

保坤点头道：“我也听说过，依照旗上所指定的时间，是明年七月十五日，距今为期尚远，我相信三山五岳，不乏能人，难道就坐视等死吗？”

方雨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道：“两月前，家父接获武当山仅存的一个长老，智尘上人，发的一封邀约书，邀请家父本年八月十五日去武当山共选什么盟主，依此情势推断，大概与此事有关。”

保坤笑道：“八月十五日，距现在为期不远，我们去武当山一次如何？”

方雨微笑道：“坤哥想去争夺武林盟主吗？”说着，双目盯着保坤，看他面部的反应。

保坤摇头笑道：“愚兄一点微末武功，怎敢妄想此去争夺武林盟主，不过我们去看一场热闹，然后同他们一起去赴那女子的死约。”

方雨点头笑了一笑，二人便立即起程，往武当山而去。

几日的行程，转瞬间，二人将接近武当山的七星峰下。

这时正是八月天气，秋高气爽，轻风徐来，使人心旷神怡，保坤坐在马上对方雨道：“人言武当山的七星峰下，风景绝佳，这一次来，可大大地欣赏一番了。”

方雨摇头道：“其实不然，武当山最好游的地方，要算‘风月洞’……”

方雨话未说完，保坤插口说道：“是不是风月之债未偿的‘殉情洞’？”

方雨哈哈大笑道：“胡说八道，道士静修之地哪来的风月之债，你呀，满脑子的怪话。”

保坤也大笑起来，这时，二人不知不觉，已来到七星峰下。

峰上羊肠小道，马不能行，二人便把马拴在峰下大树上，步行上山。

一路之上，秋风送爽，雁声回鸣，二人加紧脚程，向山上奔去。

保坤、方雨正行间，突然一阵飒飒风声，侧方一棵大树上，闪电似的，飞下来两道人影，拦住保坤、方雨二人去路。保坤一见来人，是两个道装打扮的中年道士。

保坤拱手道：“在下是来参加选拔武林盟主盛会的。”两个中年道士，向保坤、方雨二人身上打量一番，微微答礼，其中一位道：“两位请出示本派邀请的函件。”

方雨忙道：“在下的家父早已接奉贵派智尘道长的邀约信，数日前已来

贵山，在下因事在途中耽搁，没有赶上。”站在左边的中年道士，摇头笑道：“令尊既接到本门师祖邀约函，自然可以参加，二位如果没有邀约函件，就请在此止步。”

方雨道：“家父带我同来，到时当然有要事指示嘱咐，我岂可离开家父半途而返。”

站在右边那位穿灰色道袍的中年道士摇首笑道：“这是有关你父子的私事，等大会完了以后再说。”保坤听了有些不悦，冷冷道：“武林选拔盟主，主旨是主持武林大会，领导共同去制裁那恶贯满盈的妖妇，道长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左边那位穿黑色道袍的道士答道：“不错！”保坤冷笑道：“既然是为了选拔盟主，我等是来参加盟主选拔，为什么不准我们进去参加？”

他这一番言语，理直气壮，说得两个道士哑口无言。保坤一撩衣袍，转头对方雨道：“弟弟，我们走！”两位中年道士同时跨步，拦截保坤，怒道：“二位说得虽然不错，但我等奉命守山，没有本门师祖邀约之函，便不能越此一步！”

保坤大怒喝道：“你们武当派饮誉满江湖，为何弟子如此蛮不讲理？”

左边那位穿黑色道袍的道士，也喝了一声，接道：“你怎么出口伤害本门？难道你不知道现在站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
保坤厉声道：“站在武当派的山麓下，怎么样？难道武当山是龙潭虎穴吗？三山五岳，任我邀游，四海五湖，还没有我保某人不能去的地方……”

右边那位穿灰色道袍的道士，大喝一声道：“武当圣地，岂容小子撒野！”

“岂只是撒野！我还要去问问智坐老牛鼻子，如何教出这些蛮不讲理的徒子徒孙！”

保坤说罢，身形一晃，便往前闯去。

两个中年道人，反手从背上撤出长剑，同喝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！你敢！”

方雨慌忙拉住保坤的衣袍，道：“坤哥，有话慢慢说，实在不许进山，我们便不要上去吧！”

保坤剑眉一竖，面罩寒霜，转对方雨冷嘿一声道：“不要上去了？笑话！怕什么，区区武当山便不准我进出邀游吗？莫说眼前这几个货色，看不在眼底下，就是智坐那老牛鼻子亲自来，愚兄也一样不在乎！”

灰袍道士面带一股狂傲之色，长剑一挥，冷喝道：“再敢出言无状，贫道便要出剑伤人了！”

原来，这着灰色道袍的道士，云虚道人，乃是智坐晚年收的小弟子，是现在掌门云幻真人的师弟，他武功仅次掌门云幻真人，为人狂傲、偏激……

方雨又对保坤道：“坤哥，我们走吧！何必与他们来呕这口闲气，反正他们选出盟主，家父便要下山，我们就可以会晤了。”

保坤没有理会方雨的话，双目如电，一扫着灰袍的云虚道人，冷笑一声，一字一字的说道：“肉掌接你们二人双剑！”

云虚道人自行道江湖以来，十余年来，颇有声誉，他哪里受过别人如此轻视，气得怒火万丈，当下冷哼一声，手中长剑一挥，幻起一道银虹，疾如石火般地，向保坤头上罩下！

保坤清啸一声，立演“云海幻踪”身形一晃，便不见了。

云虚道人一剑出手，突然不见眼前人影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慌忙转身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突听到背后传来喝声道：“牛鼻子，回‘三元观’去吧！”

云虚道人募觉背后有人向他一推，他便立桩不稳，踉跄地向后暴退，一连退了十多步远，才强行立住马桩。抬头一看，嘿！保坤竟站在他的面前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向他冷笑。

云虚道人又惊又气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

左边站的黑袍道士想出手时，云虚道人连声喝阻，右手一招，二人便隐没林中不见了。

方雨冷冷道：“这两个牛鼻子还算识时务！”保坤哈哈大笑道：“弟弟，我们走！”二人身形一晃，便向山上奔去。

二人脚程甚健，眨眼间，便走到山腰，只见山上，夹道古柏，修竹名花，果然是一座好静修之地。

二人正行间，突然听到一排苍松后面，发出一阵啸声，二人略停脚步，蓦然，松后跃出四个青袍老道士来！四人一字摆开，站在路上，由左至右，两个白髯老道，年纪看去在七旬开外，一个黑髯垂胸，年龄也在六十以上，最末一位，短须黄面，年纪也在五旬以外。

四人八双精光闪烁的眸子，射向保坤、方雨二人，他们面色凝重，肃穆而庄严！

保坤忙拱手一礼，道：“道长等拦住在下二人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那为首的青袍长髯道人，面上稍为缓和下来，缓缓地说道：“贫道四人奉命守护武当山，不准闲人闯山，你二人硬闯上山，不知有什么紧急的事要办？”

保坤道，“在下兄弟二人，专程千里迢迢赶来贵山，有要事奉告……”

站在第二位的青袍白髯老道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小子不要胡扯，你刚才在山下说，是要为争夺盟主而来，现在又说有要事奉告，满口胡言，鬼才相信呢！”

为首的青袍长髯道人，面色又凝重起来，两道冷芒，射向保坤，接口道：“有要事可对贫道说，以便转告本门师祖就是。”

保坤摇头道：“这件事一定要见到智尘老道士才能说，恕在下不能事先奉告。”说罢，举步欲向前走去。

站在第二位那青袍白髯老道，向前跨了三大步，阻止保坤去路，厉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保坤早已心中不悦，现在看见白髯老道拦阻去路，心中大怒，也厉喝道：“牛鼻子，你要怎样？”

青袍白髯老道，一手护胸，一手准备向保坤拍出，口中冷嘿几声，缓缓他说道：“贫道双手发痒起来，如果你小子再敢在此名山撒野，便要教训你了。”

保坤见状，一阵气极的纵声狂笑，声似龙吟虎啸，入耳喻然，令人听来心惊气浮。

紧接着，倏敛狂笑，一声焦雷似的暴喝：“你不妨出手试试！”

青袍白髯填人，经保坤一声暴喝，怔了一怔，略为定神，指着保坤，冷冷道：“小子先接贫道一掌！”

说着，右手一推，一掌闪电似的劈出……

但见劲风如涛，卷起沙石，对准保坤头顶劈来！眼见劲力快撞向保坤身上时，只见保坤冷冷一笑，星目死盯住青袍白髯道人，身形一闪，横飘七尺。

青袍白髯道人，看了不禁气得怒火高烧，大声喝道：“小子想跑吗？”

“吗”字尚未出口，霍地一声，身随掌起，急变“力劈三关”寒光闪处，再度劈向保坤的头顶。

保坤身形又一闪，倏然地一个急旋，又至那白髯道人一侧六七尺开外。

白髯道人，见两招未击中，面上一红，巨喝一声，又向保坤扑去！

要知，这青袍白髯老道，乃是武当派四大老者之一，不但武功高，辈份高，而且在江湖上的名望也极高。他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两招竟告落空，怎不有损他的威名。这一次，他扑去不但奇快绝伦，而且手中已多了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。长剑在手，幻起一道匹练银虹，向保坤闪电扫去。

保坤疾演“云海幻踪”，一晃眼便到了道人的身后。白髯道人，尽平生之力一击，突然不见对方踪影，顿时大惊失色，魂飞天外，冷汗倏然流下来。

一声怪叫，白髯道人尽展平生所学，一把雪亮长剑，只舞得寒光闪闪，剑带啸声，风雨不透。

保坤身如柳絮，轻飘飘，闪来游去，神情暇逸，快时如电，慢时缓飘，拳掌尚未出手。

眨眼间，竟在白髯道人剑下，走了十招。

白髯道人气得白髯无风自动，满面通红，双目似火……方雨越看越心花怒放，他已判定“雪霞湖”的灰袍丑面人，七成是他坤哥哥乔装的。

站在一旁的三个道士，只看得心惊肉跳，目瞪口呆，暗暗叫苦。

突然，保坤一声暴喝：“牛鼻子撒手！”

喝声中，白髯老道只见眼前人影一闪动，右手虎口一麻，手中长剑竟脱手飞出！白髯老道惊噫一声，定神一看，只见保坤站在距他五尺开外，他手中正在玩着白髯老道的长剑，状极悠闲。

白髯老道气得面色由红而青，猛扑过来，口中厉喝道：“小子，我和你拚了！”

为首的青袍长髯老道突然沉声一喝道：“师弟且慢动手，我还有话要问他二人。”白髯老道硬把打出的一招，收了回来，闪在一旁，面上犹有余愠之色。

青袍长髯老道，向前跨了一步，问道，“二位师出何门，先把来历细叙一遍给贫道听听。”

方雨抢着说道：“在下乃是潘家霸霸主潘可人之子，家父可能早已登山拜访贵派掌门……”

保坤闻听略吃了一惊，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他是潘可人的儿子，怎么在潘家霸没有见到他，莫非他是……”

他心念未落，突听青袍长髯老道微微一笑道：“不错！令尊早已登山，潘公子一人可以上山。这一位是谁？”他手指着保坤，意思是不明白保坤的身份。

保坤正欲答话，方雨又接口道：“他是在下的义兄，请道长通融让他随在下一道登山。”

青袍长髯道士沉哦一阵道：“不行，这位大侠身份不明，万万不能登山，这是本派的山规，请公子一人随贫道上山吧！”

保坤正欲发作，方雨使了一个眼色，保坤按耐住怒火，冷冷问道：“道长一定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了？”

青袍长髯道士笑道：“非贫道不肯通融，实因山规所限，而且，最近冥谷中人，已出没江湖，我们不得不加强戒备保坤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道长既

不能体念在下一片登山至诚，容在下过去，在下只好硬闯了。”

四个老道均面色凝重，挡住去路，一言不发。

保坤回头对方雨道：“他们既准贤弟登山，贤弟先行登山。愚兄将试闯武当沿山拦劫之人，是否真能挡得住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突听到站在第二位的白髯老道喝道：“小子有三头六臂，敢在武当圣地撒野？”

方雨急忙低声道：“坤哥，我们要去一同去，我不愿独自一人先去，但是，我们不要出手伤人，免得把事情弄糟。”保坤微微点头，双肩一晃，便向四个老道站的地方冲去。蓦然，一声震耳巨喝，一股强猛绝伦的潜劲，山涌而出，硬把保坤前冲之势，挡了回来。

保坤口中发出长啸之声，当下一提真气，身子忽然向上升去。

只觉身躯凌空直上，疾升起两丈多高，悬空一个斛斗，人已越过四个道长，直飞过两丈八九尺远。

这一招轻功身法，举世罕见，只瞧得方雨暗中敬佩不已。保坤身形方落地，突觉一股劲力，如狂涛般地，自背后涌到。

保坤忙反手一招“拒虎归山”，把那股袭来的潜劲堵住，突然几声闷哼，四个老道，不约而同地向后暴退了三大步。保坤正欲向前举步，蓦然听到前面又是一声巨喝道：“小子的身手果然不凡，莫非是冥谷中人不成？”

话未落口，人已现身，只见前面苍林中，又涌出三个老道士来，他们手横长剑，挡住去路。

保坤怒道：“胡说！在下与冥谷中人，有血仇深恨，所以才赴贵山，与贵掌门共商大计，尔等不察，故意阻拦，其意何在？”

站在中央那个独目老道冷笑道，“小子不要狡辩，今天你要冲出本派镇山的‘七星阵’，比登天还难！”

言讫，右手一挥，前后七个老道，登时站好方位，盘坐地上，垂目不语。

原来，刚才走出来的三个老道，和原先四个老道，一共七人，构成名满江湖的“武当七星阵”。

要知道，武当的“七星阵”，乃是一种极具威力的阵法，被陷阵中之人，只要攻击七人中之一人，其余六人，便连袂出手，威不可当。几十年来，没有一人能冲出“七星阵”，所以此阵名满江湖，与少林寺的“罗汉阵”同誉为武林两大奇阵。

保坤站在阵中央，虎日向四周一扫，只见七个老道，闭目盘坐，面色都非常凝重……

方雨突低声对保坤道：“坤哥哥，‘七星阵’的威力，非一般阵法可比，须要小心才好！”

保坤冷笑一声道：“我倒要看看这些蛮不讲理的道士，怎样对付我！”说着，反手从背上撤出长剑，在手中一抖，清啸一声，向盘在地上七个老道中的一个道人身上斜斜击去！保坤长剑刚刚一动，便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喝之声。

七个老道同时跃身而起，向保坤击去一掌。

七道狂飚，从七个不同的角度，如巨浪似的，向保坤袭来。

这等排山倒海似的威力，只看得方雨心惊魄动，心想：“保坤这一下非毁在七道掌风之下不可。”

保坤虽然技高胆大，但见这等惊人的掌风，从四面八方爽击而来，也不禁惊骇，当下忙腾身而起，跃起三丈多高，闪避那七道袭来的劲风。

这时，他才明白，“七星阵”的威力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七个老道，见同时发出一掌，竟没有击中保坤，他们也不禁为之动容！

保坤闪避七个老道士的掌风，便飘然落地，但当他刚一落地，七个道人又是一声沉喝，七道狂飚，又已涌到！保坤又提一口真气，跃向空中。

这一次又没有击中保坤，但保坤头上汗流泉涌，面色大变，显然，他已动了怒火。

当他快要落地之际，口中发出暴喝之声道：“你们如果再联手对付在下，可别怪在下要出手杀人了！”方雨忙道：“各位道长暂请停手，在下有话对你们说。”坐在左边上首的青袍长髯道人说道：“潘少侠有话请说吧！”他一挥手，其余六人，都停手没有发掌。方雨干咳了几声，接道：“义兄并不是怕各位道长，他一再避让，不肯出手伤人的原因，乃是基于彼此均非仇敌，倘各位道长一再逼迫他，到时他施展绝学，伤了贵派道长，你们自行负责……”

坐在最右一位短须黄面的道人，脸色一沉，断然喝道：“满口废话，有本领尽管使出来，谁要他怕我们？”保坤怒道：“弟弟不要和他们再说了，他们既不听忠告，又不辨敌友，休怪在下心狠手辣了。”

说着，大喝一声，纵跃而起，长剑一挥，舞出一片寒光，一招“云海星幻”向那短须黄面的道人击了过去。此招乃“毒眼龙”裴云海授他的一招精华之学，三式九招，绵连合而为一，攻势锐利异常，一时把那短须黄面道人，罩在剑光之中。

其余六个道人，不约而同地一声惊呼道：“‘云海星幻’！你是裴云海什么人？”在这同时六人联手发出一掌。几股劲力与剑一碰，发出一声巨响，短须黄面道人身子向后暴滚七尺，爬起来满面尘土，口角挂着血丝。保坤衣袂飘拂，傲然立在原地未动。

所有的道人都呆了！

保坤能同时接起六人联手一掌，而且运剑伤人，这份武功，怎么不使他们惊得发呆！

保坤双目如电，一扫在场七人，冷笑道：“裴云海是我什么人你们不配问，现在我又要问你们一句话，‘七星阵’还有别的花样没有？”

一个灰袍黑髯的老道怒道：“小子不要卖狂，今天你能闯出‘七星阵’，我们便准你上山！”

保坤冷哼一声道：“区区‘七星阵’，能困得住我吗？”灰袍黑髯老道也重重地哼了一声接道：“小子，你不妨试试！”

保坤大喝一声，长剑忽然斜斜指出，迳向那灰袍黑髯老道右腕刺去。

这一招乃是“云海星幻”第二式——“海啸撼乾坤”，只见光华一闪，如似奔雷闪电，那灰袍黑髯老道连续闪避，均被圈在剑光之中。

其余五人巨喝连天，出手抢救，保坤左手反击一掌，逼退五人，右手剑上又加了二成真力，他存心想把那道人，毁在剑下。

突然，一声惶然的呼喊声：“坤哥快撤剑！”

寒光暴敛，保坤一收剑跃至方雨跟前，问道：“弟弟什么事？”

方雨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不要你杀那道人，看在小弟的面上，饶了他吧！”

保坤笑道：“看在我义弟面上，饶了你们七个老牛鼻子，还不快滚！”说着，将长剑插入剑鞘之中。

七个道人略一定神，互相丢了一个眼色，为首的青袍长髯老道干咳了几

下道：“少侠既是裴大侠高足，恕贫道眼拙，多有开罪之处，不过贫道等奉命守山，兹事体大，不敢私自放少侠上山，请二位在此稍候，待贫道师弟禀告掌门，再作决定。”

保坤听了对方之言，颇为合理，当时没有再说什么，仅仰首看天，哼了一声。

方雨接着笑道：“武当道长风度果然不凡。”抱拳一礼，拉着保坤坐在一旁树下休息。原来，方雨又怕保坤发作，弄成僵局。

为首的青袍长髯老者，转身对一个道人耳边说了几句，那道人便飞奔而去。

方雨依在保坤身旁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坤哥身负绝世武功，但却深藏不露，实叫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
保坤微笑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愚兄侥幸胜得他们一招，怎敢当，贤弟过奖！”

方雨浅浅一笑道，“以弟所见而论，那七个道人如果再战下去，只怕都要丧生在你的剑下。”

保坤正欲答话，突见刚才去的那位道人，急奔而回，站在五丈开外，便停了下来，右手高举作了一个手式，转身向回路奔去。

其余六个道人，一晃身便没入松林中不见了。方雨笑道：“他们既然都走了，我们就上山吧！”二人忙展开脚程，向山上奔去，约莫奔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只见山势绵绵，越走越高。

方雨回首对保坤一笑道：“大概再没有什么人来拦阻我们了吧？”话声未落，突听飒飒风声，在一个陡坡的巨松之上，两个身着灰色道袍的老道，坠跃下来，横身拦住去路。这两人身躯都异常高大，直挺的由半空中摔了下来，如非有极佳的轻功，非得重伤当场不可。

方雨恐怕保坤闹出僵局，身躯一晃，欺到两个道人面前。两个道人手横长剑，还未开口说话，方雨便问道：“你们两位可是要拦截我们登山吗？”

这句话问得既是单刀直入，又有些稚气可笑，两个道人一时之间，真还想不出一句适当的措词答复他，只好摇摇头。

方雨见二人摇头，笑道：“二位既不是拦截我们，大概是来向导我们的进路吧？”

两个道人点点头。

站在左边那个道人道：“二位既远道来敝山参加武林选举盟主大会，本派自不能拒二位于千里之外，不过参加此盛会的人，都是身怀绝世武功，二位一定要去参加，请向正北走小道，越过一道高崖，便可抵达大会场中。”

方雨皱眉问道：“难道我们就不能走这条大路而进吗？”那道人接口道：“这是本教的山规，没有持邀请函件的，一律不准在大道通行，贫道不能……”

保坤听得有些不耐，对方雨道：“弟弟和他们啰嗦什么，我们到那边看看高崖再说。”

说着，拉了方雨向北奔去，大约走了半个时辰，果然在小道的尽头，便没有通路，一道高约七八丈的悬崖，横亘在前面。

那道悬崖，经人工修筑后，显得格格外陡峻，上面光滑如镜，无处可以攀登，向左右延伸甚长，形成一道天然障碍。方雨仰头一望高崖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非有绝世轻功，不能飞越此高崖。”

保坤仰笑道：“弟弟的雅号不是叫‘黑燕一叫翻江湖’吗？难道一只灵巧的燕子，也飞越不过此崖吗？”

方雨摇头笑道：“雅号是雅号，我可没有这种能耐，牛皮吹大了会破的，坤哥哥，你大概可以试试。”

保坤哈哈大笑道：“我也没有这个把握，不过试试看！”保坤微闭双目，运起一口真气，突然清啸一声，身形陡然拔起，向上一跃，便是四五丈高，他身在半空中，再提起丹田之气，又往上一冲，便跃上了高崖。

当他立身崖上时，武当派的“三元观”宏伟的屋宇，已远远在望。

“三元观”前的广场上，已万头钻动，选举武林盟主大会正要开始了。

方雨在崖下高叫道“坤哥哥，小弟怎么上去？还是你一人先走，小弟从大道上山吧！”

保坤突然发出一声啸声，身形一晃，便从高崖上飞泻而下，宛如秋叶落地，毫无一点声音。

方雨笑道：“坤哥哥的轻功，已臻‘凌空虚渡’之化境，为武林所罕见，小弟算是大开一次眼界了。”保坤微微一笑道：“自己兄弟何用夸奖，来，我负你一道上去吧！”

保坤挟起方雨，猛提一口真气，向上一跃，身在半空之中，再又提气，一跃已达七八丈，第三次提气，才登上高崖。

方雨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高的悬崖呀！”

保坤一双眼睛，一直盯住方雨，现出满面迷惘之色……

方雨奇道：“坤哥哥，你怎么啦？一直看着我干什么？”

保坤经方雨一说，蓦然一惊觉，才感到自己失态，忙笑道：“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不过我刚才挟起弟弟时，感觉你的胸脯大大的，软软的，好像……”

方雨娇羞地面上顿时红了起来，嗔怒道：“坤哥哥胡说，以后如果再不老实的话，我便不理你了。”说着，羞得头低了下去。

保坤忙用手指着“三元观”道：“盛会就要开始，我们快去看热闹吧！”说着，拉起方雨，便向前跑去。

二人来到广场上，只见有一座高约三四丈的五彩楼台，四周都是武当弟子守护着。

这时，台上已经坐满了人，发出嗡嗡交谈之声。

保坤、方雨二人一纵身，便来到台上，方雨找到他的父亲，特替保坤引荐了一番，二人便坐在方雨父亲潘可人的下首。

此刻，大会尚未开始，保坤微笑低头问方雨道：“你令尊姓潘，你为何姓方？莫非方雨是你的化名吗？”

方雨点点头，答道：“小弟本名叫潘贞，出道江湖则用方雨的姓名。”说着，对保坤妩媚地一笑。

二人正说笑间，突然，台上沉寂下来，接着，自彩楼后面，鱼贯走出来两个道人。前面一道，须眉似雪，白髯过胸，年逾百龄，他步行如流水，神态祥和之中，又显出一份威严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后面跟着的道人，鹤发童颜，年纪也在七旬开外，前面道人缓步登上彩台以后，便入了主位，后面那位道人，则坐在一侧，此时保坤已由潘贞引见和潘可人见过礼。

保坤低声问潘可人道：“潘老前辈认识这两个老道吗？”

潘可人笑道：“怎么不认识，现在坐在主位的老道，便是武当山硕果仅

存的一位长老，智尘上人，坐在他左侧的那位道人，乃是武当山掌门人云幻真人。”

保坤目光向台上一扫，笑道：“潘老前辈可认识台上这许多三山五岳的好汉？”

“大半认识！”

二人正说话间，突见坐在主位那位武当长老智尘上人，从坐位中缓缓站起，向台上之人，施了一礼，宏声道：“此番邀请天下各大门派的高手莅临敝派，主要是如何对付‘冥谷’妖妇明年七月十五日的挑战……”

“各位都知道，在三十年前，天下武林英雄，十之八九，都毁在妖妇手中……”

智尘上人说到这里，面色有些黯然，他幽幽一叹，接道：“那一次贫道正在坐关，未能替武林同道效一点微力，说来惭愧得很，这一次，贫道认为有关武林整个存亡问题，兹事体大，故特邀请各位前来，共商大计……”

智尘上人歇了一歇，又道：“那妖妇功力高深莫测，贫道认为必须选出一位武功智慧俱是上乘之人为盟主，来主持大计，对付那妖孽……”

他说完，便缓缓落坐，此时，台上一片沉寂，智尘上人面前案上炉鼎中，香烟袅袅上升，一片肃穆庄严气氛。

这时，丽日当空，万里无云，山风拂动蔓草，发出沙沙之声，应和着几百颗心的跳动。

突然，台上席间站起一人，抱拳当胸，朗声道：“在下的拙见，恭请智尘上人，为群豪的首领，率领我们去‘冥谷’赴约！”

此语一出，全台响起一片掌声。

智尘上人又缓缓站起，向在坐的人一施礼道：“各位一番盛情，贫道心领了，不过以贫道一点微末之技，实在不敢当此大任……”

峨嵋掌门凡云真人站起道：“上人德高望重，武功超凡入圣，足可以领导我们除此妖孽。”

智尘上人忙向凡云真人道：“凡云道长过奖了，贫道技不如人，姑且不论，早在二十年，曾发誓一生不履江湖，祈望各位谅解贫道的苦衷……”

智尘上人言犹未尽，蓦然，一声轻喝，一个垢面的娇小人，突然站起，厉声道：“上人既不愿出山，各位何必强人所难，除了他难道就没有人了吗？”

此语一出，举座皆惊！

群豪不约而同地一齐望去，只见垢面娇小的人，立在末席，面上一层油垢，只能看清一双眼睛，衣衫褴褛，身材娇小……

保坤双目与娇小人眼神一接触，怵然心惊，心道：“这双眼神好熟悉呀！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来了。”他低声问潘可人道：“潘老前辈认识此人否？”潘可人摇头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华山亦凡真人突然站起，怒喝道：“尔是何许人也，竟斗胆敢出言伤害上人，再胡说，小心你的脏脑袋！”智尘上人忙制止亦凡真人道：“道长不可动怒，那位少侠言之有理，论技取得盟主地位，才算真才实学。”垢面褴衫的娇小人大声道：“上人说得对，较技取得盟主地位，才算真才实学，有了真才实学，便可以领导群豪亦凡真人断然喝道：“小子不要卖狂，咱们先较技一番如何？”

垢面褴衫的娇小人冷笑道：“奉陪！奉陪！”智尘道人忙道：“今日较技，旨在争取盟主地位，点到为止，决不可把恩怨纠缠在一起……”

亦凡真人生性急躁似火，他一晃身，便跃下台去，站在广场上，喝道：“小子，有能耐的快下来！”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冷哼一声，腾身而起，便跃入广场上，他向亦凡真人扫了一眼，问道：“你先出手吧！”

亦凡真人本极冒火，当下厉喝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！”说着，左手护胸，右手一掌向对方推去，一道狂飚，如石火般的罩向垢面褙衫的娇小人。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不闪不避，硬接了对方一掌，然后右手五指如钩，闪电似的向亦凡抓去！

亦凡蓦然一惊，要闪避已来不及了，惨叫一声，连头皮都被抓了下来，当场惨死！

全台的人，都看呆了！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仅一招便抓死功力深厚的华山亦凡真人，他这一身武功。怎不使在场的人惊骇？

这个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是谁？谜！全场的人，都怀疑地望着那垢面褙衫的娇小人。

突然，有人一声惊呼道：“他是‘冥谷’中乔装的人！”

此语一出，全场的人，莫不大惊失色！

## 第十二章 白旗惊魂

数百道目光，都集中到垢面褙衫的娇小人身上，他们都怀疑场中这个来历不明的怪人是不是“冥谷”派来的人？那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对刚才惊呼之声，恍似充耳未闻，此刻，他双手背在后面，仰首望着天色，一副悠闲的样子，好似把群豪都未放在眼底下。

蓦在此刻，突然一声暴喝道，“小子纳我师弟的命来！”群豪循声望去，只见华山一云真人，已从背上撒剑在手，离座准备跃下台去。

智坐上人忙挥动右手，拦住一云真人，道：“道长且慢动手，待贫道问清楚那人来历，再动手不迟。”他说着白眉一动，向场中望去。

一云真人勉强复归座位，面上犹含怒容。

智坐上人扫了垢面褙衫的娇小人一眼以后，朗声道：“少侠师承何派？令尊何人？请告群豪，免得他们怀疑少侠……”

智坐上人的话尚未说完，便听到垢面褙衫的娇小人冷哼一声，接口道：“在下师承何派，你用不着问，凭真才实学，取得武林盟主地位乃天经地义之事，智坐上人你以为对吗？”智坐上人面色略变，正要开口说话，突见华山一云真人起立对智坐上人拱手一礼道：“那小子在群豪前如此狂妄，贫道想去教训他一顿。”

智坐上人道：“那人来历颇使人费解，而且武功诡异绝伦，道兄须要小心才好。”

一云真人微微点头，身形一晃，便纵下彩台，向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欺近。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略向一云真人打量一下，不屑地问道：“阁下就是刚才在台上怪声乱嚷的人吗？”

一云真人双目射出两道冷芒，直逼向那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冷冷地答道：“不错！武林盛会之前，岂容小子如此逞凶撒野！”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冷寒地一笑道：“牛鼻子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”说罢，便迎了过去。

一云真人一声沉喝，腾身而起，头下脚上，以“小鬼吹灯”之式，疾泻而下，右掌疾拍对方太阳穴，左掌蓄势待发。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面泛杀机，身形一挫，两掌交错，幻起一片掌影，反向一云真人中盘拍去。

一云真人似早已窥破对方心机，招式刚刚展开，左掌便已拍出。

但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经验老到，他还未等对方左掌拍出时，便大喝一声，全力洒出十个爪影，立将一云真人罩住。

一声闷哼，两人身影倏分，一云真人踉跄退了七八步，连道袍都被对方抓破，狼狈不堪。

一云真人刚稳定马步，突见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身形一晃，便已向他欺近，他心中骇然，忙想推出一掌时，但如狂涛似的掌风，已经袭到。

一云真人暗叫一声“不好”，正想闪避时，已经晚了一步。只听到惨叫一声，一云真人的身子被劲风卷起，横飞三四丈远，叭——的一声，栽倒地上。

这时，台上传出一声暴喝之声，一道人影疾飞而出，想去接住一云真人的身子，可是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保坤坐在台上，拳头一握，对潘贞（即方雨）恨恨地说道：“这小子两三招间，便连伤二人，心毒手黑，令人发指，哼！”

潘贞道：“小弟在江湖上走动已有两年，并没有见过这号人物，莫非他是……”

保坤接道：“这小子故意将污物涂面，武功招式极像‘冥谷’三个少女之一，十之八九，是她们……”

保坤的话未说完，潘贞忙问道：“坤哥，你见过‘冥谷’三个少女吗？”

保坤自知说话漏了嘴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我听人说过，‘冥谷’三个少女，武力高深莫测，而且诡怪绝伦……”保坤话声未落，突又听到场中惨叫一声，一个青袍道人，连眼睛带鼻子，都被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抓得一片模糊。潘贞叹道：“禅仁真人，死得好惨啊！”

这时，台上数百道目光都看呆了！以华山这三个道人，武功之高，每人竟不出三合，都栽在那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手中，如何不使他们看得发呆呢？

智坐上人不失为一个有道之士，他略一定神，便朗声对垢面褙衫的娇小人道：“少侠身手不凡，但出手未免太狠辣了一点，本大会旨在选出盟主，较量以点到为止，更不是了结个人恩怨的场所。”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冷笑道：“满口废话，华山派以众凌寡，你不能明察，反而责备在下，你要晓得，拳掌上无眼，谁出手也无法保证不伤人。”

他这番话说出，乍听似有道理，智坐上人面色一变，正要说话，突见台上掠出一个高大的身影。

智坐上人一看那人，身高八尺以上，腰粗一围，背插双剑，浓眉环目，虬髯倒立，生相虽然威猛无俦，却是一脸正色。他大喝一声，道：“昆仑刘刚，向阁下讨教！”保坤向潘贞问道：“刘刚是华山那三个受伤道人的朋友？”潘贞摇头道：“不是！”

“仅是看不惯邓小子心狠手辣。”

潘贞笑道：“可以这样说！”他顿了一顿又道：“昆仑神剑手刘刚，大概可以制服那小子。”

保坤道：“不见得，依我看，刘刚仍然不出三招，要伤在那小子手里。”

保坤的话未落，刘刚已与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打了起来。刘刚为了要争取主动，他在跃身向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欺近之际，反手从背上已撤出双剑。

只见长剑在他手中一抖，幻起一道寒光，直向垢面褙衫的娇小人击去。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身形一晃，刘刚面前便失去了人影，刘刚大惊失色，忙转身一看，只听到一声冷哼道：“放下你手上的剑吧！”

刘刚只觉眼前一花，人影一阵晃动，便感觉双手虎口一麻，接着“叮当”一声，手中两支长剑，便掉在地上。

刘刚一生靠这两支长剑成名江湖，赢得“神剑手”之雅号，今天在群豪面前，尚未与对方交手，便已丢了兵刃，岂不太伤他的面子。

刘刚气得满面通红，厉喝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，老夫和你拼了！”

身形陡然跃起，向垢面褙衫的娇小人身上冲去！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忙滑步闪身，避过刘刚冲来的身子，右手顺势一掌，向刘刚背部拍去。

刘刚本来尽全力冲去，又经有人在背后拍去的掌力一推，所以无法立即刹住身形，他的头便撞在广场中央那座彩台的台柱上。

只听到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彩台震动，声撼苍穹。刘刚的头，登时被撞得开花，脑浆四溢……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见状一声长笑道：“都是些酒囊饭袋，还大言不惭”

要去‘冥谷’打他们，劝你们早点打消这个念头吧！”

蓦然，一声巨喝，打断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道：“小子目中如此无人，你就敢说三山五岳，没有奇人不能去‘冥谷’吗？”

那喝声，恍如闷雷，武当山上，四峰暴响回应，台上功力稍浅的人，不由身躯颤动，勃然失色。

就是台上武功高绝的智坐上人，听了这一声巨喝，也不禁动容。保坤循声望去，只见那人从座位站起，长得中等身材，虎目隆鼻，尖头阔腮，一脸怪相，身着葛布大褂，双目精光逼人。

保坤一见那人双目炯炯如电，便知道他是内力修为极深厚之人，他低声问潘贞道：“弟弟认识这人？”潘贞摇头，转身问他父亲，潘可人道：“此人生长在苗疆中，名叫‘无影神掌’范问天，他的掌力，伤人于无形，纵横于云贵之间，黑白两道都畏惧他三分，这次大概是应智坐上人邀请而来。”

这时台上所有的目光，都集中到“无影神掌”范问天的身上。

范问天双肩一晃，便纵下台去，缓缓向垢面褙衫的娇小人走近。他步履沉重，每一落脚陷地三寸，沙沙作响。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见状面色顿时凝重起来，他功贯双臂，蓄势待发……

场中这时一片沉寂，紧张绝伦。

“无影神掌”范问天走到垢面褙衫的娇小人面前，便停止下来，厉声问道：“小子是不是‘冥谷’派来的？能从实说出，老夫网开一面！”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格格一笑道：“是又怎样，不是又如何？”

“无影神掌”冷冷道：“是‘冥谷’派来的，老夫便毙了你，不是么，速滚，不要在这里撒野！”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冷笑一声，反问道：“老匹夫知道‘冥谷’在哪里？‘冥谷’住了些什么人？开口‘冥谷’，闭口也是‘冥谷’的。”

他这几句问得范问天哑口无言。

范问天勃然大怒道：“你竟在老夫面前如此放肆！”说着，举起右手，缓缓地向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推出一掌。那一掌看去，似轻描淡写，平淡无奇，可是掌风，一接近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时，他便感觉如巨浪压来，海啸撞至。他忙想闪身，但已经晚了一步，面色突然苍白，身子一直向后暴退……

全场群豪见状，莫不感到十分惊异！

这时，“无影神掌”范问天，右手功力，又增加了两成。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忽然一声闷哼，口中喷出一道血箭，身子摇摇欲坠，正要栽倒下去之际，突然一声怪啸响起，两条瘦小人影，如电光石火似的，闪入场中。

一人忙扶住将要栽下去的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一人遥遥地向“无影神掌”范问天，弹去一指。

“无影神踪”范问天开始没有注意那人遥遥弹来的指风，等发觉时，强烈的指风，已经击到他的腕前，他惊呼一声道：“遥空弹指神功！”

忙推开一掌，滑步向一侧闪避。

两股劲力一碰，登时发出“蓬”的一声巨响，两人各向后暴退三四步才稳住桩！

台上群豪听到范问天惊呼“遥空弹指神功”，大家面色陡变。

保坤这时已判断出来人是谁了。他仔细向闪入场中那两人一瞧，只见那两人一个黄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另一个则是红面褙衫的娇小人。

保坤看清来人以后，心中忖道：“她们怎知道武林群豪集会武当山？看

来‘冥谷’的人，已经渗透到各大门派，爪牙布满各地了……”

保坤心念未落，突听到那红面褙衫的娇小人冷笑道：“糟老头子的‘无影神掌’功力不错，现在接我一爪试试！”

说罢，举起右手，五指如钩，遥遥向“无影神掌”范问天头上抓去！

“无影神掌”范问天见对方举起的右手，五指突然粗大约三倍，指缝之间，冒着黑色气体，那股黑色气体，在指缝之间渐渐扩大……

“无影神掌”范问天，见状大惊失色，惊问道：“‘遥空鬼爪’！你是‘冥谷’妖妇什么人？”

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纵声一阵长笑，一步步向范问天欺近，他突收笑容，喝道：“糟老头子，你能识得‘遥空鬼爪’奇招，难得！难得！在下就给你留一个全尸吧！”

智坐上人突然用传音入密之法对“无影神掌”范问天道：“范兄请速退！‘遥空鬼爪’中的黑色气体，含着剧毒！”

“无影神掌”范问天，忙闭住穴道，打出一掌“无影神掌”逼退红面褙衫的娇小人以后，返身跃回台上。

此刻，台上的群豪，见红面褙衫的娇小人打出“遥空鬼爪”，莫不大惊失措。

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见范问天跃回台上，口中不禁发出一声冷笑道：“糟老头子，你还想逃吗？”

他身形似烟，已紧追而上，一跃便纵上台去！群豪见红面褙衫的娇小人跃至台上，都纷纷起立，拔出身上的兵刃，准备出手，一时之间，台上气氛，紧张绝伦！智坐上人面色微变，忙挥手高声道：“各位请慢动手，来人由贫道来对付。”

他起身指着红面褙衫的娇小人问道：“少侠上台是否持有贫道邀约之函？”

红面褙衫的娇小人冷笑道：“没有！老道士，你能上台，难道我就不能上台来吗？”说着，缓缓向智坐上人面前欺近。武当掌门人云幻真人暴喝一声道：“站住！”

红面褙衫的娇小人微微一怔，向云幻真人冷寒地一笑道：“你大概是武当掌门人云幻真人吧？怎么对参加盛会的客人如此失礼？”边说边向前走去。

云幻真人厉声道：“再不站住，贫道便要出手拿人了？”他功贯双臂，蓄势待发。

红面褙衫的娇小人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你不妨出手试试！”他仍然是轻移步伐，向智坐上人欺近。

智坐上人白眉一扬，沉声喝道：“少侠身份不明，又未获本人邀请，速速离台，不要再在盛会之前放肆。”他是一位功力与修为俱深的老道人，所以言词之间，温和委婉得多。红面褙衫的娇小人笑道：“在下久闻智坐上人修为深厚，特来领教儿招绝学！”说毕，伸出右手，缀缀向智坐上人弹出一指。

云幻真人见状大急，怒喝一声，道：“尔敢！”喝声中，忙打出一记“百步神拳”，向红面褙衫的娇小人前胸击去。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对云幻真人的喝声与拳风，恍似未见未闻，他右手五指仍然是遥遥向智坐上人前胸三大要穴点去。

智尘上人一挥手，对云幻真人道：“给我坐下！”他双手平伸，两只宽大的袍袖，立即遮住前胸，如构成一道铜墙，弹出的指风触及时，仅见袍袖飘拂一下而已。

这时，智尘上人面色凝重，法相至为庄严！

红面褙衫的娇小人，突然倒退三四步，额上汗如泉涌，口中发出一声惊呼道：“铁板神功！老道士的浪名不虚！”

智尘上人微微一笑道：“少侠过奖了！贫道已有五十年没有和人动手了，不愿今日再开杀戒，奉劝少侠速离此地，免罹杀身之祸……”

红面褙衫的娇小人突然纵声一阵长笑道：“老道士，你以为我真怕你吗？”言讫，有手往脸上一抹，登时现出一副黑色疤面的狰狞面孔来。

台上群豪顿时一惊，智尘上人面色略为一怔，付道：“他面上到底戴了多少面具？”心念未毕，突见黑面褙衫的娇小人五指如钩，立即向智尘上人抓来。

智尘上人微带怒容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真想找死吗？”说着，袍袖一拂，一股排山倒海似的劲风，向黑面褙衫的娇小人抓来的手撞去。

两股劲力一碰，顿时发出电光石火……

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后退三大步，才稳住桩，智尘上人衣袂飘拂，屹立原地未动。

黑面褙衫的娇小人怒喝道：“老道士功力果然不凡，再接我几招试试！”只见他从怀中取一根红色彩带，在手中一抖，立时幻起许多红色小圈，向智尘上人头上圈去！

智尘上人左手护胸，右手一挥，一股劲力立即自掌中发出，托起那些将要罩下来的红圈。

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面色凝重，手中真力又加了二成。

智尘上人双目微闭，真力不断由手中发出……

二人相持约有一分钟之久，台上群豪数百只目光，一齐集中在那许多红色小圈上，他们摒吸着，看二人内力的拼斗。

突然，见红圈暴敛，一声巨喝道：“滚下台去！”喝声未了，黑面褙衫的娇小人。身子突往后一直暴退……

蓦在此刻，忽闻一声娇叱，台下纵上一个黄面褙衫的娇小人来，迅速扶住黑面褙衫的娇小人身子。

黑面褙衫的娇小人经人一扶住，便稳下身形，张口便喷出一道血箭。

黄面褙衫的娇小人低声问道：“姊姊，你受伤了吗？”黑面褙衫的娇小人点头道：“快施放火焰讯号！”黄面褙衫的娇小人忙从怀中取出一枚绿色的东西，用手指向空中一弹，立时，一枚绿色火焰，便射入空中，开出火花。

保坤见状忖道：“敢情她们真是‘冥谷’三女不成？眼前这个黄面褙衫的娇小人，一定是黄衣少女，不知她把云仙姑娘弄到哪里去了？……”他正忖思间，突听到黄面褙衫的娇小人冷冷地问智尘上人道：“牛鼻子道人，是你打伤我姊……”“姊”字刚一出口，便倏然住嘴。

智尘上人点头回答说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牛鼻子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伤我们‘冥’……”谷字没有说出。便听到黑而褙衫的娇小人喝声截断。

黑面褙衫的娇小人厉喝一声道：“多嘴！快扶我走！”智尘上人冷笑道，“武当山，没有那么容易让人来去自如的。”

黄面褙衫的娇小人怒道：“牛鼻子道人，你要把我们怎么样？”说毕，两道冷芒，射向智尘上人。

智尘上人道：“两位不说明身份，今天休想离开武当山！”他后面“武当山”三个字说得很重。

“山”字刚一出口，蓦然！一阵飒飒风声，智尘上人面前的桌上，突然“嗖”的一声，落下了一面小小白旗。白旗插入桌子的正中央，旗杆入木三分，白旗笔直挺插着！

智尘上人突见那面小小的白旗，面色陡变！

全台上的群豪，此时，乍见那面插在桌上中央迎风飘展的小小白旗，莫不大惊失色！

台上的空气，因那面小小白旗的出现，顿时紧张起来。那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突然发出一声冷哼……

黄面褙衫的娇小人仰首向天，发出一声不屑的笑声……智尘上人，用手拔出那面小小的白旗，呐呐地说道：“你们是‘冥谷’派来的人？……”

突然，台顶上发出一阵阴恻恻的长笑……

那笑声宛如鬼哭狼嚎，入耳使人直打寒颤，蓦地，笑声一敛，冷冷地接道：“不错！‘冥谷’派来的人，已来‘三元观’多时矣！”

此语一出，举座皆惊！

### 第十三章 怪人奇兽

智尘上人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台顶横梁上，贴挂一个黄衣人，那人的衣着与横梁的木头，颜色一样，不仔细看，不容易看出来。

那黄衣人身形一晃，便纵了下来。

智尘上人仔细向那人一瞧，只见那人头戴黄巾，面蒙黄布，身穿黄衫，从头到脚，一身都是黄的颜色。那人中等身材，双目开合之间，精光闪闪，一望便知他是一位内外兼修的高手。

智尘上人，略一定神，冷笑道：“原来你们‘冥谷’中的人，都是一些屑小之辈！”

黄布蒙面人厉声断喝道：“住嘴！”

他喝了一声，转身向台外，口中连续发出几声凄厉的怪啸之声！

智尘上人冷嘿一声道：“不要装腔作势，有本领尽管使出来！”

黄布蒙面人，对智尘上人之言，恍似充耳未闻，探手入怀，取出一颗药丸，纳入黑面褙衫的娇小人口中。智尘上人白眉一动，厉声道：“贫道之言，听到没有？”他左手护胸，右手作势欲向黄布蒙面人发掌。黄布蒙面人冷笑一声，转身道：“智尘道人，你不要凶，量你也难活过明天子时！”

黄布蒙面人突然仰面一阵长笑，笑声一敛，锐厉的目光，向台上的人一扫，然后一字一字的吐出：“因为你们都身中剧毒！”

此语一出，台上所有群豪，都大惊失色，智尘上人到底不愧是修为深厚的老道，他略一定神，便道：“你满口胡说八道，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，哪里又中了什么剧毒？”黄布蒙面人，面色突然严肃起来，接道：“在下决不打诳语，你们如果不信，可以卷起右手的衣袖，每人右臂上有三颗黑色的小点。”

台上所有群豪，均惊疑起来，他们均纷纷卷起自己右手的衣袖，果然看见右上臂，有三颗发丝那么大小的小黑点。台上顿时不觉一阵骚动。

智尘上人忙高声喊道：“请各位静一静，赶快封闭穴道，量区区微毒，侵害不了我们！”

黄布蒙面人冷寒的一笑道：“智尘上人，你说得倒蛮轻松，在下所施出的毒，其毒无比，见血封喉，无药可解，决难活过明天子时！”

他略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目前你们只有两条路可走！”说着，两道冷芒，又向全场扫了一周！

智尘上人忙问道：“哪两条路可走？”

黄布蒙面人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一条是死路，一条是生路！”

智尘上人厉声道：“生路怎样？死路如何？快说！”他白眉一竖，面带杀机，似动了他的怒火。

黄布蒙面人，缓缓地接道：“生路么，从现在起，各位立下重誓，永远听我们‘冥谷’的人使唤，在下可以给你们每人一颗解药。死路很简单，你们等到明天子时，叫你们徒子徒孙来三元观台上收尸就是了。”

智尘上人不屑的一声冷笑道：“由现在到明天子时，还有十二个时辰，我们难道都束手等死么？”

黄布蒙面人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不错，还有十二个时辰好活，不过，你们要想动手，更别作梦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黄布蒙面人浅浅一笑道：“因为你们此刻体内的剧毒，已经开始发作，功力减去三分之二，要想运气行功，出手击敌，徒使你们体内血液循环加速，剧毒提早发作……”

他歇了一歇又道：“各位如果不信在下之言，现在可以运气行功一试，便明了在下之言不虚了。”

台上群豪，依言运气行功。果然感觉气血循环有异，功力消失许多，全台的群豪，顿时又骚动起来。

蓦在此刻，三元观山下，突然传来一阵怪叫之声，那声音愈来愈近……

黄布蒙面人嘿嘿几声道：“各位现在不立即发誓听从‘冥谷’的人指挥，我不动手，各位不出一刻，也要死在‘冥谷’奇兽口里！”

台上群豪循声望去，只见三元观峰下，突然涌出一批奇异的怪人怪兽，疯狂地向三元观峰上冲来。

群豪顿时大惊失色，骚动得更厉害起来。有的人甚至溜向后台，一时之间，秩序大乱……保坤冷笑一声，乘群豪混乱之际，便滚下台去。智坐上人突然厉喝一声道：“各位就原位不要乱动，贫道自有处置！”群豪经智坐上人喊喝之声，登时便静了下来。华山掌门人天龙真人，突然自座位跃身而起，从背上撤下长剑，暴喝一声道：“蒙面人，先接贫道几剑再说！”他长剑在手中一抖，幻起一道银虹，向黄布蒙面人击去！黄布蒙面人冷哼一声，滑步闪身，避过天龙真人击去的一剑，然后右手一挥，一股劲力，立即向天龙真人卷去。天龙真人见一击未中，心中太怒，运剑如风，第二剑眨眼间又击了出去。

天龙真人素以剑术成名武林，功力自非泛泛，不过，他此刻身中剧毒，功力已减去了许多，故击出的剑势，一招比一招缓慢。

黄布蒙面人用一双肉掌，接了天龙真人五招剑招，只见，天龙真人面上汗如泉涌，口中气喘吁吁，手中长剑，一招比一招迟缓起来。

显然，他体内的剧毒已经开始发作了。

反之，黄布蒙面人手中的招式，越来越凌厉，内力似绵绵不绝地涌出……

智坐上人本来在闭目调息，封住周身穴道，压制剧毒发作，此刻，他突然睁开双目，口中发出一声幽幽叹息道：“天龙道长快退回来，你体内剧毒已经发作，打他不过了。”天龙真人闻言正想撤剑退走，突听到黄布蒙面人厉喝一声：“躺下吧！”他手中奇招陡出，排山倒海的掌风向天龙真人卷去，天龙真人手中长剑一缓慢，寒光顿敛，惨叫一声，身子横飞而起，便摔下台去！

台上顿时又响起一声暴喝道：“纳我们掌门人的命来！”喝声未了，座上一条人影飞起，直向黄布蒙面人面前冲去！登时，听到“格叭”一声，那条人影左臂倏长七八寸，疾拍向黄布蒙面人的右边肩头上。

群豪一看，原来是华山派的天凤真人。

要知天凤真人的“通臂功”堪称武林绝学，全凭一口真气，使臂膀暴涨，但也极耗损真气。

对面袭敌，又出人意料之外，即令一等高手，也非伤在掌下不可。

但是，此刻的天凤真人，已身中剧毒，功力锐减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天凤真人左掌堪堪拍中黄布蒙面人右臂时，黄布蒙面人忙身形一转，侧了过去，飞起一脚，刚刚扫在天凤真人胯骨之上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天凤真人一声惨叫，便滚出一丈多远，竟无法爬起来，敢情胯骨已被扫得粉碎。群豪见几招之内，

便打倒两个高手，都莫不动容！黄布蒙面人，傲然地挺立在台的中央，口中嘿嘿两声道：“谁不服气，再出来试试看！”

此语一出，顿时激起群豪的怒火。

峨嵋长青真人，道袍一撩，闪电离座飞出，大喝一声，向黄布蒙面人打出一记“百步神拳”。

黄布蒙面人，似未把长青真人放在眼底下，等长青真人拳风扫到时，他右手缓缓推出一掌，身形微转，一闪而上。

长青真人只觉眼前一花，右手脉门有如加上一道钢箍，痛彻心脾，热血逆行冲心，血管有如爆裂一般。

黄布蒙面人长臂一抡，长青真人身形飞起一丈多高，撞向台顶横梁，然后摔了下来，正摔在智尘上人前面的桌子上。

这一来，全场皆被镇压住，深知黄布蒙面人不但身负绝学，而且出手狠辣。

智尘上人，乃世外高人，他面色肃然，微睁双目，看见长青真人，摔得气息奄奄，忙吩咐武当弟子，把他从桌上抬下去，双目又闭了起来，口中发出一声幽幽的长叹。

要知，智尘上人，乃武当仅存的长老之一，不但功力高深莫测，而且涵养极好，且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，他此刻身中剧毒，看见参加盛会的人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怎么不使他叹息。

黄布蒙面人听智尘上人发出一声叹息，不觉心中一动，一个意念，掠过他的脑际，他口角挂着一丝冷笑，道：“在下素闻智尘道长，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；你眼看数百武林高手，就要死在眼前，难道不设法拯救他们么？”

智尘上人双目微睁，幽幽的问道：“你要贫道怎样去拯救他们，和你硬拼一较，或者领导他们投入你们‘冥谷’？”

……”

黄布蒙面人笑道：“你们都身中剧毒；和我拼命那是作梦，后者确为求生拯救他们之路……”

他话没有说完，突听智尘上人厉声道：“要我领导他们投入你们‘冥谷’，供你们驱使，去残害人类，办不到！”

黄布蒙面人怒道：“老道士，称至死还执迷不悟么？”话声方落，突听传来厉喝之声：“住嘴！”

群豪循声望去，只见少林永光大师，从座位跃起，厉声道：“我们就是立即血溅台上，也不愿作你们的爪牙！”黄布蒙面人冷嘿几声接道：“永光老和尚，嵩山少林寺，是你逞威作福的地方，此时此地，你应该识时务一点！”永光大师怒喝道：“老衲虽变为鬼，也要作个厉鬼追汝之魂！”说罢，身形一晃，便向黄布蒙面人欺近，手中禅杖一挥，便横扫了过去。

黄布蒙面人身形一闪，便避过永光大师击出的一杖。蓦在此刻，突然台下传来无数声怪啸怪叫之声，台上群豪一齐纵目望去。

嘿！

只见台下三元观广场上，站满了奇奇怪怪的人和野兽那些人都是双头多脚，野兽都是六只脚，两条尾巴，所有的人和野兽，身上都裹着火红的衣服，整个广场上，一片火红……

群豪见状，口中一齐发出惊呼之声。

永光大师举起禅杖又要向黄布蒙面人扫去时，突见台下蓦然地跃上来一

个怪人。

此人：双头，四眼，三只手，六条腿，敢情是个畸形人，因而走起路来，步法有点紊乱。

紊乱尽管紊乱，但速度却快得惊人，好像一阵风似的，从广场上一闪而跃上台来。

永光举起禅杖，正好扫到那怪人。怪人哇哇大叫几声，一探手，便抓住永光大师手中的禅杖。

只见他用力一拉，便把永光大师手中的禅杖抢了过去。永光大师大吃一惊，正想运掌向怪人劈出时，那怪人咕噜一声，三只手伸出，便抱住永光大师。

立即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之声，永光大师便坐了下去。

台上群豪。一齐纵目望去，同时发出一声惊讶之声！原来，永光大师脑袋瓜子已经不见了，上半身矮了许多，却粗了不少，分明是被怪人以奇浑掌力，将永光的头按进胸腔之中，因而上身变得短而粗，活像一个大蜘蛛。正在这当儿，群豪中忽然站起一个白发如银，手持龙头钢拐的老妪，厉叱一声道：“妖怪，老婆婆来收拾你！”黄布蒙面人向那老妪一打量，便冷笑一声道：“绝命五拐，季月妮老太婆，你的命要从南海赶到这里来归天么？”“绝命五拐”季月妮冷冷道：“不见得就会死在这里吧？”说着，手中的龙头钢拐一挥，便向畸形怪人扫去！季月妮的拐劲，的确比永光大师要强得多，只见拐带呼呼风声，方圆五丈之内，幻起一片拐影，风云为之变色。怪人又是哇哇乱叫几声，硬去夺拐，可是拐影如涛，逼他无法接近，只有三只手乱抓起来。

他抓出的招式，虽然看来零乱毫无招式，可是，暗藏雄浑的内力，季月妮渐渐感觉手中的龙头钢拐，愈挥压力愈来愈重，心中不由得吃了一惊。

要知，季月妮手中的“绝命五拐”已成名四十多年，名头之高，可与各大门派掌门人并列。

不过她此刻身已中毒，功力自然减去了许多，所以不能完全发挥她“绝命五拐”的神力。

三十招过去了，怪人愈打愈勇，内力绵绵不绝而出……“绝命五拐”季月妮，则越打越寒心，她额上汗珠颗颗，口中气喘吁吁……

蓦然，台上几声闷哼，座上有几个功力较差的人，无法抑住剧毒，所以剧毒提前发作，身子往后一仰，便倒在台上死去。

“绝命五拐”季月妮，正在集中精神与怪人搏斗时，突然听到台上发出几声闷哼，转头一望，注意力分散，手中的招式，便迟缓下来。

畸形怪人大叫一声，紧接着，便听到季月妮的惨叫，季月妮连头带发，都被畸形怪人抓了下来。

智尘上人听到季月妮凄厉的惨叫之声，不禁微微一叹道：“绝命五拐的命休矣！”

黄布蒙面人突然发出一阵冷嘿道：“智尘老道，你看台上诸人剧毒已经发作，再挨过半个时辰，更没有救了，望三思而行之！”

黄布蒙面人话声甫落，台上又倒下去几人，毒发身亡。智尘上人突睁双目环扫台上一周以后，又闭上双目，深深地一叹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想不到武林高手，俱难逃此一浩劫，老朽不该邀约他们前来，不然也不致一网打尽……”智尘上人正在自怨自咎时，突听到黄布蒙面人厉声暴喝道：“老夫

最后告诉你一次，再不答应效忠本教，立即驱使怪人奇兽，把你们统统吞噬了！”

智尘上人这时心中十分激动，面部非常凝重，银发无风自动……

他沉哦一阵，突然睁大双目，扫向群豪，问道：“你们愿意投入‘冥谷’的尽管自作主张，贫道愿自绝三元观台上，以赎罪过……”

黄布蒙面人冷笑一声道：“智尘老道士，再等一个时辰，你连自绝的功力都没有了。”

诚然，台上所有的群豪，包括智尘上人在内，功力均已消失，他们只有等待死亡之神来攫噬他们了。这时，台上一片沉寂，并没有人愿意投效‘冥谷’。潘贞（即方雨），坐在他父亲潘可人的身旁，此刻，感觉头昏目眩，气血逆流……

他突然想起保坤，转头一看，保坤已不见了。他忙凝目向四周搜索，都没有发现保坤。

他感觉非常奇怪，心想坤哥哥到哪里去了？难道他没有中毒，他走了？走到哪里去了？

他的来历不明，他一身武功高深莫测，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……

潘贞正在陷入思潮中，突然，听到台上的黄布蒙面人发出一声怪啸之声。

啸声方落，只见台下广场上，那些怪人奇兽，都发出怪啸怪叫之声，他们开始向台上冲来！

群豪一见大惊失色，他们纷纷站起，拔下身上的兵刃来。黄布蒙面人纵声长笑道：“你们还有什么力量去抵御那些力逾千斤的怪人奇兽？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那笑声充满了阴森、狠毒、恐怖与杀机……

黄布蒙面人倏收笑声，身形一纵，伸出右手，五指如钩，便向智尘上人抓去……

## 第十四章 玄门屠龙

就在这时，空际突然遥遥传来一阵刺耳惊悚的怪啸之声！那啸声，似鬼哭，如狼嚎，凄厉而怪诞！一入台上群豪的耳鼓，连黄布蒙面人在内，俱都面色一变！那些凶猛冲向彩台的怪人奇兽，听到这种怪诞的啸声，都停步不前，侧耳倾听，似被那怪诞奇异的啸声所控制。黄布蒙面人忙刹住身形，转身向传来的啸声方向，凝目望去。

并没有看见什么人，只听到那怪啸之声，如远在云端，一会儿，又似近在眼前！

黄布蒙面人，心头顿时紧张起来，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蓦然，啸声，愈来愈近了，一道灰色人影，从空际遥遥地向三元观广场上飞来。

智坐上人突然睁开双目，道：“啊！好快的身法呀！”就在这时，怪啸倏然停止了。

一道宽大的灰影，挟着呼呼的风声，电掣飞来！顿时，广场上，台上所有的人，都传出一片惊讶尖呼声，敢情是他们都已看到了宽大的灰袍人的奇丑面孔！接着，便听到黄布蒙面人及三个褴衫的娇小人，同时发出一声惊叫：“毒眼龙！”

灰袍丑面人立在广场的中央，不禁仰面发出一阵狂笑。

笑声沙哑悲壮，震慑人心，充满了愤怒和杀机……

灰袍丑面人突收笑容，冷冷地说：“不错！算你们‘冥谷’里几个恶徒有眼力，老夫今天要来算一算五十年前一笔血债！”

说着，紧闭双唇，两眼射出两道怨毒的冷芒，竟缓缓向着台前走去！

黄布蒙面人，双目如电，一声暴喝：“裴云海，你来找死！”说罢，右手一挥，原先站在广场上那些怪人奇兽，都转向朝着灰袍丑面人面前冲去！

灰袍丑面人嘿嘿一声长笑，右手在“龙眼”上一按，只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，那只又圆又大的“龙眼”，立即射出一道绿色闪闪的光芒！

那些怪人奇兽，突然看见灰袍丑面人两眉之间，那只大眼睛，射出一道强烈的绿光，均震慑得不敢前进。灰袍丑面人面上的“龙眼”绿光，向那些怪人奇兽身上，反复地扫了几次，口中又发出嗷嗷的怪笑之声。

智坐上人见状微微一笑，对群豪道：“我们得救了。”坐在他身旁的少林因果大师忙问道：“上人之言，老衲还不甚明白。”

智坐上人笑道：“裴云海的‘龙眼’所射出来的绿光，不论扫中任何人兽，对方不论功力如何深厚，便立刻消失，而且难活过三个时辰……”

他顿了一顿又道：“而且‘毒眼龙’反面另外射出来一种白光。制成的药丸，经白光一扫，这些药丸可解天下任何剧毒，想不到裴云海五十年来未履江湖，此番一出，挽救了武林一场浩劫，善行不浅……”

因果大师低沉地宣了一声佛号道：“我佛慈悲，裴老侠功德无量！”

黄布蒙面人，耳目极为灵活，他早已听清智坐上人和因果大师交谈的话，不禁心中暗暗大吃一惊！

他凝目向广场上站的那些怪人奇兽望去，果然，看见它们面色俱变，深信智坐上人之言非虚。

他忙高声叫道：“你们快不要接近‘毒眼龙’，那道绿光含有剧毒！”

叫声未毕，灰袍丑面人仰天纵声又是一阵长笑。笑声直冲云霄，震撼了

山岳，震慑了在场所有的人，武功高深莫测的黄布蒙面人，身上不断地打着寒颤。灰袍丑面人突收笑声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它们都身中剧毒，今天别想离开武当山的三元观广场！”

说罢，双手向前一抡，狂涛般的掌力，立即涌出……紧接着，便是一阵怪叫狼嚎，那些怪人奇兽，均纷纷倒地惨死当场！

突然，黄布蒙面人纵身闪入广场之中，原先那垢面、黑面、黄面的三个褛衫娇小人都跟在黄布蒙面人身后，也闪入场中。

黄布蒙面人暴喝一声道：“裴云海，任手！”灰袍丑面人略略一怔，停手问道：“恶徒，你在死前还有遗言交待么？”

黄布蒙面人冷冷道：“本教这些怪人奇兽，与你何怨何仇？为什么要对它们下此毒手，传到江湖上，难道不怕武林之人冷齿么？”

灰袍丑面人厉喝一声道：“闭住你的脏嘴，你暗中对台上群豪施下剧毒，难道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吗？”

黄布蒙面人怔了一怔，忖道：“他怎么知道我暗藏台顶梁上，对群豪施下剧毒，难道他早已来过台上么？”

黄布蒙面人心念未毕，骤见灰袍丑面人，双手对广场中的怪人奇兽又是一扫，登时又有一批怪人奇兽倒了下去。

智尘上人见状，白眉一皱，低声对因果道：“此人出手的招式，虽然酷似当年的‘毒眼龙’，可是火候不够，而且听说话，似已早来过台上，这一点颇使贫道百思不解……”

因果大师接道：“老衲虽未见过昔年的‘毒眼龙’，据敝派掌门人从前告诉老衲，裴云海早已死在荒山，此人莫非是假冒……”

因果大师话声未落，突闻黄布蒙面人转面对黄面褛衫的娇小人道：“二师妹，快些施放暗器！”

黄面褛衫的娇小人迅速从袖中取出一个银色的筒来，举手对准灰袍丑面人，正要施放时，智尘上人突高声道：“暗中算人，难道是你们‘冥谷’里的人，看家本领么？”

原来，智尘上人看见灰袍丑面人，正在赶杀广场中那些怪人奇兽，没有注意身后，经智尘上人这一声高叫，忙转身一看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银光闪闪的暗器，已经向灰袍丑面人射来。

灰袍丑面人长啸一声，身形拔三丈多高，闪避黄面褛衫的娇小人射来的一把暗器。

灰袍丑面人闪身落地以后，怒喝道：“恶徒，你们专门暗中施下毒手，老夫决不留你一个全尸！”

说着，一步步向黄布蒙面人欺近。

黄布蒙面人忽然仰面发出一阵阴恻恻的长笑。

灰袍丑面人怒骂道：“恶徒，你死在眼前，还有什么值得你这样怪声怪气的笑？”

黄布蒙面人，收敛笑声，冷冷地扫了对方一眼，然后哼了一声道：“裴云海，你不过仰仗奇宝‘龙眼’，才如此狂傲，如果你不施放毒光，以你的一点薄技，无法在我们几人中，任何一个手上走上十招！”

灰袍丑面人重重地哼了几声，接口道：“恶徒，你以为老夫不放毒光，便杀不了你们么？”

黄布蒙面人见计得逞，忙又哈哈大笑道：“裴云海，如果你不放毒光，

老夫叫你十步以内，便血溅广场！”

灰袍丑面人冷嘿地几声，道：“老夫就不放毒光，一样可以杀死你们！”说着右手在毒眼上一按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便关上了“龙眼”中的绿光。

智尘上人闭目一叹道：“裴云海已中了那‘冥谷’恶徒的奸计了，唉……”

因果大师焦急地忙问道：“裴云海的武功，会不会强过那‘冥谷’四人？”

智尘上人摇头答道：“这很难说，眼前这‘冥谷’四人，武功诡奇博杂都是顶尖高手，如果联手对付他一人，恐怕……”因果大师微微一叹，接道：“我们都身中剧毒，功力大半已失，无能去帮助裴云海，难道我们真难逃这次浩劫么？”智尘上人突用手指着广场道：“快看！他们打起来了。”因果大师抬头向广场望去，只见那灰袍丑面人和黄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已开始对起掌来。

灰袍丑面人双掌疾挥，立时幻起满天掌影，直向黄面褙衫的娇小人头上罩去。

黄面褙衫的娇小人，揉身一步，娇叱一声，双臂一圈，两掌同时推出……

蓬然一响，黄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向后暴退了三四步，才稳住桩。

灰袍丑面人则衣服飘动，屹立原地未动。

因果大师微笑对智尘上人道：“裴云海的掌力不错，你看二人只对了一掌，便把那个黄面褙衫的娇小人，打得退了好几步。”

智尘上人，面色凝重，答道：“话虽不错，贫道所虑者‘冥谷’那些恶徒，会用车轮战法去对付裴云海，他便无法取胜了。”

二人正说间，突见灰袍丑面人大喝一声道：“再接老夫一掌试试！”说掌，向前跨了三大步，斜斜地一掌，向黄面褙衫的娇小人击去！

黄面褙衫的娇小人，陡然拔起一丈多高，闪避对方后来的掌风。

灰袍丑面人冷笑一声：“恶徒，你想逃，别作梦吧！”紧追而上，又是一掌扫了过去！掌风如涛，打得黄面褙衫的娇小人，一直向后暴退。

智尘上人，面色渐渐开朗起来，轻轻地对因果大师道：“奇怪！怎么裴云海的招式，一招比一招凌厉，看他的功力，似比刚才出手时，又增进了不少，这一点颇使人费解……”因果大师接道：“贫僧也有此感觉，难道裴云海五十年来，隐居荒山大泽之中，服了一种增强功力的奇果不成？……”因果大师后面的话，被场中的喝声所淹没。

这时，灰袍丑面人，在暴喝声中，突然推出一式奇掌……此刻，台上的群豪，都一齐纵目在看场中二人打斗，突见灰袍丑面人奇掌陡出，不禁同声惊呼：“追魂掌！”巨响声中，紧接着，一声闷哼，黄面褙衫的娇小人身子横飞而起，直向广场另一端飞去。

一声暴叱，人影闪动，黄布蒙面人飞身而起，将快到地上的黄面褙衫的娇小人身子接住。

黄布蒙面人向黄面褙衫的娇小人面上一看，只见她双目紧闭，突然张口喷出一道血箭。

黄布蒙面人忙从怀中取出一颗药丸，纳入黄面褙衫的娇小人口中。

潘贞坐在潘可人的身旁，低声对他父亲道：“爸爸，你看那灰袍丑面人的招式，酷似保坤，尤其刚才这一招‘追魂掌’，更像保坤的招式。”

潘可人道：“孩子你那个坤哥哥也会武功吗？”“不但会武功，而且身怀绝技，在孩儿上武当山时，七个武当山的高手，都没有把他困住，他曾施展出一招‘追魂掌’，和刚才这个灰袍丑面人一模一样。”潘可人笑道：“孩

子你已经爱上了他？”

“不来了，爸爸光取笑孩儿，孩儿现在的身份是……”潘贞话声未落，潘可人手指着广场上，说：“你看，那个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已经和灰袍丑面人动起手来了，打得好紧张呀！”

潘贞抬头向广场上望去，果然看见灰袍丑面人与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正展开猛烈的搏斗。

突然，广场中响起娇叱之声：“丑鬼纳命来！”喝声中，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两臂倏举，十指箕张如钩，凌厉的指风，已将抓到灰袍丑面人面上。

台上智坐上人见状大惊，忙高叫道：“裴大侠，小心对方的‘遥空鬼爪’！”

灰袍丑面人忽然听到智坐上人高叫之声，猛然一惊，不敢硬接，忙展开“云海幻踪”身法，身形一晃，便飘移了位置。

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突然不见眼前的灰袍丑面人，心中暗吃一惊，忙转身一看，只见灰袍丑面人一招“后山打虎”的掌风，已接近她咫尺了。

她面色一变，忙向一侧闪避。

灰袍丑面人一掌未击中，心中也惊异对方身法的灵敏，哪敢怠慢，紧追而去，又是一掌，扫了过去。

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哪敢硬接，连向一侧又是一个闪身。灰袍丑面人见两击未中，不禁勃然大怒，连声暴喝，左掌倏然往后一引，身躯奇突的一个旋转，右掌心倏然一吐，一道劲风急卷，宛如迅雷骤发，威不可当的卷向那黑面褙衫的娇小人。

这道掌力，像是大海中层层涌来的波涛，永远无绝无尽，永不停止。

敢情是灰袍丑面人，已动了真火，想一掌把对方毁了。智坐上人闭目微微一叹道：“好一招‘云卷西风’，裴云海不愧隐居深山五十年。”

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也非泛泛之辈，只见她星目射出一道煞光，双掌疾推而出，一股掌力宛如惊涛拍岸，巨浪排空，卷涌过去！

顿时两股劲力一碰，激荡起来，旋风成涡，在锐风厉啸中，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脚步疾颤，蹬！蹬！……后退六七步，长发散乱，面容惨厉已极！

灰袍丑面人则屹立原地，面不改色。

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微闭双目，运功调息。

灰袍丑面人冷笑一声道：“老夫让尔调息复元，决不乘汝之危下手，叫你死得心服口服。”

智坐上人在台上摇头叹息一声，对身旁的因果大师道：“裴云海不乘人之危，果不失为一代风尘豪侠，可是对付这些恶徒仁慈，便是对自己残酷。”

蓦在此刻，突见黑面褙衫的娇小人，右手在面上一抹，登时现出一副青面獠牙的面孔来。

灰袍丑面人冷笑一声道：“老夫到底看你面上戴了多少面具？”说着长臂一探，向对方的面上抓去。

他这抓去的一招，奇快绝伦，闪电而至。

可是对方似早在预料之中，格格地一阵魅笑，身形几闪。已经闪避他抓去的一招。

由黑面变成青面獠牙的面孔，更显得吓人恐怖。

青面獠牙的娇小人，忙从怀中取出一根红色彩带，在手中一抖，一阵阴恻恻的长笑道：“丑鬼的掌力不错，接在下‘捆魔彩带’试试！”

说着，红色彩带，脱手飞出，立时幻起许多红小圈，向灰袍丑面人头上

罩了下来。

这时，台上的智坐上人朗声道，“裴云海，注意那条红色彩带！”

原来，智坐上人在台上曾对此人交过手，深知红色彩带的厉害，此刻，他特别提醒灰袍丑面人不要大意。灰袍丑面人闻言，微微一怔，忙向上打出一掌，用强烈的掌风，托起将要罩下来的红色彩带。

可是青面獠牙的娇小人，手中又加了几成真力，红色彩带，渐渐地向下罩去……

灰袍丑面人一掌接一掌打出，才能托起那条红色彩带，这样大耗他的真元之气。

二人相持约五分钟之久，完全是用内力在硬拼。黄布蒙面人站在一旁，口角挂着一丝得意的奸笑。那另一旁站的垢面褴衫的娇小人，不时注意灰袍丑面人的一双眸子，面上显出各种不同的表情。

敢情是她已认出灰袍丑面人是谁了。

灰袍丑面人被红色彩带罩困得有些不耐，突然，他大喝一声，右手打出一记强烈的掌风，左手反手从背上“唰”的一声，撤出了长剑。长剑在手，抖动了一下，幻起了一道银虹，口中长啸一声，一剑往红色彩带上削去！

青面獠牙的娇小人，口中发出一声惊呼：“云海星幻！”青面獠牙的娇小人，立时暴退了五六步，手中的红色彩带，被剑斩断了数节。

灰袍丑面人，阴森森的一笑道：“不错！正是‘云海星幻’第一式——‘暴风卷残叶’！你还识货，难得！难得！”台上的群豪看了，人人露出笑容。溜贞口中不由自主地轻念道：“云海星幻，坤哥不是也会这一招吗？奇怪！他到底是不是坤哥？”

潘可人笑道：“人家裴云海，已经年登古稀了，哪里是你的坤哥！”

潘贞面上一红，低头不语。

这时，灰袍丑面人一剑得手后，口中发出连声厉喝之声，挥剑再向青面獠牙的娇小人击去！

青面獠牙的娇小人惊叫声中，玉掌纷飞，展开辛辣、凌厉已极的招式，挡住灰袍丑面人的剑气。

站在一旁的黄布蒙面人冷笑道：“裴云海，你用剑去对付一个没有兵刃的人，算得英雄好汉么？”

灰袍丑面人哈哈大笑，接道：“老夫不用剑，用一双肉掌，一样可以超度你们这几个恶徒！”说着，反手将剑插入背上。此刻，青面獠牙的娇小人，乘灰袍丑面人撤剑的一瞬间，叱喝一声，十指箕张，射出十缕锐利的劲风，已呼啸抓到。来势奇诡绝奥，竟将灰袍丑面人，上盘十二大要穴，全然圈入劲风之内！

灰袍丑面人，那双眸子，突射出两道骇人的寒光，身上灰袍一阵拂动，无数的劲气锐啸激荡，排气成涡，刚猛无俦，拂向青面獠牙的娇小人那十缕劲风。

双方的劲力一碰，发出丝丝响声，青面獠牙的娇小人，哼了一声，飘向一侧。

灰袍丑面人厉叱一声，右掌直劈，左掌带起无比的劲风，击向青面獠牙的娇小人胸前。

青面獠牙的娇小人冷笑一声，双臂一圈，上格下劈，两脚已同时飞起，踢向灰袍丑面人的丹田。

灰袍丑面人，身形一闪，避过对方踢来的双脚，右掌倏然一翻，由掌变抓，疾速地抓向对方的双脚。

他这抓去之势，奇快无比，青面獠牙的娇小人，速想收脚，已经晚了一步。

右脚的靴子，突被灰袍丑面人抓脱，登时现出三寸金莲洁白如玉的小脚来。

灰袍丑面人，看看手中的小靴，原来靴中还套有一只绣花小鞋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你果然是个女儿之身，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青面獠牙的娇小人，青面激动异常，“呸”地一声，玉掌纷纷攻向灰袍丑面人，辛辣、狠绝兼而有之。

在那时候的人，如果女子一双三寸金莲被男人看见，她一定便要嫁给这个男子。这个念头，在青面獠牙的娇小人脑海中，一闪而过，可是面对这个人，一方面是她的仇人，另一方面，他长得那样奇丑，她如何能嫁给她？所以，她拼命要将这个人杀死！灰袍丑面人，见对方的打法，突然形同拼命，也不禁微微吃了一惊，忙向一侧闪避！

青面獠牙的娇小人，一声冷叱，身形紧迫而上，掌指脚踢，奇诡绝招，如奔雷电闪般，涌向灰袍丑面人。灰袍丑面人暗忖道：“眼前这个少女，不知是‘冥谷’三个女子中哪一个？但愿她是那个白衣少女……”他心念一动，突欺身而上，闪电似的，向青面獠牙的娇小人面上抓去！

灰袍丑面人这种不退反进的行动，出乎对方意料之外，青面獠牙的娇小人，前冲的身形，突刹已来不及，猛见对方向面上抓来，忙将头一偏，可是，灰袍丑面人是何等身手，倏见五指一闪而至！

青面獠牙的娇小人躲避已经来不及了，一声闷哼，灰袍丑面人手中便多了一个青面獠牙的面具。

灰袍丑面人放目向对方一看，心中怔了一怔！

原来站在他面前的，正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。灰袍丑面人惊呼一声道：“你是‘冥谷’的红衣少女？”红衣少女冷笑一声接道：“不错！丑鬼你怎么认识姑奶奶，难道你不是五十年前的‘毒眼龙’裴云海吗？”灰袍丑面人认清是红衣少女，大失所望，满面不悦之色，冷冷地回答道：“是与不是，你不配问，现在老夫有两个问题要问你。”

红衣少女阴森森地笑道：“丑鬼说吧，哪两个问题？”“第一个问题，你们把云仙姑娘弄到哪里去了？快说！”红衣少女怔了一怔，暗忖：他莫非是在黄山碰见的少年，如果是他……

一时之间，她呆呆地望着对方，没有说话。

灰袍丑面人见对方呆呆地望着自己，没有回答自己所问的话，不禁怒道：“我问你的话，听到没有？”

红衣少女仰面冷笑一声道：“阁下所提的问题，恕你姑奶奶无法奉告！”她略顿了一顿又道：“你说出第二个问题来听听。”

灰袍丑面人怒道：“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，老大不愿说出第二个问题。”

红衣少女突然面带肃穆之色，缓缓地说道：“那姑娘已经死了……”此语一出，灰袍丑面人如雷击顶，登时便愣住了。红衣少女笑道：“怎么啦！你心痛了吗？她是你什么人？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好叫你去收尸。”

灰袍丑面人突然想起自己与云仙姑娘在“天魔洞”中那一段恩爱，不禁心痛如绞，勃然大怒道：“你们好狠的心呀！我不杀光你们‘冥谷’里的人，

誓不为人！”

说着，向前跨了一大步，厉声问道：“是谁杀死她？快说！”红衣少女娇笑一声道：“干嘛那么凶，你急什么呀？”这时，站在一旁的垢面褴衫的娇小人，突然发出格格的笑声，灰袍丑面人回头一看，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垢面褴衫的娇小人一收笑容，冷冷地说：“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我爱怎么笑便怎么笑，你管得着吗？”灰袍丑面人紧握双拳，嘿嘿几声：“老夫这双拳头不准你笑！”

垢面褴衫的娇小人正要发作，站在一侧的黄布蒙面人突然冷冷他说：“合你二人之力，杀了他！”灰袍丑面人仰面大笑道：“最好是你们三人一齐上，免得老夫多费些手脚！”

垢面褴衫的娇小人道：“我一人足够了，匹夫不要卖狂，接我一招！”说着，两只衣袖一摆，似两条灵蛇，一盘一卷，迅速伸缩间，尖锐如削，卷向灰袍丑面人双腕脉门。灰袍丑面人身形倏然有如狂涛般，奇诡绝伦的闪转着。就在这种诡谲，奇妙的闪转中，圈起奇异的劲力，绵绵不绝地涌向垢面褴衫的娇小人。

红衣少女突然一声冷叱，身形一飘欺近，掌指脚踢，奇诡绝招，击向灰袍丑面人。

智坐上人在台上看了大惊，忖道：“灰袍丑面人的武功虽然高绝，可是对付二人，便没有制胜的把握。”他心念一动，高声冷笑道：“你们先用车轮战法，现在又用群殴去对付一人，算得上‘冥谷’的英雄好汉么？”黄布蒙面人冷哼一声道：“老道士，你不要再在台上狂吠，最多还能活几个小时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见红衣少女，招招狠辣，制人要害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口中发出怪啸之声功贯双臂，奇掌陡出！红衣少女蓦然看见满天巨掌，向她劈来，不禁大惊失色，连忙向后暴退……

紧接着，一声惨叫，红衣少女，被掌风卷起一丈多高，黄布蒙面人弹身而起，飞去接住红衣少女的身子。红衣少女嘴角渗出血丝，显然被强烈的掌风，震伤了内脏。

黄布蒙面人忙把她平放在地上，取了一颗药丸，纳入她的口中。

这时，灰袍丑面人，挥掌攻向垢面褴衫的娇小人，垢面褴衫的娇小人，连续向后暴退，灰袍丑面人，紧追而上。二人由广场的这一端，追打到另一端。

垢面褴衫的娇小人，突然手中的招式一缓，用传音入密之法，问灰袍丑面人道：“你不是坤哥哥么？”灰袍丑面人闻言暗吃一惊，反问道“你是谁？”垢面褴衫的娇小人，嫣然一笑道：“你猜我是谁？”说着，凤目含情脉脉，又妩媚地对灰袍丑面人一笑。

她这一笑，百媚俱生，看得灰袍丑面人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人分明是个女人，为何面貌如此难看，可是她的笑容却如此娇媚？”

垢面褴衫的娇小人又浅浅一笑道：“坤哥哥，你猜不出我是谁吗？我就是……”

“你是‘冥谷’的白衣少女么？怎么面貌如此难看。”“我的面貌经过一番化妆，你当然看起来觉得难看。自从黄山别后，我一直念着你……”

她没有说完，面上一红，娇羞得低下了头去。

灰袍丑面人微微一叹道：“我也时时在念着你，可是你身在‘冥谷’，

已经是我的仇敌，我们怎能相爱？”垢面褙衫的娇小人笑道：“我虽为‘冥谷’中的弟子，但早已看不惯那老妖妇的残暴胡为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，见此女有弃暗投明之意，忙道：“你既厌恶‘冥谷’，为何不速弃暗投明？”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幽幽一叹道：“老妖妇爪牙遍地都是，而且那老妖妇武功高深莫测，我目前如果离开‘冥谷’，必立遭他们的杀害。”

灰袍丑面人大失所望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永远也无法脱离‘冥谷’了！”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摇头笑道：“等你们把‘冥谷’恶徒完全消灭了，我不是可以投向你的怀抱……”

她说到后面，娇羞得便倏然住口。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歇了一歇，又道：“不过，目前你们尚无法胜过那老妖妇，因为她五十年来，练了一种‘玄虚阴阳掌’，此种掌力，伤人于无形，放目今日武林，无人可敌，但是，能取得‘血潭’中的‘长生果’吃了以后，便可以挡得住她的‘玄虚阴阳掌’，现在这老妖妇正在寻找‘血潭图’，想进入‘血潭’取得那颗‘长生果’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如果老妖妇真能取得‘血潭’中的‘长生果’，那时，她的‘玄虚阴阳掌’，便无法破了吗？”

垢面褙衫的娇小人叹道：“真到那时，武林便永沦浩劫不复之地了。”

灰袍丑面人正想说话，突听垢面褙衫的娇小人手一指，慌张地说：“坤哥，他过来了，你速出掌，把我打伤倒地，然后去对付他，那人武功高绝，坤哥须要小心才好。”

灰袍丑面人转头一看，果然见那黄布蒙面人飞奔而来，眨眼间便到二人面前。

灰袍丑面人厉喝一声，手往前虚晃一下，立即听到垢面褙衫的娇小的一声惨叫，便栽倒在地上。黄布蒙面人大吃一惊，冷冷道：“裴云海，你好狠的心，老夫今日决不饶你！”

灰袍丑面人怒道：“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少说废话，接掌！”

说着，双臂一圈，狂涛般的掌劲，绵绵涌出，撞向黄布蒙面人。

黄布蒙面人冷嘿一声，身形陡起，掌脚齐出！上劈下踢，势若迅雷奔电。

灰袍丑面人，气愤异常，“嘿”地一声，身躯一闪，避过对方踢来的一脚，右掌倏然一翻，由掌变抓，疾速扣拿对方脉门，左掌五指轻弹，直点黄布蒙面人右颊：“沉香”、“未胶”、“扶突”三穴。

灰袍丑面人闪身变招出招，捷速绝伦，手法也毒辣异常。黄布蒙面人，侧身疾旋，双掌圈起一道绵绵劲力，消去对方发出的凌厉暗劲。

同时，两只宽大的黄袖，一盘一卷，迅速地伸缩之间，尖锐似刀，削向灰袍丑面人双腕脉门。

灰袍丑面人暴喝一声，道：“恶徒的武功果非泛泛之辈，再接老夫几招试试！”

喝声甫落，身形陡起，双手向下一抡，奇招闪电般地陡出……

掌风如飏，刮得四周砂石飞旋，黄布蒙面人心中骇然，连连闪避。

灰袍丑面人功力深奥，怪异无常，出手之间，招术之奇，更是千变万化，令人防不胜防。黄布蒙面人此刻出手的招式，也是怪异辛辣，掌影纵横如山，层层叠叠，宛如狂风暴雨，山崩海啸，威势夺人魂魄。这两位武林高手，各展绝技，直斗得天翻地覆，日色无光……

两人因功力悉敌，所以斗了百余招，仍然平分秋色，两人心里，各自惊奇对方武功之高绝。

渐渐地，二人由一阵快打，变成缓斗。

二人每发一招，均是制人要害，而且威猛绝伦，罕闻罕见。

台上群豪，人人都希望灰袍丑面人迅速击毙黄布蒙面人，以便去解救他们腹中的剧毒，可是黄布蒙面人武功高奇，一时无法取胜。

要知，灰袍丑面人已连续斗了三个高手，真力耗去不少，这是他一时不能取胜的原因之一。

智坐上人越看越心寒，心中忖道：“他二人再斗下去，台上的群豪身上的剧毒，越来越剧烈，恐怕没有救了。”他心忖至此，不禁闭目幽幽一叹。

因果大师低声问道：“裴云海在此紧急关头，为什么还不使用‘龙眼’？”

智坐上人叹道：“这便是裴云海的个性，也是白道侠士光明正大的风格，白道侠士与黑道人物分别便是这一点。”因果大师喟然一叹道：“可是为了争取时间，抢救群豪垂危的生命，便不能不作权宜之计……”

坐在因果大师身边的慧云大师，对二人的谈话，听得非常清晰，他突然高叫道：“裴大侠，请速用大侠的‘龙眼’，去制服那个‘冥谷’恶徒吧！”

黄布蒙面人冷笑一声道：“裴云海，听到没有，你的武功不过尔尔，再打下去还会惨死在在下手中，不如早点使用你的血腥‘龙眼’吧！”

灰袍丑面人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老夫说过不使用‘龙眼’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老夫今天用这双肉掌，如果不超度你这个恶徒，誓不再踏江湖……”

他长啸一声，身形陡起，右手五指如钩，向黄布蒙面人胸前抓去！

黄布蒙面人见计得逞，嘿嘿几声，双眸射出两道辣毒的棱光，身形一闪，便避过抓来的一招，双手十指，倏然弹出“嗤嗤”之声，尖锐犀利的劲风，已疾袭灰袍丑面人六处要穴。

此刻，一轮红日，已正当中，灰袍丑面人与黄布蒙面人，这时已斗到至极惨烈的阶段，胜负即可分晓，但他俩已渐渐的步向生死边缘！

灰袍丑面人闪避对方一招，怒火陡起，面含杀机，暴喝一声，杀着突出，只见他双掌奇异地挥动起来，同时身形倏然飞起，人在空中，全身蓦然一缩，双肩突然张开，那灰袍颤成阵阵的波浪形……

倏然，灰袍丑面人双臂突然合并伸直，整个身躯，疾若一只锐利的弩箭，雷奔电闪般，射向黄布蒙面人。

在他指尖离黄布蒙面人三四尺之时，身躯一颤，突然下降，就在他身形一落的当儿，双臂奇诡已极，复大大地张开起来。

惊人的威力，立刻呈现眼前！呼！呼！一阵惊人的劲风涌出，黄布蒙面人骤然大惊失色，惊呼道：“玄门屠龙！吾命休矣！”紧接着一声惨叫，便暴滚一丈开外，口中喷出一道血箭！

灰袍丑面人轻轻地吁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玄门屠龙！好一招诡奇霸道的掌法，师父！他老人家只教会徒儿十分之三！”

他缓缓地一步步向栽倒在地上的黄布蒙面人走近。蓦在此刻，突然他听到背后飒飒风声，一声娇叱，他忙转身一看，忽见眼前红影一晃，一股排山倒海似的劲力袭来，他忙想出掌时，但已经晚了，只听到闷哼一声，灰袍丑面人，便栽倒五尺开外。

那条红影，身形一晃，便挟起地上受伤的人，闪电似的，往三元观峰下

飞去——

## 第十五章 昆仑山上

灰袍丑面人因一时大意，未注意身后，被闪入场中的红影人，一股掌风击得栽倒五尺开外。

灰袍丑面人因练过一种“乾坤虚柔正气”，所以内脏并没有被凌厉的掌风震伤。

等他从地上爬起来时，红影人已经用极奇快的身形，挟起地上“冥谷”受伤的四个高手，往三元观峰下，飞奔而去，眨眼间，便走得无影无踪了。

灰袍丑面人一时之间，竟朝着红影人飞逝而去的方向，站着吃惊发愣。

那红影人是谁？连面貌都没有看清，便走得无影无踪，对方这份至高已臻化境的轻功，怎不使灰袍丑面人吃惊发楞！台上的智坐上人突然朗声道：“裴大侠，红影人已经去远请大侠速上台来，急救台上身罹剧毒的群豪，再晚恐怕没有救了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闻言忙一弹身，便飞上台去。

他双目向台上一打量，只见台上所有的群豪，都气喘吁吁，面色苍白，额上汗粒如豆，一片呻吟之声，显然，他们身上的剧毒已发展到严重的阶段了。

灰袍丑面人见状，不禁幽幽一叹道：“‘冥谷’恶徒的手段好毒辣呀！如果再过一个时辰，剧毒攻心，便没有救了。”

他说着，忙从怀中取出一个白色瓶子，倒出药丸，分送每人一颗。

群豪服了灰袍丑面人的解药后，莫约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便觉得心中气血渐渐平复下来，精神为之一振……

灰袍丑面人在台上一一直来回观察群豪服药后的变化，走到潘贞面前，故意于咳几声，潘贞抬头一看，她双目与灰袍丑面人一双精光闪闪的眸子一接触，心中不觉一怔！

他心中暗忖道：“此人的面貌为何如此奇丑难看，天下竟有这样奇丑的人么？……此人的一双眸子，与保坤非常相似，莫非他就是坤哥乔装的？……”

潘贞心念一动，情不自禁地叫道：“你是不是保坤哥哥？”

灰袍丑面人听潘贞一叫，不觉暗吃一惊，他略一定神，笑道：“这位少侠大概是认错人了，在下并不是你的坤哥哥，你那位坤哥哥，酷似在下么？”

潘贞微微一笑道：“只有一双明眸酷似，其他不像，保坤哥哥长得很帅，不似大侠……”潘贞话没有说完，便被潘可人叱声截断。

潘可人怒叱道：“你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，满口胡说！”能转面对灰袍丑面人拱手一礼道：“大哥不要见怪犬子的胡言灰袍丑面人怔了一怔，呐呐地道：“你就是……潘贤弟……潘可人……么？”

潘可人笑道：“贵人健忘，上次敝庄如果没有大哥适时赶到帮忙，小弟恐怕已遭鬼王庄人的毒手了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微微一笑道：“那夜与鬼王庄的人拼斗，不过适逢其会而已，谈不上帮忙。”

潘可人正要说话，忽听智坐上人道：“贫道等承蒙裴大侠赶来救援，恩深义重，待群豪脱离险境之后，贫道当亲自煮酒，为裴大侠贺功！”

灰袍丑面人笑道：“上人言重了，在下途经此地，见不平拔剑相助，乃武林人份内之事，谈何恩深义重，更不敢劳上人亲自煮酒。”

智尘上人哈哈大笑道：“裴大侠五十年前便侠名满天下，此番复出，弹指之间，便救了数百群豪，消弭一场浩劫，功莫大焉！”他说着便起身恭请，道：“来！我们请裴大侠到敝山三元观内，为大侠庆功洗尘！”

灰袍丑面人拱手笑道：“上人盛情，在下心领了，不过在下还有要事，赶去待办，就此告辞了。”

智尘上人略略一顿道：“大侠有要事赶办，贫道自不便强留，不过目前‘冥谷’妖妇蠢动在即，大侠能否以悲天悯人之情怀，共商大计除此妖孽，不才之请，是否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沉哦有顷道：“上人如果能用得上在下，在下当效犬马之劳，不过……”

智尘上人白眉一动，忙问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灰袍丑面人道：“据在下所悉，‘冥谷’妖妇已亲自欲取‘血潭图’，想进入‘血潭’取得长生果……”

智尘上人面色一动，急问道：“大侠所指的‘血潭’，莫非就是江湖上传言中藏有三大奇宝的那口‘血潭’么？”

灰袍丑面人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那口‘血潭’，据在下所知，‘冥谷’妖妇，目前正处心积虑，要抢到那张‘血潭’图，然后进入‘血潭’……”

智尘上人笑道：“江湖上的传言虽有‘血潭’这名词，可是它在何处，尚未得悉，至于‘血潭’图，是否有更待查考，以贫道揣测，‘冥谷’妖妇虽然厉害，一时要找到‘血潭’图，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少林因果大师闻言心中一动，忙道：“不错，确有一张‘血潭’图，敝寺日前曾有弟子在江湖探听到那张图曾落在‘西域喀嘛教主’的公主手中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接道：“大师所说甚为正确，不知道那公主现住在何处？”

坐在因果大师旁边的慧云大师插口道：“据贫僧所知，那公主已来中原，现住在……”他干咳几声，便倏然住口。

台上群豪这时身上的剧毒，经服了灰袍丑面人的白色药丸，均已解化，他们武功，已经恢复十之七八，几百只锐利目光，一齐投射到慧云大师身上，慧云大师却低头不语。

智尘上人沉思一会突然道：“这一张‘血潭’图，关乎今后武林的存亡，尚望慧云大师说出西域喀嘛教公主所在的地方，以便我们立即前往去取。”

慧云大师面色一红，呐呐地道：“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，据贫僧所知，西域喀嘛教公主不是一个寻常人物……”

智尘上人面色突然凝重起来，手捋胸前白髯，竟默然不语。

灰袍丑面人笑道：“目前我们应该迅速赶到西域喀嘛教公主处，免得‘血潭’图落在妖妇之手。”

智尘上人面呈忧色叹道：“西域喀嘛教的势力进入中原，倘不幸他们与‘冥谷’妖妇勾结起来，江湖之上，便永无宁日了！”

灰袍丑面人怔了一怔道：“不管如何，眼下最急迫的是如何把那张图弄到手，只要能进入‘血潭’，取得那潭中三大奇宝，便有方法制服妖妇和那公主。”

智尘上人点头忙道：“裴大侠说得很对，我们一定要拿到那张‘血潭’图。”他转头对慧云大师道：“大师既知西域喀嘛教公主住的地方，我们就动身去找她吧！”

慧云大师面有难色，因果大师见状低声道：“师弟，快说吧，目前情况险恶，我们不能稍存私念了，倘不幸那张图落到‘冥谷’妖妇手中，我们少林寺恐怕也永无宁日了。”

慧云大师正要开口说话，突见点苍奇云真人从座位站起，笑了一声道：“不用慧云大师说了，贫道日前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，得悉西域喀嘛教公主住的地方，而且知道她藏图的所在位置……”

他干咳了几声，又缓缓道：“各位如果想立刻取到‘血潭’图，贫道愿意带路，只是……”

智坐上人面容一动，忙问道：“奇云道长能自愿带路，这种急公救人的美德，老朽敬佩已极，不过西域喀嘛教公主现在到底住在何处？听道长口气，还有不愿说出的话，不知……”

奇云真人截断智坐上人的话，道：“上人所猜不错，贫道还有一段话不愿说出，如果说出来，恐怕要……”他目光扫了灰袍丑面人一眼，便倏然住口。

灰袍丑面人聪明绝顶，他已经明白奇云上人的意思，略为沉哦，便道：“奇云真人的意思，大概是不要在下一同去，是么？”

奇云真人冷笑一声道：“阁下所猜不错！”

智坐上人忙接道：“裴大侠五十年前与各位有什么恩怨，吾人希望从今日起一笔勾销，我们团结一致，来对付武林败类‘冥谷’妖妇，不知各位采纳贫道之拙见否？”

奇云真人突然面罩寒霜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五十年来，贫道未尝忘记雪山一掌之仇，今后如果使他获得长生果，武林将……”

灰袍丑面人听了奇云真人的话，开始愣了一下，渐渐会意，不禁大怒，截断奇云真人的话，冷冷道：“老夫这次出道江湖，主要是消灭武林败类‘冥谷’妖妇，并不记与各位过去的恩怨，各位如果不肯相信，在下只有告辞了！”

说着，只见他宽大的灰袍一拂，人便凌空而起，眨眼间，便消失不见了。

就在灰袍丑面人离开台上的同时，三元观的峰顶上，有几个人放下手中的竹筒，为首的一个中年青衫儒士，手摇折扇，口角挂着一丝得意的笑容。

他右边一个黑衣劲装的大汉笑道：“教主用了你这位军师妙计，还怕‘毒眼龙’不伏首就擒吗？”

中年青衫儒士得意地长笑道：“裴云海那老鬼在奇云真人几句话激得便走了，走了裴云海，其余的人还怕不能探囊取物么？这次如果得手，奇云应该居首功！”

站在中年青衫儒士的左边一位背插双剑，年约三十左右的灰袍道人笑道：“奇云在点苍派卧底的成功，都是军师神算子你的功劳，他不过是照你的话说一遍，作个传话筒而已。”

中年青衫儒士哈哈大笑道：“论智谋，你们二人或许要逊在下一筹，假如比武，我却远不如你们二人，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黑衣劲装大汉道：“这次计划，教主是否知道，我们真要把他们引到西域喀嘛教公主处去夺图么？”

中年青衫儒士收敛笑容道：“当然要引导他们去西域喀嘛教公主处，使他们为了争夺那张图，而互相残杀起来。”

背剑的道人问道：“他们互相残杀起来，最后我们还是取不到那张图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”

中年青衫儒士神秘地一笑道：“他们相互打斗起来，结果两败俱伤，那时我们便可以从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消灭，这名之曰：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呀！”

站在右边的黑衣劲装大汉不解地道：“我们不久之前，不是与西域喀嘛教有约吗？互相联合起来，消灭中原各大门派，怎么又要和他们毁约打起来。”

中年青衫儒士，手中折扇又摇了几摇，嘿嘿地笑道：“胡子汉，临阵遇敌，是你的拿手好戏，这些你是不懂的。”

站在左边那个灰袍道人摇头道：“神算子卜万成，你的计谋虽佳，到时候你我几人，恐怕还不是他们的对手……”

中年青衫儒士神算子卜万成笑道：“道长的想法太简单了，以我们三人之力，当然不可能奈何他们，可是，教主早已出‘冥谷’在‘无底谷’布成天罗地网，我们只作诱敌的工作就够了。”

那个灰袍道人惊道：“教主不正在坐关吗？怎么出谷来了，怎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？”

神算子卜万成道：“你飞海道人不知道的事情可多着呢！教主这一次出‘冥谷’，志在消灭各大门派和得到‘血潭’三大奇宝……”

胡子汉道：“天下不如意之事，十之八九，‘无底谷’中会真正统统把他们埋葬吗？”

神算子卜万成道：“到时候山人又有一条锦囊妙计，包管将他们哄入圈套！”

飞海道人拍手道：“阁下神机妙算，虽诸葛孔明复生，亦不如也！”

神算子卜万成微微一笑，手中竹筒一摆，三人迅速没入三元观峰中。

灰袍丑面人经奇云山人言词一激，便愤然地离开了三元观台上，他一阵急奔没有好久，便奔下了武当山，一路之上，因为他只顾向前急奔，并没有注意身后，这时，他身后正尾随着一条娇小人影，去势如箭，在他背后约十多丈远，遥遥地尾蹶着他。

灰袍丑面人奔至武当山麓一条小河边，便缓下身形。

他忙脱下面具，解开身上的灰袍，换上白衫，把灰袍丑面具浸在水中，正在洗涤之际，蓦然，他身后传来一声娇呼：“坤哥！原来‘毒眼龙’是你！”

保坤闻言大吃一惊，忙转头一看，只见距他三丈开外，站了一个风度翩翩的青衫少年，那少年面带惊奇喜悦之色。

保坤一见是潘贞才吁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弟弟乱讲，我哪里是‘毒眼龙’！”

潘贞缓缓地走近保坤，手指保坤手中正拿着在洗的面具和衣服微微地笑道：“坤哥还赖，人证物证俱在！”

他淡淡一笑又道：“我在台上几次与你双眸接触，便自始至终，怀疑是你，可是，我不愿当众指破，所以……”保坤笑道：“所以即便盯梢来此，现在知道了，应该为我……”

潘贞肃容道：“坤哥别误会了，小弟主要是来告诉你一个消息，并不是完全盯你的梢。”

保坤奇道：“什么消息？快说吧！”

潘贞道：“那点苍派奇云真人在你离开台上时，便已说出西域喀嘛教公主的地点，所以我迅速赶来追你。”

保坤面色突然凝重，问道：“那西域喀嘛教公主住在什么地方？各大门

派的人都去吗？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我对奇云真人有点怀疑……”

潘贞沉哦一阵答道：“西域喀嘛教公主目前是住在‘昆仑山无底谷’中，我也对那奇云真人有些疑虑，他为什么一定不让坤哥前去，莫非怕坤哥……”

保坤沉思有顷，道：“牛鼻子莫非是‘冥谷’奸细不成？不然为什么一定不容许我去，而且等我一定，他便爽快地说出喀嘛教公主住的位置。”

潘贞年纪虽轻，但聪明绝伦，他眨眨一双大眼睛，点头道：“坤哥猜得十之八九不错，那‘冥谷’天邪教的人，目前就是怕坤哥的‘龙眼’，如果坤哥不去，他们毒汁便可以得逞了。”

保坤拍手大笑道：“吾弟聪明如此，吾心慰矣！”潘贞笑骂道：“去你的，谁是你的弟弟！”说罢，右手在头上一拉，公子帽在手，乌黑的长发，立刻披了下来。保坤看得一愣竟呆呆地站着说不出话来。

潘贞对保坤妩媚地一笑，柳腰微弯，道：“坤哥哥，小妹向你行礼了！”她柳腰一摆，娇美的面庞，崩得紧紧地，一副滑稽相，逗得保坤笑了起来。

暮在此刻，突然闻山上传来风声飒然，潘贞面色略变，忙道：“他们要经过此地，大概是去‘无底谷’了，我们暂时在林中避一避。”

二人身形一闪，便隐入林中。

没有好久，果然见各大门派高手，在奇云真人引导之下，下了武当山，浩浩荡荡往昆仑山无底谷而去。

保坤微微一叹道：“他们已经上了‘冥谷’天邪教人的圈套了！”

潘贞黛眉一扬，道：“大丈夫不应哀声叹息，人生短短的数十年，应该留芳百世，造福人群，才不负天地父母养生一场……”

保坤正色道：“贞妹，你不要唱高调好不好，我在想，那‘冥谷’天邪教中，能人不少……”

潘贞柔声道：“坤哥，我不是一定希望你去，不过你能去，他们活着出无底谷的希望就多一点而已。”

保坤不以为然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潘贞略一思索道：“据我的推断，天邪教的人，希望各大门派去夺取西域喀嘛教公主的‘血潭’图，势必引起各大门派高手与西域喀嘛教高手残杀起来，等到两败俱伤时，他们便可以骤然出现，一举而消灭西域喀嘛教及中原各大门派高手。”

保坤点头道：“你推断得不错，他们这是一种‘一石击两鸟’的好办法！”

潘贞笑道：“所以希望你去，可以挽救这场浩劫呀！”

保坤双手一摊，作无可奈何的样子道：“我去还不是一样，帮他们打西域喀嘛教，最后也是两败俱伤！”

潘贞摇头笑道：“那不见得，喀嘛教公主见了你这样的美男子或许爱上了你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把‘血潭’图拱手送给你也未可料。”

保坤摇首道：“那是不可能的事，西域喀嘛教公主喜怒无常，那妮子颇不好缠……”

潘贞惊讶道：“你们已经见过面了吗？那公主大概长得很美吧？如果真正长得美，她一定会爱上你的，这件事就好办了，我们又可以联合西域喀嘛教去制‘冥谷’天邪教。”

保坤笑道：“贞妹不要开玩笑，那一次我遇见她时，是以灰袍丑面的姿态出现，而且对她傲慢强悍，根本没有正眼瞧她……”

潘贞拍手大笑道：“妙！妙！妙！越是这样，公主越会爱上你……”

保坤面带迷惘之色，忙问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

潘贞笑道：“你哪懂女人的心理，越是漂亮的女人，追求的男人便多，这种女子最不喜欢花花公子，顺柔似绵羊没有男子气概的人，越是傲慢的男子，她愈感觉新奇，非要猎取和臣服对方不可，那公主虽然长得美貌如花，可是，她要找的男人，正是像你这样傲慢自大的男子。”

保坤笑道：“贞妹你不吃醋吗？”

潘贞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不会真正爱这种女人的，我有何惧？”

保坤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这小妮子，真不愧为‘黑燕一叫翻江湖’，愚兄对你折服了。”

潘贞嫣然一笑道：“不要再灌米汤了，咱们走吧！”二人展开轻功，向昆仑山无底谷奔去。

## 第十六章 奇人奇宝

昆仑山，山势绵亘，是一座著名的名山大川，山上松涛如海，一望无际流瀑飞腾，托衬著名山绝峰，更显得幽奇如画。

这时，正是季春，野花遍地，绿草如茵苍松青翠，百鸟争鸣……

山上奇峰挺拔高可入云，奇峰下面，则是深壑万丈，深不见底，涧水湍急，其东南西三峰环立，三道瀑布激流而下，如同万丈白炼，蔚为奇观！

“无底谷”，便在昆仑山上的西峰下面，凡要进入“无底谷”者，必要越过西峰。

群豪在智坐上人率领之下，正仆仆风尘，步上昆仑山区。他们沿着昆仑山，翻过许多奇峰峻岭，已进入“无底谷”。

这时通往昆仑山的羊肠小径上，紧跟着群豪之后，正有一男一女在飞奔着。

男的是位身着白衫，丰神如玉，潇洒俊美的少年，女的则是青衣绣鞋，貌如花月的少女。

二人脚不沾尘，正展开轻功，直往山峰急奔疾驰！这时正是申时左右，一轮红日，奄奄西沉，此刻虽然是阳春季节，但暮色沉沉，空山寥寂，显得特别凄清萧条！

从这对男女匆忙的行色上，可以窥见，二人大概要在月出前，赶办一件要事，所以他们面上汗粒沁出，乃拼命加紧脚程往山上飞奔。

二人正行间，突然听到前面苍林中，隐隐传来一阵歌声：

“世人碌碌争名利，  
名利尽头是白骨，  
你争我夺皆凡夫，  
到头来都是一场空。  
吁！嗟夫！  
海内魔影幢幢，  
宇宙瘴气重重，  
世人欲卜凶吉祸福，  
何不造访吾庐！  
……”

声音锵然，空山回音，历久不绝！

二人闻到歌声，同时刹住身形，前面那位身着白衫的少年，回首对后面的青衣少女道：“贞妹，传言昆仑山上奇人异士极多，听这歌声，分明是位世外高人所唱，而且歌声中，寓含许多玄机，我们何不趋前拜访一番。”

女的翻翻一双大眼睛，接道：“坤哥说得不错，听那歌声，苍劲雄浑，撼动山岳，一定是位高人，我们赶快步着歌声迫去！”

原来，这一男一女，正是保坤、潘贞二人。

保坤略一疑虑道：“这样，我们在月出前，便赶不到峰下无底谷了。”

潘贞笑道：“他们就是进入无底谷中，一时也不一定能找到西域喀嘛教公主，我们缓去一步，大概也是无碍。”二人正谈间，蓦然看见面前苍林中，缓缓步出一位白衫老者，背向二人，朝西慢慢走去。

保坤手一指那白衫老者道：“唱歌者大概是那白衫老叟，他在前面不远，我们赶快追去！”

二人立展最上乘轻功，向前面那位白衫老者追去，大约追了一盏茶工夫之久，却始终保持原来的距离追他不上。保坤奇道：“我们的步法不算慢，怎么始终追不上他？”潘贞也感觉有异，回答道：“对呀！你看那白衫老叟，步法极为缓慢，走得好轻松，怎么……”

她话声未落，突又听到那白衫老叟唱起歌来：“世人都说神仙好，只有名利忘不了，

数十寒暑转眼过，到头黄土淹没了！

世人都羡神仙好，只有妻儿忘不了，

古来儿女谁孝道，死后娇妻跟人跑！

世人都道神仙好，只有珠宝忘不了，

荣华富贵吾不要，清风明月独逍遥！

……”

那白衫老叟引吭高歌之际，步法越发缓下来。保坤和潘贞已闪电似的，追到他背后约丈许之遥，蓦然，那白衫老叟一转身，双手一挥，一点保坤胸前“藏血”穴，一点潘贞“太阳”穴。

虽隔丈余之遥，但劲风闪电袭至！保坤、潘贞二人同时大吃一惊，忙双手一推，两股狂涛似的劲风，立即撞了过去。

可是，那白衫老叟，拍来的劲风强烈无比，二人拍出的掌风，竟抵挡不住，二人更大惊失色，不敢硬接，忙向一侧跃避。

白衫老叟哈哈大笑道：“少年人的功力还不错，三十年来，只有你二人能接得起老夫半招……”

他略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少年人紧追老夫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保坤略一定神，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白衫老叟，发如银丝，白髯垂胸，面色红润，宛如童颜，白衫布履，年纪约在百龄以上……

他一时怔愣住了，答不出话来。

潘贞忙拱手笑道：“适才闻得老丈高唱两曲，内含玄机，知老丈乃世外高人，我兄妹步歌声而来，多有冒犯，祈老丈恕罪……”

白衫老叟又复哈哈大笑道：“二位面色晦暗，眉宇之间，凶纹突现，最近要处处留心才好……”

保坤福至心灵，突然拱手一礼道：“晚辈刚才听老丈歌声，知道老丈能卜人间凶吉，故不揣冒昧，专诚随老丈之后，祈老丈以悲天悯人的情怀，指示晚辈二人迷路，当感恩图报……”

白衫老叟笑道：“图报倒不必，不过老夫念尔等二人心地善良，关系武林一场浩劫，五十年来，破例带二人进吾庐一次，去看一件东西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袍袖微动，人便在数丈开外去了。

保坤、潘贞立展上乘轻功，追随白衫老叟之后，向山峰之上飞去。二人没有走好久，便见白衫老叟在一座断崖前停了下来。

保坤、潘贞二人走到那座断崖前，白衫老叟手指断崖对岸一座插天高峰道：“吾庐便在那座高峰之上，五十年来没有一人，能飞渡这座断崖，而到达吾庐去的。”

保坤一看那座断崖，距对岸约在百丈以上，摇首道：“这座天然障碍，自然无人能飞渡过去。”

白衫老叟笑道：“少年人，你能飞渡过去么？”

保坤一望崖下，乃是一条望不见底的深涧，心想：如果不幸跌下去，必

粉身碎骨，于是，他摇首道：“晚辈没有这等轻功，老丈神功，晚辈自叹不如也！”

白衫老叟不由得意地一声长笑。

笑声有如龙吟，上震苍穹，下撼山岳，震得二人耳朵嗡嗡作响。

潘贞黛眉一蹙，问道：“老丈何故如此发笑？”

白衫老叟收敛笑容，双目如电，扫了二人一眼，然后缓缓道：“老夫居此深山大泽，日与禽兽相处，从没有与人谈过话，今日能遇见二位，而且能得到‘毒眼龙’传人的赞誉，怎不使老夫乐得发笑。”

保坤闻言怔了一怔，奇道：“老丈何以知道晚辈是‘毒眼龙’的传人？”

白衫老叟又复大笑道：“老夫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，空空教主杀了你的冒牌父亲，七大掌门人惨死黄山，少年人在‘血洞’拜裴云海为师，你们与天邪教大战武当山三元观台上，这些事哪件能瞒得住老夫。”

保坤大感诧异，惊讶地问道：“老丈大概是弟子遍布各地，所以……”

白衫老叟摇头截断保坤的话道：“老夫遁隐此峰，五十年来从未收过徒弟，足也未出过昆仑山一步。”

潘贞惊讶道：“老丈大概会神算，能知过去未来吧！”

金黄色的夕阳，照耀在那白衫老叟的面色上，老叟的面色更加显得红润，白衫老叟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夫也不是神仙，怎么能知过去未来，只不过老夫借一件宝物，能窥天下事，等一会少年人便知道了。”说着，挟起保坤、潘贞二人，衣袍拂动，展开凌空虚渡，身形飞起，宛如巨鹤冲天，便已飞渡彼岸。

保坤心中骇然，忖道：“此叟这等出神入化的轻功，武林中人恐无出其右了……”

他心念未已，突听老叟口中发出一声清啸，几个起落，便挟起二人飞上高拔云霄的峰上。

此刻，已经是掌灯时分。

峰上苍林的深处，果然有一所草庐，草庐的四周，遍植奇花异草，茂林修竹，别有一番天地，宛如世外桃源……

白衫叟望在草庐前，轻轻将二人放下，保坤、潘贞便随老叟走进草庐。

草庐之内，虽然陈设简朴，但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……

这时，一轮皓月，已冉冉从东方升起，光华似练，射入草庐，保坤蓦然想起在月出前赶到无底谷，心中立即忧急起来，低声对潘贞道：“我们要在月出前赶到无底谷，现在已经误了时间怎么办？”

白衫老叟笑道：“少年人，你们不要急，老夫先给你们看一样东西，保管不会误你们的事。”说罢，往草庐大厅侧面一间小房推门而进。

保坤、潘贞二人跟在白衫老叟身后，走进那间小房里。

那间小小的房屋里，除了一张云床以外，屋里中央放置一座大鼎，白衫老叟将那座大鼎上的盖子掀开，屋内顿时毫光闪闪，照耀得如同白昼。

白衫老叟微笑道：“少年人，你们二位来看看这座大鼎里反应出来些什么东西。”

保坤、潘贞二人突见大鼎上面的盖子一打开，便见鼎内毫光闪闪，正感惊奇，当走近大鼎旁边一窥，见鼎内的一切，更感到非常惊诧！

原来，那鼎内映现出许多人、物、事，那些人物均栩栩如生，如在眼前……

那些人都站在一块绿草如茵，百花怒放，流水淙淙，景色如画的平地上，

平地中央竖起一座高耸入云的彩台，彩台之上，共分蓝、白、黑、紫、黄五层，最高一层，龙纹锦垫，华丽非凡，但却空无一人。

平地三面，都是拔天高峰，只有一面有一条羊肠小道，直通那块平地之中。

此时月上群峰，长空一碧，万里无云，有如一面银盘，置于深蓝色的天鹅绒上。

这些如真似幻的画面，直看得保坤、潘贞二人惊讶不已。

保坤在惊讶之余，细看站在台下四周的人，正是在武当山遇见的那些群豪，包括智尘上人在内。

平地三面的插天高峰之上，似隐藏许多黑色小点，看得不太清楚……

保坤细看认出那些站在平地下的人以后，不禁大惊失色，正欲启唇询问白衫老叟时，白衫老叟哈哈大笑道：“少年人，你们今夜不是要去无底谷么，现在你们看到的那块三面高峰围起来的平地，便是无底谷……”

正说间，突然听到彩台之上，钟传九响，在钟声中，彩台最上层后面，鱼贯走出八个白裳打扮得似宫娥的少女，她们两人一排，手中提着宫灯，缓缓地走到台中央，然后分列两旁，站着不动。

紧接着八个白裳少女之后，有四个红衣少女簇扶着一个蓝裳少女，缓缓从后台走出，步入彩台的中央。

那蓝裳少女，右手捧着晶莹似玉的长方小盒，面南而立。

在月华的照耀之下，那面南而立的蓝衣少女，不仅长得清丽脱俗，而且风仪绝代，宛如仙女临凡……

保坤细看以后，不禁一声惊叫道：“那立在彩台中央手捧白盒的蓝衣少女，不是西域喀嘛教罗娜喀兰公主吗？”

白衫者叟微笑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那武功高得不可一世的西域喀嘛教公主！”

保坤奇道：“这就不对了，上次晚辈遇见她时，那公主好似不会武功，而且……”

白衫老叟打断保坤的话，接腔道：“少年人，你眼拙了，你知道大智若愚，大巧似拙的话么？那公主不但武功高绝深藏不露，而且机智过人，城府极深，举凡星相、医学、八卦、九宫，她是无所不通……”

保坤又欲说话，白衫老叟忙摇手道：“少年人，你听那公主在说话了。”

保坤越感陀异，心忖：“这座鼎太奇特了，能看见人的动作，还能听到人说话的声音，它到底是什么奇宝？……”

他正付思间，果然听到西域喀嘛教公主说话的声音，公主道：“各位夤夜闯入无底谷，不知是为了何事？你们同本教素无恩怨，请说明来意！”说毕，凤目含威，扫了台下群豪一眼。

公主说话的声音虽极细微，但在场的群豪，人人都听得清晰异常！

智尘上人白眉一动，微笑朗声道：“最近‘冥谷’妖妇蠢动起来，贫道等自不量力，欲消弭武林这场浩劫，所以冒昧前来向公主借一件东西……”

公主面色顿时凝重起来，只见她略略沉思道：“那‘冥谷’妖妇与你们中原武林道上也许有许许多多恩怨未了，可是她与本教素无恩怨可言，不知老道士找来无底谷向本教借什么东西？”这时场中突然沉寂下来。

保坤听了忙向白衫老叟道：“智尘上人大概是借‘血潭图’，那公主会不会借？”

白衫老叟道：“欲借‘血潭图’，没有这么简单吧？你耐心的听下去，

他们又在说话了。”

智坐上人略为沉哦，缓缓道：“贵教虽然与‘冥谷’妖妇素无恩怨，但是那妖妇志在消灭武林，中原道上的武林高手被她们消灭了以后，到那时恐怕贵教也无法幸免，唇亡齿寒，望公主三思贫道之言……”公主似感不耐道：“老道士说话何必绕圈子，干脆直接了当，你带了这许多高手，夤夜闯谷，到底为了什么？”智坐上人面容一整，接道：“贫道欲挽武林浩劫，不希望‘血潭’中的奇宝，落在妖妇手中，所以想向公主借‘血潭图’用一次。”

公主微微一笑道：“老道士说了半天，还是为了‘血潭图’而来，那张‘血潭图’确在我手中，不过……”公主话声未落，突听台下暴喝一声道：“你这黄毛丫头，见了上人如此无礼，足见你目中无人，贫道要教训你了！”潘贞咦了一声道：“是点苍奇云真人在暴吼，他这时为什么如此粗俗无礼？”

白衫老叟笑道：“他要挑起群豪与西域喀嘛教发生冲突。”保坤茫然不解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衫老叟手捋胸前白髯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少年人急什么，你慢慢听便知道了，那奇云道人颇不简单，你们以后遇见他时，须要留心才好。”

这时三人没有再说什么，静看场中的发展。

智坐上人突听身后暴喝之声，面色骤变，忙回头一看，只见点苍奇云真人，声色俱厉，已向前跨了三大步，作势欲向台上扑去。

智坐上人见状大吃一惊，忙摇手阻止奇云真人道：“真人暂请息怒，由贫道慢慢和公主细商。”

台上站的西域喀嘛教公主，面色微愠，冷笑道：“那道人如此蛮横无礼，大概是身怀绝学，有恃无恐，快报出名来，好叫本教见识见识你的武功。”

局面经点苍真人一闹，顿时尴尬起来，良久，智坐上人淡淡一笑道：“公主乃一代女杰，必有容人之量，我们要以苍生为怀，不要一时意气之争。”

公主冷哼一声道：“老道士虽然彬彬有礼，但那牛鼻子道人实在可恶，放目普天之下，谁敢让我呕气？”

奇云真人突厉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黄毛未退，竟敢如此放肆，贫道不但要使你呕气，还想要杀你！”

他此言一出，全场皆惊，激得公主更加怒容满面，就是涵养极深的智坐上人，也为之动容。

保坤叹道：“局面由奇云这牛鼻子一人弄糟了。”白衫老叟微微点头道：“他本来就是存心捣乱，好从中取利的。”

保坤愕然道：“他存心捣乱，大概是与‘冥谷’天邪教暗通吧？”

白衫老叟笑道：“岂只是暗通，快看，他们要打起来了。”保坤凝目向大鼎里面望去，果然见台上的公主怒叱道：“你这牛鼻子言词如此无礼，本教今夜决不容你！”她顿了一顿，复对智坐上人道：“老道士，你们今夜是存心想来找本教打架的吧？如果不是存心冲我们而来，可先交出那出口伤人的糟道士，然后我们再谈借‘血潭图’的条件。”这时，智坐上人面有难色，沉默不语，场中群豪一阵哗然！

过了片刻，台上西域喀嘛教公主冷笑道：“你们大概是不愿意把恶道士交出来，也好，本教这次进中原，主要是来见识见识你们中原道上的武功，现在我们就以台下谷地为比武场，你们如果能胜得本教二十四高手，‘血潭图’便拱手奉送。”白衫老叟站在大鼎旁，突闭目长叹道：“打起来，两败俱伤，徒造成一场浩劫而已……”

保坤道：“以老丈的声望与武功，快去一定可以排解这一场纠纷。”

白衫老叟摇摇头道：“谁也排解不了，我们还是静静地看他们打下去吧！”

场中的奇云道人气得须发俱张，反手从背上拔出长剑，剑尖一指台上的公主道：“来吧！贫道早就想见识你们喀嘛教的武功了。”

智尘上人一摆手道：“且慢动手！”他向台上公主拱手一礼：“请公主息怒，贫道等来无底谷找公主，本是借‘血潭图’，公主如果一定要比武，尚希望公主以慈悲为怀，点到为止！”

公主面色一寒道：“尽说些废话。”她转头右手一招，只见台后突然闪出来一道黑色人影，对公主抱拳一礼。公主一指台上奇云真人道：“把那牛鼻子宰了！”那人拱手答道：“遵命！”身形一晃，便飞下台去。这时，谷中一片死寂，台上桌前炉鼎之中，香烟袅袅上升，一片肃穆之气，月光射在彩台及谷中，十分醒目。山风拂动蔓草，发出沙沙之声，应和着几百颗心的跳动。从台上飞下来的黑衣人，缓缓地向奇云真人走近，他每一落脚之处，发出沙沙响声，陷地寸许，显示出他有着雄厚无比的内力。

奇云真人横剑于胸，怒容满面，他不甘示弱，也向前跨了几大步。

渐渐地那黑衣人走到奇云真人面前约五步距离，便停下来。

奇云向那黑衣人打量，只见那人黑衣劲装，身高马大，相貌威猛，眼似铜铃，满布血丝……

奇云不屑地一笑道：“来人通名，贫道剑下不斩无名小卒！”

那黑衣人冷笑道，“在下杨天，绰号‘一掌翻天’，牛鼻子敢碰老夫半掌么？”

奇云真人冷笑道：“阁下原来叫‘一掌翻天’，我要叫你四脚朝天！”说着手中长剑一抖，立即指向杨天要害刺去。杨天身形一晃，向侧面滑了几大步，闪避奇云刺来的剑招，身形一挫，一掌闪电似的劈去。

奇云真人身形拔起五尺多高，闪过对方一掌，剑光立即抢攻过去。

杨天哂笑一声，足踏奇正，掌势又发，绵绵狂涛似的掌风，又涌向奇云真人。

奇云真人剑如游龙，银虹暴射，倏然又至……

二人拼力相搏，兔起鹘落，黄尘蔽天，砂飞石走，月色暗然无光。

十招一过，保坤看得叹道：“奇云真人剑法不俗，黑衣人掌力雄浑，看来今夜无底谷中有一场恶战……”白衫老叟道：“好戏还在后头呢！”言犹未落，蓦然听到一声暴喝，银虹陡涨，紧接着一声闷哼，黑衣人被奇云的剑尖挑起，滚到五尺开外。“叭哒——”一声，便跌落在地上，胸前黑衣被剑尖划破一条长长的口子，鲜血汩汩地流了出来。

奇云真人挺身举剑，正相欺身过去，突然听到身后沉声喝道：“剑下留人！”

奇云真人怔了一怔，回首一看，只见智尘上人走了过去，寒面道：“不能杀他！”

奇云真人无可奈何地，撒剑转身，默然走了回来。保坤在鼎中窥见，忍不住地对白衫老叟道：“奇云真人手段太毒辣了，智尘上人确不愧是一位有道之士。”白衫老叟道：“智尘上人为武当仅存的硕果，慈悲为怀，浪名果然不虚……”他顿了一顿，微微叹道：“不过，他还是被卷入这场浩劫之中，可悲，可叹！”

这时，台上的公主见状，面色微恻，道：“那杨天太不济，真给本教丢

人，再换一个上去，限五招之内，取那恶道首级！”台后急如闪电似的又飞出一道人影，向公主行了一个礼，疾速地飞下台去。

那道人影，以奇快绝伦的身法，直冲奇云真人而去。奇云真人见来人身法快得出奇，心中微微一怔，忙拉开门户，蓄功以待。

那人距奇云真人仅三步之远，便大喝一声道：“恶道功力不凡，老夫袁大光特来会你！”

奇云真人略一皱眉问道：“阁下是不是绰号‘一指乾坤’，原为少林叛徒，几时卖身投靠到西域喀嘛教的？”袁大光被奇云真人说得面色通红，怒道：“恶道不要贫嘴，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！”说着，伸出右手五指突然暴涨，疾速地向奇云真人面上三大要穴抓去！

奇云真人哪敢怠慢，身形立时一个回旋，长剑闪电疾出！

两人动起手来，着着指向对方要害，拼死相搏，一招一式，都在生死边缘打转，刹那间，已难分两人身形。五招已过，两人同时暴喝一声，身形立缓，有如一对斗得性起的公鸡，狰狞地看着对方，双目赤红，绕身游走。每走一步，地下都留下一寸多深的足印。

保坤摒住气看二人拼斗，潘贞突然问白衫老叟道：“那袁大光会不会败在奸细奇云手中？”

白衫老叟道：“袁大光论武功和奇云半斤八两，不过他吃亏在没有兵刃上面，恐怕……”

白衫老叟话声未落，突然听到奇云真人大喝一声，手中长剑奇招陡出，银虹突然飞起！

白衫老叟闭目叹道：“一指定乾坤完了！这也是卖身投靠应有的下场！”

果然，袁大光惨叫一声，连头带肩，都被劈了下来，立即倒地，惨死当场。

智坐上人要想喝阻已经来不及了，全场群豪，看得莫不目瞪口呆！

奇云真人仅在十几招中，便连番杀伤西域喀嘛教两个高手，怎不使他们惊得发呆，尤其是点苍派中的高手，更感到奇云真人今夜出招大异往日，这时大家才知道奇云真人以前武功藏拙不露，可是他们开始怀疑奇云真人武功的路子，不似出自点苍一派……

保坤见状，忙向白衫老叟道：“晚辈刚才看见奇云真人的剑招，诡奇毒辣，那一招叫什么名称？”

白衫老叟笑道：“那一招名叫‘血龙入穴’，凌厉无比……”

保坤奇道：“‘血龙入穴’？似听我师父说过，那一千古绝招，不知奇云真人到哪里学来的？”

白衫老叟面色一整道：“是那妖妇韩娟娟传授的，他不过只会半招而已。”

保坤惊讶道：“这样说未，‘冥谷’妖妇韩娟娟的武功，一定是高深莫测了。”

白衫老叟笑道：“少年人，你太小看韩娟娟了，她不但武功高绝，机智过人，手下高手如云，而且她背后还有能人撑腰哩！”

保坤不禁颓然一叹道：“照老丈这样说，晚辈要想报仇，今生恐怕永无希望了。”言下不觉潸然落泪！

白衫老叟轻轻地拍了保坤一下肩头道：“少年人，不要灰心，须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到时候自有奇人助你的，往下看吧！”

保坤破涕为笑，凝目又向大鼎中望去。

只见喀嘛教公主在台上，望见袁大光被奇云劈死在场上，她黛眉仅仅一皱，便转面低声问道：“万里追风獠牙何在？”台后应声道：“卑职在这里！”声音宛如洪钟，人未至音先至，一个灰衣人，闪掠而出！

公主手指台下道：“去收拾那个恶道，要快！”灰衣人点点头，腰干挺得直直的，一迈步便是丈余。奇云真人一见来人，身高九尺以上，细如竹竿，面色惨白，眉毛似雪，眼珠子一翻一翻的，白多于黄，形同僵尸，好似没有一点人气，不禁微微吃惊，他正要开口问话时，突听对方口中咕噜了一阵，像闪电似的，往他头上抓来。奇云真人微一沉肩，腾身一丈六七，头下脚上，以蝴蝶入林之式疾泻而下，长剑指向对方太阴穴，左掌一拍对方腰际两大要穴。

白衫老叟微笑道：“这回奇云真人完了！”

保坤不解地道：“怎见得？”

白衫老叟道：“那‘万里追风’獠牙，素以轻功见长，奇云真人以轻功去对付他，先就吃了大亏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“万里追风”獠牙，身形一挫，两掌交错，幻起一片掌影，反向奇云真人中盘拍去。

奇云真人身法没有对方转得快，足刚想着地，手中长剑奇招还没有使出时，“万里追风”獠牙，已大喝一声，全力洒出五个爪影，立将奇云真人罩住。

突然一声闷哼，奇云真人便被“万里追风”獠牙巨掌抓起，向群豪所站的方向抛去。

紧接着几声喊喝，群豪中飞起两道人影，忙把抛向半空中将落地的奇云真人抱起。

奇云真人张口喷出一道血箭，敢情是他内脏受了严重的震动之伤。

“万里追风”獠牙嘿嘿一阵长笑，向群豪缓缓欺近……他两招之间，便把奇云真人打伤，这份武功，不禁使群豪惊得一呆！

现在，他竟一步一步向群豪欺近，那些功力较差的人，两腿不觉颤抖起来，他们不由自主地向后退。

智尘上人突然袍袖一拂，阻挡“万里追风”的去路，道：“大侠是指名挑战，还是要找哪一位？”

“万里追风”冷嘿几声道：“老道士，我现在就是要找你。”说着伸手准备要向智尘上人头上抓去。

台上公主突然沉声喝道：“獠牙住手！”

“万里追风”獠牙硬生生地把抓出的一招，收了回去，转身问道：“公主有何吩咐？”

公主面色一沉道：“你打那老道士不过，快回来！”“万里追风”獠牙正欲转身，群豪中突然飞出一人，一声巨喝道：“万里追风，还奇云师弟的命来！”

群豪循声望去，只见那人身高八尺，腰粗一围，背插沉重的双锤，看来不在百斤以下，浓眉环目，生相虽然威猛无俦，却是一脸正气。

“万里追风”獠牙，闻喝声连忙转身，怒道：“牛鼻子要怎样？”

那人将道袍一撩，反手从背上取下双锤，面罩寒霜，冷冷的道：“贫道孤鹤真人，特来向阁下讨还奇云师弟的血债……”

“万里追风”獠牙冷嘿两声接道：“你要讨还奇云的血债，谈何容易，

老夫干脆连你一起超渡！”说着长臂一探，便向孤鹤真人面上抓去。

孤鹤真人手中双锤一挥，便硬封住对方抓来的一招，“万里追风”抓去的一招，经孤鹤真人双锤硬封，不得不退后一孤鹤真人见对方迫得后退了一步，认为有可乘之机，于是全力击出一锤，他这一锤，带起千斤劲力，罡风大作，“万里追风”被震得步下踉跄，连连后退。

台上公主，忙用传音入密之法对“万里追风”道：“快施出本教独门神功‘飞龙升天’身法，去对付那道人。”

“万里追风”獠牙依言，怪啸一声，啸声如似闷雷，四谷暴响回应，场中功力稍浅之人，不由身躯微颤，勃然色变。

就在这个当儿，“万里退风”身形拔起四丈多高，人在半空中，双手向地上的孤鹤真人扫去！

孤鹤真人轻功本来不弱，这时他也想拔起身形，可是晚了一步，“万里追风”狂涛般的掌风已经扫到。

孤鹤真人忙用双锤去硬封，这时白衫者叟轻轻一叹道：“孤鹤真人不懂西域喀嘛教‘飞龙升天’轻功，不出两三招，便丧命在‘万里追风，獠牙的掌下。”

保坤却不以为然道：“不见得吧！那‘万里追风’人在半空中能支持多久？”

白衫老叟笑道：“少年人，你哪里晓得西域喀嘛教‘飞龙升天’轻功，在空中能换气至少可持数分钟之久，‘万里追风’獠牙之居高临下去击孤鹤真人，位置上便占了优势，孤鹤真人焉能抵挡得住？”

白衫老叟话声未落，蓦然听到惨叫一声，孤鹤真人的身躯被对方凌厉的掌风卷起，飞出两丈开外，摔得四脚朝天，口角血丝泊出，显然，孤鹤真人内腑已受重创。

## 第十七章 怪物乍现

“万里追风”獠牙，身形飘然落地，欲向前对倒在地上的孤鹤真人补上一掌时，突然听到身后沉声喝道：“獠大侠的手段未免太辣了一点吧？”

那声音虽然低沉，但入耳心悸，“万里追风”獠牙怔了一怔，忙停步回头一看，只见智坐上人已站在他身后不到五尺远的地方。

“万里追风”獠牙厉声道：“老道士，你不要以老卖老，要晓得，我并不怕你！”

智坐上人面容一动，沉声道：“獠大侠此言差矣，贫道素以慈悲为怀，五十年来从未出手伤人，贵教如再执迷不悟，徒造成两败俱伤，使‘冥谷’天邪教坐收渔人之利……”

“万里追风”獠牙，断然喝道：“住嘴，谁执迷不悟？”说着，双手一抡，两股劲风，猝然向智坐上人袭到！

“万里追风”出手如电，而且距离又近，眼看智坐上人便要伤在对方手中，全场群豪，见状莫不替智坐上人捏一把汗。

智坐上人不慌不忙，双手平伸胸前，两只宽大的衣袖，立即把胸部完全遮住，他双目微闭，恍如老僧入定，法相至为庄严……

“万里追风”獠牙，已尽平生之力，本想两掌把智坐上人毁了，可是两股海啸涛涌的掌力袭去时，仅见智坐上人胸前的白髯微微拂动而已。

“万里追风”獠牙，不禁失声惊呼：“铁板神功！”潘贞道：“这是智坐上人第二次使用‘铁板神功’，第一次是在武当山三元观台上。”

白衫老叟笑道：“你们仅知道‘铁板神功’除了防身，还有什么妙用？”

保坤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请老前辈详加指示，以广晚辈见闻。”

白衫老叟道：“铁板神功，不但可以防止敌人袭击，而且会产生反弹之力，力量大得惊人，这一招，便费了智坐老头三十个寒暑。”

保坤奇道：“铁板神功既能产生巨大的反弹之力，适才这一招为什么不把那‘万里追风’弹伤呢？”

白衫老叟笑道：“这便是智坐上人慈悲为怀与众不同之处，他这招手下留情，断瞞不过那台上公主的眼睛。”

果然，台上的公主这时厉声对“万里追风”道：“快收招后退，你打不过那老道士！”

公主的话，宛如命令，狂傲不可一世的“万里追风”獠牙，竟住手不敢再发招，不过他心中不服，以为智坐上人再不出三招，必毁在他的掌下。

保坤挑起大拇指对白衫老叟道“老丈未卜先知，晚辈十分佩服！”

白衫老叟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夫谈不上未卜先知，不过，此理一推敲则可明了，那公主既然武功高绝，必具慧眼，也许她还练过‘铁板神功’，智坐上人手下留情，她一看便知。”

保坤十分惊异眼前这位白衫老叟，不但武功高深莫测，而且机智过人，他到底是谁？……

这时，一轮皓月，中天如洗，台上宫灯光芒，反而显得黯然失色。

智坐上人见“万里追风”停手不打了，便放下双手，微笑道：“獠大侠的武功果然不凡！”

“万里追风”獠牙，口中发出几声冷哼，面上现出一种不屑的形色。

少林因果大师见状大怒，大步走了过去，指着“万里追风”喝道：“智

尘上人，年逾百龄，德高望重，武林之中，谁不敬佩，你是何许人也，竟敢当着天下群豪面前，如此放肆，目中无人……”

“万里追风”本来心中不服，现在听了因果大师指责他一番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冷笑道：“秃贼少废话，接招！”

“招”字甫落，已经劈面拍出一掌。

因果大师知道厉害，不敢轻接，让过一掌，大喝一声，右手平伸，缓缓击出一掌。

“万里追风”似未把因果大师放在眼底下，仅举起手来，想硬接因果大师一掌，可是等掌风扫近时，突然感觉有异，此时要想闪避，已经晚了一步，“万里追风”的右肩头已挨上了一掌，打得他头摇了几摇，身形向后几个踉跄，才稳住马步。

因果大师一招得手，哪肯放过，掌腿连续如雨般的击到。

“万里追风”在掌上的功夫，本来不及因果，尤其此刻因果大师已在主动地位，所以“万里追风”身上连续挨了几掌。“万里追风”连连发出怪啸之声，身形又想拔起，展开“飞龙升天”来对付因果大师。

因果大师哈哈笑道：“微末之技，还用来对付我么？阿弥陀佛！怨老衲要开杀戒了！”

说着，缓缓举起双手，掌心红光闪闪，朝“万里追风”推去。

这时，“万里追风”獠牙的身子，正从空中急剧的往下降，朝着因果大师推去的掌风相碰。

白衫老叟见状微叹道：“万里追风这回栽在因果大师手中了。”

保坤奇道：“那‘万里追风’已经展开‘飞龙升天’，怎么一下会栽在因果大师手中？”

白衫老叟道：“因果大师现在推出去的掌法，名曰‘大罗金刚掌’，这种掌力，愈碰到坚硬阻力，愈能产生冲击之力，‘万里追风’，现在硬碰上去，岂不自找死路么？”二人正说间，突闻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保坤循声望去，只见“万里追风”的身子，已被碰成粉碎了。

保坤大惊失色道：“这‘大罗金刚掌’威力了得！”白衫老叟笑道：“其实拆穿了，一文也不值。”白衫老叟笑道：“老丈这话怎讲？”

白衫老叟浅浅一笑道：“这种掌力，越坚越摧，如能避实击虚，他能奈何你吗？由此一例，可以说明，武功一途，最重要的还是见识、机智，以‘万里追风’的功力，并不在因果之下，可是他就缺乏见闻与机智……”

保坤点头，极佩服面前这位老丈的宏论。因果大师用“大罗金刚掌”把“万里追风”击毙，正想身走回去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后暴喝道：“老和尚的‘大罗刚掌’颇为不凡，老夫愿领教几招！”

因果大师心中微微一怔！

忙转身，只见台上飞来一人，此人个子奇矮，是个奇特怪异的矮老头子。

因果冷笑道：“你大概是西域‘土行一叟’吧！”“土行一叟”身形已着地，一蹦一跳地向因果大师走来，笑道：“不错，大和尚既识得老夫，为何不束手就擒？”因果大师冷哼一声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有本领敢硬接老衲几掌么？”

“土行一叟”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和尚，你不要用激将法，你施出的‘大罗金刚掌’，公主已经告诉过俺了，不硬接，避实击虚，你那掌力，连一点屁用都没有！”

因果大师听了暗暗心惊，忖道：“少林镇山绝技，很少在江湖上使用，那公主怎能识得，这样看来，那公主真是胸罗万机，不可轻视……”

因果心念未已，“土行一叟”问道：“老和尚你想什么？公主说得不对吗？”

因果大师面色一变，正要接腔，突见慧云大师走了过来，低声道：“师兄，这矮子让我来应付吧！”

因果大师道：“小心这矮子身怀绝技，不比寻常人物。”二人对答之言，都是用传音入密之法，“土行一叟”，仅见二人口在微微张动而已。

“土行一叟”怒道：“你们在搞什么鬼，接老夫一掌试试！”说着，不徐不疾，举起右手，掌心发白，朝慧云大师推去。

慧云大师正想满不在乎伸手一撩时，突然因果叫道：“师弟当心，这是‘玄门归真’！”

慧云微微一笑，手掌一翻，竟用“微风暗送”一招迎上。

两掌距有半尺，双方掌势相触，略一停顿，各自暴退三四步，慧云大师冷然正色道：“你是江湖成名露脸的人物，居然一照面，就用重手法伤人，‘玄门归真’本是道家正宗功夫，你是哪里偷学的？”

“土行一叟”嘿嘿两声道：“秃贼还能识得‘玄门归真’，难得！难得！”

慧云大师从背上抽出长剑，冷喝道：“矮子，你敢在兵刃上与贫僧一拼高低？”

“土行一叟”不屑地一笑道：“老夫就用一双肉掌，接下秃贼三百招！”此语一出，气得慧云大师满面通红，他将手中长剑一抖，幻起一片银虹，向“土行一叟”头上罩了下去。

“土行一叟”冷叱一声，身形有如大海漩涡般，呼轰回转，旋转中，双拳齐扬，短腿飞起，飘忽怪异，连击出三掌四腿，速度之快，眩人眼神。

劲气汹涌，窒人呼吸，有若山崩地裂，漫天作响，疾闪而到。

慧云大师怒喝一声，长剑上更加紧了三成真力，银虹耀眼，把对方的周身完全罩住。

一时之间，掌影、剑气，漫天弥舞，使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
眨眼间，他二人已斗了二十余招，由于二人功力悉敌，都无法伤到对方，可是他们愈旋愈快，所出的招式，也愈来愈凌厉诡异。

这种骇人听闻的凶搏，看得在场的群豪嗟叹不已。“土行一叟”打得不耐，斗得心头火起，突然厉喝一声，星目如火，双掌圈起一道弧线，倏地，疾然推出！一股掌劲，宛如惊涛拍岸，巨浪排空般卷涌过去！白衫老叟看见了不觉惊咦一声道：“这一下慧云和尚恐怕要……”言犹未了，突见慧云大师闷哼一声，连连向后暴退了好几步。

他口中已经流出血丝，显然内腑受了重创。

“上行一叟”见一招得手后，嘿嘿几声，右手五指如钩，疾如石火般地向慧云大师面上抓去。

蓦在此刻，突然谷外传来一阵怪啸之声！

那啸声奇异而怪诞，眨眼间，便听到沙沙之声，谷中蓦然出现一个蛛面人身的怪物来。

“土行一叟”乍见那怪物，心头不禁一凉，口中发出一声惊呼：“蛛面追魂魔！”

场中群豪，看见这怪物骤然出现，不知是敌是友，心中都齐感诧异，数

百双锐厉的目光，一齐集中到那蛛面物身上。

保坤在鼎中一见那“蛛面追魂魔”出现在无底谷中，不禁一剔剑眉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他怎么又出现了，来无底谷干什么？他到底是谁？……”

白衫老叟哈哈大笑道：“他来无底谷还不是为了‘血潭图’，鬼王庄的消息，也是够灵通的。”

保坤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蛛面追魂魔的身世是个谜，他到底是谁？上次遇见他时，他的行动颇使人费解……”

保坤正在忖思，突见到白衫老叟拍拍他的肩头笑道：“少年人，那蛛面追魂魔与你有什么关系，你想知道吗？”

保坤此刻正要想知道蛛面追魂魔的身世，听白衫老叟一提到，求之不得，忙道：“晚辈急欲知此事，望老丈道其详。”

白衫老叟微微一顿道：“详情也不太清楚，老夫仅知道那魔头遭遇很惨，他从前是一位武功高绝的侠士，后来不幸中奸计，喝了一种迷失本性的毒药，记忆力渐渐丧失，供人驱使，详情须问空空教主才知道。”

保坤闻言怔了一怔道：“老丈说空空教主杀死晚辈的父亲，是冒牌的，依此推想，晚辈父亲尚在人间，不知是否与蛛面追魂魔有关？”

白衫老叟叹道：“此中错综复杂的情形，一时也说不清楚，日后遇见空空教主时，自然会使真相大白，快看，他们打起来了。”

保坤忙伸头向大鼎中看去，只见那蛛面追魂魔一阵风似的，向“土行一叟”扑去，口中发出“哇！哇”乱叫之声。

那叫声如同金钢相触，锵锵之声，直震得功力稍差的人，掩耳不迭。

“土行一叟”功力虽高，但看见蛛面追魂魔，扑来之势奇快怪异，不禁心头一惊，一侧闪避，此时，那蛛面追魂魔的肩头，刚好接近“土行一叟”，“土行一叟”忙伸出右手，一掌狠狠地拍在蛛面追魂魔的肩头上。

照理而论，他一掌非重创对方不可，可是大谬不然，蛛面追魂魔，肩头仅抽动一下，他几只手便疾如石火地把“土行一叟”抱了起来。

“土行一叟”见状大惊失色，正想挣扎，蛛面追魂魔口中又是一阵乱叫，将“土行一叟”向外一推，紧接着，便听到“土行一叟”惨叫一声，身子便横飞而起，滚出两丈多远，竟无法爬起来，显然，已受了重伤。

这蛛面追魂魔，一个照面就将武功高绝的“土行一叟”扫倒，全场一阵哗然。

蛛面追魂魔望见群豪，更是“哇哇”地叫个不停，挥手踢足，大肆咆哮。

此刻谷中一片死寂，皓月洒落一地惨白银辉，看来陡增凄凉之感。

白衫老叟叹道：“这怪物的武功，看来愈来愈高了……”保坤接道：“上次在潘家霸遇见这怪物时，倘不是使用‘龙眼’，几乎栽在他的手中。”

二人正谈间，突见台上又飞出一人，那人个子奇高，身材细弱，没有一点人气。

此人正是西域喀嘛教中高手“齐天野叟”。

蛛面追魂魔见飞来的人，比他要高上一倍以上，不禁又是一阵乱叫，目中红光暴射，熠熠生辉，显然内力深湛已极。“齐天野叟”已看出蛛面追魂魔，蛛面多手，转动身子，比常人要快得多，近身相搏，绝难讨好，只有先虚发空掌试试。

他不敢大意，集九成真力，向对方中盘推出，掌势甫发，迅即横飘三步，又连忙拍出几掌。

他这种试探之法，认为虽伤不了蛛面追魂魔，至少也不会一个照面受挫。

然而，白衫老叟微微一叹道：“齐天野叟完蛋了！”果然，蛛面追魂魔怪叫一声，根本不理“齐天野叟”推出的掌风，身形微转，一闪而上。

“齐天野叟”只觉眼前一花，便被蛛面追魂魔抱住，登时感到全身如同铁箍箍住似的，无法挣扎。

蛛面追魂魔张开血盆似的大嘴，一口便把“齐天野叟”的头咬下未，抓起来便放在口中大吃大喝起来。

这一来，全场的人，不约而同地一声惊叫道：“怪物吃人！”白衫老叟摇头一叹道：“这怪物如此凶残，决留他不得，尚让他吃了一百个人，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，便无可以奈何他了。”

台上站的西域喀嘛教公主，见蛛面追魂魔把活生生的“齐天野叟”吃了下去，也不禁为之动容！

蛛面追魂魔吃了“齐天野叟”以后，一步步向台边走近场中的空气，顿时更加紧张起来，所有的人，都替在台上站的如花似玉的公主捏了一把冷汗。

蓦然！一个白发如银，手持拐杖的老妪，从后台飘然而出。

保坤一见那白发萧萧的老太婆，便认出是西域喀嘛教武功高深莫测的云姥姥，他吁了一口气道：“老丈以为云姥姥可能降服那魔头么？”

白衫老叟笑道：“虽无胜望，尚还不至败得像二人那样惨！”“怎么？她也无法胜过那魔头？”

潘贞惊道：“快看呀！”

此刻云姥姥已经和蛛面追魂魔打在一起。

云姥姥确非庸手，她手中的拐杖，如像一条蛟龙，带起风雷，忽左忽右，虚幻莫测，方圆五丈之内，黄尘蔽天，月色无光……

蛛面追魂魔，团团打转，手在空中乱抓，口不时发出惊人的怪叫之声，可是云姥姥手中的拐杖劲力奇强，使他无法近身。

三十招过后，云姥姥手中的拐杖渐渐挥得慢下来。此刻，蛛面追魂魔怪吼一声，身形突疾旋而起，一股奇大的罡风，旋起三丈多高，把拐风完全压了下来。云姥姥这时皤皤白发，无风自动，长叹一声，倒掠而起，没入夜色之中。

台上的公主看得面色微变，暮在此刻，蛛面追魂魔忽然“哇哇”大叫，身形陡然拔起，闪电似的飞上台去，长臂一伸，向公主面上抓去！

台下群豪不禁同时发出一声惊叫！

保坤见状，惊得面色如土……

## 第十八章 冥谷山道慑魂魄

蛛面追魂魔以奇快的身手向西域喀嘛教公主抓去，群豪莫不大惊失色，保坤更是惊得面如土色，只有白衫老叟若无其事，没有丝毫紧张的样子。

保坤急道：“那怪物已上了彩台，抓向公主……”白衫老叟漫不经心地答道：“公主担保太平无事，只不过天邪教会立刻出现……”

保坤惊讶道：“什么时候出现，晚辈立即去找他讨还师父的血债！”

白衫老叟摇头道：“少年人，你太性急了，以你现在一点武功，无法去对付天邪教主，尚能持志养气，苦练武功，不出十年，定可达到报仇的愿望。”

保坤不断地摇头道：“十年？我还要等十年？不行，师仇立即要报！”

潘贞忙道：“坤哥，你看那怪物和公主打起来了。”保坤凝目望去，只见蛛面追魂魔已向公主的面上抓去。公主面不改色，身形一晃，莲步轻移，便闪避蛛面追魂魔抓来的一招。

蛛面追魂魔一抓未中，速欺身而上，又向公主抓去！那魔头这一招，比第一招抓去更为奇快怪诞。可是喀嘛教公主仅将身子转动几下，便又闪让对方抓来的第二招。

蛛面追魂魔见两抓未中，心中异常恼怒，口中发出哇哇乱叫之声。

台下群豪此刻不约而同地又发出一声惊呼：“七步移魂！”保坤奇道：“那魔头抓去之势，奇快绝伦，为何两抓未中，那公主仅见蓝影飘动，却不知道她用什么身法闪避的？”白衫老叟笑道：“少年人，你大概太关心那公主的安危，所以其余的声音你都听而不闻了吧？”

潘贞晒笑道：“他就是死盯住那个美人儿，好像紧张得连身上的血管都要爆炸了，哪里还能听到其他的声音。”保坤面带尴尬，呐呐地说：“我是关心公主手中那张‘血潭图’呀！她本人安危，管我屁事！”

白衫老叟微微一笑道：“少年人，不要嘴硬了，告诉你吧，公主用的是‘七步移魂’身法。”

“何谓‘七步移魂’？”

白衫老叟道：“所谓‘七步移魂’，它是一种最上乘的闪避步法，你不要小看只有七步，但变化无穷……”白衫老叟言犹未尽，突听潘贞道：“你们快看，智坐上人要上台了。”二人凝目向大鼎内望去，只见智坐上人闪电似的飞上台去，沉声喝道：“魔头对公主不得无礼！”蛛面追魂魔正欲第三次向公主猛扑时，突见智坐上人飞上台来，不禁愕了一下，口中发出怪啸之声，返身向智坐上人猛扑过去。

智坐上人冷哼一声，双手平伸胸前，宽大袍袖，将胸前遮住，他面色非常凝重……突然，一声闷哼，蛛面追魂魔的身子被一股无形的劲力弹起，向台下横飞而去，“叭哒”一声，使摔在台下广场上，半天才爬起来，口中哇哇乱叫几声，便没入夜色之中。智坐上人见状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那魔头难道是金刚之身，不然为什么没有摔死呢？”

喀嘛教公主微微一笑道：“老道士的‘铁板神功’，已有九成火候，不错呀！”

智坐上人微微一怔，笑道：“公主过奖了！”他白眉一动，又缓缓道：“公主绝顶聪明，必能洞察眼下情势，如果再打下去，徒造成两败俱伤，给敌人坐收其利而已……”

公主淡淡一笑道：“放目天下之人，能使我佩服的，倒不多见，想不到

中原武林道上，还有老道士这样才德之人，颇使我心中折服……”

智尘上人微笑道：“贫道德薄能鲜，不值公主如此夸奖，贫道一生，以救人为宗旨，还是望公主惠借‘血潭图’一次，贫道只取出潭中的‘长生果’，将它毁掉就行了，其余两件奇宝，留待公主去取，决不食言。”

公主黛眉一皱奇道：“老道士为什么一定要把‘血潭’中的‘长生果’毁掉？”

智尘上人面带严肃地说道：“公主有所不知，那天邪教主目前要练一种‘玄虚阴阳掌’，必须要吃了‘血潭’中的‘长生果’，才能把这种倾绝千古的毒掌练成，如果不幸让那妖妇练成这种毒掌，武林末日便到了！”

公主浅浅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老道士为什么早不说清楚……”她明眸一转，欲言又止。

保坤忙对白衫老叟道：“老丈看，那喀嘛教公主，似有意把‘血潭图’借给智尘上人了。”

白衫老叟双目微闭，轻轻一叹道：“少年人，快去吧！迟则无及矣！”

保坤不知白衫老叟说话的意思，忙问道：“老丈说什么？”白衫老叟突睁开双目，厉声道：“叫你快去，听到没有？”保坤经白衫老叟这么一喝声，似已会意，问道：“老丈的意思是要我立即去彩台上吗？可是无底谷距此多远？”“少年人，翻下此峰，便是无底谷。”

保坤惊讶道：“原来就在峰下，早知道……”他顿了一顿又道：“老丈室中这座大鼎，奇幻莫测，能否告知晚辈一点关于这座鼎的来历？”

白衫老叟面色微变，急叱道：“还不快去，大鼎的来历，日后自会告诉你！”紧接着，便听到潘贞道：“坤哥哥，你看有一条红影在无底谷后山上晃了一晃便不见了，那条娇小的红影，好似在武当山台上现过身的……”

保坤忙闪出草庐，向峰下飞去！

这时，台上的公主，缓缓向智尘上人走近，笑道：“老道士如果一定要借‘血潭图’，就拿去吧，不过七天以内，一定要送还无底谷。”

智尘上人笑道：“公主放心，贫道言出必践，七天以内，一定璧还！”

公主手中捧的晶莹似玉白色的长盒，递给身旁站着的白衣裙少女，那少女接过白色长盒，便双手捧着，正要送给智尘上人时，突见一道娇小的红色人影，闪电似的飞上台来。

以迅雷奔电的手法，向白衣裙少女手中捧的白色长盒抓了过去！

那红衣娇小人影，由于出现突然，而且抓去奇快无比，就是武功高深莫测的智尘上人，要想抢夺也来不及了。这个突然的变化，惊得台上台下的人，莫不目瞪口呆！红衣娇小人影，抓到白色长盒以后，本想返身飞下台去，可是突然听到公主格格地大笑起来。

红衣娇小人影，一听到公主格格大笑，心知有异，忙刹身停步，厉叱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红衣娇小人影，站住以后，群豪这时才看清那红衣娇小人影，全身赤红似火，面上蒙着一条红布，除了一双精光烁烁的眸子，整个面貌，全都蒙起来。

公主突收敛笑容，道：“教主大概是看走眼了吧？”红衣娇小人影怔了一怔道：“盒子里的东西是假的？”忙打开一看，就在红衣娇小人影刚打开盒盖，突见公主伸出右手，五指如葱，向盒内抓去！

公主抓去之势，奇快绝伦，仅晃了一下，那张‘血潭图’，便被公主抓

去，忙纳入怀中。

红衣娇小人影勃然大怒道：“限你立刻拿出来，否则，叫你血溅五步！”

公主惊惶地叫道：“我不会武功呀！更怕流血，哎哟！教主干嘛这么凶，你要我拿什么呀？”

红衣娇小人影，更怒不可遏道：“放尊重一点，如果再不拿出来，恕我要动手了！”公主面容一整，怒道：“你动手好了，看你天邪教有多大能耐？”

红衣娇小人影，双目射出两道骇人的煞光，双肩一动，伸出洁白如葱的五指，石火般地向公主怀中抓去！蓦在此刻，突然空中飞来一道白影，疾如闪电，人未至掌风先到，一股劲力撞向那红衣娇小手腕。

红衣娇小人抓出去的手，突然遭一股强烈的劲风撞来，面色一怔，忙收了回去，身形暴退好几步，口中发出一声惊呼。“追魂掌！”

声音未落，台上闪入一个白衫少年，那少年面如冠玉，英俊挺拔，在皓月与宫灯的照耀之下，益显出丰神似玉……少年冷哼一声道：“不错，还算尊驾识货！”

红衣娇小人惊问道：“娃儿是老鬼裴云海什么人？”白衫少年冷冷道：“你不配问这些！”说着，功贯双臂，蓄势待发……

公主妩媚一笑，问道：“少侠，我们似曾在哪里见过，尤其你一双眼神好像很熟，今夜承蒙你来助我一掌，不然我……”

智坐上人白眉一动接道：“原来是保少侠，少侠别来无恙？”说着，用惊异的目光，从头至脚，看了保坤一眼，似乎是惊奇这少年人突然出现在这无底谷台上。

原来，那闪入台上的白衫少年，正是裴云海的徒弟保坤。保坤对公主及智坐上人微微点头，答道：“在下待赶来看看热闹。”

公主注视保坤一眼，格格一笑道：“你不是为了夺取‘血潭图’而来的么？假如是要这张破图的话，你就拿去吧！免得他们像狗抢骨头似的，烦死人了。”

公主此语一出，不仅对众人极尽挖苦之能事，而且使所有在场的人，感到惊奇！

红衣娇小人，指着保坤冷笑道：“你原来就是狂傲不可一世的保坤，本人与小子素昧平生，识相一点，赶快给我滚，否则，哼……”

保坤嘿嘿一阵冷笑道：“我们素昧平生么？你想想看，我们之间的仇，恐怕比海还深哩！”

红衣娇小人闻言一愣，道：“你恐怕认错人了吧？我们未曾见过一次面，哪里来的仇恨？”

保坤道：“也许是认错人了，阁下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，在下怎么认识？阁下何不拿去面上的红布，给在下辨认一番……”说着，伸手向红衣娇小人脸面上抓去！

红衣娇小人吃了一惊，忙向一侧闪避，怒道：“刚才向我无故发掌，我算已饶了你，现在又动手动脚，难道是想找死不成？”

保坤笑道：“我就不见得打你不过，先别吹牛！”双肩一晃，快如闪电似的又抓了过去。

红衣娇小人右手微伸，立时一股强烈无比的劲风，向保坤撞来。

公主惶叫道：“快闪开，不能硬接！”保坤经公主一叫，吃了一惊，忙将身子倒掠而起，射出台外，然后身形在半空中一个急转弯，又飞回台上。

在他身形刚离开彩台时，便听到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彩台立时震动起来。当保坤的身子刚落台上时，耳边突然响起一阵微细而清晰异常的声音：“少年人，快发‘玄门屠龙’掌，要快！”保坤会意，双手同时向红衣娇小人一推……

立时，一股巨浪排空，海啸涛涌地，向红衣娇小人身上卷去，彩台一阵剧烈的摇晃，紧接着听到一阵惊呼：“啊！‘玄门屠龙’！”

红衣娇小人，身上的红衣陡然暴涨，劲风竟来把她扫动，不过红衣娇小人的面上已惊悸得暗然失色。

保坤见一招倾绝千古的“玄门屠龙”犹未把对方创在掌下，不禁暗暗吃了一惊，一时竟站在原地发愣起来。公主突然微微一叹道：“好一招倾绝千古‘玄门屠龙’，可惜只有三成火候！”

保坤听了公主的话，又是一惊忖道：“不错，师父教我这一招绝学，只学会了一半，而且练习的时间很短，所以只有三成火候，她怎么看得出来，难道这位公主真身怀绝技么？保坤一面忖思，一面扫了红衣娇小人一眼，这时，红衣娇小人站在原地未动，不过双目一直盯住保坤，面上起了各种不同的变化。

突然，红衣娇小人冷笑一声道：“保坤你记住！咱们素无恩怨，你一见面便连打我两掌，后会有期，再见！”话声未落，人已飞出台外去了。

保坤冷哼一声：“你想逃？别作梦！”双肩一晃，便追了出去。公主突然惶叫道：“保坤，不能追呀！”这时夜色已吞没了两条人影，哪里还有保坤半点人影。

公主面色一变，急闪入后台。

这时，在无底谷西面的山峰上，站有三条黑影，站在中间那条黑影，放下手中瞭望的竹筒，响起阴森森的长笑。右边那位灰袍中年道人问道：“教主并没有拿到‘血潭图’，你这个弼马瘟军师，这次计划可算完全栽在人家手中了，还有什么笑的。”

左边那位黑衣劲装大汉也冷哼一声道：“教主都被人打跑了，还笑个屁！”

原来这三人，正是天邪教的高手，神算子卜万成、飞海道人和胡子汉三人。

神算子卜万成收敛笑容道：“你懂个屁，教主此番虽未取得‘血潭图’，但已引逗几个尤物进入‘冥谷’，胜过几百张‘血潭图’，教主可以取药，你我也有份啦，快走！”三人像旋风似的，隐入重重的山峰之中。

保坤尽展轻功，向红衣娇小人影去的方向追去，他只顾向前紧追红衣人，可是他何尝知道身后还有几条人影在遥遥地尾蹶他飞行呢！

保坤的轻功不弱，又兼他已尽展轻功绝学，可是仍然追不上那前面的红衣娇小人，红衣娇小人始终与他保持数十丈的距离，不快不慢，像飞奔很轻松似的。

保坤飞了约有三个时辰，这时天色已经微明，只见脚下群峰，倒逝如云，据他估计，已经走了两百里之遥。

可是前面红衣娇小人并未停下身形，保坤感觉饥肠辘辘，真力不续，于是他朗声道：“你有本事，便停下来，咱们手底下见个高低，拼命逃窜，算不得英雄！”

红衣娇小人不禁回头格格一阵大笑道：“保坤，你能追上我，便算你是英雄，追不上就是狗熊！”

保坤大怒道：“今天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抓到你，把你碎尸万段！”

红衣娇小人回首又是格格媚笑，笑声如似一串银铃，悦耳已极，保坤越发大怒道：“骂你，你还笑，真不要脸！”

红衣娇小人似不介意保坤的咆哮叫骂，她突然停步转身探手入怀摸了一只鸡腿，放在手心上，用中指轻轻一弹，向保坤箭射而去。

数十丈之遥，那只鸡腿，眨眼即到，保坤的手往飞来的鸡腿一探，便接在手中。

红衣娇小人妩媚地一笑道：“傻小子别骂了，肚子饿了就吃吧，放心没有毒！”

保坤抓住那只鸡腿，看了一看，不禁一愕！馋水从他口中流了出来。

突然一阵稍细而清晰异常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“少年人，千万不要吃，鸡腿上面有淫毒之药！”保坤大吃一惊，向四周一看没有看见半个人影，忖道：“是谁在对我说话？难道是那白衫老叟？莫非他用千里传音之法？……”

心念未落，红衣娇小人笑道：“怎么不吃？傻子！”

保坤怒道：“还给你吧！我不领你这份情！”手指一弹，一只鸡腿，原封未动，飞了回去，红衣娇小人伸手接住那只鸡腿，笑道：“你怕有毒，我吃给你看吧！”红衣娇小人一面啃着鸡腿，一面对保坤妩媚地笑着，她的笑容，如似一朵盛开的玫瑰，妖艳迷人极了。

保坤双目一接触那红衣娇小人的笑容，怦怦心跳，心想：这红衣人的笑容多迷人，莫非她真就是……

心念未已，突听到红衣娇小人格格地笑道：“我劝你不要追了，就是追三天三夜，还是追不上！”说着，又是嫣然一笑，身上红衣摆动，向北绝尘而去。

保坤剑眉一竖，怒道：“小爷就不相信追不上你！”他展开“八步赶蝉”轻功，奋勇地追了过去。

这时，丽日已经当空，红衣娇小人由山区迈向官道，再由官道又迈入绵绵不绝的山区。

她有时把保坤丢在后面很远，等保坤快追上时，她的步法又加快了，保坤凭着一股仇恨与豪情，一直在后面不停地追赶。

一直追到暮色苍茫，眼看四周绵亘山脉，越走越深，蓦然，前面的红衣娇小人，在一座山峰下的深谷口，身形一晃，便失去了踪迹。

保坤停步向那条深谷中望去，只见深谷幽长，一眼难望尽头，两旁山峰，陡削光滑，无法攀登，而谷内混沌沌，模糊一片，笼罩着无限杀机……

保坤正疑虑间，突然听到两旁山峰之上，发出阵阵怪啸之声，如似鬼哭，入耳心悸。任保坤身怀绝技，听了也不禁打了几个寒颤。

保坤心中忖道：“此地莫非就是‘冥谷’不成？……”

忖思之际，蓦地，左边山峰之上，“唰唰唰”三道白光，急泻而下，来势似箭，眨眼间，全射到保坤跟前。

保坤大吃一惊，仅是一瞬，即看出那道飞来的白光，乃是三柄锋利无比的长剑，刚好射在保坤头上、中盘、脚上三个位置。

保坤急将身形斜掠而起，拔起三丈多高，三把射来长剑，登时落空。

保坤身形刚想下坠之际，突然“唰唰唰”又是三道白光破空而来。

保坤身形不敢下坠，再纳一口真气，两臂一抖，再升高两丈五六，三道

飞剑，再告落空。

此刻，两旁山峰之上，怪啸突然停止，紧接着发出一阵慑人心魂的阴笑，道：“看你小子能不能飞上天去！”

笑声未落，突又有三道白光朝保坤飞来，保坤大惊失色，暗道：“完了！”蓦在此刻，突见峰上人影一闪，立见一股劲风袭到，白光顿时收敛，同时峰上发出一声惊心动魄的惨叫，一道黑影，便从峰上摔了下来，惨死当场。

保坤身形飘然落在谷地中，一切都沉寂下来。

保坤抬头向峰上凝目望去，这时月上山峰，光华似练，峰上并没有半点人影。

保坤走近摔死在谷地里的黑影一瞧，只见一个黑衣老叟，手中还紧握几把长剑，脑袋已经摔得裂开，脑浆溢了出来。

保坤感觉非常奇怪，心想：这黑衣老叟，必是峰上发剑之人，可是他被谁打下峰来？看那道人影稍现即逝，轻功已臻化境，他为什么要助我？他是谁？……他一边思忖，一面向谷中走去。

突然谷中响起一声竹哨之声，那哨声尖锐，可达数里之遥，第一声竹哨响起，接着便是满谷、两旁峰上都吹了起来。保坤冷哼一声：“你们吹哨子，便能把小爷吓退不成？”声音未落，便听到峰上发出几声怪嘿之声道：“小子虽能冲过‘剑网’，还能冲得过这一关么？识相的话，自行束手就擒，免得断魂此谷！”

保坤怒喝道：“乘人不备的鬼蜮伎俩，有什么希奇之处？有本领尽管使出来，你又能奈我何？”

峰上又发出阴森森的声音道：“‘冥谷’，共有七十二关，小子刚才要不是得人暗助，早已魂断第一关，放目今日武林，能闯过‘冥谷’七十二关的，只不过三两人而已。”保坤心中微微一怔，忖道：“此地果然是‘冥谷’，看来今夜要闯过此谷，必有一番恶战……”

保坤心念未毕，突又听到峰上传来冷笑道：“小子害怕了吧？没有这种能耐，趁早伏首就擒，或许教主网开一面保坤不屑地一笑道：“小爷正要消灭‘冥谷’恶徒，今夜巧遇，也是你们罪恶昭彰，恶贯满盈，大限已到……”峰上忽然传来厉声叱喝道：“小子，你看谷中出现些什么东西！”

保坤忙向谷中望去，只见谷中突然出现许多五彩灯笼，倏然，排成四个大字：“闯谷者死”！

保坤看了冷笑道：“小爷今夜偏要闯一下，看会不会死！”说着，大步向谷中奔去，当保坤快要接近那些五色彩灯时，蓦然一声巨响，五色彩灯中，万箭齐发，密如风雨似的向保坤射来！

保坤大吃一惊，忙反手从背上撤出长剑，运剑如风，将那些利箭，纷纷打落地上。

保坤一面挥剑，一面前进。当他接近五色彩灯仅一丈多远距离时，凝目向彩灯一望，只见那些彩灯之后，站立了一个巨人，那巨人身高丈余，青面獠牙，一副狰狞面貌吓得保坤向后退了好几步。

保坤一定神，大喝一声，一掌遥遥向那巨人击去！

他击去的一掌，劲风何止千斤之力，可是，如同击在败絮之上，巨人依然卓立原地不动。

保坤暗暗心惊，一面运剑抵御飞射而来的利箭，同时又向那巨人击出几掌，仍然同第一次一样，并没有把巨人打倒。

保坤奇道：“难道这个巨人是金刚之身不成？”

说着，壮着胆子，再向前欺近，定神一看，才看出那个巨人，是个草人。

保坤晒然一笑道：“原来是个草人，吓唬三岁小孩倒可以！”

保坤话声刚落，便听到峰上传来冷笑之声：“小子敢摸那个草人一下吗？”

保坤怒道：“有什么不敢的？难道草人会吃人么？”他手中长剑向那个草人砍去，立即便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，那草人应手而倒。

保坤左臂一探，正想抓起那个草人时，突听到背后沉声喝道：“不能动那个草人！”保坤怔了一怔，忙回头一看，在夜色之中，一丈开外，站立了一个青衫少女，那少女，临风而立，丰神似玉……保坤仔细一看那青衫少女，不禁大笑道：“贞妹从天而降，胜添我十万雄兵！”

接着峰上又是一声冷笑道：“她来了也帮不了你什么忙，不过‘冥谷’又多添一个女鬼而已！”

保坤怒叱道：“恶徒满口狂言，小爷今夜一定就会栽在这个死谷之中么？”

“死定了！小子如果不信，你可以借着五彩灯笼之光，向四周仔细一瞧吧！”

保坤依言向四周仔细一看，只见谷中俱是些白骨尸首，阴风惨惨，鬼火粼粼……

保坤胆子虽大，也不由自主地打了几个寒颤！

那峰上冷冰冰的声音又响起：“小子现在害怕了吧？五十年来，闯入‘冥谷’之人，就没有一人活着出去的。”潘贞道：“鬼蜮伎俩，何足惧哉！”

保坤问道：“贞妹刚才喝阻我不要摸那个草人，用意何在？”

潘贞笑道：“谷中既设置草人，必有机关操纵，你如果接近那些草人，不是中毒，便是要陷身对方机关之中。”保坤笑道：“贞妹所见极是，愚兄几中奸计，贞妹何时赶来谷中？”

潘贞道：“你出无底谷追赶那红衣娇小人，我便不放心，一直跟在你的背后，不过你没有发现而已。”

保坤微微一笑道：“谢谢贞妹的关心，刚才愚兄被剑光困住时，相信那出手暗助之人，一定是贞妹了。”潘贞摇首惊道：“我是刚才赶到，并没有看见你被剑光围困。”

保坤怔了一下，道：“愚兄明明看见峰上人影闪动，那施放暗剑的老叟，便被打下谷中，不是你又是谁？难道是奇人在暗助么？”

峰上传来晒笑之声道：“什么奇人别作梦，那人早被我们抓住了，小子不要得意，后面有你们好瞧的！”“的”字声音未落，紧接着，一声惨叫，峰上便有一个黑衣人，身子横飞而起，从峰上摔了下来。

跌得四脚朝天，惨死谷中。

当峰上摔下来一人以后，彩灯突然熄灭，利箭顿时也停止施放了。

保坤奇道：“大概又是那人暗中相助，那人是谁？”潘贞仰头仰望千丈绝壁，叹道：“这人能飞上千丈绝壁，轻功已臻化境了，放目今日武林，恐怕没有这种能人了吧？”保坤沉哦一会道：“在可能中只有四人。”

“哪四人呢？”

保坤笑道：“武林二奇、公主，还有那‘冥谷’白衣少女四人，可是这四人中又不知道是哪一个。”

潘贞略加思索道：“武林二奇的‘四海义乞’、‘五湖虬仙’，这两个怪杰，不可能来此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已来‘冥谷’，公主在无底谷，也不可能赶来，最可能的是‘冥谷’白衣少女。”

保坤道：“白衣少女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，来此助我？而且自黄山一别，她可能被天邪教主怀疑而被监视了。”

潘贞笑道：“为了爱情，她可以牺牲一切呀！”

保坤淡淡一笑道：“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，谈得上什么爱情。”

二人边说，向前深入十多丈远。这时，谷中白雾缭绕，一片混沌沌沌……

潘贞栗然而惊，道：“小心，我们又快接近暗桩埋伏之地了。”话声刚落，蓦然，怪声连天，前面黑黝黝的一大片，横挡住二人的去路。

保坤、潘贞二人仔细向那一片黑黝黝的地方瞧去，不禁触目惊心！”

原来，那片黑黝黝的尽是黑色巨大的棺材，不下几十口，那些黑色棺材中，已发出“咿呀”怪声，并冒出白色气体……保坤道：“那些黑色棺材冒出的气体，一定是毒气。”保坤的话声甫落，便有人接腔道：“小子说得不错，那是天下最毒的气体，嗅了以后，不出半盏茶时间，便会中毒而死，小子是后退还是前进？”

潘贞道：“棺材之中，可能还有别的东西，我们不妨击它几掌试试看。”

言讫，运掌向一口棺材击去！

只听到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一口棺材的盖子被击得粉碎，棺材中突然有三条黑色巨蟒，昂首吐舌，爬出棺材之外，向二人扑来。

潘贞惊叫一声：“蛇！”她身子便向保坤怀中扑去。保坤笑道：“武林儿女，还怕什么蛇？”他一手抱住潘贞，一手劈出一掌，强烈的掌风，登时把爬来的三条巨蟒击毙。

潘贞道：“我从小便怕蛇，因为我的母亲便是仇人放蛇咬死的，唉！想起母亲被蛇咬死的一幕，心胆俱碎了！”

说着，她在保坤怀中愈依偎愈紧，保坤安慰地道：“你母亲的仇人是谁？将来我替你索还那笔血债。”

突然响起一声阴恻恻的笑声道：“小子还有命出‘冥谷’，别说梦话了。”

倏然，连声巨响，那些棺材的盖子一齐掀开，几百条巨蟒，一齐昂首汹涌地往二人面前扑来，快如闪电！

潘贞又发出几声惊叫：“蛇！蛇呀！……”

保坤连忙拍出几招强烈的掌风，虽然有许多巨蟒丧生在掌风之下，可是，那些蛇毕竟是太多了，一时之间，无法将所有的巨蟒完全击毙。

眼看那些巨蟒，便要扑近了，潘贞在保坤怀里，不断发出惊叫之声。保坤虽然身怀绝技，可是，看见那些巨蟒，前仆后继的扑来，也不禁慌乱惶恐起来！

阴森森的笑声，再度响起道：“小子认命了吧？你的掌风虽然凌厉，可是能打得死这么多巨蟒吗？”

这时，一条巨蟒，已爬到保坤的脚下，保坤大惊失色，飞起一脚，便把那条巨蟒踢起一丈多高，可是另外几条巨蟒，又爬了过来，潘贞尖叫一声：“哎哟！”原来，她脚上已被巨蟒咬了一口，保坤惊得面如土色。

鲜血顿时染红了潘贞的裤子。

正在危急之际，突然有一阵微细的声音，在保坤耳边响起：“少年人，使用你的‘龙眼’，要快！”一语提醒了保坤，忙从怀中取出“龙眼”，戴

在脸上，“龙眼”发出的绿光，向四周巨蟒一扫，说也奇怪，那些巨蟒顿时便卷地不动了。

没有好久，那些巨蟒，都一条一条僵直在地上了。

保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叹道：“没有这只‘龙眼’，今夜几丧生在这些巨蟒口中。”他轻轻地把潘贞扶在地上，用“龙眼”反面的白光，照射在潘贞脚上咬的部位，立刻便把毒气吸出。

潘贞挺身站了起来，笑道：“谢谢坤哥，我已经好了。”

二人见毒蛇俱死在谷地之中，便迅速向谷里奔去。

## 第十九章 黄泉路上爱钱鬼

二人向谷内奔走，莫约走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地势愈来愈狭，羊肠小道仅能一人通过，两旁绝壁，光滑如镜，无法攀登，里面阴风惨惨，魔影幢幢……

保坤、潘贞二人越走越感到阴森可怕。

保坤回头对潘贞道：“这条狭谷不知有多长，‘冥谷’，果然合乎字义，难道真是阴司地狱之谷不成？”

潘贞接道：“坤哥哥，我们退回去好吗？此去不一定能找到天邪教主，何况谷中暗卡重重，步步杀机，我们何苦作无代价的牺牲？……”

保坤沉思一刻，摇头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那妖妇害得我师父甚惨，既来‘冥谷’，不管是上刀山，下地狱，我保坤也不在乎，贞妹不愿前往，愚兄护送你退出谷外如何？”

潘贞微笑道：“坤哥豪情，使我敬佩，小妹只有舍命奉陪了……”

潘贞言犹未尽，狭谷中走出一个发如乱草，鹑衣百结的老叟，手捧着两只杯子，笑道：“二位豪情，老夫佩服，黄泉路上免得二位饥渴，特送上几杯美酒，二位痛饮一场吧！”

潘贞怒道：“谁饮你的毒酒，我看在你一大把年纪上，放你一条狗命，给我快滚！”鹑衣百结老叟笑道：“二位不要误会了，杯中确无毒药，老夫不过是一番好意，因为出了前面一段狭谷，便是黄泉路了，那里都是鬼蜮，无处觅食，二位不信，老夫先饮一口给你们看看。”说着，每杯都饮了一口，然后送了过来。保坤接过一杯，笑道：“多谢老丈一番美意。”接了过来，一饮而尽。

潘贞要想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心中一急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“你这糟老头子，一定不怀好意，接我一掌！”“掌”字刚落，一掌便扫了过去！

鹑衣百结老叟，一阵哈哈大笑，身形一晃，便退入谷中去了。

潘贞急道：“坤哥，江湖上欺诈奸险，应该要处处留心提防，你已饮下毒酒，怎么办？”

保坤笑道：“不要紧，那酒醇香味美，相信不致有什么毒药在内。”

说罢，泰然自若地，向前走去。

二人走了一程，见毫无动静，便放开脚程，一直向前奔去，又走了两里之遥，突见在狭谷之中，站立了一个巨大的黑影。

那黑影两手提了两块牌子，牌子上现出几个绿光闪闪的大字，左手那块牌子上写道：“黄泉之路”，右手牌子上写道：“纳买路钱”！

保坤看了笑道：“难道地狱中的判官小鬼，也爱钱么？”潘贞也笑道：“这种明明白白要钱，比阳世上暗里揩油的贪污官吏要正大得多了，我们就给他几个铜钱吧！”

保坤哈哈大笑道：“我们给他几个钱，免得他刁难我们也好。”说着，从口袋掏出一点碎银，向那黑影身上抛去！

那巨大的黑影，探手便接了过去，笑道：“有了钱，什么事都好办，二位请过关吧！黄泉路上好好走啊！”说毕，身形向侧面移动，便让开一条道路来。

二人果然安全地通过那条巨大的黑影身旁，渡过一条狭窄石门后，凝目向前面一看，果然如阴司地狱，里面模糊一片，到处都是阴风习习，鬼火粼

粼，尸首遍地，鬼哭神嚎……

保坤笑道：“这妖妇把‘冥谷’里布置得如此愁云惨雾，胆小的人吓都要吓死了。”

潘贞面色凝重道：“妖妇机智过人，就凭这套巧夺天工的布置，我们真难以斗得过她，前面她不知又要玩什么花样？”

二人正说着，突然有三个面貌狰狞，袒胸赤足，身缚铁索的厉鬼，向二人扑来，并泣道：“二位救救我们，我们在阳世并没有犯罪呀！”

三个厉鬼扑来之势，迅捷无比，而且有一股排山倒海的劲力，向二人袭来。

保坤右手一掌，便推了出去，只见三个厉鬼，身形陡起，闪过保坤一掌，又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扑到。

保坤暗吃一惊，付道：“这些装扮厉鬼的人，充其量不过‘冥谷’二三流脚色，怎会挨了自己一掌而不受伤，如此推断，‘冥谷’中，一定是高手如云了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保坤忙向左右推出两掌，潘贞则向前方打出一拳，算是把三个厉鬼逼退五丈开外。

三个厉鬼连挨了保坤两掌似极惊愕，其中一个厉鬼怒道：“我们与二人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动手打我们？”

保坤正欲答话，突然一道高大的黑影闪至，保坤一瞧来者，只见那黑影左手捧“生死簿”，右手拿着“判官”笔戴着一顶高帽子。

那高大的黑影笑道：“二位不要动手打了，他们都是饥饿厉鬼，在黄泉路上，又饥又渴，二位刚从阳世上来，想必带了不少金银珠宝，慈悲为怀，就施舍一点给他们吧！”

保坤听了觉得好笑，便从怀中取了几枚铜钱，抛向三个厉鬼，三个厉鬼接了银钱，便发出怪笑之声，呼啸而去。

那高大的黑影伸出手来道：“我也有一份？”

“你身为判官，断定善恶，也想贪钱么？”

判官笑道：“我们不靠外快，家庭怎么生活？望二位施舍几文吧！”

保坤怒道：“你身为判官，还想贪钱，罪大恶极，赏你一掌！”右臂一圈，一掌便扫了过去。

判官身形倏起，闪避保坤击去的一掌，阴森地冷笑道：“小子阳世爱钱，来到阴司地狱，还视钱如命，黄泉路上有你好瞧的……”说着，举起手中的判官笔，向保坤点去。

一股劲风，如刀似刃笔未点到，劲风霍霍，已感砭骨生寒，奇痛如割。

保坤暗暗吃惊，心想：这恶徒手中的笔劲，却不可小视，他忙展开“云海幻踪”身法，闪出劲力之外，右手一记“追魂掌”轻轻拍出，同时大声道：“给我滚开！”

“蓬”地一声，保坤退了几步，那黑衣判官，身子被震得横飞而起，“叭”地一声，摔在一丈开外，直摔得他龇牙咧嘴。

保坤冷哼一声道：“本来小爷还要补你一掌，但念尔与小爷素无恩怨，还不给我快滚！”

黑衣判官半天才爬起来，恨恨地说：“咱们‘阎罗殿’中再见！”说罢，转身便没入夜色之中。

潘贞举目向前望去，只见前面愁云惨雾，白茫茫地一片，不知往何处去

找天邪教主，她低声对保坤道：“前面除了鬼魔妖怪外，便是白茫茫地一片，何处去找那天邪教主，他们把我们诱进这谷中，莫非……”

潘贞话没有说完，脚下便觉得一阵摇晃，潘贞急忙大叫道：“此地有机关，已经发动了，坤哥快走呀！”

保坤吃了一惊，忙想跃起时，可是四周五丈方圆之地，部动摇起来，旋转愈来愈快，似有一股巨大的力量，吸住二人，一直往下沉，沉，沉……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旋转停止了，二人沉落在一条狭长的甬道上。

甬道之中暗无天日，伸手难见五指，保坤略闭目一下，凝目望去，他本有黑夜视物之能，只见甬道两端，有两扇铁门紧闭着，里面空气极为潮湿。

保坤走过铁门，用手敲了一下，铁门大约有几寸厚，他幽幽一叹道：“我们被困地牢之中，那‘冥谷’恶徒不来杀我们，咱们过了几日，也得饿死在这地牢之中。”

潘贞淡淡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保坤微愠道：“咱们已身陷绝地，你还笑什么？”

潘贞收敛笑容，正色道：“哭也没有用，人生短短的数十年，最后终必一死，只要死得其所，吾心慰矣！”她顿了一顿，柔声问道：“坤哥哥，你爱不爱我？”保坤弄得啼笑皆非，心想，目前正身处绝地，她还问这些，真是孩子气。

潘贞见保坤良久不语，又问道：“坤哥哥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”

保坤叹道：“咱们身临绝地，你问这些话做什么？”潘贞面色一变，双眸含泪道：“只要坤哥真心爱我，哪管是一分一秒钟，也是幸福的，我能死在坤哥的怀中，比活着还要快乐。”说着，她的身子便缓缓地依偎到保坤的怀里。

保坤的右手顺势把她抱到怀中，喟然一叹道：“贞妹，我早已爱你了，不过愚兄身负血仇，在大仇未报之前，不敢对你言明。”

潘贞破涕为笑，道：“只要能得到坤哥哥的真爱，我死在爱人的臂腕里，也感觉是快乐幸福……”

蓦然，铁门外传来一阵狰狞阴沉的笑声，道：“死在眼前，还唧唧我我！”

保坤大怒，顺手猛力一掌，向铁门击去！

“蓬”然一声巨响，铁门便被击破一个大洞，潘贞讶然道：“坤哥哥，你会‘玄门屠龙’绝技么？”

原来，保坤在盛怒之下，拍出一掌，正是倾绝千古的“玄门屠龙”，不过他自己不知道罢了。

保坤点头道：“可惜我只学会一半。”

潘贞一挺身子，拉着保坤急忙道：“坤哥哥，我们快从铁门破口穿出去吧！”她身形一晃，首先便穿越而出。二人穿过铁门，便来到一间小厅里，举目一看，眼前景物，不禁使二人一愕！

原来，二人看见有六人围坐在一张圆桌上饮酒作乐，一见二人冲了进来，其中有五人慌张的站了起来，只有上首坐着的中年儒士，面不改色，仍坐在椅上未动。

这六人中，有三人保坤认识，那便是“中原六邪”中，在保坤掌下逃生的三人，至乙大师，云海真人，悟净真人三人。

此外的三人，包括一个中年儒士，中年的灰袍道人，一位黑衣劲装大汉，保坤都不认识。

保坤一见“中原六邪”，在雪霞湖逃脱的三人，厉声道：“你们三人，乃小爷掌下游魂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

那六人中有五人，见保坤一掌打破铁门，钻了出来，俱都惊得面如土色，只有那中年儒士，手摇折扇，一副满不在乎的形色。

中年儒士手中折扇一收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子纵有通天本领，喝了老夫的‘穿肠酒’，推算时间，最多还只能活上几分钟，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他对其他五人一挥手道：“我们坐下来喝酒，不要理他！”五人闻言，面色稍宽，便坐了下来。

保坤手指那中年儒士道：“黄泉路上送酒的糟老头子原来是你乔装的？”

中年儒士手中的折扇又张开缓缓摇了几摇，嘿嘿几声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向来斗智不斗力，黄泉路上够惊险吧？小子，你的胆识不错……”中年儒士歇了一歇又道：“小子如果能识时务，立即发誓投效本教，老夫立即给你一颗解药。”说着，从怀中取了一颗红色药丸，托在手掌心中，奸笑一声道：“小子，解药在这里，再等几分钟，便回天乏术了。”

蓦然，人影一晃，中年儒士掌中的红药，被人抓了去，众人一惊，定神一看，潘贞快如闪电将药丸纳入保坤口中。

中年儒士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百虑必有一失，女娃儿，你抓去的那颗药丸，效力恰巧相反，正促使剧毒提前发作，今夜你们算是栽到家了，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潘贞面色大变，正欲发作，突听保坤大叫一声，身子便往后倒了下去。

潘贞大惊失色，反手忙从背上撤出长剑，剑尖指向中年儒士，厉声道：“恶徒，你们害死我的坤哥，我和你们拼了！”

她手中的银虹暴涨，登时罩向那中年儒士，中年儒士手中折扇不徐不疾地一摇，便把剑气挡住，大笑道：“你的坤哥已经死了，你纵有通天本领，也逃不过我神算子卜万成的手中。”

这时，其余五人，俱撤下身上的兵刃，团团地把潘贞圈在中央。

至乙大师哈哈大笑道：“老衲出家已数十年，从未玩过黄花闺女，今夜老衲开戒一次！”

潘贞羞得双颊飞红，厉声道：“秃贼该死！”手中长剑一抖，便向至乙大师胸前刺去。

至乙大师右手向外一推，一股劲风，便把潘贞刺去的剑光弹开，一双淫眼，不断地在潘贞秀丽的脸上溜来溜去。

潘贞越发气愤填胸，恨不得一招把对方杀死，可是至乙大师乃黑道上成名已久的高手，掌风凌厉，十招过去，潘贞丝毫占不到便宜。至乙大师回头对五人道：“你们只顾饮酒作乐，这女娃儿有老衲一人足够打发了，等她精疲力竭，乖乖就范时，咱们得好好来取乐一番。”

中年儒士卜万成笑道：“女娃儿，你长得这样天姿国色，为何爱上那个小煞星，不用打了，来喝几杯美酒吧！”潘贞恨声道：“姑娘今夜要动手把你的心肺都挖出来，祭奠亡夫在天之灵！”

说着，手中长剑，招式更加凌厉起来。

至乙大师笑道：“姑娘，你的本领再高，还能斗得过我们六人么？我看还是乖乖就范吧！”

潘贞鼻孔中冷嗤一声道：“眼下任是你们人多，我虽独自一人，仍可全部把你们超渡！”

云海真人端着杯子喝了一口酒晒笑道：“姑娘，等你打得精疲力竭时，干那个玩意儿，就没有劲了，还不停手！”潘贞被他们说得天怒不可遏，娇叱一声，一招剑气，把至乙大师逼退了三步，飞起一脚，便把那张桌子踢翻，桌上酒菜，泼得五人满脸都是。

悟净真人冷笑道：“姑娘已是我们掌中之物，干嘛还那么凶狠？”

神算子卜万成嘿嘿几声道：“现在让她发发雌威，等一会有她好瞧的。”说着一双淫邪眼睛，死盯住潘贞。潘贞这时心中痛念保坤之死，又恨面前这六个魔头满口的脏话，心中之昔，可想而知，她仰首突然发出一声凄厉刺耳，摇撼山岳的长笑！

笑声绕梁，冗长凄厉，刺耳已极，慑人心魂！蓦地，笑声倏敛，潘贞左手一股凌厉的狂飚，如迅雷忽发，右手长剑上，银虹暴涨一齐击向至乙大师。至乙大师被迫得向一侧闪避，心中暗暗惊奇道：“这女娃儿功力不在自己之下，而且，她身上似发出一股使人难以抗拒的气流……”

突然，云海真人在潘贞不注意之际，挥手一掌，向她背后击去。

他这一掌是偷袭的，而且已用了八成真力，掌风如狂涛般地涌去，等潘贞发觉时，闪避已经来不及了。潘贞惨叫一声，便栽倒五尺开外，可是怪事立即出现，云海真人在同时，身子也被弹起，撞跌六尺以外，口中还喷出一道血箭。

潘贞栽倒地上，滚了一滚，便爬了起来，她并没有受什么伤。

神算子卜万成见状大叫道：“邪门！真是邪门！”至乙大师面色愤时凝重起来，道：“姑娘身上似练了一种正气，你是不是绰号‘黑燕一叫翻江湖’的方雨？”潘贞冷笑道：“那是以前的名字，秃贼既然知道你姑奶奶的大名，为什么还不伏首受诛！”

原来，潘贞（即以前的方雨）身上练过一种“佛门正气”，正气发出时，会产生反弹之力，所以云海真人被弹伤。神算子卜万成暗暗吃了一惊道：“女娃儿就是‘黑燕一叫翻江湖’，以前本教许多高手都丧手在你的掌下，今夜血债血还，决留你不得。”

在场诸人，一听潘贞就是“黑燕一叫翻江湖”大家都提高了警觉。神算子向众人使了一个眼色，大家都合围而上。

潘贞怒道：“恶徒一齐上更好，免得你姑奶奶多费手脚！”

中年的灰袍道人冷哼一声道：“贫道飞海，试试‘黑燕一叫翻江湖’手上的几招绝学！”他手中双剑一抖，两道银虹直向潘贞的头上罩去。

黑衣劲装大汉不屑地一笑道：“久闻阁下大名，老夫胡子汉也想领教阁下几手绝技！”他双手一抡，登时两股狂涛般的掌力卷向潘贞！

神算子卜万成，站在一旁观战，口角挂着一丝冷笑。悟净真人则贯功于双臂，蓄势待发……

潘贞力战三人，虽然可以招架得住，可是三十招过后，口中气喘吁吁，额上香汗如泉水般的涌出……

神算子卜万成嘿嘿几声道：“各位加紧合围，再不出十招，这只黑燕，便要四脚朝天了！嘿嘿……嘿嘿……”要知道，飞海道人、胡子汉，俱是天邪教中第一流高手，至乙大师的功力更是不凡，以潘贞武功，单打独斗，则绰绰有余，可是对付三个高手，则感不足了。

潘贞痛念保坤惨死，心中燃起一股悲愤之火，所以每一出手，必是绝技，形同拼命的打下去，但是这种打法，是不能持久的，四十招以后，便渐感不

支了。

突然，一个意念在她脑中一闪而过，她想逃！

因为逃出去以后，她将来还有替保坤复仇的机会！当她决定这个念头，便向面前的胡予汉虚晃了一剑，胡予汉忙闪身一旁，潘贞借机便跃向室中一道门边。

她正想冲门而出时，突然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，门框中忽然降下一块厚厚的铁板。

神算子卜万成冷笑道：“怎么？黑燕想逃了，别做梦！”潘贞见铁板降了下来，已无处可逃了，不禁把心一横，咬牙硬拼。

神算子突然一摆手，三人便停手不攻了，卜万成道：“姑娘，眼前你只有两条路可走！”

潘贞借机正可以调息一番，于是她也暂时停手，问道：“哪两条路？”

“一条是生路，一条是死路。”

潘贞冷冷地又问道：“生路如何走法？恶徒说出给姑奶奶听听，如果合情合理，姑娘当然愿择生路。”神算子卜万成奸笑道：“生路么，姑娘放下兵刃，永远听命于本教，老夫在教主面前担保你的生命无危险，不过你要陪老夫痛饮三杯……”

潘贞沉思片刻道：“仅只是饮酒，没有别的邪念？”神算子面色一整道：“老夫一生从不诳言，姑娘如果怕酒中有毒，把那壶酒，我们六人各先饮几杯，姑娘总算可以放心了。”

潘贞道：“不准动手动脚。”

神算子道：“姑娘功力高深莫测，就是动起手脚来，你又怕什么？何况你参加本教，谁又敢动你身上一根汗毛！”神算子说得合情合理，潘贞想了一想，如果再拼下去，必然伤在他们手中，不如先诈降他们，然后相机行事……

潘贞道：“君子一言九鼎！”

神算子卜万成笑道：“老夫言出必践，姑娘尽管放心好了。”他们互相丢了一个眼色，便收了兵刃，重整桌上酒菜，坐了下来。

神算子首先倒出壶中美酒，一饮而尽，接着，其他各人都饮了一杯。

神算子笑道：“姑娘总可以放心了吧，姑娘快坐下来痛饮三杯，好带你去见教主。”

潘贞不疑有他，便坐了下来，压住胸中悲痛和仇恨，也举杯饮了几杯。

酒下咽喉，的确芳香可口，并没有什么毒药气味，神算子更是开怀畅饮，谈笑自若……

其他几人，更是嗜酒如命，大吃大喝起来。

神算子善于词令，谈笑风生，尽说出些风流韵事，渐渐使潘贞难以入耳。

潘贞突然感觉有点头晕，腹内欲火，漫漫冲动起来，她心中感觉有异，拍桌而起，怒叱道：“恶徒酒中，到底放了些什么毒药，快说！”

神算子哈哈大笑道：“姑娘何必多疑，我们数人，不是也喝同样的酒吗？酒中哪有毒？”说着拿起潘贞剩下的半杯酒，一饮而尽。

潘贞黛眉一皱，心中忖道：“不错，他们也是喝同样的酒，大概是我喝醉了吧？”

至乙大师也笑道：“姑娘不必见疑，咱们再来喝几杯，不打不成交，哈哈……”

胡子汉喝得面上通红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人生难得与美人共饮，想我胡子

汉半生光杆，今夜能与姑娘共饮，荣幸已极潘贞此刻，越感觉不对，欲火在体中愈升愈炽，几难以控制，她想：就是喝醉了，也决不致如此……

飞海道人突然感觉体内欲火推动得非常猛烈，难以压制，他双目如火，射向潘贞，口中气喘吁吁……

紧接着，至乙大师，胡子汉，悟净真人，均是如此。潘贞突见众人双目均射出欲火馋相，心中大吃一惊，自己运气行功，感觉四肢轻软如棉，她心中骇然，这时才知道，饮的酒，一定是下了淫药。

她暴叱一声，向神算子面上抓去！

神算子一抬手，便轻轻地抓住了潘贞的玉手，口中嘿嘿道：“美人儿，不瞒你说，你们大家都喝了淫药之酒，功力俱已消失，来，来，来，大家趁着药力没有消失，快点取乐吧！”潘贞怒喝一声，想摆脱神算子拉的手，可是一点力量也没有，神算子趁势一把将潘贞抱入怀中。

潘贞尖叫起来，其声凄厉刺耳已极！

神算子大笑道：“美人儿，现在你想挣扎已不可能，喊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！”

说着，便用手脱掉潘贞身上的衬裙按在地上，欲施行非礼动作。

站在一旁的至乙大师，低沉地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道：“卜施主动作快一点，老衲也有点忍受不住了。”胡子汉粗着嗓子大吼道：“神算子快点吧，第二个该轮到老夫了，嘻……嘻嘻……”

潘贞一身顿时被脱得光光地，她大声嘶喊，拼命挣扎，可怜，她此刻手无缚鸡之力，体内被淫药推动得欲火难以忍受，可是她的神智，还很清楚，口中发出哀哀的哭声……原来神算子在酒中放了一种最淫的药物，嗅之极香，食之甘美，但不久便在腹内发作，推动欲火，渴望性交。神算子这淫贼，平日爱用此药偷香窃玉，专淫良家妇女，今夜他对潘贞也下此毒手。

这时神算子已解脱自己的衣裤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便想干那不可告人之事，当他裸体贴上潘贞洁白的玉体时，突然一股劲风，向他扫来！

神算子惊叫一声，忙施展“懒驴打滚”，在地上一滚，便闪避袭来的劲风，这时，他已发现屋中一角有异，抬头一看，不禁使他大惊失色！

原来，保坤已挺身而出，厉声道：“淫贼该杀！”神算子卜万成惊叫：“小子怎么没有死？”他扫了众人一眼又道“大家快走呀！”

保坤冷笑道：“想逃？别说梦话！”他双手一抡，向神算子扫去！神算子身形拔起，脚踢室中机关，听到一声巨响，神算子身旁，便裂开一个大洞来。

神算子忙跃身没入洞中，其余几人，也都慌忙逃命，都跃下洞里。

只有云海真人因为受伤，行动慢了一步，被保坤掌风扫倒在洞口边，保坤走了过去补他一掌，打得云海真人脑浆四溢，惨死当场。

保坤见五人均已逃脱，不禁恨声道：“跑了和尚，还能跑了庙吗，总有一天，把你们这些淫贼，碎尸万段！”潘贞已从地上爬起，体内欲火推动得使她气喘吁吁，她低声道：“谢谢坤哥哥救我！”

保坤忙扶住她把衣服替她穿好，笑道：“愚兄诈死片刻，使贞妹受惊了。”

潘贞奇道：“坤哥哥你喝了那‘穿肠药酒’，怎么没有中毒呢？”

保坤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其实并没有喝下去，就是在你与那鹑衣百结的老叟打斗之间，我已把喝的酒吐了出来。”潘贞微笑道：“看你面上一副憨像，其实比我精明机诈多了，坤哥哥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”说着，身子像一条灵

蛇似的，缠着保坤。

保坤抚着她的秀发低声道：“讲傻话，谁说不爱，我爱你简直要发疯了。”

潘贞妩媚地一笑道：“坤哥哥我……我……唉！”保坤面色一整道：“贞妹，我们赶快去追敌，不能在这里……”

二人向洞中追去，追了一程，原先漆黑的甬道上，突然有月光射了进来。

潘贞忙道：“出洞口时须要小心，他们必有乱箭或暗器封住这座洞口。”

保坤蓄功于双掌上，当先冲出，人未出洞口，两掌先发，一股狂涛掌风，涌出洞外，果然不出潘贞所料，突见银光闪闪，向洞口罩来。

“蓬”然一声，那些银光暗器，碰着劲风，纷纷击落在地上，保坤骇然道：“尚不是贞妹提醒，必遭敌人暗算了。”二人出了洞口，举目向四周一看，只见一座大广场，广场之上，遍植些奇花异草矮松修竹，广场的对面，便是一座大厅，大厅门上，横悬着一块大匾额，上面有三个绿光闪闪的大字：“天邪宫”！

“天邪宫”的后面，便是连绵屋宇，高低参杂的楼阁，一望无涯……

这时，那些屋宇之内，一片漆黑，在夜色笼罩之中，宛如魔影幢幢……

保坤回头对潘贞说道：“我们已出了‘冥谷’，来到妖妇住的地点——‘天邪宫’了，可是，一望无涯的屋宇，那妖妇住在哪一间？”

潘贞道：“这些屋宇之中，一定都是暗卡重重，步步杀机，较在‘冥谷’道上，不知要凶险几千倍……”

言犹未落，蓦然，那广场上的花树间，响起一阵阴森至极的嘿嘿冷笑。

笑声冷寒，有如地窟中出来的一股阴风。

紧接着，广场上四面八方，都响起阴森怪笑之声。保坤，潘贞二人停步向四周一望，并没有看到半个人影，声音都是由那丛花树松竹之间发出来的。

这些鬼魅般笑声，如厉鬼啾啾，任是白昼，也要使人毛骨悚然。

保坤双目射出骇人的寒芒，敏锐地向花树间搜索。良久，保坤还是没有发现人影，保坤怒喝道：“有本领的，就出来拼三百招，如果再扮鬼装怪，小爷便要放把火，把这些花树烧光！”

保坤话声甫歇，那怪笑声音，突然停止，但对方却没有半丝回音。

周遭一片沉寂，惨白的月色，射在广场花树之间，微风飒然，树枝摇动，宛如魔影幢幢，这种过度的寂静，不禁使保坤有一丝恐怖之感！

潘贞突然低声道：“这广场里埋伏的暗卡可能甚多，一不小心，便会坠入敌人的奸计之中。”

保坤意识到，恐怖紧张的气氛，在周遭空气中，渐渐扩大……

无形之中，隐伏一股腾腾的杀机。

保坤这一下子有些惊恐了，这惶恐，不是害怕那鬼魅幽魂，而是惊骇对方长久潜伏的功力。

因保坤在这片刻时间，曾运用上乘的听视力量，察视对方的鼻息，可是仍然毫无所获，那分明证实对方却有着上乘的龟息功力。

潘贞道：“我们不要理会那些鬼魅幽魂，向前走吧！”她这句话竟发生了效力，忽然传来一丝尖锐刺耳的冷笑，道：“你们已经进入一种奇阵，还能走得出去吗？”语细若蚊吟，但字字清晰，震人耳膜。

保坤冷笑道：“小爷就不相信你们有什么鬼阵。”言讫，展开轻功，向“天邪宫”飞去。

可是，大大出乎保坤意料之外，他飞奔约有几分钟之久，仍然离原地不

远，心中不禁暗暗吃惊。

那冷极骨髓的声音又响起道：“小子现在都相信了吧！你们二人今生今世，休想出去了。……”

保坤慢慢走到潘贞身边微微一叹道：“贞妹识得此阵么？”潘贞凝目向那些花树矮松修竹间望去，良久道：“这些花树矮松修竹植的位置，虽然是按五行怪术，但我却看不出究竟是什么阵法。”

怪笑之声又响起：“就是把你们的乌龟师祖搬来，量也识不破‘天邪教’这座奇阵！”

保坤怒道：“管他识不识得，小爷先赏你们几掌！”他对准附近几株花树，双手一扬，一股凌厉的掌风，登时卷去。紧接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那几株花树，连根拔起，飞起一丈多高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倒在地上。

就在花树拔起的同时，树下地窟里，喷起一股黑水，向外喷射而出……

潘贞慌忙叫道：“坤哥快闪开，那是毒水！”

保坤忙向一端跃闪，幸好那股黑水，没有射到他的身上。保坤朗声喝道：“你们再不现身，恕小爷要统统毁掉你们这些花树了！”那怪声忽又响起道：“看小子有多大能耐，能够毁得完么？”

保坤怒道：“有什么不能够的。”他双手一扬，又向另一丛花树劈去！掌风如迅雷奔电，花树一触即倒。蓦然！一阵嗡嗡之声响起，树根下一股黑色的小东西，倾巢而出，漫天满地，向保坤飞来。

保坤惊叫一声：“蜈蚣！”

千万条蜈蚣，遮盖天空，向二人头上罩了下来。潘贞惶叫道：“这些蜈蚣，必然奇毒无比，坤哥快使用‘毒眼龙’去对付他们！”

保坤依言，忙戴上那“龙眼”，绿光闪闪，扫射飞来的蜈蚣。那些蜈蚣，一触绿光，便跌落地上，僵直的死去。倏然，传来一阵冷嘿之声又道：“小子想不到竟是那裴云海老鬼的传人，本教多年来找不到‘毒眼龙’，小子今夜竟送上门来，别怨我们手黑心狠了，嘿……嘿嘿……”蓦在此刻，突然，广场的花树矮松修竹，一齐隐去不见，“天邪宫”一带的屋宇，灯光齐明。

保坤暗暗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他们又在搞什么鬼了。”忖思未毕，突见“天邪宫”后高楼上，闪电似的，射出来几条人影，来势奇快，眨眼间，便落在保坤面前。保坤一见几人，是三女一男，除了三个少女在黄山见过面的红、黄、白三个少女外，那个黄衫中年男子，并不认识。保坤晒笑道：“三位姑娘别来无恙！”

红衣少女冷哼一声接道：“我们托福，没有生病，小子今夜闯入本教禁地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保坤冷笑道：“是来找你们教主妖妇韩娟娟的，小爷饶了你们几人，快去把妖妇找出来，就说裴云海的弟子，要为师父索还五十年前的一笔血债！”

黄衫中年人沉声喝道：“小子口出狂言，侮辱本教教主，该当何罪？”

潘贞目光接触那黄衫中年人的一双眸子，奇道：“阁下好似在武当山见过面，你面上的黄布怎么不蒙起来，掌下游魂，自羞还来不及，在这里狂吠作什么？”

黄衫中年人被潘贞抢白后勃然大怒道：“小女娃齿俐心毒，先毙了你再说！”他双手齐扬，一股惊人的狂飚，立刻脱手而出，直向潘贞击去。

潘贞此刻欲火虽然渐消，但武功并未恢复，距离又近，黄衫中年人猝然下手，保坤抢救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见潘贞的身子，被掌风击得横飞而起，惨

叫一声，便摔跌一丈以外，口中鲜血泊出。

保坤见状暴喝一声道：“恶徒，你们打一个武功已失的人，不怕人冷齿么？”

保坤暴喝声中，双掌一齐击出，登时凌厉的掌风，疾卷黄衫中年人而去。

黄衫中年人知道保坤掌法霸道，不敢硬接，忙拔起身形，向一侧闪飞。

保坤长袖一拂，一股极巨的潜力，直向黄衫中年人去路空间，布一道恍如钢墙铁壁的劲气，挡住了黄衫中年人。

他口中冷嘿几声道：“恶徒，你想逃吗？”

红衣少女突然以命令的口吻，对白衣少女道：“三妹，立即出手，杀了你的未婚夫！”

白衣少女自闪入场中，始终面带冷容，站在一旁，未发一语，此刻突然听到红衣少女的话，不禁面容一动，略为犹豫，便缓缓向保坤欺近。

保坤见白衣少女走来，心中不觉一动，用传音入密之法对白衣少女道：“姑娘真要对在下出手吗？”

白衣少女低微地叹了一口气，亦用传音入密之法答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只有请相公杀了我吧！唉！……”

红衣少女突厉声叱道：“三妹，限你五招之内，把他杀了！”白衣少女无可奈何之状，右手虚晃一下，轻轻向保坤胸前点去。

黄衫中年人：“三师妹，以前两位师姊，都说你私通敌人，今夜为师兄的特来证明，你快杀了他！”

保坤深深一叹，忙向一侧闪避。

白衣少女泣声哀求道：“情势所逼，相公请你快出手，杀了我吧！”

保坤柔声道：“姑娘暂且节哀，让我先杀了那三个恶徒，教你离开此地。”

白衣少女惶然道：“不行，你就是杀了他们，还是打不过教主，快杀了我，离开此地，小妹地下有知，必会含笑于九泉。”

红衣少女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，怒道：“鬼丫头，你再不出手，别怪我不念师姊妹之情了。”

白衣少女叹道：“师姊，我确实打他不过，何必硬逼着我？”语声哀切，用乞怜的目光，望着红衣少女。

保坤大怒，手指红衣少女厉声道：“小爷今夜不杀了你，誓不为大丈夫！”

声落身起，如饥鹰攫小鸡般，疾向红衣少女抓去！

红衣少女猛地一抡一弹，一股奇异暗劲，突向落下的保坤撞了过去。红衣少女掌式甫出，募觉一股极巨潜力，窒人氣息的疾压过来，她心中骇然，万想不到保坤变式这等奇快，而且功力如此深厚。

“劈啪”一声，两股气劲接触，旋风四溢，劲响声中，红衣少女心头一阵血气翻腾，身不由主地，向后暴退五六步，跌坐地上！

黄衫中年人见状，正要向保坤出手，蓦然，听到传来一阵娇滴滴的声音道：“徒儿，你们打他不过，放他进来吧！”

那声音甫落，“天邪宫”两扇大门，突然向外洞开，黄衫中年人挟起红衣少女，一招手，黄衣少女、白衣少女，同时跟在他后面，返身奔进“天邪宫”去了。

保坤忙抱起潘贞，飞身闯进“天邪宫”，凝目向厅里一望，里面一切景物，不禁使他一呆！

## 第二十章 天邪宫中

保坤抱起受伤的潘贞闯进天邪宫中，凝目向宫里一看，眼前景物，使保坤看了一愕！

原来，天邪宫中布置富丽堂皇，四壁均嵌装着明亮发光的玻璃镜，宫中正中央摆设一张巨形的锦榻，锦榻之上，斜卧了一位嫦娥般风仪绝代的美女。

那美女一颦一笑，宫中四面墙壁的玻璃镜中，均可反照出来……

宫中除了锦榻之外，两旁陈设许多珍奇珠宝玲珑灿烂，毫光闪闪，照射宫中，如同白昼。

锦榻之侧，有一座巨大炉鼎，炉鼎之中，发出袅袅香雾，使宫中充满了烟雾和奇香之气……

锦榻之上那位斜卧的绝世美人，见保坤闯入宫中，便轻抬罗袖，对保坤嫣然一笑。她那嫣然一笑，百媚俱生，笑得保坤怦怦心跳，有一种说不出奇异舒服的感觉。保坤放下潘贞，略一定神，沉声喝道：“你这女子是干什么的？为何躺在这里？”

那女子又发出妩媚的笑容，一双明如秋水的眸子，一直望着保坤，瞬也不瞬，并没有回答。

保坤目光与那美女明眸一接触，心中不觉一动，忖道：“这女子容貌为何如此动人，她那双媚人的眸子，似更有一种使人难以抗拒的魔力……”

他心念未已，突见那美女从锦榻上缓缓站起，伸出晶莹似玉的右手，在榻旁的炉鼎上敲了三下，炉鼎传出锵锵悠扬之声，紧接着，一阵如似仙乐的声音，在宫中四周响了起来。那音乐初时低沉，像发自遥遥的天际，但愈响愈近，越听越真切，抑扬顿挫，幽雅悦耳……

保坤听了那音乐，顿时心中有说不出的舒畅，心想：“此声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，它在此时此刻，奏起音乐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”

那位绝世美女，听了幽雅的音乐，口中便哼出一首古老的民谣情歌：

“今夜的夜色多美，  
伴着情郎在月下缓缓慢行，  
人间的珠宝奴不要，  
富贵荣华恍似烟云，……  
情郎呀！奴愿永远伴着你，  
走遍了名山大川白山黑水，  
情郎呀！你为何抛弃奴不顾，  
去争夺世上那些庸俗的名利？  
世上的功名富贵奴不要，  
只愿与郎长相依……”

声音凄婉，与那悠扬哀怨的音乐相和，使人听了如醉似痴，肝肠寸断……

那美女口中哼着这支情调，一遍又一遍，身形离榻，随着音乐，娉娉起舞，体态轻盈，步法妙曼，直动人心弦。这时，炉鼎里的香烟，袅袅上升，奇异诱人的香气，弥漫宫中，越来越浓……

嗅到那奇香之气，慢慢感觉，如痴似醉，体内欲火，缓缓上升，渐渐有些按耐不住……

蓦然，宫中四壁之内，传来许多轻歌曼舞，保坤放目四顾，四壁玻璃镜中，有无数体态轻盈，窈窕身材，身着红裳的妙龄少女，随着悠扬的音乐，

歌舞起来。

那些少女不但舞姿妙曼，而且袒胸露臂，现出丰满的胴体，使人无形中起了一种绮念之感。

此刻，保坤虽然尽力镇定自己，但体内欲火推动，渐渐使他失去控制，脑中绮念丛生。

他悚然心惊，忖道：“这宫里香气中，莫非含有淫毒之药？……”

心忖至此，他忙闭目调息，运功压制住体内推动的欲火。突然，他似乎感觉有一双软绵绵的手，向他的肩头上抚摸，他蓦然吃了一惊，睁目一看，只见那位斜卧在宫中锦榻之上的美人，不知何时已来到他的身旁，伸出晶莹似玉的右手，缓缓地抚摸着他的肩头。

保坤目光与那美女的明眸一接触，心中又是一动，暗想：“这女子真美得出奇，无论面部、身材、四肢，没有哪一部位不是美好的，尤其她那种美的笑容，更使人倾倒……”那女子浅浅一笑道：“情郎！你何时归来的？奴家等得好苦呀！”那声音宛如珠走玉盘，悦耳极了。

说着，美丽的脸，竟轻轻地依偎到保坤的怀中。一股奇异使人销魂的香气，扑向保坤的鼻孔。

保坤情不自禁地，感到怦怦心跳，……

但他却迅速地悚然一惊，沉声喝道：“姑娘是什么人？在下并不认识你，请你快走开。”他想推开怀中的玉人，可是，他竟没有动手。

那女子格格地笑道：“坤哥，你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我一直在想念你，盼望你，我是你以前的情人呀！”

保坤似在回忆，他摇头道：“你不是我的情人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赶快走开，我要找……”

那女子忙接口问道：“你找谁？我们来跳一支舞，等一会去找好不好？”她一面说，一面像蛇一般地缠住保坤不放。

阵阵的幽香，扑入保坤的鼻孔，保坤心中越发感觉按捺不住，头重脚轻起来。

保坤道：“我是找妖妇韩娟娟的，等我杀了她，带你一起出‘冥谷’好吗？”

那女子露出惊惶的样子道：“哎哟，你要杀人，我最怕见血，坤哥哥，不要杀人好吗？在这人间天堂里，你要杀人，不是破坏这幽雅的情调吗？你看四周那些美好的春宫图……”

保坤抬头一看，只见宫中四周镜里，现出无数的裸体美女，在随着悠美的旋律，缓缓摇摆扭舞着，她们一个个对保坤露出妩媚撩人的微笑。

保坤猛然看见那些洁白如玉的裸体，一颗心更加狂跳起来，不过，他此时理智并未完全丧失，略一镇定，便断然喝道：“你们是些什么人？为什么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嘴便被缠着那个美女樱桃小嘴堵注了，深深一吻以后，那女人格格大笑道：“她们都是爱你的人，今夜供你尽情欢乐，与天邪教主无关，放心吧，你享受以后，再去找教主打架。”

保坤经此一吻，心神更加荡漾起来，此刻，他体内被欲火已推动得难以忍耐，口中吁吁地喘着气。

那女人一阵媚笑，缓缓脱下自己的衣裙，同时替保坤宽衣解带……

蓦在此刻，突然听到宫外传来一阵木鱼之声……

那女人面色一变，转头望去，只见天邪宫外，缓缓走近一个身材娇小的和尚来。

那和尚手敲木鱼，身披灰色袈裟，白髯垂胸，身材矮小，头上裹着一块黄布，一步步走进宫来。

那女子仔细打量一阵和尚，以严厉的口吻叱道：“什么人如此大胆，居然敢闯入宫来！”

那和尚停敲木鱼，双目向宫中一打量，忙闭上眼睛，诵了一声佛号，道：“罪过！罪过！出家人，怎么能看这些那女子复厉声道：“谁要你来看的，你到底是谁？”

保坤这时听女子连喝几声，蓦然一惊。心中顿时清醒不少，他看见面前的老和尚，不觉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和尚的面貌好熟呀！似在哪里见过，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来了。”

那和尚又低沉地念了一声佛号道：“老衲云游过此，顺便入宫拜访教主，未了和尚，在此给教主施礼了！”说着双手合什，向那女子一礼。

那女子闻言面色突变，但眨眼间，便镇定下来，尖刻地笑道：“什么事都未了，还出什么家？”

未了和尚微笑道：“出家人所修者心，所掠者性，所练者欲，与名字有什么关系？教主你说是吗？”

未了和尚第二次提到教主二字，保坤剑眉一皱，心中奇道：“这和尚口口声声称这美女为教主，难道她就是天邪教主吗？”他忖念至此，指着那女子喝问道：“你就是天邪教主韩娟娟吗？快从实说来！”

未了和尚忙道：“施主，你已吸入‘奇淫勾魂’药，功力消失，打她不过了，不过施主因为功力深厚，总算没有被这种淫药迷住，已经难得了。”

保坤闻言勃然大怒，未答未了和尚的话，反指着那女子道：“你就是妖妇韩娟娟，小爷先劈了你！”说着向那少女推出一掌。

那少女不闪不避，格格大笑道：“坤哥，你怎么相信那和尚胡说八道，我问你韩娟娟是什么样子，你见过吗？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了。”

保坤见击出的掌风，已无吹棉之力，心中不觉大吃一惊，同时听了那女子之言，心中更加狐疑，忖道：“不错，韩娟娟是我师父的妻子，五十年前纵是娇美如花的少女，现在算起来，至少已有七十出头，怎么是她？……”

他想到这些问题，心中更加迷惘起来，不禁愕愕地望着二人。

那和尚长眉一动，又低沉地喧了一声佛号道：“施主想法完全错了，你以为天邪教主是白发萧萧的老太婆么？其实，她因吃了一种‘驻颜青春丹’，永远也是花容月貌。”那女子听了大惊失色，厉叱道：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未了和尚笑道：“贫僧吃素化缘，此外……”

那女子急问道：“此外是什么？”

未了和尚淡淡笑道：“这是贫僧的私事，教主不必过问，等老衲事情了却以后，自然会离宫的。”

那女子似感不耐，道：“废话少说，讲你的来意吧！”未了和尚从容道：“老衲云游到此，本无他意，不过适才在宫外遇见一个故人，托贫僧来宫中办一件要事……”那女子急问道：“谁？办什么要事？”

未了和尚缓缓道：“岁月与环境改变了许多人的外型，贫僧这位故人名叫‘毒眼龙’，他托我把他的徒弟从教主这里带走……”

那女子更急了，迫不急待地道：“原来是他，他还没有死，想到这里来

挑战么？”

保坤忙问道：“大师你几时看见我的师父？”

未了和尚忙摇手制止保坤说话，双目射向少女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！他说五十年前一笔血债，不久就要算一算了。”那女子不屑地一笑道：“他有本领，为什么不进来？血债何时才算？要想带走他的徒弟，没有那么简单！”保坤突然大怒道：“你原来真是妖妇韩娟娟，今夜不杀掉你。誓不为人！”说着双手一扬，向那女子推出两掌。韩娟娟不怒反笑道：“你干嘛相信那臭和尚的话，还是乖乖给我坐到锦榻上休息吧！”

“吧”字方落，只见她罗袖一抬，便有一股劲风，把保坤托起，向那宫中锦榻上摔去。保坤被摔得久久还爬不起来，心中暗暗叫苦。

那未了和尚见状，毫不动容，神色平静地道：“教主不同意贫僧把他的徒弟带走吗？”

韩娟娟格格一阵大笑道：“老和尚连你自己今夜也休想出天邪宫了，还想带他？哈……哈哈……”她右手在炉鼎上一敲，紧接着，便“咿呀”一声，天邪宫的铁门突然关闭起来。未了和尚泰然道：“贫僧能够来得，便可以去得，教主不要耽心……”

韩娟娟右手又在炉鼎敲了一下，宫中音乐突然停止，接着，四壁之内，便涌出二十四个彪形大汉，三个少女，和一个黄衫中年人来。

这些人团团把未了和尚围在中央。

韩娟娟手指着这些人大笑道：“老和尚你看，这些人包括本教四个堂主，八大老者，十二个护法，和四个徒弟，没有哪一个不是江湖上的顶尖高手，你自信能闯得出去吗？”未了和尚平静地微笑道：“老衲出家人不愿动手，望教主念你们过去夫妻之情，就放了他的徒弟吧！”

韩娟娟披上锦裳，冷笑道：“笑话，连你这个老和尚都不放过，还谈他什么徒弟。”

未了和尚面色一整，道：“贫僧对生死之事，并不介意，只不过对故人爽诺，心中很难过……”

韩娟娟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们一丘之貉，今夜想离开此间，别作梦，我看你还是乖乖地束手就缚吧！”

未了和尚目光扫到颓然坐在锦榻上的保坤，黯然一叹道：“我不知道教主留保坤何用，等他功力恢复之后，不是替教主添些麻烦吗？”

韩娟娟冷笑道：“入了天邪宫的人，没有不听我指挥的，连你这个老和尚也在内。”

未了和尚微愕道：“你是指用武力来威胁我屈服吗？”韩娟娟格格大笑道：“不一定用武力，傻和尚，等一会你就知道了，我叫你心中舒舒服服听我的，相信不？”未了和尚摇首道：“老衲不太相信，教主一定要刁难贫僧么？”

韩娟娟一摆手道：“别说废活了，你是自动就范，还是要我下令动手？”

未了和尚淡然道：“贫僧不甘自缚，也不愿出手伤人，今夜担忧教主良多，请教主借光一步，容贫僧告辞吧！”韩娟娟厉声道：“放走你？天下没有那种便宜事！”未了和尚庄容道：“贫僧不愿多生是非，‘冥谷’戒备那等森严，贫僧能毫不惊动地进来，还怕不能照样出去。”韩娟娟厉笑道：“只怕不像进来那么简单吧！”未了和尚微笑不答，身形一晃，便从锦榻上挟起保坤和潘贞，这时立即有一个老者伸手向和尚面上拍了一掌，口中喝道：“给

我躺下！”

掌风十分凌厉，可是未了和尚却视若无睹，那老者的掌递到一半，忽然像受到一种大力反击。

“哎唷——”

一声惨叫后，整个人被弹出五六尺远近。

众人都被未了和尚这种怪异的功力怔住了，居然忘了那老者的缺口，未了和尚挟起保坤，含笑从容地从那缺口迈步而出。

忽地人影一闪，韩娟娟迅速无比的欺身过来，抢着拦在前面，单臂曲肱如抱弓，拦住未了和尚去路！

未了和尚望着她的姿式，自动地停了步。

韩娟娟寒着脸道：“你以为会了这一点子‘无影神功’就可以在天邪教中横行吗？”

未了和尚微微一怔，奇道：“教主识得贫僧的功夫？”

韩娟娟冷笑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‘无影神功’，伤人无形，不过是旁门左道，在本教主眼中，还瞧不起眼！”

未了和尚并未动怒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无影神功，乃我出家人防身的功夫，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厉害，还是望教主不要伤了彼此和气，放贫僧过去吧！”

韩娟娟柳腰微弯，双手如合抱状，然后冷冷地哼一声道：“老和尚，我既识得你的功夫，便有对付之法，你识得本教主这一式？它发出来能有多大威力吗？”

未了和尚斜目略望了一眼，浅浅笑道：“教主这一式名叫‘抱月拥星’，气派是够了，不过还是挡不住贫僧！”韩娟娟先是一呆，继而冷笑道：“老和尚眼力不错，就是见闻太差，既知‘抱月拥星’之名，就更该知道月星都是飘渺无形，以无形攻无形，你一定接得住吗？”

未了和尚微笑道：“在我佛家眼中，无虚无实，星月固然无形，但肉眼可见，依贫僧看来，在形质上教主已经落了下乘！”

韩娟娟格格大笑道：“不错，星月有形无质，比不上老和尚的无影神功，可是，你能说出星月何态何形？”未了和尚呆了片刻，俯首无言，韩娟娟妩媚地一笑又道：“和尚，我们不谈这些，看你的面貌，不似上了年纪的人，如果你愿还俗，可以留在这里，懂吗？……”

未了和尚忽现庄容，道：“贫僧不懂，也不想懂这些！”韩娟娟突收笑容，严肃地道：“看来我们必须一搏了，和尚，你先动手吧！”

未了和尚沉默片刻道：“贫僧不反对一搏，不过出家人不愿出手伤人，教主如果一定要逼迫贫僧出手，也许贫僧会输，但佛法无边，贫僧之外尚有高人，教主请尽力施为，贫僧也勉力以赴，胜负委之于天命吧！”

韩娟娟神色凝重，退后一步，未了和尚也退了一步，二人暂时不作进意，实际却都在凝神准备孤注一掷！四周的高手，也紧张得不敢透一口大气，他们都是会家子，双方在口头上不分上下较量一阵，现在要付诸行动了。停了一下韩娟娟道：“和尚你大概不会先出手的！”未了和尚肃容道：“不错，佛门只讲静守，所以从来只有魔扰佛，未见佛降魔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！”韩娟娟轻哼一声，曲着的手臂慢慢的伸开，凭空绕了一圈，空中立刻激起一股强劲的狂飚！

一时只见床摇几动，屋柱格格作响，屋瓦纷纷直坠，宛如是直拔青天挽日月，腾入九霄吞云霞！

四周的高手，连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脚下纷纷直退，只有未了和尚泰然地处身狂飚之中，他身上袈裟腊腊地响，面色凝重，可是他的身子却未起半点晃动。

大约一盏茶的时间过去，韩娟娟将牙一咬，准备再度施为时，忽然瞥见未了和尚，蓦然一转，左手仅仅一扬，宛如一声闷雷似的巨响，天邪宫的大铁门便被击破一个大缺口。

未了和尚长笑一声道：“教主打扰了！”

声音未落，人便杳然了。

韩娟娟不禁一呆，向四周高手一看，气得身上发抖，大怒道：“你们都是些饭桶，为什么不出手拦截？让那和尚挟着人扬长而去？”

这时，功力较差的人，都跌坐地上，尚未起来，红衣少女缓缓走过来扶住韩娟娟安慰道：“师父神威，那和尚量也逃不出‘冥谷’，师父保重吧！”

韩娟娟摇头叹息一声道：“可惜我的‘玄虚阴阳掌’没有练成，不然那和尚也会跑不了的。”

神算子卜万成插嘴道：“据卑职判断，那未了和尚，可能是乔装的，而且可能是个女子……”

韩娟娟沉哦一阵道：“军师的话不错，听那和尚的声音，不似上了年纪的人……”

神算子接道：“和尚为什么要用布包头干什么，从他的声音，用布包头，和娇嫩的面貌上判断，他便是一个女子乔装的。”

韩娟娟略皱黛眉道：“放目今日武林，哪个女子有这般神功？……”

神算子卜万成淡淡一笑道：“除了长白山的‘仙狐神尼’，便是西域喀嘛教的公主。”

韩娟娟摇头道：“长白山上的‘仙狐神尼’，已隐迹数十年，不可能突然出现在这里，西域喀嘛教的公主不会武功，也不可能。”

神算子卜万成哈哈大笑道：“教主竟被那妮子瞒过了，那妮子对任何人都说不会武功，试问一个不会武功的人，能三次闪避‘蛛面追魂魔’的掌风，和教主两度的抓招吗？”

韩娟娟恍然大悟道：“不错，那公主在无底谷台上曾闪我的抓招，身形轻快恍如烟云。”

神算子卜万成略加思索便道：“那公主既然来‘冥谷’，必然不是单为了救保坤而来，因为她可能已经爱上保坤，卑职有条妙计，保管那公主上了我们的圈套！”

他在韩娟娟耳边细语了一会，韩娟娟不禁拍手格格大笑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

